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七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五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五七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六）……………………一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六）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四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類

薦賢

薦皇甫湜書　唐韋處厚

上耶律中書書　元元好問

品藻

與孫司封書　宋曾鞏

答趙内翰書　宋蔡襄

辭薦

請符載書　唐李巽

往復

上韋尚書書　唐符載

上呂相公書　宋范仲淹

上韓侍郎書

家誡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唐李華

經傳禮樂

請孟子爲學科書　唐皮日休

與姚公茂書　元楊奐

與馬植書　唐劉軻
與陳叔達書　唐王績
答王績書　唐陳叔達
答桓玄書　晉殷仲堪
文字藥病
與沈約書　晉陸厥
寄樂天書　唐元稹
贈李舍人書　唐釋晝
答求文人書　唐柳宗元
與王觀復書　宋黃庭堅
答李推官書　宋張耒
答張籍書　唐韓愈

崇古不偏雅而不浮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寧泰皆推心旁求虛己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于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于嶺底而繼播休名與佩相印克懋勳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與物不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群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杪忽方輕琢飾珪璋則蒙財未耀器用既光特之于耳目之前垂後而無題名節兼大用之于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為乎藏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與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麤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覈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特操不恐于驚羣之訕脩其踐立不誘于藉藉之譽並軻雄黜楊墨之心楊雄傳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于將然至于用心合論操毫汁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微會理軸道訓詞波無不嚮正超常曲暢精旨出之石渠必有劉

向之列正群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丁斯人苟回險其道未得按轡而驅則必混翼于天池殘精于沆瀣束翎縱者從而道之固無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喻公之名有撫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騶御賤役也猶能達捕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愿令其辱奉恩顧實百于舍人之儔皇甫湜蘊積才志固百于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于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瞽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上可否輕瀆衆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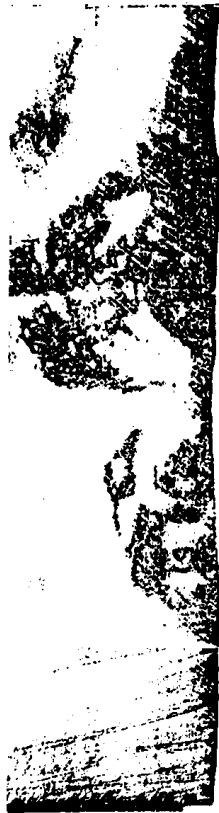
泥人有此談力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榱櫨椳楔楹杙甍桷雜出于榆柳槐柘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五貴臨淄李浩泰人張徽楊奐李庭訓

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李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和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人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閤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閤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將不能少助閤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illegible]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illegible]與

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閤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閤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志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
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以不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
起廷中江水橫溢州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
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
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
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
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
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
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

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
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
吾曾可惡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
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
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尚不可不旌況其死
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此豈朝廷所寵嘗
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
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
爲備令城而豫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殺
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
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
是耶凡南方之事而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
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
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
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
言者又爲世所使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
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特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于
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已
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

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在之患況
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
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至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
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耶聽斷揚褒大其人以聳動當
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自書而
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
事親盡心貧窶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與
之援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
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因一眚
今其所立亦可嘆矣帶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

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閣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殺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規遁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　六性之務學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　學力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惻問而赦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宜襄頓首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聊姿萃聊謝人與之游其久以書自喜不獨于人誠高世嫉道之士足下彥之于朋然予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聊發也然其奏山石介在國子監時薦聊表率生徒聊以介詐爸不宜爲事非是遂拒之非往乃聊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聊意所未愉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救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從減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見毀當世一旦介去則奸之巧僞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者何也夫詐者將躡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饑而死幾斷棺于孫流離詐者固如是耶守門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其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于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後生嘗師事之不服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況敢毀之聊避介將爲學正

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賢高哉
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開足
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晉介之人清朝共推
日固不爲少雖閉戶明介介豈遂明然貧死友以合
貴權此衷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
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謝符戴書　　李巽

數月不面延企爲勞夏首漸熱惟動履安勝巽忝厝
推遣昨者不揆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
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巽
不任忻慨足下義高德茂文操特秀棲遲衡茅之下
縉甚奚滯之內信儒者之微猷聖朝之公器而玄纁
東帛偶未至者蓋匪淳則遐符君甚遠巽謬臨此地
問挨清風激揚多矣尚非章疏上達則驥足無由絆
然奉常之拜亦吾子他日九層之資也但以併眷吾
惟爲執事者之累幸當猥降允副夙誠冀即傾展差
深勤矣謹差押衙任進朝奉付官人馬馳狀進迎

謝李巽常侍書　　符戴

某官任訖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緘
之後伏知常侍不以戴懦劣無取飛章上聞崇授太
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
潤林泉諸侯盛禮曲霑困陋斯惟腆薄何修如是在
內慙恍彷徨失從某弱年不自揆妄植殊操刪尚名
節嘗以爲靜既砥礪以修道勳即功德以濟世故投
迹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丘壑而心非長往日由未
之擬者憂良匠之不來宗女之容者愛士夫之不發

某雖孱愚材貌俱微實求知音爲之投誠一昨侯謁
盛府禮數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小生之闊略顧問
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經時榮命果來變枯槁爲美粹
易荷衣爲簪組起締構于平地生羽翼于雛鷇鴻漸
之兆始于茲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誠宜
掩山扉別巖松扶策病憊祗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
嘗于甘子堂中輒以私志上廣視聽嘗恐道有所未
立學有所未周遭値引遇速貽敗累實欲姑務斂退
以備見聞況江西爲藩鎭之雄常侍負伊咎之資署
置兵佐四方傾耳或主客懸絕祗取笑焉故嚮風歛

手不敢上道又某首屬酷嗜山水建中初與友生數
人自岷蜀結心匡廬所至其病困無以贍給偶見一
地蓬陋騈脅苟取便易未追變合含憤不快如病毒
螫近者江州李使君以俸錢四萬爲某買山號三洞
峯在二林之右孤巖絕巘在廬之左映褐被袍沛然
滿懷方將面雲巢構草堂咏歌堯舜綢繆括栝報償
昔年之志而去是有始而無卒有智而無心必當爲
谿猿谷鳥側目相視嘗止丁林想澗恥而已哉伏惟
閣下道極上才之美政布中和之化昭昭德禮懋接
士庶凡有草木尚獲暢遂區區鄙素冀見祭納某幼
小瑜賤胄緒逶迤栖心所進年亦強仕北爲四海之
諸侯屬意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今常侍不刊
賢否事出沉斷恩寵忽至門戶有光銜泌感激不知
所措則自茲日至于沒地出于閣下門闌矣非薄之
質已爲閣下從事矣夫如是雖千里之外猶趨奉左
右也伏計至公大人雅量如淵嘗見其遐遠樹名異
日豈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時此敢存俯仰既
乞守蓬華未獲奔走其宿杏人馬輩灌竝使還府又
處荒軒詞意疎蕪寸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甚幸
甚

再請書　　李巽

使至奉覽來疏何乃華其詞深其志未酬所獻壹至
于是區區之意竊有所未然足下之所然也夫洪鍾
遇扣大小必應良劍赴割泥玉一切知已許與有類
于斯細詳足下之旨徒仰嬌榮命俯稽誠禮其所離
者但慮側猿鳥之目咽澗泉之溜何嘗以阻跡夫一
誠爲念辱衆君子之望爲道乎且足下之守僻行己
亦嘗聞尼父以討寇爲己任升堂者細百里而不
笨乎然丈夫立身之本正在執德義樹功業而已亦
足下德義已著而功業未樹其在忽歲月而令高蹤

時至而不行也以足下才德之美僕素尚山仰之豈
不能為足下于朝立可欲之地嬌與雲漢灑灕清流
以成雅志哉意之所趣輒有所在方今聖主聰明春
秋鼎盛百王術內六合掌中而近郊敗衄尚或乖化
夫主憂臣辱抑所忿憤故僕私心期足下于遠圖大
計耳謹當虛心假線洒掃庭館奉候而已且今之惠
然猶往之見辱無屑意也屬俯書有畏不果躬詣所
居幸垂見恐

答書　　符　載

今月二十一日謹遣家人楚山專奉狀伏計已達任

荷銜在眼賜書示并官告衣服等戴荷之至無任下
情孟夏漸熱云云　即日某待奉外蒙恩常侍廂大者
之懷以國士見遇拔自蓬華署職拜官于疏遠錫出
于濟發古人云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今常侍知
我實獲死所林讀之次涕激肝心假如時命不偶溘
死朝露平生志氣已無所恨昔者長揖非前途未失
郎立之忿應幾賢達故潛啓求在山林吏白磨礪報
答之分正在此矣伏惟曲留管笄兄賜聽榮幸甚幸
旋其官告衣服鞍馬等欲留告身為與職名相稱欲
留白衣又與公服同對拾一一取一稱木合度謹令並

却附上伏惟委曲鑒照下情懇望

第三書　　李　巽

再馳狀皆損還答承抗跡未降虛懷倚鬱足下有器
業可以濟時松筠之質有異蒲柳然白駒縶道良時
易晚昔夫子從政亦不待身編三絕況僕虛薄忝承
朝寄懼于覆歷務藉良賢實冀推明道德仰助籌劣
彭延仰之誠有加常旨敢更誠請所望虛副幸甚諸
已再具故不煩云謹差散將葉公著敬候并官告衣
服僕馬等延首北盼以得為榮惟垂昭省不宜李巽
重簡

答書　　符　載

專使孟溫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喻激切倍劇前書
之賜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閣下以泰山之高
就蟻蛭之卑損折威重一至于此是何節士義夫之
不投心服體是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謙降禮是何澆
風弊俗之不易邪諂正是何奸臣賊子之不悛暴畏
義君子動氣小人拊手熙熙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
不肖猶夫人也常待之引遇也如是況今有賢于載
者乎是知劇辛趨往鄒衍齊來抑有以也夫丈夫處
世誠宜種道德樹勳績顯年急節慨如不及然才短

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審已者危三尺童子明詳斯
旨伏覽書示閤下又許與遇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
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爲重器以散木爲
良材反覆思量益用慚惕是以前後懇懇少求退息
欲磨鈍使利拂昏與明蹄涔之內灌瀉涓滴冐新營
山居松桂未盈尺圩塓未恢乾郎閤下已在鳳池矣
此不揆懦劣敢希揭携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
俛滿耳共脉于機要識且迂疎敢恃深知累竭肺腑
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誠也敢不歡愉以受
賜或罔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也敢不恭敬以

俟命此進退之分繫于主不繫于客也意有虔切不
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上韋尚書書

符載

伏惟尚書雲霄之器位沂隴之勳業河海之宇量青
萍之操持斯事已形丹青載在太常野人復欲云云
則若詠滄溟之深頌泰山之高識者聞之以爲悠悠
腐儒僕不曉事故略而不書其間獸饑思食士窮思
遇此生物之常也其有食不濟遇不至常情必然其
則否何哉夫蘭有香雖植蓊薈必從風而揚之上有
道雖混闒茸必由人而彰之某拜顏踰年出入五謁
而善竟不聞于左右顧不及于布褐汩沒塵土造次
羈旅是缺行敗德充溢視聽之深也射矢失中求正

諸已而已矣不然即黃金之臺崔嵬造天猶不階郭
隗之後從容而登之乎然有志未逐于節下將欲求
逐于節下伏惟少請詳之幸甚幸甚頃年與友生數
人隱居廬山中時包祭酒牧于江州小子居常以
短書干之包公好開君子也一言感激因爲遠大當
是時賢豪侁侁滿盈江湖翕然以風槩相與亦嬰爲
侯伯之有上者行束帛之禮焉某皆抗詞不應斯鶚
鵬一舉之致以方寸之地久違異觀願聽歸路故違
逖乎非奔走萬里得伸拜慶慈顏怡怡然甘旨如人
親戚鄰里亦命酒相賀雖爲親戚不及而門戶有光指

青之力實亦斯在則古林之松桂草堂之朋友帙芳結念相望于穀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流[illegible]適九江之退田以業就志以宋依山青風白雲相與終歲斯也者非大官上列假張特達之賜則無以自振爲尚書功德巍巍與嵩華俸齊政如和羹美深仁類陽春龍材拔用多在帷下今羽毛類者大賢能照而嫗之使其簪飛乎今筋介蟠居大賢能澤而雨之使其騰驤乎顧之即榮垂委之即磨賤通塞之路期于反掌敢不虛中惕慮敬俟遺的伏惟非常度與之幸甚幸甚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特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寒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于縉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

嘗人情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之[illegible]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illegible]及討相位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寇[illegible]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宜仲淹[illegible]再拜

[illegible]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痛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
重增號絶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
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
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于持國也然窮迹趣向皆
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
爲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
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
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
出于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顔色不

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
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
捽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
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頤
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卹者幾稀矣故閉戶或密
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
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羇泊于江湖
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illegible]之
多持國見之矣屛處窮陋持國亦見之矣[illegible]海
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illegible]也僕

雖是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往
不與之言一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
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
今持國尚有之詬宄親也義也識也不過持國者多
矣使之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
未爲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
暑奔走塵土泥滓中不能了人事竊馬傲僕曰栖栖
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閔我亦何顏面安得
不謂之愁苦哉且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
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

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
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
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
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
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
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
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illegible]好事知予守道好學[illegible]欣
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illegible]孔子後千[illegible]然
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否哉人[illegible]白
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illegible]奉

養然後爲樂今雖係此亦如仕官而非安可與
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官何以書
悌之道也況子孫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
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嘗覩棠棣之
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常有急難之
時必相拯救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謂友明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
子于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于
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安于欲
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子華詩意亦

今并此以達子華于非踈而切切者聚之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
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
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
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一善未嘗不流涕觀吾
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
吾伯仲書題此今日中外書題其問疎密不啻百十
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
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之者諸子日出
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爲歎息世教如此何

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
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
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
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illegible]
[illegible]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
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與汝[illegible]人
從夫且婦人事于丈夫猶陰制于太陽[illegible]一
至于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

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羃䍦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爾類亦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頗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擬擬已能承順十五姉顔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忠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姉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挾自直吾所告者指示汝耳不次翁告從兄二子者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不出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其書常置博士以専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暐暐于前而其書沒沒于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考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于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念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有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與姚公茂書　　楊奐

奐頃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恨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于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于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主于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奐三

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于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偏杜祁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爲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爲藏書龕既而來洛下于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爲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甚有室方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奐之所目覩者爲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葬家具有圖貯自已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所倉即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一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入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嘗爲先朝太

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談竟奐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奐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奐又問公之行禮將爲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奐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于堂下而東向焉而昭在于北南向之穆在于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人祖神主在南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禮也患不素考耳是與非[illegible]人[illegible]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蓋昔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

敢自作古所謂神注之説容面告焉

與馬楨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鉄黄外飾直索予心于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若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而予何人敢不以心友于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懸懸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而者其能異于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嘗積竟未得露一毫于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嗛嗛于内若欽者實滞于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于存之矣

先此二十年予方夫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欲登于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了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蠢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猶晩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予時若名未揚于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耶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于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吾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湘瀟郴亦南泝湞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

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藏之于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淋而求之求之必諸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旋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廻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于古人然于聖人之道非不致致也旣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易若爲行道之儒邪蹈之于心有經實施之于事有古道猶不愈于堆案滿架矻矻于筆硯間邪徒念旣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同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偃

其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憤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薦周馬此其所以蓄其心者亢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泝贛江浮彭蠡又抵于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贊論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若若出井登之于太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必矣長恨司馬子長謂孝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于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心何也夫然亦何必背吾月然後閱諸刪著是然后其法

抵宮刑然后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皆改作三紀指要十五卷漢書又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兵孟三卷隋監一卷三邪五帝一卷旁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于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其如何有知予者期期不啻于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于今人符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

顗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薛瑩韋曜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銓許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縡陸瓊姚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模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虯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

隋書有若王師邵王胄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
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
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
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
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于時及修撰未既
者如開並藏于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尚予雖無
開良史至于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
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
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
盡善有若採蔚非者無以下惜衣狐裘者無以羔袖

言不多乎哉以為多則存之視予方志何如耳昔陳
嗣宗嗜酒當時以為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
今予之嗜書有甚于嗣宗之嗜酒且慮其腹者行伸
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
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安勤心也脫祿不
及厚孤弱名不及善加友屋廬之下猶有明一成耕
于而具僮僕為相雜書為卷亦足以養高顧神識知
大丈夫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
其圖之某再拜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緒寫成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借
借成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荊山之採
待鍾期而後答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學亞負璽
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順生光
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方
不與驕期遂忘嚴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
幸悅堯舜之風得全巢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遂
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
望覩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襃貶人倫欲使

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
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鑰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
兄芮城當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
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
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策之遺迹
也大業之後言行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illegible]以此
尤思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與渠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懇然自失誠恐持郄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節之音歷蕤英之肆所以遲廻循牘伏念旬時輒援短懷仰遺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都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詮依高肯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别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服膺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絶大義乖隳三代之紛亂于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崇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成幾聖賢其于斟酌典謨表章微絶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于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都建社稷綱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樹纛與式旌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滔于繁碎宏綱正典壝而不宜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露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者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謡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懸精時來妄叨近侍蘭臺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翻褒貶阿黨述聖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詐爲能事至于密會王道潜濟生人既昧于知育咸寂而不記貪攻寫其祖父冠冕胤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論可爲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俠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辭記筆及賢兄尚沈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明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雎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恐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學宗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于心矣若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于行事儻近是乎輒情疇吝以塵清覽當憤發企以贍翫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

胃大業起居注佚

答桓玄論四皓書　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與沈約書

陸厥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耶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屆今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得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麤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殺告變驛使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遏亂亂眾寧附願為其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

於几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餠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

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詞體質
樂流而止於撲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
對稍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
存與寄興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
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干教化
者近晄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鬟衣服廣脩之度及
匹配色澤尤據佟艷因爲艷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
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
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
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僕亦有

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其次急位其
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
偶未遇可爲之事性與不慧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
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月俸已六
七年撥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卑偏
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
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
蟆蚋浮塵蜘蛛蜂之類皆能搔齧肌膚使人瘡痏
夏多陰霪秋爲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死
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易也如此習不足也又如此

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
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
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己之誚是
用悉所爲文留穢箱笥此夫格弈摴塞之戲猶曰愈
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於格弈摴塞之戲乎昨行巴
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爲
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爲寄思玄
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
志京兆翁兄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之一移諸左右
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就今在閑處

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興目亦不復費[illegible]於[illegible]用
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贈李舍人使君書

釋 昔

自潮上一辭十有餘載公貴爲方伯書跡在空林出處殊跡音塵不接蓋理然也書從解後自謂不多志固名踈道貌惟恭空門若有所詰然未嘗過一知已嘗戲爲一章自詠曰樂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誰言老更狂昔謝太傅每賞支公善標宗要若九方堙之相馬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書今日於公即道林逢太傅也數批又蓋於文章理心之外或有作意在適情性樂雲泉亦何能方徒羨於其間哉頃自目疾相嬰蘇蘇如隔煙霧兼患脚氣行李不進

昨承至止病士不復躬詣門闌披叙離悃形[illegible][illegible]往有所恨也謹馳狀兼簡雜文書性野思拙識淺忽若偶中風律於斯匠者賞鑒不遺幸甚幸甚釋某再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縣累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

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蜂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為

以難也聞閤下欲覩僕文章退發篋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徑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者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願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劇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

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昔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蛰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

肖果歸之期日月到門岌于塞抜淛元禮來告行草草、其北世俗寒温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耒

耒來多事又廢讀書作送簡人遲忽辱惠及所作新賦及雜詩等諷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矣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諭於愛玩勢不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

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為粉澤而隱蔽

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
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
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
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
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
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
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河而納
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
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如此
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

豁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
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
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
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
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
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不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
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
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
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
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態似

主于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
不省也

重答張籍書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于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于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五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類

往復

與鍾繇送莂書　魏文帝
遺令書　魏鄽炎
答朱載言書　唐李翱
與陸傪書　唐李翱
復崔尚書書　唐劉蛻
賀拜右拾遺書　唐劉蛻
與韋員外書　唐劉蛻
謝楊郎中書　唐李翱
答劉壯輿書　宋晁補之
上蘇公書　宋晁補之
再見蘇公書　宋晁補之
與魯直求墓志書　宋晁補之
答外舅杜侍郎書　宋晁補之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宋晁補之
上辛給事書　宋陸游
上虞丞相書　宋陸游

上執政書　宋陸游
上鍾運使書　宋黃震
回鄧知縣書　宋黃震
回張知縣書　宋黃震
回佘知縣書　宋黃震
與葉中樹書　宋黃震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可以禳脫　可以養生

遺令書四首

酈炎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乙裂裳書白驚予之神生炎荷天之罪以致于死名發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覩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而月少見靈魂哉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亡矣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爽必厚衣無炎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聖人達於死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爲賢于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illegible]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整地取容棺若獲罪于衆耶石槨速朽罰其罪哉堅固不加喪葬無識光君之兆域必于旃旃之處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也 其

自興議者先早葬玄識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昔也加供養謝嫂以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

嗟其遜之道承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寧各兩止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上有所斷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文則

毋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亂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浹兩旬汝無自以爲微弱物有微弱于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冰隘巷矣汝比之猶逸焉。于菟之在虎乳極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讀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最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敕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

和汝體思乃考言念厥考訓必博學以若昔以續受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鄰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其賦誦誅有少爲之苟吾戒汝赴從祭爲甘苟示試汝克逆棨莫爲若汝無逸于丘無湎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脩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邪衛府君我之諸曹椽督鄆濟北鄆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祭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中從事祭酒今我溺于地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祭伯皆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爲兄從

必愛以爲弟九公盧府吾父事之張公京張子傅幼鄴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親之汝不敢惟從之學焉。汝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殘復有言焉其永覧于此。

荅朱載言書 一本作梁載言　李翺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其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邪雖然盛意不可以不荅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

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也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

對不對此東西南北之分古今文方員曲直之辯也

其曲直淺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若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

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大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桑柔其下候旬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柘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

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古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由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

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言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

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亦君詞楊君潸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者竊懼足下不思乃蹈于此甯踐之與翺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役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翺頓首

與陸傪書

李翺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歿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遂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寄以贈焉。

四讀奇賞　卷三十五　書　七　劇

復崔尚書

劉蛻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已非其道，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仕人任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匿，輒投僕夫堂上，猶遠況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痛，果遇閣下，豈不私岸谷與高下爲慮，不然其使得復盧下而又亞幣厚詞。素未嘗遇知如一作若常焉。齊桓公之明，活[illegible]而相晏平仲之賢，贖[illegible]而友夫[illegible]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晏，安得匆匆相[illegible]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匆匆交，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於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斯然其心因閣下而動，已爲閣下[illegible]不復道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己，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欲與其道以光日月之日以得其位，即[illegible] 欲立殊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illegible]並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爲身然，則道不勝[illegible]，則道不明矣。其蘊辭不敢安已矜道也，不敢矜於[illegible]也。伏惟閣下以急道爲己。已矜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鮑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排擯，乃復書問。且特才做物，與論議險道，與[illegible][illegible]毀，與夫承

四讀奇賞　卷三十五　書　三

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上至乎一作隱忍況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勢而乂當時無緜毫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為也使蛻一旦為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戒恠笑不止人之恠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嫈腰隨衆口以贊此私贊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面奴隸輩之相時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一作終不免發非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諫正之名。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辱一作已久得其人而一之則安得用而全此故首肯論議陰可於以王衣當宅趣升木嚴威一作嚴威又復人奈秋時門人受許而後見懇于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思之後可許可逆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蛻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illegible]　劉蛻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不乘之若驟以抱一作遜耶耶一作耶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將欲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俟不止為執事凡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王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敢一作放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嫌忌出跡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將歌詠為訓詁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

與芮員外書　　劉蛻

蛻性甚冥頑識不及高常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于文窮泰不忘于文雖分不出吟賞愛且尊也執事以爲愛乎未也蛻爲人子二十二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爲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爲尊乎未也伏念方今人[illegible]上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居而問于路執事以爲可教歟否如日昔者知其便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告也果過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亦所愛而尊者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謝楊郎中書　　李翱

月日鄉貢進士李翱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閤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翱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遥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孤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況親遇厥事覩厥人哉幸甚幸甚翱自屬文求與有司不獲者三栖遑來往困苦饑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彼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困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而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譽之能譽之耻不能成之若翱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爲閤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門下哉

荅劉壯輿書　晁補之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哉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曾直為贊以反之此善論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揚雄為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為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賢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光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擬騷詞而反之

非反也合也然欲為詩寓此意其體而不作詩久深遠以古來詩文辭為九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為始書此詩之體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是以標榜揚名自異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免也何足學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而飲食[illegible]以[illegible]合為字以[illegible][illegible]游[illegible]非[illegible]亦[illegible]何此則又異以漫浪而[illegible]為補之亦非

上蘇公書　晁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紱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為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叙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被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

之所注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群起而乘之駕偏詭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列禦寇莊周誕前言作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為賢而為荀卿韓非峩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闊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為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榮恩若卑而為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夯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為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摧人之胷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為荊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

蜀碌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
西出將之說皆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
少文齊井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
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兩將燕楚之脅其道四平
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
土确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徙而少慮秦
倚華山阻函谷扃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千夫
其前故其民勇而輕鬬楚接吳越之封雜荊舒之地
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
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與

人同出慨然太息有發天下之心而齊之道不同俗
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發天下
之名而后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才
以望天下之化閤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望
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
發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條條出辭吐氣無所
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
化者非閤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
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
感厲讀書頓脫而出者仟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

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淸而好奇閤下亦既知之
矣閤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臨舳艫於末流望庭
益於後塵者使閤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
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
天下有望於閤下而化者慶也某浙北之鄙人生二
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閤下之前獨幸
閤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
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
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補之雖不能亦閤下

所宜容而行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
進其言況某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晁補之

某再拜上書某官閤下。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承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閤下容察之。某少蔫野，不及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所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齒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諸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俟生十五年，知讀閤下書。閤下蓋嘗自謂學出于孟子矣。孟子之學，以拜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于牛山之木，小得於食稿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執若可知。補之不能識閤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更敢決，矜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膠然其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恐，恍乎若日前之所嘗聞而未睹；髣髴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雨止而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閤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紫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閤下所之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

方且爭雄鬭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閤下之賢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閤下之心，爲而博在而利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乘肥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集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邪，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濱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閤下察其之獨何爲哉？夫從鄒佩服之由，旨爲遊說之賜，生其鄉，識其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記，則才不才固未可識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切於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淵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黎誠以求出于閤下之門，不識閤下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材，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不視其熱
況于此之

與曾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晁補之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煢煢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負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塟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殁不有信于今必有信于後故涕泣有請于左右與曾直求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君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

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酬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怍色糴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澗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自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慍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即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慍之惑已甚矣君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

尤者爲詩悲歎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illegible]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郃比疾病臥牀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脩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啟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小其大槩出處若此者直於補之諸父原而補之不肖曾直原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曾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曾直亦矜其意慨

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晁補之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道與左右兵部聯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來必介於常行禮以縁言左右居家行已蒞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其親遠問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己至儉非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忠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草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

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孝整然去之若將浼焉者尚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恐詬據剛爲矜熟視出胯下若苟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得獲罪見排由獲罪矣而不害其並列于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小吏以爲賢于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戮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忮鄭當時爲和不爲訑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蠭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于朝則幽遠趨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覽幸甚幸甚

答劉兆與論國語書　　晁補之

俯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晉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太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于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為季

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于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為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晦岐之興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為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幾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而為乎奚幼且不肖之爽吾以激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實奚辨壯與其未之恩耶凡補之為此論者以擿夫假仁義之微情俾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議甚而凝聖也豈善善[illegible]

誅以子犯為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亭國長短美見未見附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廷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為予論壯與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得不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

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幫夫疑於信義也不則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與以謂寧殺而不貳之為良抑亦[illegible]

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揉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柳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與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慝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孤掘之必孤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補之并拜

上辛給事書

陸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槀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紓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黑如視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于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于其間哉某束髮好

公之文周于器識處

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籓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亦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某之爲智也恭惟閣下以皐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啟廸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于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

識得之唐人有以上之孜孜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妄自猶死有餘罪

上虞丞相書

陸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需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誠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

千萬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爰憐借予而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覇之分常在于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乎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乘間萬里而

終不敢自嘿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遺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年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可使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務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于門下所願持之不撓行之不

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執政書

陸游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用世之觀大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不忍弃去豈罔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勤勤苦為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

卿以人物為己任者所以不忍弃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驚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呼如魚龍之陳前以虛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志其貧病

則可耳恃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蔑誠不自意諸公閣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是以無憾矣然師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舃此心歉然不敢遑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跋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遠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鍾運使　黃裳

某日者不揆犯分借爲一道生靈代申迎拜之請即荷台慈於郵筒填咽倒末予入之先首賜親染速於響荅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真自惟何人辱此隆遇榮感不知喻云也自爾望望前茅以翹爲歲一兩日來吏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某均一忻抃某於使臺爲友郡例有四六啓以代參謁某何敢後然念明公今之古君子某亦素以愚直事其長者儻不以民生疾苦時事得失上備咨詢之萬一而例以無用之謏辭是豈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爲僚

屬者哉惟是某識淺才疎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無可上裨末議某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監司之祭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爲告惟明公擇焉其一曰初建臺之關狀浙人好諍多監司入境爭以詭名狀攙入為袋兒塊所怨之家其後某審知無辜者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候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惟實有欲訴者方來餘成故紙而後安者衆矣其二曰建臺後之匣限大凡士大夫持麾節誰不欲恤刑縣初帖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不專人此遞洗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哉微

匣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原承引亡弓手寨兵而州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諸司事無大小皆是遣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此皆推人骨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繼庭奔走之費一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耳其皆告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爲承受官司總收又移於一匣從鋪兵循環往來當使歷回投所費既无而限無復違者矣其三曰建臺後之舊事近年官司七五年前公案吏人往往檢人訟者已息而呼之訟者反不已其皆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刷舊案甚不得已者乃行餘從倚閣而政簡刑清矣其四曰建臺後之受詞在洪縣訴不平而後經州州斷不平而後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有一種無賴凶徒名百家幹人攙越訴以成奪小民或止因私租而誣以奪田或本訴戶婚而借名被劫雖明監司亦或爲其所動其弊事非其長多爲者覊擬退而訟少民安矣凡皆往年入務之事在人之下而聞見易達故可務事放其臨歷今來試郡勢便隔碍回思往昔不覺汗顏聊以前日之害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忠之毫末耳至若近年通天下之弊欲罷不忍敢併及之方今

大農告匱於其上州縣焦熬於其下者賦財折陷也有土次有財而折陷至此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家不肯輸而綱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俚窘急之策爲白撰爲預借爲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大家之倖免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或班改作宰或朝省特差或監司辟置必正戶籍必督逋租大家必群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催科殆無虛月詞訴之訴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爲欺詐之贓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根本日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白納之苦至於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既身不納官而[illegible]小戶矣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訴於諸司且飛語立開於臺諫某謂官有貪墨雖窮之可也吏有枉法雖殺之可也若催納王賦上供朝廷此堯舜三代以至今日天地開公當道理而今世在上之士大夫必以此罪縣令曰吾爲小民也不知此爲大家之役而重小民之禍者也長此不已縣壞則郡以爲州州壞又將何以爲國某念此甚苦未知明公以爲如何伏乞台炤

賢仁人之言達民下是勤事

回信豐鄧知縣

黄震

項自交訊倏已三月自領臬事一向多冗近於公移中得見施行爲慰茲被親染祭認勤篤第來諭過情非所敢當耳某愚無官長每謂惟有省事卽足使民除此以外更無他法近世以來監司擾州縣州縣擾百姓反以多事爲勤民往往與鄙見相反初官爲縣尉每事執申不與泛行嘗得境內安靜三年八僥倖自爲監司豈敢泛擾縣道哉但恐一路同官未必盡皆相體此意如使縣得執事則某可放心矣畢竟今來世事艱難尤非前比省事安民以救根本事無急於此者安得盡如執事同心而共圖之悉指拳拳

號則私號豈可

回靖安張知縣

某雖不肖粗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多談執事才美思所以推輓而未能正籍仰問忽辱惠書欣慌可知弟蒙以慈溪爲號而賜之褒揄則某區區之愚未有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慈溪者某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溪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居是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某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齒何啻十萬計爭此名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爲道號之類歟則尤非所敢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爲世所宗仰恬於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指稱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名於蕭散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爲顯著近世始多慕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稱南軒也晦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東萊則又追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氣惻之念所寄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諸賢之仕進者皆惟稱其官

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官亦皆惟稱其官何嘗有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將與其親戚趨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爲雲麓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爲之嘗觀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怪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奚爲而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泰卦肯

義弘深則不敢不佩服以爲教也伏乞台照

回太和余知縣　黄震

其吳門同官獨荷知心越山屛書又蒙念舊通情金閶届試花縣幸又重逢於太江之西自浙來江又是鄉人相依有不啻千里似人之喜者滿望經從慰我契闊可人眉宇僅見於十部從事之隙喜慰之餘不勝餘蘊垂諭行裘非便遽取便道而西此見眞情亦吾輩氣味之所同也某一介晚末誤叨司臬凡本司前此之擾州縣者皆已與除之蓋朝廷設官本以爲民今監司擾州縣州縣擾百姓吏奸一脉貫徹流通於上下之間而監司州縣之官皆其喉使毒民之具

故區區此心思所以祇任分毫正惟寅恭相與協濟執事視篆之初試取某前此公移而視之賜以扶持不勝願幸若曰公庭則某賊役盡放專屬盡除不局本司之雜事亦往往行初無可庭之事也啓緘遺禮非所宜蒙某素不講此况於平生之交乎歸璧勿罪伏乞台照

與葉中獄　黄震

昨具謝幅行州中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倚爲百姓轉求一分之寬不許大率若否天下事如其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天覆願勿以爲罪也某乍到案然益此職自隷憲司無係無舉泥泥棘棘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親某既到中憲司卽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視之責力辭不由必欲得倅已蒙緒衣允可鎭江見任官獨一倅係於老儒也亦俱往來門庭襟懷洒然莫別獨無舉[illegible]且平用其所求豈謂合使宜齋下先小[illegible]不求人而其獨得之此引得其大下豈有第[illegible]哉然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illegible]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急其羞而求者若將何爲耶其實亦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illegible]於學校選舉本以舒士大夫今士大人心術反壞於選舉立法之[illegible]豈非其必至此事於勿聞乃可自立耳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諸史類

論贊

儒林傳論　漢司馬遷
貨殖傳論　漢司馬遷
日者傳論　漢司馬遷
游俠傳論　漢司馬遷
皇后紀論　宋范曄
丁鴻傳論　宋范曄
周黄傳論　宋范曄
宦者傳論　宋范曄
黨錮傳論　宋范曄
逸民傳論　宋范曄
恩倖傳論　宋沈約
贊揚雄　漢班固
贊西域　漢班固

儒林傳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
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
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
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用我者期
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
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
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

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
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
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
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
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
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
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
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

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
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
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
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
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
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

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
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
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
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
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
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
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
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貨殖傳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

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户之民乎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

（眉批）富[illegible]世俗

（眉批）不可使求其見

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

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

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

華千石漆千斗蘗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

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日者傳

司馬遷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大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生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

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

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

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

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徙之
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
盡索之物游于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于是
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
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
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
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
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
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
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于上非此不立

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
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凰
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
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
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
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
色悵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
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
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
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
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
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
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
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
絕根者也

游俠傳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illegible]古布衣之俠

思秦以前匹夫之俠

不可少此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於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内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闈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

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于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丁鴻　　　　范曄

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逃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

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周黃徐姜傳論　　　　范曄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則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

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何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之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

不敢不至後月餘能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左雄周黃傳論

范曄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

挺其劾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

道以紂達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頗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

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

黨錮傳論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詳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屮衣以升卿相士之飾

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獘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國祚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
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
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
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晊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

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
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
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
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
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
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
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
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子弟牢脩因上書誣
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

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
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
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
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
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
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
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
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

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
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
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
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儉
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
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
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
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

立𡒊共爲部黨而倫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先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懼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

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賢名迹存者並載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所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恩倖傳論　　　　沈　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
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
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
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
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
有職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事又分掌
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
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

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
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
蓋寡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
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
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
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
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
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
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
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

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
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
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
構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
來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
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
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劓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

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
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七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贊類

宋畧總論　宋裴子野
宋謝靈運傳論　宋沈約
晉紀總論　唐干令寶
晉武帝論宣帝論　唐太宗
梁絕論　宋歐陽修
朋黨論　宋歐陽修
伶官論　宋歐陽修
宦者論　宋歐陽修
一行傳論　宋歐陽修
贊揚雄　漢班固
贊西域　漢班固

年表

六國年表　漢司馬遷
異姓諸侯年表　漢班固
高惠高后文功表　漢班固

序事甚簡論議

宋略總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俊寄迹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晉宣愼荒伐叛之勞而夷險蕩除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疑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摧朱齡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爲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險指麾開闢關頭霸上之阻脅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泗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于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滌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忍廢去之而莫猜心商亂受之而無愧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總持則穆之徐羡領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榱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于民疑舉或得之于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効而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疑滑泥阿黨容私莫

丕驅搦華易與之更始君行畢非而國不為區民勸
征戍而下無怨讟帛令肯從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
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逾交趾西包劍閣北制黃
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
負扆務懷以燕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肩承乾
而境非旭三事大夫願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輿
南反蒲具銀繩玉檢告報東嶽既而洮弗與郎年嶽
世管陽王卯于弗訓以敗與太祖寬肅宜惠大臣光
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況明內斷不欲政由甯氏克
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

王之典憲宜　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
其生斜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
不服每駕巡幸蕭被幾闢百姓扶携老幼想望儀刑
愛之欣欣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誅緣求內相王弘處
之治恩序彭城微之而弗進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然
亦截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發檢徐王僧綽以體
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遵考以治恐稱良能高簡則令
明清貞則王惠　又許則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
筆才儒雅則裴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則亮骨鯁則
袁淑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懿著翰音

弟帝令則江夏衡陽廬陵附王建平臨川新渝武流
令而游戒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庶以流恭十
三四年為多士矣上亦貓精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
于京師四學開于家巷天子乃移興下輦以從之東
帛謙前以勸之士莫不孜悅詩書沐浴禮義浪慎規
矩斐然向方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
能者不齒于鄉閭公宮非貨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
不逾閾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
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植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
爰整則西戢仇池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環貨下

逮百邊委陝卓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譯海之譯歲
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
盛者然偽北虜方強剛幹歲援金塘虎牢代失其御
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跡強胡百萬之衆匈奴
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
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鬭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
對天子乃朝樊輦下臨江高會于是起盡戶之發
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息
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非之所禦
弓裹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illegible]以

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爲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
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寃恥身當
歷數正位天居應明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
足以勝姦君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
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顗袁粲絜武名將則沈慶
之柳元景宗慤之或槩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類
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峻之經綸忠
勁匪躬謨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卽位二三年
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己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

以禮度自肅思武王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
文景宗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
師旅薦興邊鄙蹙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
共安外侮已亟其敗已初坐祗登遐委重于二戴太
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滌近之道同歸沖人之繫如
一然宋祚未絕于示光更以宗王之見容永德遂亡
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稱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懦
伊霍之機剝膚唇亡之際于是蔚炳胥變明命斯遷
倚伏之間與奪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
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頹翻曰監

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辟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
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開大漢荒
者難爲德因事者易爲力曹操規模懸乎前載苟有
斯會實啓英雄而況太宗爲之驅除先顛其本根旣
戚枝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
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
不能十載而降雹過于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
王者也天意人事其欲如是雖欲勿貫其可得乎若
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
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

故宗廟社稷修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
遠也夫山岳崩頹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
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
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
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敘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
其舊俗遺風遜于賢人君子英辭餘論以附于玆子
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
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紹續戾何承天宋書其
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與後數十年宋之新史
旣行于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于永明之年家

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
略六十卷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寂志以爲名
夫劉昭章昏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
以勒成一家埀之好事蓋同典之後而不忘焉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淸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襃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

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首紀總論

于令寅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眾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

蓋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帝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

閒賞〇小人之術〇〇〇〇也

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

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皆蓋民情風俗國家安危之本也晉周
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
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
于槖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
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
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
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
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
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
家世積忠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
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
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
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大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於是天

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
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
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
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
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
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

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
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
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
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
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
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
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
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
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

知晉之論治不知晉之亦務

爽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靡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太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者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

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搆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顚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

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書武帝總論

太宗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彫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獨見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人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愈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弄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踈連兵競滅其根本棟梁迴忠而起僞擁衆各舉

其咒咸晉末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
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
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
由失愼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
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而國亂國亂不可以安
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
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屬移於衆
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
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一人者
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

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葉以喪之所謂
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
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
不能無慷慨焉

晉書宣帝總論　　太宗

夫天下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
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
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
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
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
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
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己詐之
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
孫於百日滅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

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亮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
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
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
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
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
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
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
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
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
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

而西恐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而恥肰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後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以爲惡一日聞于天下可不謂然乎雖隱過于當年終見嗤于後世亦猶盜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爲莫覩故知貪于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未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梁紀論

歐陽修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于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簒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于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于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朋黨論

歐陽修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

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偃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

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伶官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謹志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

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宦者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不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

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于內而疏忠臣碩士于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

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唐 三十八 唐

一行傳論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爲自古忠臣義士多出于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

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于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于此之時能以

孝節自修于一鄉而風行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于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贊揚雄

班固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于埶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

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贊西域　　班固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

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德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議焉

六國年表論　司馬遷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于戎翟至獻公揄來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

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三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列侯之功錄弟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

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少廿樂
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
矣成王祭牧野之克顧群不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
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
位大其寵愛敬仿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于是為至
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
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
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
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

姓或亡無子枝宗孤于巢苗裔流于道尖為愍哉死
為悼屺以仆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
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
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
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于是成帝復
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
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成
之侯籍

明刻諸侯王表　　班固

昔唐詩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于百姓
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
乃繇禹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
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
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
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
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
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于五伯閭閻偪于戎

狄嚮應憯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
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
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
革皆成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
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
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
盡矣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八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諸子類

道術

二柱　周　尹喜

秋水　周　莊周

精神訓　周　劉安

汎論

法象　齊　管仲

論性

定性書　宋　程顥

外篇

攻道　周　亢倉楚

君道　周　亢倉楚

二柱

尹喜

若椀若盂若缾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巳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

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

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
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
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
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
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
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
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
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
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
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
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
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
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
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
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
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
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
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
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
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
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

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
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
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
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
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
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
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
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曰何[illegible]人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

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擧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

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
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
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
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
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
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
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
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
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
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
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精神訓　劉安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

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脾主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形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臟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

謂之明五臟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也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

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臟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

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

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旣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強求已其殺我也不強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

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

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所謂眞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彷徉于塵垢之外而逍遙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

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逯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効以道為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䫉醜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

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於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閒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閒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眞人之所以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鳬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

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紾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

可以死所不死亦所

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樓層榭人之
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斵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
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
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
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
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
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
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
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
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

列子列子行泣以告壺子壺子待以天壤名實不入機
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
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
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
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
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
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
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
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illegible]
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紾孰足

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輕
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鴳乎勢
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
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
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
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
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
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
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
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

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
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
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
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縢豹韜廢矣
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間田者慚矣子罕不利寶
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
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
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
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
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

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
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
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
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
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
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減也腹滿而
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飢與守
其篅笆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
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

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
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
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
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鹽
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
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
膝上叩頭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
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
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
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

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
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自無蹠有
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
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
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
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
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
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
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
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

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無益於情
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
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
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
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圍
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
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
顏回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
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
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

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其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而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定性書

程顥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則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

者爲非而更求其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弦明智者

喜怒而覩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未發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物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法象

管仲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冕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飾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爲可以擯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親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

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illegible]其人也昔成王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詔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

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惱怒而教行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欽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慎

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邢造逆於相訴子公生釁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恁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猶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旹同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慢惰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亭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遂罷以既醉保祿氏胥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內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進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人无濩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萬生而竊之所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无濩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安、則親疏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勸勞、則物羣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以下宜、下宜則人人行其所而交相信矣、則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籠帛與綃璧曰、余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爲人君何以德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沴也、陽於國政類惠、人事類猛、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惠、百官宜去私戒猛、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度長其度其欲、百吏度長其度其

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隄防保抱、逋逃隱蔽、漂流掃來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多貪尸位、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減、貴者日貴、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冤猛失所、庶與百姓爭利、則役詐之心生、所以天下數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擇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乃能咒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乃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悄謟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

官人之法　可稱剴切

文華取士則藉巧以緣飾益至而正雅素實益滅矣以
言論取士則浮揉游飾益來而塞澤靜直益喪矣以
神氣精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
益隱矣若欲者賢愈倒政愈僻令愈勁人愈亂矣夫
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
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
可以不事試於士虞人情夫宜主所渙恤失宜之大
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
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若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
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惡死無所於怨夫

夫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之代群情緣正
衆產咸宜悉敬交深上下條同不可搖蕩有類一家
苟違領凌逆安得勁哉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求賢
良等闕一善惆悵迪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
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惡不明務求賢異益恐
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適者反媚僕
臣累譽推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无能斷明徒唯其
餘依違浸長自貽敗惡莫此為多不時匡過就茲罔
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
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illegible]

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代輿服純素憲令寬簡
禁網疏闊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炎憲令寬簡則俗
无忌諱禁網疏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炎則嗜慾
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无忌諱則抑閑開舒而歡欣
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惡知恥矣夫服
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餘貴惡知恥之謂正
浮惰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餘姦邪之人
不勝於正順餘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
文巧憲令褒祈禁網煩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
憲令褒祈則俗多忌諱禁網煩僻則莫知所逭若流

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恥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
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逭則譏罪繁興而衆
不慴死矣夫恥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
不懼死之謂冐貞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
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冐浮塞冐三者亂國之梯也
荊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
人若人事餘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
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
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荊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
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

為亞尹川廝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欲殷進之他邦至埋之代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産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蛾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芻之蘇鐵以精金鶩隼為之羽以之棓篳則其與搞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衆靚武決勝加之駭琴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稷劃其與劂刃也無

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剿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緜乎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若古昔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蟲姦者出言等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炎悲夫作濫貴於易避而難犯牧豎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剿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眚災肆赦救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為賊寇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闊遠牽率與排時序卒業赦宥遇賊寇者記罪所快自毒而已此是平人遂生賊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善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罪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矜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

君道　　亢倉子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若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堯舜有爲人主之勢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上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直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爭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王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餘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武學奇技而說古誼以青紫章服使愚者眩而惑之爲正君子明智而晰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態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辯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

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虖人主清心省吏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臣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容四海之內動植含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治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耳目可見之材於虖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矜慾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飭正以勸德吏靜正則勸惡則不言而自化吏殺慾以買譽則刑之而不

代主豈不如哉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九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諸子類

外篇

崇讓論　漢劉寔

明察

察微　秦呂不韋

觀表　秦呂不韋

難一　韓韓非

賢術

賢道　周亢倉楚

遇合　秦呂不韋

雜篇

周祝　漢黃憲

交情　漢黃憲

兵法　漢黃憲

論學　漢黃憲

平臺秘畧　唐王勃

崇讓論

劉寔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

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

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

故也所擧必當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擧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擧而進之或擧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擧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衆錯相亂眞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擧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

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擧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衆其將其過而毁之者蓋多矣夫謗毁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毁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

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擧官本不委以擧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擧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毁己所

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毁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

不枝所關用事之來而欲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貴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

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

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察微　　　　　　　　　　呂不韋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仲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

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為之金距季

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亦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

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觀表

呂不韋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

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知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

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十歲下知十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難一　問答　韓非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

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

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

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

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于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

曰管仲無度矣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

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
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
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
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
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
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
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

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
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
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
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
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
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
不然且桓公索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
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
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

職也夫不奪幼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
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幼子而行天下不
難奪幼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
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
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
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
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
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
而殺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
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

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
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
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
然雖不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任豎
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
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賢道

元倉涉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以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悳其於衆也秝正而不狎親之則彌狎疏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睬其儀賢也聆其聲賢也嵌神識或頁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㡮司勤辨居室儉閒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月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遜而理

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選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招予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蔬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察眥兮呲者所出絀於是負杖步足問于亢倉子曰吾聞聖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者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不知為丁受不信為信信而不見信為信為謝恭義為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翻以取貴虖背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徵稚仰而語超然歌曰時之陽兮信義偶時之黜兮信義伏陽與黜昌與伏汨吾無詆私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遵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貞不行也貞且不行謂之道惎道惎之眥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可為也莫可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聽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舞物醉化風神不能霧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篩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

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囲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才慎在求不在無昔者黃帝得常儀封鴻風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緡皆由數君體道澄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為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立者非賢不求而自至者虖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

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衆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既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窮乎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俟封爵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禄祭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鮮與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謫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諂而正者有節而邪者凡脈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有奸不一脈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繹其言而知其文不眞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咎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遇合　呂不韋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絶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妐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

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
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
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
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
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
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
敦洽讎麋雄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
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
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
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

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
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
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以陳侯
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
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
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來人之本太上以志
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群孽大至
身必危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
孽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周祝

曰維哉其時告汝□□道恐爲身災讙哉民乎朕則
生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
名汝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
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
彼聖人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言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也勤以
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
必伐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且
何爲求故天有時人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

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
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
貑有蚤而不敢以撅勢居小者不能爲大特欲正中
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故木之伐也而木
爲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
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
陷於詐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
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而焚其草
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
不可以爲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

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誅故時之還
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爲
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燀也固定上爲天下者用牧水
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捊故禍之起也惡別之亂
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因事國孤國
屠背若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
陰食陽善爲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
而無道以微亡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
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
善用道者終不竭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

稱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故
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
可服人智之遠也奚爲可測跂動蠉息而奚爲可牧
玉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
也孰交之君子不祭福不來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
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
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爲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
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故天爲高地爲下祭汝
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文祭彼萬物名於姑左名左

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
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
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群加諸物
則爲之君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爲天子

論學　　黃憲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間生七歲而僑讀書于無間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為玉魄也寡人親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間生學於無間必其以孔子為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于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間生即臣之弟子李玄也介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敢于博韓王軒然

仰笑而陋之曰徵君果以無間生為弟子邪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間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詣過無間生無間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為其然也無間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歲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東聃詞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揭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猶稱為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耶所謂善用

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甃埧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烏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為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賜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揖而嘆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于子矣無間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失亡實滅寡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諫又不能以子而諫徵君故寡人三陳醮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易明式徵

以此擬實
不虛耳

兵法　　黄定

有巨盜攻寘阸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逝逃而無所歸
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于百
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脇關司
馬龍曰吾聞邵有黄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
有司聞之匍匐請於徵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徵君辭
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
以不諳國家大議盍訪諸秦高乎有司請曰徵君王
佐才也何足避讓賊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
愁嘆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爲名屯於寘阸聞徵君

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若不往是絶百姓以
乘冦也徵君奚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
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
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爲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
放熊終爲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于他册可忍也且
以亂王宇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
諸將謝曰民之禍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
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
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决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内而
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内此兵之所緣而

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内徵君曰試之
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撟之諭以兵
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堞舉
烽關外烏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
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
此必叔度作閒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
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内必有伏且勿攻司馬
龍曰吾聞其黄君多謀而黙以六經爲文六韜爲武
吾衆臨關彼傲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斃
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

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
以覘延燒空谷火光爛雲徵君令關内勿舉烽燧氣
昏燧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譁成列而不敢動司馬
龍曰救至而内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
遂驟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逕
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
援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
騎賊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
衆逆及見纓汗血土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
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

匱一廉，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平臺秘略論十首 王勃

孝行

論曰昔之列桐珪建茅土者非一君焉至於孝忠可稱仁風茂存乎細牒十一而已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膏肓積乎驕侵情奔溢乎嗜欲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誡乎

貞修二

論曰美哉貞修之至也或抗情激操仗清剛而厲俗或理韻和神抱清方而守道或旌奇表善擢才於不次之階或剖滯申嫌惜辭於難犯之地並能以禮昇

降以時舒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盛矣哉原夫御俗裁風變彝倫者資乎直全身遠害得隨時者存乎變夫然故進不違義退不復生清貞靜一保其道委迤屈伸合其度易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此之謂也

文藝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訟恥爲君子武皇裁烈偏章僅稱

往事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湖之上詩以見志文宣王有焉

忠武四

論曰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相資以定業況乎卑侯自我宗子維城者乎紫陽之權略明央卒摧呂氏之變任城之志意剛斷實啟有魏之業蓋有助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形家國表奏丞昌洞毖兵數績著彊埸長沙武陵亦足云云也

益政五

論曰東平以盛德匡時大典禮樂齊獻以至親統物

光濟中外淮陽安定峻必行之典安陸扶風深受遺之泣能義形家國理極忠貞使黃河如帶乖芳不朽感矣乎守方雅以調蕃政用公直而掌朝論昂然直上凛有生氣衛陽太原亦足云也

尊師六

論曰前史稱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豈非事情竭於不顧主色期於難犯中人以下罕免斯累其有抗辭必盡忠烈橫匪石之心聞善若驚君王動順風之請相須之際良可詠也清河之恭慎真懇雅為亂益上引聖朝下託師傅和矣哉

褒容七

論曰原夫重藝尊師登奇佇逸道存萬里神交一面故有推輪排戀寡人忘千乘之勢越席分庭上才當四海之禮斯實蕃邸之盛事開平之用心也而有矯情役智揚逸名利之間室隙蹈瑕乾沒英翹之地使僻脂韋飾其迹其言巧辯運其辨假君子之顧盼用君子之成牖傳曰好善而不擇人則前代有以之傾矣陘於典誥文雅賞燕煙霞月庭膺闕風閨洞敞西園故事下蘭坂而肖歌東死遺塵坐視庭而曉賦折旋書藝之園翱翔儒詠之隙洋洋乎亦為樂之一方

也

初俊八

論曰夫濫觴懸米蕩浮天地之源寸株尺蘖擢捎雲蔽景之幹豈非積微成大陟遐自邇易曰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故考其前事備之于編

處滿九

論曰大陵谷好遷乾坤忌滿哀樂不同而不遠吉凶相反而相襲故有金中卒行用心於不爭之場杜漸防危投迹於知幾之地昔之善持滿者用此者也諺曰禍不入慎家之門前代有以之興矣至若中山激

難重存親禫武凌變色復延情愛子建之陳辭頁情長沙之殘對因機雖亦各達其心未若洪度之希辭也

慎終十

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夫東平之奉憲遵約𠻙介原陵之泰中山之見 思齊懲𢙥濮陽之託庶幾乎可謂慎終矣至于廬之奉行文處中慰之遠述河澗陳思並已並未易詆也

四續古文奇賞卷四十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七類

七啓 魏曹植
七命 晉張協
七契 梁昭明大
七勵 梁簡文帝
晉問 唐柳宗元
七述 宋晁補之

七啓八首并序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游志飄颻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

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傲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也

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燿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霧綃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

琕布雍容閒步周旋馳㸑而威爲之解顔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緌抗招搖之華旍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塡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皓旰曳文狐掩狡兎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

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罼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𤓰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綱罷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余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温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凌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遥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

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宴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旣游觀中原逍遥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妓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

爠飛文歷盤鼓煩積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迣若飛陷虛遠蹠淩嚾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嫮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褥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淸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乎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

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淸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七命八首　張協

冲漠公子含華隱耀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阯谷響乎幽山之窮奥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乃勑雲軿駿飛黄越奔沙輾流霜凌扶摇之風躡堅氷之津旌拂霄堮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廻輪遂適冲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虚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嘲嘈張其前尋竹竦茎蔭其壑百籟羣鳴雜其山衝飈發而廻日飛礫起而洒天於是登絶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

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若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悦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嶒崚金岸崥崹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虚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刖峻挺茗邈若嶢嵲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雲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緑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啓中黄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羇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流涕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緑冰雜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蕙英邈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發釐爲之擗摽孀老爲之

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葱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楨粢蜿蟺扮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鑲以金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翠

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釆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賁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蘤俯釆朝蘭迴惠風於蘅薄沓椒塗於琨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驚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釆菱之歌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𬟽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

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鸞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羅張修毘陵黃岑挂青繳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數校埒毳旌獲數金機驰鳴鏑轟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騖駢武齊軌翁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犴斑題之縱鼓荒風生怒目電縱爪啖霜刃足撥飛鋒觥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蹷封豨僨馮豕拉𪅙麟挫獬虎

句爪推鋸牙捭𤢷狻狼籍傾㩭倒獒殪犃拄山偃路掩澤數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鹵虜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陵皋雲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冰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

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辟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騂騮黑照玄釆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天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

衡整秋御䡴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介視林執赴
氣旄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
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践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
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爲之頓羽
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從我而御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
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鵝黃雀圓按星亂方丈華錯
封熊之蹯翰音之跖鸐鸐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

萊黃之鮐丹穴之鷚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
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
頳尾丹鰓紫鼻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
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
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皐之楱析龍
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
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
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
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煒曄也子豈能
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服

此段畧以揚雄似平宇廢其步

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
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
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惪也隆
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
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
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語敎清於雲官之世治穆
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寧丹冥投烽青徼釋
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萌萌反素時
文載郁耕父推畔魚壑讓陸樵夫耻危冠之飾輿臺
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玄齠鄙巷歌黃髮擊

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
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
質重譯于時昆蛟感德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
棲三足之烏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
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
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
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
有毀之而寳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
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用游馳蕩利

刃駭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
子至開皇風載蹕時聖道淳樂貫爲秩綱藻爲森下
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畢後塵

七契 昭明太子

奚斯逸士肥遁弃榮遁峯於焉剗跡淮水是用庇形口不悅於五味心不娛於入聲部巢父之辭哲笑蘇門之爲奚鴟盞龍旂初不關意鳳吹鸞鼓終不屑情跨四海而猶美邁三古而振名居山林而不返終無慮而無營於是辯博君子詞若湧泉言踰郗泰之督辯起鑁下之由欲抑則大鵬垂翅欲抗則尺鷃沖天聞逸士之懷賢乃拂衣而造焉駕兩驂之如手乘輕車之若流發自識何徑造山冏傷瞻虹見俯眺雲浮鳴鶴聒耳雲霧蔽睢睢一壑之爲阻無三逕之可求

於是披榛陟路援蘿踐巖雖跋涉而不休覩逸士之所託其爲居也寂焉而靡所聽廓然而無所瞻三春蔓戶八桂攢簷蓽門烏宿圭竇狐游風來室搖霧下窻霧逕人跡之罕至逸士於此而獨淹君子口叅聞智士不希狗介仁者莫有迷邦傳說終受殷賢呂望遂啓齊封余敬吐誠而非慮子能留志而見從于逸士曰鄙人固陋什潛幽藪必枉話言敬聆金口君子曰若大炎鈞之節春景依遲碧樹初榮綠草含滋春臺之樂信矣熙熙於是負金之士鳴鍾之家招提隆富徵集豪華駕紫騮之馬乘青蓯之車出自高宇行

撫扶斜倚嘉月而結交遊藉芳辰而宴朋友坐宜春
以隨肩人長楊以携手金盤爲美藉之珍玉杯沉緑
淸之酒義曰和神事非爽口於是娛樂未終留光將
夕飛觴引滿耷袖舉白投轄安坐歡甚促席以會雕
虫之賓加有淸談之客論同炙輠藻若陵雲藏憑不
能高其說相如不能擅其文無玄不折無細不分榻
簡玉振下筆蘭芬乃亦六郡木擬非直三蜀蒐聞歇
虞泉氣晚朗月潸曜淸卮未闌宵景方照奇舞遞作
名謳斯召約綽妍姿嬋媽宜笑綺縠風吹珠璣星耀
齊竽與參差之響趙瑟奏鏗鏘之妙茲亦遊讌之至

娛子能偕此而爲樂乎逸士曰輕蕩遊觀非予所娩
得性行樂從好山南君子曰輔性和神實惟至味井
甸方今見重乃亦自古攸貴不周之和調胹荷胃維
以龍肝殺炙豹舌猩脣剡爪之腦范公之鱗鵠出雲
際鮮來江帆淸汛芬馥古聖所珍其酒則蒼梧九醞
中山千日取雲表露擬之仙液百味交馳三雅間出
若其珍異則修延斯薦下品爲類不可詳悉西丹蜜
桃南楚芥實東陵之瓜北燕之栗渊明之柿江陵之
橘張掖白柰恒陽黃梨河東洗犬隴蜀蹲鴟並怡神
丹口窮美極滋加以伊公調和易氏嘗覺傳車衆之

梳置青玉之案瑶珊既巳麗奇雕盤復爲美玩子能
與予而享之乎逸士曰耳膩腸腐五味口爽伊人素
蓄無羨方丈

君子曰千里之駒出自余吾伯樂所選伏波所模通
肩合相平腹應圖激電北逮躡景競驅騰黃弗敢擬
駁赤兎莫與爭途異態蹀蹀奇姿猗倚逸足驟反游
雲移駛形函遊葉日不暇從乃飾金羈之昭晰加以
玉轡之輝煥連乾麗靡輕蘇絜爛逸氣既爲脉驕美
飾重成壯觀蹄蹶紅塵膺流絳汗風起龍驤灰聲鳥
散自古迄今人誰不玩逸士能就予而乘之乎逸士

曰遊逸輕佻策馬爭驅奧金樂靜豈能感娛

君子曰光形飾體莫過鮮衣冠鵕鵝之長纓若曾雲
之零霏瑱玗琇瑑言飾于背飄颻輕裾是用曜軀方
空之綬弱紈之蕉若繞炎而巳邶風未至而先捲既
唯照麗兼以輕鏘似朝霞之發彩若夕景之舒光至
夫杪秋既謝寒緒中人則輕紙稱美豐貂表珍斯乃
赤也所以去魯孟嘗所以出秦步光之妙樏具之蘂
君子武備所用禦邪標以珠玉飾以蓮花其任則百
冶精銳利擬秋霜豈止在身爲美服襲稱戒固乃龍
躍於襄水見氣於南昌幽通神化其彰難詳將與逸

士服之以裯袢、逸士曰、紗絺避暑、緼袍禦冬、鮮麗猗
靡、未之或從、
君子曰、寔有喬桐、抽葉青葱、結根善地、擢幹華嵩、栖
鳳曾山之側、藏龍平陵之東、拂暇睫之高雲、鼓侑殺
之雄風、茗亭萬仞、寔造天中、乃使匠石運斤、班輸琢
鍾、製起玄修形踰絲綺、與金石而鏗鏘、共絲竹而受
靡、托北方之佳人、命高樓之杞氏、間以巴隴才傾邯
鄲妙妓、騁歌為之赧馳、飛禽為之不徙、加以荆和之
飾、照耀柝絲之絃、激揚三聲、吐韻四結、流唱辭高蕭
奏響溢芝房、竹來懈谷、律寫歸昌、再鼓而玄鶴集、九

成而儀鳳翔、初音魚踊、餘妙繞梁、何止田文悅慷、劉
靖心傷而已哉、中山青幽若折而和、揚美目以流眄、
啓玉齒而安歌、歌曰、陽阿奏兮激楚流、望洛水兮有
好仇、縱輕檝兮汎龍舟、將與逸士陟彼華堂、憩諸閬
館、玉宇明華文階燦爛、璇題昭晰、珠簾彪煥、身託瑇
瑁之筵、目寓瓊華之玩、止以悅諧和性之樂、豈非綺
麗之觀哉、逸士曰、居茲四郭、寧馳五音、靡曼不極、君
子弗欽、雖聞聽辭之鋭、無會野人之心、
君子曰、白藏肅殺、天高野清、玉樹始落、金飈初榮、蘼
鷰北反、沙雁南征、寔秋收之美節、將校獵以娛情、使
擺無伏馬、巷靡遺行、執戈於芊眠之野、彎弧於曠浪
之陰、養由輕彤、則林摧鷙獸、蒲且效技、則虛下翔禽、
騰猿蹷其足、獅廁不擇音、掩兎轔鹿、既蕤古之焉行、
填坑滿谷、亦聆昔之上林、至於軋繳、幾飛、則連鴻解
羽、微纖始放、則並鶲失波、豈論玄泉之則、寧願將邀
之歌、弭節言旋、會不可算、周旋眺覽、足為京觀、子雖
山栖、其從此玩、逸士曰、解網垂仁、殷王美則、聞聲不
食、孔聖淑音、害蠢類而為樂、豈君子之用心、
君子曰、蓋聞地媒養禾、君人愛士、澤被無垠、光照郊
鄙、蒲輪必鄒魯之儒、宗紓青必洛陽之才子、大漢愧

得人之盛、有周慙以寧之美、萬國菪翕從、四海同使
指、刑措弗用、囹圄斯虛、既講禮於太學、亦論詩於石
渠、戈有載戢、史無絕書、銅律應度、玉燭調和、黃髮擊
壤、青衿興歌、元帥奇士、庠序鴻生、求禮儀之汲汲、行
仁義之明明、隆采掾之義、郑琦瑁之榮、當朝有仁義
之賭、邊境無煙塵之驚、信如四氣明蕑三光、厨楚挺
茂、皆莫比芳、瑞塵摛素、祥熊耀黃、靈禽樂闕儀鳳棲
堂、太平之瑞寶、興樂協之應、玉羊丹烏表色、玉露呈
瀼、野絲垂木、嘉苗貫桑、固以憲苞子奴道邁虞唐、六
合寧泰、四宇咸康、不煩一戟、東甌膜拜、詎勞一卒、西

域獻琛、鹿蠡稽顙、以悛惡、樓蘭面縛而革音、吾皆去
鼻飲之穴、弃鳥巢之深固、以澤流無外、恩被遐方、爾
比嵩岱道則穹蒼、豈有聞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
逸士曰、鄙人寡識、守節山隅、不聞智士之教、將自潛
以糜軀、請伏道而從命、願聞志以滌慮、

七勵　　僞文帝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刻心人事、任性於蓼
水之側、放心於自得之場、情苞六合、德貫九方、巖栖
谷飲、絕際濠梁、於是寂鏡公子聞而往說、乃飛車舉
蓋、翔駕絳螭、丹旌鳳轉、碧幔雲移、駃玉軑之綺靡、照
銀車之陸離、經九橋之曼阻、歷五曲之嶮危、路入閶
風、道經通谷、橋塗泱漭、路林肅肅、石磴穹窿、松關重
複、羊腸望斷、邃路迂餘、非林稅駕、乃遇藏名之所居、
其居則蘚苔沒砌、帷葉斜林、千峯沓頂、萬仞懸深、南
危碧流、北障芳林、左縈重陸、右背高岑、煙霞罩日、石

澗籠陰、聲音百籟、響弄千、禽寂鏡公子曰、盖聞智者
不穴道沒志、道俗埋名、迷邦碎智、郄粒辭榮、今欲說
子以默語之術、寘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絕、名
惡心忘、潔己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寔寄閒宮、跨危樓於栝詰、挂日
景於迎風、玩靈華於仙掌、度窈窕於飛虹、金枝照曜、
玉壁玲瓏、文窗洞右、飛閣陵東、桂桯通光、雄梁亘日、
璧鏡錙懸、釉荷井出、中宿綿延、長廊周密、青錢碧影、
金墀玉律、冬園溫燠、夏室含霜、圓以珍怪、溝以禎祥、
叢木秋鶴、綠蕙春香、植宜男於粉閣、樹君子於椒房、

翔鳳經於蒹葭蒹珠璣於巨觜文魚水宿錦鳥雲翔
乃登臨遠眺望遠通疏擢素藕於石鏡搴𦬊步於康
衢看荊山之琢玉似隨水之弄珠若斯宮之閒麗子
能與我而共居外臣曰僕遊心蓬萊未暇斯處公子
曰夫靚粧嚴服託體必加五絲擅美獨號稱華紺帷
綦絲緹含蓓丹犀琢葉纓檻飛花至如稷下縫掖泗
上章甫雉緝霜鮮黍絲圍纓鳳色龍分鷟文鵲聚瑚
紛瑤席綺飾瓊珮齊都滑石南海瑇瑁散似綴珠離
如並纇蜘蛛弄巧越女調樞夏則桃笙竹席冬則青
莞金絲溫麗瓊臺密華承寢當戶之縠大文之錦華

蒲茵之綺余麗芬若之丹枕金蘇翠幄玉案象牀子
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素披裘自得山性雕章
麗服未敢攸同
公子曰五飪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弘貞正乃
使有伊之徒調嘗眾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廉天
地之聲殺竭山海之味蟬鳴秋稻鷟頷玉精離紅之
膾分藥之羹蒙山擅重灌水傳聲桂蕊石瓊龍胎鳳
肺四膳八珍五肉七菜菓似穀雜切均鮮繪色奇紫
蘭紛如紅綷若乃越梅變實楚醴方添陳晨晃之美
味鳶鷰鷰之肥酙洗以至危之露冰調以大夏之香
甌霜薤沸烈露葵繁野芳菰之菜白霜之茹澄瓊凝
之素色雜金筍之茸蘸素醪浮氣鄧碧凝清獻三爵
之斛雅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之輕
蟻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之乎外臣曰藜
藿可膳薇蕨堪飡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鈞臺之樂葛天之歌飛七盤之妙節動
六變之清和綠綺麗琴丹山寶瑟縷器伾雕孤枝伶
律奏白雪之楚緩陳亭蒲之吳疾躍鳥追飛潛魚伴
出將使漸離擊筑雍門鼓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戶
之清音至如五陵金穴六郡豪家遠流歌於東夏出

秘舞於京華金鈿設翠步搖藏花逕同寡肉遏似朝
霞髮鬒如點纖腰成削玉齒笑容紅粧綽約疾趨巧
步霧袖芬授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透迤載金孝
之婉娩珥瑤瑲之陸離芬芳於梧春之苑灼爍於長
州之中于時斜光西委薄霧舒紅隋珠照影羅衣從
風觀者方堤覩者盈洪令二鸞之綴翼使八鷂之增
悲者明君為之飲泣西施為之解眉於是蘭閨寂晚
曲韻相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清歌曰酣酹
半兮樂既陳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極迴
昏轉笑忍自觀此亦聲音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

乎外臣曰淫聲亂耳未足入聽方追山壑永弄林泉
公子曰夫心遊百氏理與六經樞機性道陰陽宥宾
昭王牒於年史覽右耙而照情若夫鄒放上客揚馬
俊人揮金入趙易服歸秦賁舌彈劍買義追仁商權
萬古弋釣陶甄池中水黑席上稱珠判二氣之氛氳
辨六爻之終始鳥變龍再鳳書雲紀辯弘八索辨崇
三耳至如范雎折脇豫讓拔齒禮翊中心報深國士
碎玉爭城藏圖解劍見碣石之金堤望楚都之揚塹
美陳平之反間揖子房之智謀想秦君之傳器仁漢
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輿藉得性之林囿子能同覽

悅目以齊此心外臣於是色動清顏頻解高意曰僕
雖野陋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耳斯說
公子曰夫氛氳構象純雜不同共工折柱雖播英風
自古而然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寇抑自犧年吐霧藏
妖聞之堯日至於今者月逝天啓握曆寶年風猷駕
層美道德漏重泉至如玄蹄外境紫舌頑人悖而無
禮不沫皇仁於是騰三泉之宵漫藏五旗之飄揚引
玉車於西隴鳴金鼓於井邙拭龍泉之雄劍瑩魏國
之寶刀銛踰巨闕利擬豪胄至如牽鈞壯氣斗膽豪
心綠腰白玉帶珮黃金酥恩報死魅遐長火腰裹白

鍚雕鏤青離五玉窮善十朝無遺連腰錦帶半足塵
素襟成於雁門之境振旅於龍突之鄉若乃鷩沙絕
岸昔霧綿長秋河曉碧落蔥山黃紅顏素改玄鬢斑
霜征夫抵掌而飲膽壯士憤氣而沸腸迴雲鳥之密
陣背却月而相望奇才轉而漂杵鋒未至而慘傷前
鋒紛其易械後騎决其沙囊何湯雪之能比豈拾塵
之可方於是呼韓頓顙龜茲銜璧羊牽既祖熊山巳
積九載同文入極齊軌帝曰念功班茅賜綬青紫如
拾賞歸詔美此亦天下之壯績子能從我而效之乎
外臣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誥野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煥彼前聞今惟聖曆萬代一君璧
儀照氣玉井珠分感合天地道方華煦滄海碧微黃
河黛文愛人有感澤等春雲宜尼茂典周姬禮容黃
之老河泗無洗耳之翁感星夜映慶雲書色與草雙
策進士清襟俊童邪知改俗國化移風貢藥無藏名
條震禽比翼孤尾既九茅齊復三金船楪寶銀甕呈
耳康歌壤笑悅禮樞談隆周謝惠齊漢知慙慈照無
疑生化湛靈覺散滴弘淳拯澆敦朴國被仁壽家欣
無學三明鑒道六度弘風出塵照若入真觀空善識
無盡因性必通天不愛寶地無隱瑞百神受職三苗

忝義石策紫泥繩金玉冊或託瓢水而權臥憩而龍盤或織箔消滌恥藏名而風吹於是露點俯密瀰泓澄於玉堂雲垂五采發旖旎於仙棲漾醴泉於泥非拂垂楊於御溝或聯七葉一姓五侯外臣於是覩二內動神貌外移忽正山巾而言曰蓋聞幽居獨善見機往聖儻不遺朦叟亦願樞來命

晉問

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俯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聳呀豁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擢泰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邪就壓振振業業覷闞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繚紆徐夷延若飛鳥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甂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到馱越委泊天涘呀呷歙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怒風撼鴿于巉巖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湍汗洞踏者弭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輸纚之所負擁擠之所徊鱗川林堅嚮雲遊雨游日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蘭故而已非以

爲參觀耶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精
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溪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
棘爲矛爲鍛爲鈎爲鏑爲鏃出太白徵將收召招搖
伏蚩尤肅肅褷褷合衆靈而成之柄者狹者曲者直
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奔之如霆運之如
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氷谷之積
覩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
天氣晝白日現爲小鑠雲破霄砧墜飛鳥弓人之弓
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屯屬乃使跟超挾夾之倫

服而持之南暆諸華北讋羣夷技擊節制聞于天下
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兜胄肉袒進
不敢降退不敢窴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
則吉由恭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
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溶溶沄沄轠
轠轔轔或赤或黄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騤然而陰炳
然而陽若旌旃斿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復乍起乍
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駆濤𡶎山蕩壑湓沸而不

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藉浴川蹙浪噴震擣灑濆潰焉
若海神駕雲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
鵲厲怒者人搏夬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騣霧鬣斷山
抉壑耳摇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遨遊不夕而復摟也
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闘目相馴槊渡冥虛昂首
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蠛雜蟲集啾啾
渠渠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
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趨以范鞅軒
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
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

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何見初漢
瓊刻亦然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
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潛
液不行乃堅乃良翦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
傾澗壑之紆縈凌嶒峴之杪顛激泉源之淦濇根紋
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
抗河漢刃披虹霓落振連樂倚填層溪丁丁登登砐
硍稜稜若兵車之乘麥其響之所應則濆濆淵淵洶
洶藂藂若鬵若崩若蟠龍之闘風霆柳騰其殊而下
紋推崒坱圠霞坂電裂又倣其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鵾鶤鵁鶄鷫鳴飛翔貙犴麋兕豺貘貅傈
伏無所入遁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頗支縶柯
乘水濟之波以入乎河而流焉湓突砰兀轉騰冒沒
類秦神驅石以塞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汨
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頹踏捽首軒尾
項㕙重淵不知其幾百里迅瀦波之旋滔山觸天既
渟既升弭登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
立峰卒穿雲蔽日換然自挽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
至其所唯良𡈼之牿觀截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
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

君子患無惡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
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
四累之下也凡祗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𩄜涯千里來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君斷流修網亘山
阜留星麗織維其間巨舟軒昂仡仡廻瑕水師更呼
磐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拖龍吭拔鯨鰭戮
白黿逐毒蝟叱馮夷立水湄攙攪流瀉掬縮推移梁
兮網從騰天弭圍掉拚擁蹢以登夫歷山之亜如川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

摺其文出怪鼻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尤
仰輪飛繳頻踏而取之莫不脫肉裂鼻呀嚇匍匐復
就鬱切莫保龍稽且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浪
散遠去若夫魦鰆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殘裂者夫
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
填溢饜飫腥膏鳥鹵開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額賤甚
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
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室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潚墋哇畹之

交錯輪囷若稱若圓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瀰紛屬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醼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
延布脈寫膏浸渠濕滑汩彌高掩庳潑壠胃堤決決
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潏瀯沛溢偃然成淵瀅然
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塗
漉其內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㵸結迅
詭廻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暴暴斖債離析綴圭椎
壁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岂碎龍
從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塔坳者如鉅日
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

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嗷乎湛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驊䮧牛馬之運西出泰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宮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化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惡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賦役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羈也援秦破楚襄括齊宋曹魏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火輈斜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惡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䮼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爨有蕭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埋兵大蒐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行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怖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以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攫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意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

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于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尊分而進善其遂不鬪謀則通于遠而周于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勤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于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

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敢再拜受賜

七述 并年十七歲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爲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啓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爲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沉於俗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於是穎川孺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登彼衣踵門及階而止整帷而稱曰不敏聞先生之誼敢待於下風先生瞿然驚曰孺子來吾惡夫世人之係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無我係則戶外之屨滿焉

將命敷吾無所逃此雖然孺子何爲者也孺子曰幼而多治長而屢窮聽先生乎朝夕之燕陪先生乎夜參之事樂先生之所爲樂者以自吾前其巳乎先生啞然笑曰孺子上吾以言而未嘗無以樂者順也孺旅于吾有將矣亦嘗聞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可樂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爲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不敏以爲幸先生將何以教之

先生曰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瀕或湍或濘或淵或岐或孤或表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累累碾碾隆

膠卬卬若金城天府之殖其民既庶而有餘既姣而
多娛可導可跳可舠可桴可跋可踰可撣可車若九
洲三山接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千里邑居牧
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繞指隱以爲脊析以爲
尾因河塹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永胡敢競美富符夫
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爲心腹而外城此以爲身華車
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千屯灑汗成雨連袵
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
武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之閑發徒截江
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葢靡魚須之旂揚鶂足之

擧曳龍尾之舟浚餘皇之車戲貝葭之停飄旋吹乎
下風隨戈乎上游舟往舟還舟後舟先若亂而若
聯舟止舟馳舟合舟離迭唱而迭隨鬱然人立馮夷
清江忽兮怒濤颷風爲之揚岐怒而仰次負其衆作
三軍皆賀響震山谷其疆如此故姑蘇恃以爲南蔽
而能驕唐蔡蹂齊魯侵尋乎百粤縣突乎三楚柄句
踐乎窮山報乎王乎類墓此亦天下之形勝也孺子
欲聞乎孺子曰西河中流衞客之所能諫吳阻百二
亭長之所能入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國于杭而杭與越之大
都也宮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削山塡谷叩石墾
陸歷林誅擿擢篠夷竹旋緣阿丘憑附隈陬千夫運
畚萬役供築增增磴磴坎坎磔磔前呼後和遠近相
屬卑者起之以有餘高者損之以不足開聯朋乎棠
窈發現奇於潛伏然後工人之材陶人之苑水輸陸
運屬枕連縣縱橫錯落山積其下其成也翼翼鱗鱗
勃勃輪囷若化若神上據百尺之巔下俯億尋之津
雙闕高張負臨康莊門開房達乍陰乍陽中則複殿
重樓砂版金鈎卑高仰俯下上明幽崢嶸嵯峨鼎峙
林列吐吞雲霧虧見日月宏規偉度古曠今絕旁則

曲臺深闈碧檻朱扉鱗差闌限奕布榱題拱籃白鳳
璧戲青猊溫風徐而吹座寒雨沐以霑帷列屋而侍
者則妖嫱艷姝螓首冰膚清矑[illegible]素齒既嫺而都乃
服輕𧜵被華裳綴珠幰榆鳴璫飾㕣英含若芳情巧
笑兮婉清揚綽約兮如雛鸞之欲舞逍遥乎如飛雲
之欲縈婕姍婉嫿婉嬡媚嫵流䇄發色不可程度羽
艭鷁朱顏酡悲激楚妙陽阿詞曰陌上花開游女歸
園南池北黃鸝飛曲房清閣夜更衣於是聞者惝然
神揚意馳紛紛擾擾惑亂不怡此亦天下之雄觀麗
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宮居關處者寒燠之媒而

先

疾瘠之原也且飽游成而瘵鹿游願先生廢此而語宅

先生曰杭故王都俗上工巧家夸人鬪窮麗殫好紛拏錯斜晃蕩精鼎若八方之民車湊舟會角富而衒寶木則花梨美椵樸栢香榴陽平陰秘外澤中堅以斬以刋以剞以劂以漆以膠以墨以丹爲床爲匱爲櫝爲几爲槃爲豆爲盂爲篋嚴莊之佛慘烈之神奇怪之鬼頑姣之人塗以鉛英鋟以金文依以崖山乘以飛雲霞煙霧露爛五采渠輪陸運投錢競買曾不若丹猴木荄三月而齊一日而敗衣則紈綾綺縠

羅繡縠絺輕明柔緻如玉如肌竹窓軋軋寒絲手撥春風一夜百花盡發其製而服也或袍或裳或衶或綸縧或緣或表或縫或襴或紫或緅或紺或殷嚴以奉祠褻以養安薄以却暑厚以禦寒以錫三軍以賚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備土木之飾曾不若寬遼絕漠不紡不絡衣狐而袖貉貲則珍琳珊瑚碼磲碱砆藥化之玉火化之珠琉璃之傾水精之盂紅黃白綠磊落滿積北商東賈百金不鬻沙河雨晴月照燈明席張案設左右熒煌遠而望之奪人目精遺英棄屑羅貯拼列曾不若宋人之拙三年而一葉於是彫床易席地之野文衣後弋綈之儉王杖鄙土鉶之啜此亦天下之妙工絶巧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書云玩物喪志紂爲象箸而箕子歎願先生廢此而語宅

先生曰杭之爲州負海帶山益東南美味之所聚焉水羞陸品不待賈而足肉則封豨脯豕宜兔吹麂山狸白額竹犬青尾鶡鵝鸛鶩鷴秀鴻鷗鬪雞池鴨隴雉田鶉陵收水截頭駢尾列礫肩裂趾飛毛灑血魚則鰣魴鱮鱗鱸鰛鯉黃頰黑脊丹腮白齒江鱘之醢石首之羨或腊而枯或膾而生白鰻青蟹黃鱔黑蜊鰤魚花蛤車螯淡菜蛙白背雞螺辛類芥與調醮

餖斗冏佫嘬果則桃杷楊桃橘榛柤梨青梅黃柿紫栗烏椑淡菱江蓮田瓜湖藕壞肥水芡天下無有甘以黃蜜漬以白醝芳香脆潔析醒解病菜則茼蒿苗陳紫蕨青蓴韭畦芋區麥首芹根藤花箬盤菊葉薦苔薑辛蘿淡薺甘筍苦餌以姑蘇之糝薦以烏程之醴于以和五氣于以資百體此亦天下食飲之珍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楊雄有云棄常珍而嗜異饌烏覩其識味也且養身而尚乎味味則悲以聖人爲不如易牙願先生廢此而語宅

先生曰地不滿東南故八紘之水歸焉水之爲物润

下作鹹淚渤蕩波海門莫辨駿驃脈布浴于江滸老
潮席齊樊山煮海豫章爲船萬斛更載一船所受車
數十並黃頭多錢富不可傚士之頑鈍不恥行汙餌
其無厭之賞譬如山深而獸至木茂而鳥栖故能收
亡命借斯養連應高之交合周丘之黨以北與中國
爭長則鹽之利也夫鹽者食肴之將五均賒貸幹在
縣官僅法議籠不辨以完大農給費入助國計官與
半盜世指其利民有盜鬻則鈦左趾沒入其器此爲
前古之所制嘗試觀乎江之濆葭葦不根淺草芸芸
斥鹵無垠白花鮮文百里如雲鹽官千家匪柘匪麻

匪漆匪茶規利乎泥沙蟻封蚓蛭積土如截削剝劃
刮不漸毛髮挾撈擔揭十步一竈俞趨稿走遺筐弃
缶瑩闊寒廝岁釜甫乳䏧然紛葩豈不盈斗姑以瀆
螺蛤而適口曾不比夫縣官冶鐵如山析竹爲盤熾
火以燎淵爨爲乾咖嵘崤崢戎削律兀扶脊蕭勃煙
氣渝出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乍疑陰陽之神窮乎輿
舉蟲朝飛而蔽天日立呼起諾百夫齊作紛紜揮霍
千竈就凋光芒閃爍璀璨磊落小星迸躍鮮鮮新倉
斂貯堆積如帛如粒國以是彊神變鬼化刀貝齊價
狗不美夫算菱芰魚鮹之稱細及下者哉諺曰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先生所以
教民知榮辱之時也孫子欲聞乎孫子曰猗氏之治
智賢白圭而不監於道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泓汪汪不漸不虛放
而行之目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扶越右截吳以敬以
敷然後滙爲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
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爲也嘗讀混天之說曰地浮
水沛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坱圠無際一闔一闢若開
天地一呼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
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

進也敲礚鑑硡石號木鳴越岸包陂在谷滿谷在坑
滿坑其爲氣也或呴或呀或噫或噏瀰茫淼漫澎湃
沸渭瀕洞滉漾渤潏滂沛涵澹淋滲滐溅淫泄跳珠
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胥汨坍陵岸從橫絡驛飄忽
乎逝徐則按行緩則就隊連纍累積陽景例昧周天
而旋蹦入薦里不知其所憩於時玄演收威海若振
乳千溪萃立萬浦却走絕紲摧軸神捋不守左驅天
吳右拂九首淵客拒屏水夷潛湯江神游泳弛蹬傷
肝陽侯馬銜顛蹶前後其爲象也則紛紜參差爲雨
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潛匿或駛

而跻或森而戟或美而旌或張而翼洶湧而奔以沃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塍易而征以擊西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究兮敗容若蓐收素服駕白龍忽兮當前如歸墟泛溢浮五山一北一追一前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倏工引繪拍席蹺鳴鼓動去若飛鶴風止雨息江清海宴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似仁不畏彊似勇能方能圓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正也姑欲聞其深於此者

先生曰西湖之深非山之幽可舫可舟可棄可偎與鷗鳥居與麋豕游漁莨山居煙雨悠悠寂寞長往可以忘憂風侈靡秋京洛何求不如西湖湖不如北山阿白蘋綠芰紫柄青蘿[illegible]行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茫洋以為柳溪盤旋則為[illegible]谷卷輞辯乎三尺之喙撼夷隘乎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傻者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竦然離席而立曰蓋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役義隱之所尚得全于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敬再拜受教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一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類

對事　唐郎　炎

拾甲子年事　唐羅　隱

說石烈士　唐羅　隱

象江太守　唐李商隱

夏平　唐沈亞之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唐沈亞之

表醫者　唐沈亞之

書資治通鑑後　宋劉　恕

雜識　宋曾　鞏

唐說　宋尹　源

記客言　宋王　向

入官　元虞　集

海運　元虞　集

日本　元虞　集

存恤　元虞　集

驛傳　元虞　集

屯田　元虞　集

對事　　　　鄺炎

客問鄺炎曰吳王壽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弒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然爲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弒滅亡罪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趨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弒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兄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

欲國益祿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知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四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弒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季子不然猶可然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句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兄國危亂纂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遏其威德奚翅遷都郯鄫尚征上國朝齊宋邢衛執王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慶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據臣僚劄臣伏見臣洪弘農太守上祠西城乞差一縣賦役準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其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凉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推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順間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

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孝齊還我去就間未能爲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促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間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提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脅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

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夜進以其業不川也縱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躡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僕偵彤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

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按驗吏因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與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亦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吝時矣詔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癃瘵殃疵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紏永而理乎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不病瘴乎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兄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

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聊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叅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郵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毎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推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邪公子此去必殺之草澗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貿轉與隣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幸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毋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毋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

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館粮布帛使供養其毋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爲已有繩契管楗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乂

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躯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椎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之自任見叉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叉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機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娘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詠作明堂者

夏平

沈亞之

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北阻河地當朔方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夭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爲悖在陰爲狠悖爲不平者在上恣横而爲也在下殘宄而爲也狠爲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爲也在下憤激而爲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惠琳爲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者直之無别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入其餘坊償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

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爲尚書出代演爲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於察果得之因令曰天子愍不辜久而命四方爲政執而熟察之夫楊惠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已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畜汚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此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吏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迺以畜馬爲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已[illegible]出則辭其所畜道路呼聲四逸有感而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變爲喜而舞誕其惠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旼旬而後已是則修其化如此其氣復能而狠耶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曰党項相聚爲落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槖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爲兵相伐强者有其馬牛羊槖駝其後支屬更刪殺轉轉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爲常嘗與華夷貿易馬牛羊槖駝者貿已輒以壯騎從間道伺險擊奪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愿乃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余曰令盟已敢有救者滅之其后

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駿而逸亡其所既月餘弃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詣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馬者得復之是則修其蔽如此其氣復能而悖耶夫政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語矣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乎井閭市貨矣昔者周公之爲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非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爾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于人則祀之咎繇作命咎爲士師其道恭乎舜禹不曰法施于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跡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爲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宜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禮

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于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道德于百王垂化于萬代孰不若契爲司徒實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沈亞之

郭郍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郍父珍仐天寶七年及第以舉進士與權皋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開其強矣郍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爲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遣歸而亦爲師古所辟郍與故渤海人高沐爲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沐郍爲從事有項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人北渡河屯平原以爲顧望沐郍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爲朝

省以樹大効乃説曰傭有操鋤爲人治稼者能勒穀滅權歲得均稍至于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攏助或謂之語曰田人首献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復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究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殆乎此備言於家人尚爾況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闘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惟爵孫亦終不奪豈不幸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千金及飫而進於前

雖海陸備具顧與隸牝齒尚何所愧願君疾省之無爲人從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畏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啸以挐怒掉尾以倚嘯厭敝於羆豕麋鹿之肉及弃其所長而欲弭目委首以待餧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麂兒得以狎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就待餧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爲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得悔遂殺高沐而耶以能善人左右者聞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

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悸仍陰爲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擾四境出耶乃爲練緡書緘之絜祭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人運爲武寧虞侯都使始航欲舍人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毋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銳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謁帥曰書邪耶爲

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洲用弋船浮海入蔡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藺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耶書疑師道爲之以相詿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耶所處未見耶且爲師道所召旣得與耶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令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奪航倒死終無所敢無愛也耶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感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召中

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爲知前謀竟要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獨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亦爲師道所篤及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爲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沐以前者跡追爲尚書蓋言寵之耶得以入邸爲滑從事部令行餘爲記室行餘與耶會於河關之間耶謂行餘曰耶前者使航

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開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訴乎行餘曰請者云何耶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襄劉濛循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耶之節故悉以論者將請于陝氏云

表醫者郭常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爲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關然後輔以奇藥誡曰第靜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爲寡歟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受非任友稱耳卒不內人以常爲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朝度而夕見終日謦集摧賈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恨鬱悒寧能離其心且藥加于人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乘之時利其財又使其必是獨不畏爲不仁而神可欺者否何敢欺沈亞之曰仲尼嘗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慎不足畏耶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饑民之食以資所欲恐其死而不懼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若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常時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曾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推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敘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大行于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

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有是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叙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謬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

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上自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墮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

事頗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疑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為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敘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一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

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遊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舊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實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

陽恕褊狷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遥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閱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爲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爲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爲後紀符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羲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俯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眷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

石不繼處月之手足攣廢苦五悲而自沈頓水子病服病劇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寂而迴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他日書成公爲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二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致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决甫曰守道

過矣之甚如此

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適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而偏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令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樂慶曆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宜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好進之人不可與謀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推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因問之青適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皆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徒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

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衞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傷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適未從道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幸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

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
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
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
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
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
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
行列至於荷鍤飄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
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
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
每門皆諸司使至公宗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

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
陳設弓弩皆数重所將精鋭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
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
陳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
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
斬之惟蘇緘在其所使緘擊上關於是軍中人人奮
勵有必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思崑崙關險
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
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
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
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
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
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
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
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
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
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
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
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
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

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
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
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　亦言
於　者如此

諸侯又能晏然已乎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聽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用承嗣守魏王武陵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記客言　　王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將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拔夜且息、更三起鬬、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已疲、番運、始徐皷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鬬、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謂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黃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猶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

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議未熟、鄜監郭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不足為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使平曰、獨去當易、即有險、欲誰倚邪、應曰、借令覆發得百人、何可倚者、請立表候日、投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遲、乃下令軍中皆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從單皆出行十里許、至德和軍、軍聞應來、白開壁欲內、德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聞太尉已戰、

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邪、應收馬上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為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正為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曰、執應將軍中見太尉十言、不如令來此可不疑、德和固怯闇、敵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使、欲避兵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

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北軍隨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上戰、連三北、德和軍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倚郗、郎覆馬以殿、持大鐵簡橫突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北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為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弩、迎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太尉失軍不還、邊大警、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

不及郭應上考有亨字刪若

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偽郭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然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八人力死衰之下詔曰邊鄙有事御大夫爲朕平身戎行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取邊事朕惟一二將帥失身鼓鼙終無慰朕西顧惻惻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王遵若孫聽以愛元任爲右職云郭應之窮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千餘輩與俱各解甲吮傷使十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久望見賊騎行自取之弃其卒馳去促後卒皆叫曰舍

人捨我從邪應偽促馬顧謂趙遷州來高及某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黃德和斬已從坐死者封遂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于宗綠所蔽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何引延州卒言質之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邪

入官　　虞集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人而已建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愼也我國家之初任人惟其材能卒獲豪傑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臣所謂怯薛者然而任使有親疎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近門第有貴賤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以自貴不以外官爲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胄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

事在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惟習于刀筆者爲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於其間而政治繁之矣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始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爲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附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復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于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觀世祖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學之制而加

遠矣至于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冶酒漿飲食者執樂使者爲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曆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遠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勳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海運　虞集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建今五十餘年務民之澤曷極窮焉

日本　　　　　　　　　　　　　　　　虞集

日本海國自至元大德間累遣殷弘趙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爲舟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丘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罕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未見敵喪全師三十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往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上亦謂日本未嘗相侵而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遂罷征日本人竟不至國書始書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繼稱大元皇帝致書日本國王末亦云不宜自不臣之也辭懇懇款款自抑之意溢於簡冊嘉文於尉佗不是過乎遂上上以爲將命者不達罪史被邾上以爲典封疆者以慎守固禦爲常比將吏之過良粥之利復謂不見報者豈以高麗林衍叛道梗故邪雖不以旅拒名之析都草賊其國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亦聽之又詔令刑官與商人柔遠之道至矣阿剌罕之行上宣諭日有……朕憂之恐卿等不和耳既而諸帥果以與刀取敗而上言將校不聽節制逃去載還士卒合浦遣還鄉里及敗卒于閶者脫歸則言省臣先潰去棄軍五龍山下爲日本所俘諸將之罪始暴著昂吉兒之言曰語曰上下同欲者勝又曰兵以氣爲主近歲民貧賦重荐水旱救死不暇復逼之涉海遠征莫不愁歎此非上下同欲也復當挫衄東海倉皇喪氣人無鬬志非所謂以氣爲主也成宗即阼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一山附商船往使而已嗚呼世祖之文經武畧與知人之明謙光之度成宗之能持盈昂吉兒之讜言諸將之辠負日本之自絕照臨皆當使後世有册焉

恤本事大可備採取

存恤　　虞集

國家恤軍士至矣然吏予奪之際亦有文致刻者朝廷忠厚久亦悉釐正之虞其飢賜之糧餉寒給之衣歲荒振其妻子由戰戍歸道中有司續食病者療之不幸而死予鈔二十又五貫曰埋瘞錢將校倍之使槀殯行營旁俟其同鄉縣人爲卒更代得歸者命負置骸骨其家不既至矣乎始定制卒之陣死者復其家一年病死者半年傷而扶還以斃者比病死樞密院以爲戰而傷還死營壘中與屯居告枕蓆亦畀復一年又卒以月朔旦受糧不幸病歿自歿至月未

盡日之食日俵月糧有司復徵入倉廩或病時已貸糧爲資用則取償其火五人糧日消除逃去者亦俟稍其日從之如上法在位者要上言非使乞無多寡悉賜以買棺又官吏病滿告百官報罷其俵月俸未過其月五日者亦仍給之又其比也事下版曹執舊比不參廟堂不聽卒免遠戍病死者破月糧而逃者徵如故不既忠厚乎

驛傳

國家驛傳之制有府寺有符節有次舍有供頓驛傳之在漢地者兵部領之在非地者澁以通政院郡邑之都會道路之衝要則設脫脫禾孫之官以檢使客防姦非驛各有主者以典其事此其府事使者銜璽命以出或急遽不能待有司文移則與樞院徑自御前出金字圓符付之耶佩以行次有銀字者以常事遣則省部給御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劄此其符節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湢兩驛相距道脩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憩號邀驛此其次舍使者宿驛中則給米酒

各一升麪肉各一斤日全食不宿而過者給半食冬之炭夏之冰而製備爲僕從予米他不給陸行馬徼者或給驢關廣馬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轎勁者給以驛駒遞以車馬苗險則丁夫負荷遠海以犬曳小輿載使者行水上此其供頓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爲多寡民之役驛中者處其地四頃不輸租與兵士同然出馬供使客馬乙[illegible]買補之有正馬副馬或久而貧不能爲役別取百姓代之使者不得枉道行杖館人擇善馬橐索重不勝載并警急而疾馳馬致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之大槩也進奏

之邸在京師者曰會同館而綱運則號陸運提舉司
云

屯田　　元虞集

國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堅城大敵曠日不能下則因兵屯田耕且戰爲居久計當時無文籍以誌制度之詳不可考旣一海內舉行不廢內則樞密院各衛皆隨營地立屯軍食悉仰足焉外則行省州郡亦以便利置屯日肅瓜沙河南之芍陂洪澤皆因古制以盡地利雲南八番海南海北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軍旅於蠻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其和林陝西四川等或以地所宜或爲邊計慮至周密法甚美矣其置立之由增損之制收穫之數賞罰之規悉具左方

終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類

跋緒

跋趙太常藁後　元楊奐

書經筵奏議後　元虞集

跋懷素帖後　元劉因

書李伯時九歌後　元吳澂

物緒

雨雹對　漢董仲舒

甘露述　唐歐陽詹

截冠雄雞志　唐李翱

養狸述　唐舒元輿

設論

抵疑　晉夏侯湛

對儒　晉曹毗

釋譏　晉郤令先

玄居釋　晉束皙

卜疑集　晉嵇康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楊奐

金太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二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三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充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三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除聞異香出殿檽間一紫衣顧予

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偶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爲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沒不能不惘然爲叙其本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澹長楊曉色清大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爐縹緲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書經筵奏議藁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面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迪失而任潤澤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也先帖本而忽都魯禿魯迷失

學士吳澂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瞻燕赤侍讀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東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斷然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恧退命非王者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紙為帙刻皮鋟金以護之凡廿枚事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足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請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請夫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奏議藁後而歸之丙年十二月朔日書

跋懷素藏眞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願頗不與焉其源淵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呼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嘆也此跡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巳亥容城劉因書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九歌者何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倶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閒乎物魅一人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荊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屈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辭情閟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媟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擬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田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愈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泰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爲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毋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爲司中一爲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

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
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
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渭之雲中夢澤謂
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
龍駕帝服曰猋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
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大一尊神
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
以致其尊奉臣之修貞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
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況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
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況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

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媵近於古者□有禮焉
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
而始嘆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況君山鬼物魅耳
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發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
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已欲親君而
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職制何異而唯恐
引踰夫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
篇國殤者爲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
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
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註以

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托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辭而
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
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
其九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爲作解
題而復隱　凡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詩之意雖微不
同而朗原之心其趣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
原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李家畫手入神品　楚
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帝閽爲招江上歸來魂
音紛紛音紛紛林高辰遠聽不聞扶桑初暾海横雲
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洪纖厚薄無齊

勻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蝸蠆怒夜啾啾天欲雨
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採蘭杜雲修愼顧復去莫
慙瑤臺神女婉坎坎鼓進芳醑恥作蠻巫小腰舞千
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翅首
楚天萬里江湖春

雨雹對

董仲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于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陽陰氣轉收故言消也

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于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

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于盛夏款冬花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

暖夏而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濟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敝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敝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則且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敝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敝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敝逡巡負牆俛揖而退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蒲陽邑人濟南林公瓚大夫人終公毀一痛至水漿不入口或三月或五月內外親戚殆至頻滅癸酉歲將與先府君祔合葬之禮公之于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襚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懸而行之于是躬開坎室自埏塼甓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擗率情性而無愆法度不違曲禮而有異常儀載考彝理而來之窆春三月五日忽異氣自天氛氳下蒙非雲非煙纚纚綿綿瀰瀰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域已拱松柏洎昭枝葉間凝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命之與兄弟及鄉人精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乎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歇轉堅轉明瑩然如珠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象以物而旌苟無可象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爲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爲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與況殊香啓途異彩相宜凝

結珠圓光明月翻泥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吊禮幸獲而見不得不足遂為之述

截冠雄雞志

李翺

翺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翺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

樹顛翺異之曰雞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即又奚為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雞焉烹其鳴而陳氏寓之於我群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雞勿敢獨較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雄雞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

戴冠雄雞雖不見荅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翔既閭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者焉客雞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友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禽鳥有介草亦有介山介茶是也

養狸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利于人者吾得之于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能透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爲其居時曾爲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其間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爲羣雖敵拍叱嚇略不畏忌或蹔黽伏跧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釭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呵其擾神抱有時或釭死睫

交熙脇中夕豈其森榭過而洶洶上下則不可奈何或知之借楨以收拾衣服木頃則積又孔矣予深心悶嘗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痿疾自獲此狸常闔關實之縱于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旋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堅瞻迸金文毛㯝班張爪呀牙劃洩怒聲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遂掬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腦視鬪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釭潛窺宗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

封閉欲合綢之緼橫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意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嚙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熟卧絕瘡痏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純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于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牆皓壁固為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柰之何嗚呼殺羮之間首關足方竊盜坐人之教甚于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于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

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貓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日遭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于天矣言而流患于人則聊其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貽諸後與同揚于在位之端正君子

抵疑

夏侯湛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擢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葉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

識塞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褰裳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寳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飢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蹇吾子之

抴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
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猶
承古人之游抑因子大夫之忝在獎室也敢布其腹
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
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
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
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
夫之列頗窺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
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

志則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
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
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
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衆而不辭入朝而辭
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甫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
達朝廷之情不能倚席容悅出入崎傾逐巧蹤升當
唱辯僕隨群訪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
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
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
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

吾書清皆然可抵也

以茂德臨天下以入方共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
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黍苗之樂函
夏若遊形之紹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激急就
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
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
有司不能覽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
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
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
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燼垢辱招嫌適可
克衛士之爨盈埽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

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熱若燎原之
煙癘人之雲構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
僕入朝覽對便欲小坐高位吐言數百謂僕曉一世
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將中以須放林馬以待歸反
耕於枳落歸志乎涵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
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爵府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
賞以樂其成列九代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
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
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
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巷

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誦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爵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明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逆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悅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茂昆吾之功嗷植文之勳抵掘管仲蹤毫晏嬰其遠則

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而嗇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虛化爾養貞雖力挾太山將不衆一羽揚波萬里將不灌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躡郤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步斥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言之何待進賢答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命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卽潛約志

勤卑不亦鄙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近桓公或投巳鼎俎或庸身飯牛則發與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推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千將之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駬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駘不能邁畝百鍊之鋒別髭眉之數而瞽士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横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

鈍之殊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蜘於部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鬻子不嫌僕德之不修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藉王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雖周騎湯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貿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庭陵楊雄覃思於太玄

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紬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彷彿其清塵

對儒　　曹毗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傑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巢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順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冥陵丞揚芳拔萃獨振也今子少睎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昧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

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鍊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泥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騄騏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簀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安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是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

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蒿尹之精練也或人坐
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巳爲尤若予之言是我所思
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三皇應籙
五帝承符爰曁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與扶
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
蠭動智巧萌生或飾眞以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
道以要上或耦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佞忠無
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
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

誰其目熒熒龍章鳳綵乘服翰章苟得如反如復流
狎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
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
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
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
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者哉
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
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
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
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

無虞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架乎豐臺尙此忠益然
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暨朱陽否
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陵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
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胸狙詐者暫吐
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不顯祖之宏規廢好
爵於士人與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祭以
初祭幾其道以輔其雖峙者未一偽者未合聖人垂
戒蓋均無貧位若臣協美於朋黎庶欣戴于時動若
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倖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

子之仁也閭閻庶政山甫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
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蕭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
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寢服修枯籍于稜藪
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
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
巳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聯翩韓說時有
攸厭昔遭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
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
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巳愚進退任數不矯
不詭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

若懸者也狄爲氏之常醒溷漁父之不醉涵柳季之卑辟禍夷叔之高慰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搖悖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肯瞥以于澤不辭慾以忌紬何貴之釋何殆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失九考不移闔其所恍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遊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于唐叢陰精應于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將路畢將返初飾粽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轍綴微辭以存道寫先軌而投制遐杖形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泯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嬉免咎悔于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思未奎之泥滯仍永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稽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狐梁託弦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荊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乘轡而馳名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卜疑集

嵇康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濶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適郢人既沒誰爲

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得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

況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寘寘乎將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弁所在必閒恒啓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務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為壯感槩以為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謳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恐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

札之顯節義慕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一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羞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驟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柳季公孫不歸美于道生買誼一當於明上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怕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樸內不

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文類

非有先生論　漢東方朔

篆勢　漢蔡　邕

昆弟誥　晉夏侯湛

濟爲瀆問　唐李　甘

補大戴禮祭法文　唐皮日休

祭鑄鐘文　宋秦　觀

祭戰馬文　宋路　振

賓主辯　宋晁補之

鹽言　宋晁補之

四經　宋晁補之

三禮叙錄　宋晁補之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

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拂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悅于目而順于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佞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

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

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篆勢

蔡邕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乃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激鷹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聚大體而論旃

昆弟誥

夏侯湛

惟正月哉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瑫璩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寔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我皇考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眾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其纔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妣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臨于陽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

后不孝共心、用假于厥制、以移于世父、使若侯惟伯
后聰明叡智、奕世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丕丕是
虔罔不克承厥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
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肆其道、而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曾唯予弱、是懼寔令跡
是墜、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曾唯令跡是畏、寔爾
猶是儀、嗚呼、于其敬哉、命予聞之、聞之有至德、有婦
人焉、我母氏羊嬿、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予子、
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敬詩書禮
樂孝悌、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謨、惟仁義、惟孝友、

是尚、是遵思、違、祇以防于微、嚴義形于色、厚愛乎恕、
以濟其寬裕、用綏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
姊妹、以來、修慎行、用不辱于禮帶、是母氏是恐予其為
政、復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成予其望邑思寬獄之、
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于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
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人恭事于祭祀、敦穆于九
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于中、承思列我惟父
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
其念哉、俾群弟大祚于我家、俾爾成休明、是彼淳英
哉文明柔順、瑰乃沉毅篤固、惟璐厥清粹平、理說茂

哉焦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粹惠和、惟我蒙
藐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
尤予乃亦不敢妄、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于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
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
先載、納誨于朕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
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遁改、
惟沖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小、傚于貌、厥乃曰、無擇
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
我父母之訓、朕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

俞、湛曰、游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可惟、聖其難之、湛曰、
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柴而中小、
而恒剛而賢、同而遜、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
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璐、汝亦昌言、璐曰、俞、身
不及于人、不敢墮于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璐亦昌言、
璐曰、俞、滋、敬于己、不滋、傲于己、惟傲、乃恃無忌、有恥、
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于不可不虞、形貌以
心、訪心于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
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
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

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
歌曰訊德恭哉訓巽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知鳳　　李翱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翡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蘇稍過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記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並立於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同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匡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嫫母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尚從而師之者斯必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類者山雞也則可視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鳥鷹鸇鷖鴻其有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于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搉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舩殺人得清淇湘潦之水不加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淼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千規千里不壓不竭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

不挽趨海引水戎狄間絡涇渭灃澇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齧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illegible]歸海此背濟本所濟也執事嘗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吊鏄鍾文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皆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鏄鍾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而左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鉦舞銑衡旋斡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將令施苔識其實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掾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背時器啻之不祥也亟命投于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歐陽詹闕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鏄鍾鼓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

音之士至有振車鐸于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于泥塗無所自効過其非緊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嗚呼眾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美姬久為焦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蹶清濁和熟刑王耿貴生嬪失明得[illegible]斯[illegible]所遇之參差莽循還于一氣傳曰黄鍾毀棄瓦釜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鏄鍾何世所鑄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昔所挺

之瓌偉而偶沉于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爲簴之一辭遜月弘(弦)之幾數幸陽慾而水涸天日悦其復覩謂庭貴之是尤獲劝鳴于金奏何夜光之牖揆卒按劒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泰璺漢劒趙璧隋珠徒爲之磬汾陽之鼎曲阜之履大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咸斗錯刀溺鼓之棬破鏡鉄符遺簪弊佞無遊于經綸猶見收于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夫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甚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于深淵出而遇毁殆藻盤之不如刻牛鉼之

敢余此義夫志士所爲矣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爍氣之奇躍從火革其質不变一瞬一明皆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畢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歌乎將遷化而遷改服易制以周于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錁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矛爲戟以効熊罷之功乎豈爲浮屠老子之像巍然聽仰于緇素乎豈爲麟趾裹蹄之形翕然玩于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劒氣如虹霓掃除妖氛于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于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

没草下木卒嗚呼鉼鍾又將奚邮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為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掠瀕河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馬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騵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聳龍媒鷙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菲方著幹宜乘旋膺巉臕俞相方背珠明爾其絶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攣筋舒脉張獸惡恐懼虬獰欲驟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矟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逃而授絏戎官㑃㑃歲入券書蹄躡虆道乎鬼驅名駒大騎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駰倫蜀錦尖繒積如丘陵馬歸于我也重奨入于彼也輕于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風雲衢弄影星河或踶而齧或鞅而吪羸秣中禁馴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閑之于内廄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濟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侍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珊戈電燭禁旅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咗兮虎可咋何嘆嗟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雪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餓死行人嗟咨委天骨于衢路返星精于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惧生弱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醫言　　晁補之

上醫醫國或曰不然醫曰譬國於身天地乃所寓之形元氣乃所恃而生堅骨髓肉山石瑰瓊也中列五藏五材是營也風雲其衛百川其榮也闔闢運轉有神欲行也故爲之論養生者丹抱形以靜神將自正先從汝精乃可以長生蓋天地亦物也其不壞亦然得一以清寧其析於戈戈成虹而沴藏邪寒暑雨災害乃生時則有陵闕隕墜札瘥蟲螟歷象授時使氣行正不有聖人孰醫國疾以國觀身理自此知不有聖人人誰則醫譬醫有經黃帝二典岐伯猶謨浮沉生

死帝命伯都平章於變亦與氣俱盧鵲秦和王佐可踐鵲猶伊訓和比虺誥漢淳于意如說作命說不自言丁古其鍼華佗反經既不得已敵千礪刃如非戰誓何異吾醫亦論其世堯湯水旱國無疾治天焦土要不病者五毒所攻疾發中石砭砭已甚血流漂杵七雄裂之五藏用爭商秦滅楚焦腑炭冰衛生匪經民中道夭至秦暴厲氣所淵窟求諸身中一藏彊勝四氣爲微一安得競匪淳益滿塞斯用奇黃輿岐謨安所救之鵲觀五會和參天命至佗而極刳腸濯腎聖有至言代斲傷手世復無佗例敢佗又佗雖傷手猶漂杵然非周之命反商之頑過是益狂術亡不傳大疾始間漸與休息小瘳未復唐用飲食何世無醫孰曰不知不培其生亦毀亦施日我術聖望而知之緒餘帝伯耶鵲和意曰如漢唐又何足議何異曹隨守高自奇徒稱唐虞陋未知之鵲和得喻他何足議例無佗術適行佗事季良三聖一論其天不爲何敢其平自然皆不耶之辨甚高論秦病可言釋之爲近國有常治治不以智若烹小鮮時治之理生有常經亦不可擾損有益殺時醫近効滋彰法令盜賊乃多疾爲勿擾氣復則和何以休之惟勿益生築垣爲

室並作晦息中候有道吾於何力民有耶亦有病不治起居惟常常得中醫作醫言

四經序錄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

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連山[illegible]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

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文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

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晩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書二十五篇晉梅頤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寳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

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頤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

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稡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膚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尙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

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袠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徵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

於燕饗時用之、於會朝時用之、於享祀時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作詩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

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

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

好

尤存之可疑不必去

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微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説而義愈婞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説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

康王以後之詩頌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為之紛更至若變風雅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收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剖易書詩春秋於諸傳稱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微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外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者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冀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

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為此非春秋教也微欲因啖趙陸氏遺説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韓文公尚足不能卒業亡若此況傳習亦罕宜也

三禮叙錄

吳澂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

萬世之闕典澂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一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寘經後春秋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illegible]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藁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藁本而已若執藁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

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澂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

記中有經篇者雖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黄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

至於漢儒學者事也澂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逸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廢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

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昬禮戴記則有冠義昬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江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

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畧以考江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

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此書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删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頼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稡成篇

無復銓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宗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放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別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

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

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郛駁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闕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

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終

[illegible]古文奇賞卷之四十四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傳類

賢雋

周黃徐姜申屠傳　漢范曄

文中子補傳　宋司馬光

何長者傳　元胡長孺

陳孝子傳　元胡長孺

節俠

李紳傳　唐沈亞之

燕將傳　唐杜牧

張保皐傳　唐杜牧

勳名

桑懌傳　宋歐陽修

周黃徐姜申屠傳

范曄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始在髫鬌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

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源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其後乃見草中有敗軍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

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絜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奐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我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其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

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族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

之疑其揮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于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揮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揮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

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常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 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揮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

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遇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

言之不可信也如是

蟠京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
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不
爲窮達易節方之于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
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
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殁以身託蟠蟠乃躬
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鞏之間從事
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還
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
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
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

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
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
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
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
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儀
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
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于
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
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

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
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
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中
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
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
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
時不可遠遯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
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
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
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

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
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
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
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
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
十四終于家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幷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

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琠受禮于河東關子明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于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于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

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于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于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于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于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

文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
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
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
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
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
謂姚義能交或問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
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
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
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
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

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
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
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婚而論財夷虜之道也
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
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
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
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
筮先人事而後爻彖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
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
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許

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
同三司續其福時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
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
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
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
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以續經然
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有從
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于其家雖云門人
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
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耳何則其所稱朋友門

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
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
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
亦未嘗載其名于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
舊之人乎何獨其書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
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
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
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
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
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

没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于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

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方詩書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殷齊戒弛政刑至于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敎少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吴郡張瑄行船莞庫不十年嬴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抗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與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革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

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息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内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戰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潴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縻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乚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船帆交番夷中與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兔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

江南北二人夫婦父人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既藉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産縣官冀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抗傳氏施大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即建尺潭院爲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上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饉僧方清樊故徒敬德素頗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將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廉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裒止敬德請抗好善有材智人麥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饑民得强壯者四五十人偕詣提寺作粥夜鬻置大

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為次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㩦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抱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粥米七八石至十石始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骼枯胔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為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素咸曰胡不延長者手中壽

今窮人無所歸矣大悲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為掩元洗子南者名中故相裔孫嘗為義烏示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亂之如跳得不死歸客杭猶存袠二久貧且浙水飢饉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米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秘其人既而假予家飾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邪贊奪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傅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會儀既謁贊道之陛由阼階端笏屏息抑首俛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憐汝無子救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傅而九臧應星父記于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戕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顏鐸米作稷熟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廄使之北門賦稷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為買薪蘇且洗沐廣舍不過楼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
錄許徙家杭昌化縣術號新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
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
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
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太母孺人父天澤
澤民治書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
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
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淸獻公爲相趙忠
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

丈綠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歸未下郡縣內附徽州
不奉詔盜作發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
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止中斗龍才才三已能奉
飲劑藥服忘食寢神禱獄巳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
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
群鳥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爲鳥歲行如將葬澤
民門人十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
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孫先生孫公
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
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既斗龍之

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産若未一歲歸
錢唐聞其家在淸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婦訣
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
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淸湖斗龍生
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
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倘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
嚮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賤子他子以
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
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于其父哉長孺
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産巳去歸

既長求之百方弗得淺用六十歲時母十巳日始爲
齊衰三年及是庚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
浙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巳天下若是者固不
少使其季世政修明和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
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淸
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
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媼于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
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
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徙江東已而
泣下我方盛年大識其語之爲悽楚也亦弗問無州

有間兩夫舁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諸鄰者
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識之即入江東海濟江踰
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間昔年一夕舍
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
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
淸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
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
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
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
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蠱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

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求所從始徧
後來至山廠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留母走處所問曰
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
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于此斗龍若請天歸嘗死
母老誰當養母者諸盜嗟相約避去且語徒勿更至
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咸慨之以兒斗龍嘗
持甘瓜圃中秋孫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
視空蔓中芃芃然披之與根合整蕊蒂兩實者二摘
以奉噉即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雜瓜如甘瓜者
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徤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

君子術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
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斷葛蕨根續食死以葬
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
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覈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
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
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
爲孝弟忠信者必欲爲之傳以風厲人于厲其縣士
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
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興封胡公以元女

大姬而國之陳紹舜祀爲王室三恪及其在也厂
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
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
也㵝汭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悍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于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日中軍士得賜者與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卽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

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閤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忿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疏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若在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于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爲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顯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燕將傳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中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其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夏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伐魏伐趙不使耆

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于天下乎既恥且怒于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于趙有角大之耗于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于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

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鄙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于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一旦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度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于趙

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
口不見德與趙人惡聲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
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
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殺萬
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
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
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
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
子狩幾句李希烈借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
悅稱魏[illegible]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目而視當此

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爲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
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
數月見縻李錡橫大江據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
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歷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
駑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
爲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
爲逐客蔡人被重藥之即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
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
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
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塹太河精甲數億鈴劒其阨

可爲安矣然兵折于潭趙守竿于都市此皆君之自
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
子巨謀纖計必平章于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
徊顧慮之臣頗滅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
須臾忘于天下哉今國兵騷騷北來趙人已獻城十
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
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
已來求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
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
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愈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

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遇于馮翊属縣
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于褒貶之
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皐鄭年傳　　杜牧

新羅人張保皐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皐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皐俱善鬬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皐差不及年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淸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皐既貴于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于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

于張保皐元規曰爾與保皐所挾何如奈何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皐保皐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皐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皐爲相以年代保皐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

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呼知其才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皐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皐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于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皐任年事出于己年且饑寒易爲感動汾陽臨

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于天子榷于保皐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爲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贏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

其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皆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有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爲宜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

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餽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其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愼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于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于某處取某盜其尤强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

迴力

以賂得官與盍何異 欲掩蓋者不許

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

取詐與譏也懌然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歎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為義勇之士其學問

不學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終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類

武功

三受降城碑　唐呂　溫

岳瀆

西岳華山亭碑　唐衛　凱

西岳太華山碑　唐張　說

長沙土風碑　唐張　說

祠廟

孔羨奏家祠碑　魏曹　植

遂州孔子廟碑　唐楊　炯

許州文宣王廟碑　唐劉禹錫

襄陽廟學碑　元姚　燧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碑　唐裴　度

段太尉紀功碑　唐德　宗

許由先生廟碑　唐楊　植

漢受翁祠碑　宋宋　祁

伏波將軍廟碑　宋蘇　軾

家廟

郭子儀家廟碑　唐顏真卿

左丞李公家廟碑　元姚　燧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呂溫

夏后氏遭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
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
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
萬象奧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
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
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非築長城右扼臨洮
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為荒丘
退居河壖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盍中國之
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
北地形雄峙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
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鋒一耀而[?]府庫
蹂而擇肉塞草落而邊[?]河冰堅而羽檄走[?]自
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
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
愿睹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
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
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
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
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

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于寸眸拳大漠于一掌驚塵
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閉
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剎竿鞠虎
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贄受厥角定
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瀚海空苦塞萬里之
野大略方運元熟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
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
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俾壘而
旋吾知韓公不瞑目于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
育羣生戢兵和親七狄右袵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
人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其可強柝金宵儆以元老
經之廟勝刪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勃撫綏內謀經略
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讋猛氣無生禍心
聳威馴恩貸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
隅庶後賢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野制以全策亘漢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隅龍躍出大浮並分襟帶各開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大登門萬甲洞開日晏秋盡
織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視變則動乃誅乃平
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平未賛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爲非門傻石柔之用息元元愚若完宗推□固存也
于裹于夷永裕後昆

西嶽華山亭碑　　衛凱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巳巳弘農太
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祈神祀西
嶽至尊部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即事有漸散
齋華學齋堂遍窄郡縣官屬清齋無處尊卑錯綜精
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痒怒時雨不興廿樹不布念
存黔首懷閔曠素于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議公謀圖
議緒故斷度擇鄉立室與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
年正月巳卯與就既成有元休嘉啓籍各得獨情福
祿是顯刻茲碑號更奕俠路其辭曰巖巖西嶽五鎮

次宗緒德之寧太華峻降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
肯寫圭璧贊通赫赫在上以輔邦惟嶽降神實生
宰公卿士百辟纘業俊乂帝命不違歲歲微功率后
命卿敬齊外亭徽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迫窄精
有祥神乘其靜修甯無形尊甲有序潔心致誠因舊
舊宇整頓端平台其板屋就不加飾天人同道薦祚
來迎既受祈福延于後生爲龍爲光衛又上庭爲公
爲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上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硃堅、而雄竦眾山、夰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郛、左抱桃林之塞、右龕藍田之玉、詠少昊之下都、御蓐收之別館也、昔帝遊焉、以會眾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

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不改、壇場御宇、何代不修、一礿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嵩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滔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饗我烈祖、俾有萬方、逮予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隆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蠁神交、玉帛未陳、齋資必先、意而敬、椒糈雖薄、蒙福果應、期而集、玄感耶、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上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

一夫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傃覲、朕學犧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羨羅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經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將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詔酌古訓、必通神境、番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排石狀、覽眾可接、風過松嶺、仙

駕如聞、久勒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傾聚銘山、為姬聘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巉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藹藹森爽、是曰靈嶽、眾山之長、自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乎育、精氣徘徊、偶生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杞石室、傴開洶絕、瀛洲天通、玄圃信比、熊耳峥嵘、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燭日中掌、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有而、合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通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秔稻厥草惟蓀蕑杜若荃蘅留荑藒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桂楩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嬋娟於原野碔砆照耀于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陵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覆没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勳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于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illegible]可謂忠也須身殉道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御[illegible]之宦足以厚儒風表右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習之俗其何遠哉臣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郡臨江湘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不明木經時序而云秋有蟪蛄之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虛也巴蛇食象空見于圖書鵩鳥似鴞但聞于詞賦則加前古之善惡凡今之致祭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碑去黃屋於焉返遊禹迹交夾于焉游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瀧瀧浪浪逶迤岣嶁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州而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亦指邈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根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皆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制命孔羨為宗聖侯奉家祀碑文

曹　植

惟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縱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彷彿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嘆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已來天人咸和神氣絪縕嘉瑞沓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光神明之所賴佇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僖公[illegible]世之王諸侯之閒耳猶尚哲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昭清三光肅祀咸秩靡事不淵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頹闕里蕭條靡紹靡榮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群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

拂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斯仲尼既沒文亦在茲
彤彤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　楊炯

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絶龍孕讖帝鴻驅八翼之軒魚烏呈文天乙降三分之鍵五十二戰權興涿帝之都二十七征草昧馳王之業平城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陛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星迴曆數不還謳謌遂遠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命之衣冠再襲是故陰陽泥合沌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氳降休徵於闕里

龍吟而風興虎嘯而雷發有軒帝之姝姿有殷王之異表山開益甲尼丘落於紫垣星掌亞庭鈞鈐散於蒼陸淳光童子來遊震旦之郊亂象明霧俯下庖犧之門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中下問於伯陽屈帝師於郯子天為木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日有來蘇之望常為委吏猶蹉下僚天下可臨諸侯莫則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德以之義而國子司寇之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興物得其生聽獄訟於秋官人忘其欲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執權仰問三雍之罪強公室而弱私家敘君臣而明

長物所能使犧牲秬鬯不登闕闕之庭羽戕旌旄不
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光薄蝕九土分崩夷狄有
君中華無主周京赫赫成康之至教茂明啓圖讖廢
賢聖之餘風可墜河圖未出暫道不行則流八方經
營四海治亂遞也窮通命也若天下之至聖仍逢盜
跖之軍使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厄德生於我樂
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難其無懼使仁者必信
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三千擊水牛蹄
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摶風鷄羽不能窮垂天之翼
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咸宿神於宇宙之間成功協於無窮之[illegible]
達有生而多能博而無名信而好古宗堯舜之[illegible]
損益可知觀杞宋之文章替不足數年學易作彖
龍馬之圖三才則演易帝風鳳之典信在乎德而致
貫於神明意見乎事物作節於造化已所不欲則一
言可以終身人之良道則一言可以喪國惡鄭衛之
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illegible]
簡順精誠寄名北門開紫微之星精應金來中樞啟
玄雲之氣乃若知幽明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
通不行而克至年當甲子潛知啓漢之萌運叶宮商

預察亡秦之兆星移大火追貴天司月入陽所無勞
兩楹季桓子猶羊之井推木石之怪祥陳惠公集隼
之庭驗蠻夷之貢賦然後歷三辰而玉步照四極而
金聲坐於緇帷之林浮於宣州之海門生七十仰天
路以無階弟子三千望宮牆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
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象不能遷必至之期參
乎兩曜不能稽有常之動南遊楚國遂聞歎鳳之歌
西狩魯郊獨下傷麟之泣夫子周靈王二十一年冬
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
享年七十二于今一千餘歲泰山頹而梁木壞微言

絕而大義乖倘饗祀於百家來逐書於十代秦始皇
見登床之讖始亂衣裳魯恭王有壞壁之書僅聞絲
竹漢用起於六千日賜金之禮載優魏德行於五十
年刻石之風未泯遂文武者皆惡章於聖人修學校
者食折衷於夫子自[illegible]玉屑[illegible]皇天無阜
白之微戎狄起豺狼之蒙擁六律絕笙竽之師曠之
耳天下之人廢其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離朱之目
天下之人黜其明矣我高祖神堯皇帝因三霧之寶
厝耨萬國之欲心風起北方川行中道制平宇宙戢
干戈於牛馬之年彈壓華夷照文物於龍虵之代太

宗文武聖皇帝昇瑤壇於曲洛受玉版於平河經天
緯地蓋海夷嶽坐玄宮而寄轉紫微光帝宅之尊冀
黃屋以深居赤縣列神州之貴今上天無私覆道不
虛行馭六氣而平太階乘八風而制群動星連月合
層臺而有觀羽之勞海晏河移直筆而有書祥之佬封
太山而禪梁甫千載同歸敝衡室而築明堂百霧咸
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虞
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南西北之人混風聲
而一變環林沸日映高爀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鯤
池而涵象浦粵以乾封元年有詔追贈夫子為太師

咸亨元年又詔州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與代
照日月於殊途歿者有知歿而無朽如綸如綍大君
於號令之辰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徵長江令楊
公弘農華陰人也郎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宮
帶地明河一葦之西黃閣中天神嶽千花之北山川
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內齊九龍而闊步一門
鍾豹變之榮襲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蟬聯之祉出忠
入孝誕秀典賢冠蓋城邑池臺鍾鼓英霧觸湊鏘鏘
萬玉之門嘉瑞駢羅濟濟千金之子是故北方多士
太一壯其魁梧南國仙人中書偉 端雅倚桐可仰

子淼兼施照明月於胸懷吐清風於襟袖挾武仲之
仁主莊子之勇可以為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登
跡下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闢
脊邑之絃聲解劍分司祭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大
號無雙河內王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栢
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暴客常
藏鉅野之兵絕磴奸豪每縱潢池之誡數州常以為
弊歷政所不能移行人為之聚衆耕父由其釋耒公
英謀獨斷銳氣無前奮一劍裂元兇馳單車而蹋遺
醜道旁牛馬並屬羅衡縣內神明皆稱倚珓若乃山

林猛獸動星象而亟文江漢豺叱故風威而作懾城
門六關未防虞吏之災都市三言終有三君之慕公
雄心裂背非炎術寇校東海之金刀飛北斗之石箭
闕德不揆有符劍孤之城坑穽無虞更似童君之邑
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紛斷兇渠親除災害
與夫赤繩不用道被於殿丘桴鼓希聞化移於京洛
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序序興役鳩
工悉三時之閑暇薄賦輕徭視四野之川原依城負
郭背泥險磴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遙注黃牛之
峽探四刀而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三錯而歸梁

州絶岷嶓於地德背山臨水掩全蜀之脊膂望月占星拆公宮之法度丹墻數仞吐納雲霞條拄三間蔽虧風雨瑠璃曉闢東宮雀目之窗玳瑁朝懸西漢蚰蟒之樹闕光甚於北斗聖質猶生赫奕彰於連珠宏姿可想至於月御月準山顏山庭偘偘星文堂堂日角莫不向之如在疑遊北上之山望之儼然似獨東流之水摩士勤教某等西州聞望南國英髦駭飛兎於文場躍雕龍於筆海楊雄博識神遊象緯之端李郃幽通思入璣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乘春爽氣高天玄龜送序璵璠玉豆中堂奉先聖之儀石磬

金鐘南向[illegible]顏子振衣請學絃歌在側還見武騎之臺禮樂居前重覩文翁之室郁郁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儒者一都之會承上濟斜某等青田戒露望華蓋而長鳴綠地生風下仙閣而直鶩大夫貞節還居內外之丞文學明誠猶歷南呂之尉鄉望姓名等王孫騎[illegible]原隰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官瀚賦逢有道而相推趙元涉以郡史從班見司徒而不拜僉以鄉閭少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臺就門人於相圃冬禮春詩之化再造雙川滝中段下

之風一匡二蜀若夫平南壯烈沉流水於哉碑逐北勲唐登燕山而刻頌庾太尉新亭之嵒尚有黃金鄧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瓦况乎功苞大角秩彼蒼生[illegible]使銘典闕如奇塵不剷光則雕墻峻宇列寇盈於玄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夫子之文章今可得言也詞曰

西崑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九土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混沌中央降及軒頊終於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囊聖德千載淳風八荒天開赤籙日照青光讖叶金匱兵符玉璜化隆文武澤被成康大子[illegible]代湖宗[illegible]帝典恩叙人倫不紊山河命德大地典祥禮樂三變文明一匡原[illegible]少典作啓成湯吹律丹[illegible]御符白歛三仁大周再命[illegible]其何以昌降靈鄒邑誕哲平鄉月角[illegible]彩星[illegible]文行忠信恭儉溫良或默或語能柔能剛學而不厭師亦何常通禮明德尊賢毀方古之君子[illegible]明王道叶公旦神交帝唐攝官從事服冕端章[illegible]臨之以莊澤如春雨成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版蕩運屬儇遑入齊損味居陳絕糧登山極目臨水倘佯

無道斯隱捨之則藏季孫大賚敬叔掄揚問官郯子
受樂師襄神明叶贊雅頌鏗鏘紫麟遥集丹烏遠州
生霧水火家國舟航功符日用德升天長候嗟崩嶽
奄歎推梁昧昧神道悠悠彼蒼書開懷宅識識登床
與代輕重因時弛張鍾裘黼黻沙漠壇埸璣衡慘慘
載籍存育汾河水白晉野星黄軒電臨斗殷雷入房
九閽臣妾入極城陛東序西序上庠下庠粤惟銅墨
寶號金箱霧山地輔德水天潢芝蘭秀出羔鴈成行
玉匣孤劍瑶臺驕驕懲奸撻右濟猛移蝗風傳積石
道被滄浪絲言渙汗經葺相望夏井導植秋窗桂芳

務極文質斯級明當門注飛閣三休步廊禮介釋菜
敬爲明鄉闔井有若地異空桑伏羲書啓文始維黄
髡士金石珪琮璧璋高門程鄭碩學王陽歧儀秩秩
宮後瑲瑲山枝烏烏水宿鴛鴦蜀門荷戟江津濫觴
落星高堰明月回塘丹碑不朽清廟無疆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
暨學舍于兌隅華敎而鼎新也前年公受北與筏並
淮陽汝南之師入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顧宇荒
增不足迴旋已事而歎乃詢黄髮有鄉先生前致辭
日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梓率無寧歲耳恍
鉦鼓不聞絃歌月不知詩不害爲智通來生聚致發
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
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日諾吾當光後之於是元年
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敎

[illegible]風化言既從乃卜新宮[illegible]作
[illegible]其作坎坎其斧湢之嬰之纂栝技[illegible]
具類焉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閟軒墀廊廡嚴雅清
潔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升旁級陟中筵黼帷鬱明當
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
及門視與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彝籩豆青
黄規矩之器象周禮也模樹制節廣圖井降之節適
周章也藏經于重簷飲器于處楦[illegible]位設庭有
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假太消掃有廟
幹公又剡隟地爲廣圃蒔其柔蔬而常[illegible]其菊之節

儒捨巳俸爲子錢権其華巔而盥醯釭膏之用給濟濟華華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趨市同蹊是廉頑夫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胄者知報於忠信服縫者不敢侮縫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名恭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號諧二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形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閤下生州叅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暇詢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鬭頗頗亦有儒宮軋于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樸起廟貌新廡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胥于入于門墻如造闕里春秋釋奠簋載颺淑聲風于閭閻浹于郊垌途讓功行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訴交侮今進親戚不道媟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欽容拱手彝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教民悅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齒之民而殊其籍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郎闕里裔孔顏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間歷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illegible]前皇之遠猷學廢未脩之典封衍聖公履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胄學聖人之徒覆燾漸濡德澤正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鄙城也金社既墟嘗歸吾元帥於忽棄不戍故宋切築爲升門殆四十年世祖微丘天下不忍微利一旦以鬭吾民包蜆瀆而城之視猶圈虎待其自斃五年迺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闢矣廟學前大闕帥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室改爲用之在郊邑既失存民亦廢耕士夫夫之無有知其在所不敢視江南他州之有風儒者其施力又若其難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而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日募民覲穫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

兮憺究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顏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已議立顏路曾晳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嚮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之也今江南已配享者可不請而黜之則江之北有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考文公之事天子司之以幸國家追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舉然議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侯夢石求銘奉議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琬實命刻是郡亦

以侯害懲宜書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為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賢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焉則夫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没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恒元嘉許衆相瑛豈有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興條川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日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

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伴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巻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執事式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彩影為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著其始嫁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為險易昔焉畫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介胄以扞大刑逞事徂豆阜與既趍墠南海涯顧為土中襟帶安施猶為名城千漢之城惟廟弊軋不稱牆式

帝□文名誕品傑傑了學朔才如復仰種是所承流其陣曲侯行也經書義建成績柏相新宮貿教所恭咬哉襄士挑達何為聖人道言其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視炙朔趍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間閻里仰居行見接武翁與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荊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淯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

深殷為強國誰為逆虎勵為勁兵則知由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斜陽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則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攝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

之道不共戮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昭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公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曆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日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蟲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與區寇亂

餘孽聚畔未息乃俗未清類兵服勝為之交身乃詔相國臨淮公由東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或耕乃降詔服乃理將明帝道既落殺悅溥暢仁風開闡蒸庶有中無留事宇下無棄人如觀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琴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鑠徽烈不忘而碑表夫立古者武卒拳一善武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升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援據庸依英雄無怖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鄰落鋪敷渭濱擁踐長威雜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墜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刖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豊約亦皆然矣呼虖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感受讒罰開之痛之武在武絕非崇勿翦刪邑斯存孫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蒞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

[illegible]

野年若有所思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漢際天知公德[illegible]

許由先生廟碣　　　　楊　楨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唇先生不以治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皆謂先生者夏死不衰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尚前不堪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府之大柄使湯武逆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趍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為雲雷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若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川帳巖靈聲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喪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禀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之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家廟但其類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擇堯謝舜躊為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　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
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澣所及、常無旱年、
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鬬、鬬不勝、死自是江無
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
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
娛悅神祝、已傳嘏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
書教人、澡褩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頫、其
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傳聞顯、嚴
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

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書之既詳、初公
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
舍公像於中、晚漢學茨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
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椽屬諸生奉籩豆
褰醪薦之于前、虔跽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
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
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徙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偪
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
年乃占學官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
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等以度、堂崇常以度

廷、疏窗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肯丹、陛有級、夷尾
密傑、疆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于東
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於本、令學之盛、莫若樞密直
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
告成、于神揖而升、簋畢果潽、胏修紛羅、而有容可以
告虔、趨而降、壘鋝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
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虔霧妥於閒寂故也
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
相逮于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劇閣、是時、
蜀豪英無一汙賊者、羣頑愁窘、不容旆而滅、非人好

意。家知孝弟然非所使然者不自公致得以非此旌
世不在但典公存之矣則是祠之作顯自于而古無
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
刑獄使者凡三人、待制之勿自通判軍州事倪諮以
降六人營葺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
書象於西廡列官里於石　　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垂、出有崇節兮
車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兮、就就庭廣直
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譁、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
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

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劉若傑戶[illegible]
者捐若財應者雖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
猶不足用取餘公帑冶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
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籩豆鍾鼓
有踐與節人之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羽而祗是矣
綫骨過矣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天配食
顏子捉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
氏金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次曾子子思進
子張於曾子之舊故祈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
焉宋乎北方學者安顏孟而與曾思惝怳若請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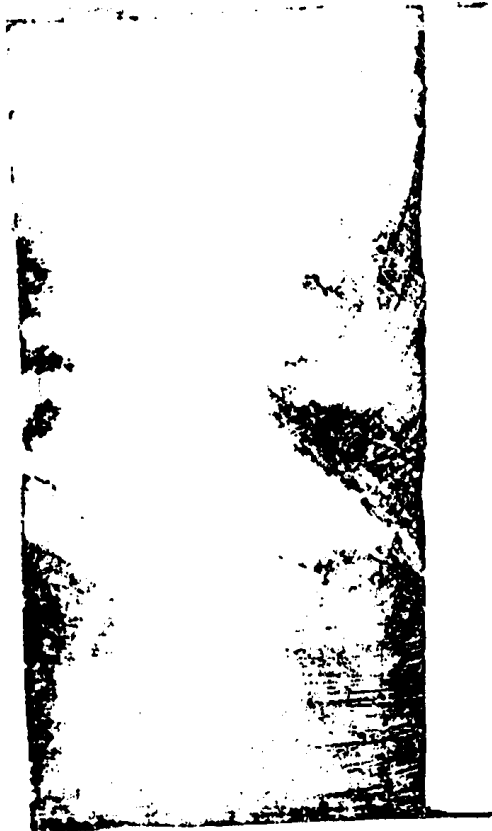
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候爲憲河南是非何楊
未入山南猶其所莅也不請而遂黜之山是是爲亂（可 根）
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佀魚前
叔嗣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
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
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歿有聖人者存未
嘗爲書質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若總一問仁與
爲邦二焉一以脩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
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
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
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
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
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
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
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
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
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
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

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
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
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
曰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
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
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
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
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復還海北往反
皆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所

公寄命二華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一心
清通自此而北滌汝射舾仲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
殁愈雄神鑑無言我意同

郭子儀家廟碑　顏眞卿

昔申伯翰周降福于維岳仲父匡晉演慶于箕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流浮天而清激炳靈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鍾秀莫與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矣其築臺見師蓬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皆游于上而功有[illegible]閭閻之盛其[illegible]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惛于位克世厥禮州邢化焉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承其業以伸其道遂近宗之不盈歟問生美源縣丞諱暉眞部尚書通府君清識微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鬱有休稱道悠運促雖及貴仕而于後是沒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絜矩聲如洪鍾河目電照虬鬚蝟蝟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加游擊將軍

中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
扶州刺史未上除左衛威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
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薦若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
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廿日
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
元年春二月以公之寶胤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
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
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為我良弼頃
以孽胡作亂黔首罹殃朕于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

凶險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收京洛如拾
遺剪凶殘猶拔稿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
榮義申存殁累追贈太保于戲府君體含弘之素履
秉冲邈之高懷言必主于忠信行不違于直方清白
為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
縣其懷堅明之姿不以寒暑易其令用情不間于疎
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至則
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盛德必
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
少而美秀長而瑰儒姿性質直天然孝友寬然無比

[illegible]經綸所蒞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
以邦鄉之賦舉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
為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開休績人賀未安祿
山反于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拔朔方衆開高秀巖于
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于
靈武擊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為元
帥也首副旄鉞會逆亂于扶風摧兇寇于汶水追餘
孽于陝服長驅河洛扇成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
又屬夏之末又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
丕休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

應期運以濟時忠于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
盛德繁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已從善如流沉謀秘于
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推赤誠而許國竭白刃以率先
建幹于雷雨之初膺揚乎廟堂之上九二為龍可兩
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歷事二聖厥德維懋易
相二十而受遇益深克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
一其餘屠城摲邑斬將搴旗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
可謂王國之虓虎生人之庥庇者歟非太保之遺祉
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況乎友于著睦龍虎者十
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九勳庸舉集今古莫儔昔

爵號尊榮紅粟幾露于萬石恆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焉于是乎清廟之典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埀子孫爰刱制于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堂有侐丕搆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欷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盥顒若既無斁于永懷入室僾然必有覸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遠稱讓鼎之銘穆穆魯侯徧美龍旂之祀其詞曰郭之皇祖肇之虢土逮乎後昆寶守左輔徙華陰兮源長流光施于司倉京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篤生太保

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于穆令公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徹兮簡帝心兮含一不二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彼既昭德音兮芝馥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璆琳兮乃立新廟肅雍允邵神保是聽孝思孔昭宜居歆兮乃立高碑盛德美教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昭來今兮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將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于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眞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

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于文靖范忠宣恭獻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幾十一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原以來漢人父子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二家重輝疊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今亦足以慰塋于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速他族唐李王　夏甚盛強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

又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爲考後以金
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
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参决
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璮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
公馳聞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
授公淄萊路與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來路
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如下之加
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顔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
郢鎮戰艦絶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梁黄灣拖舟泛
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

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
里公將以左水戰荊門禽高世傑下岳進沅沙市下
荊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從鎮
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湖西以地遠援疏詔
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開都元帥府江右公爲
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
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
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
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
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加張文虎復合兵

十萬又破之兆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
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
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
賊通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事出其未盡誅
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
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
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
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
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
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

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
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
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茭塘
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
計窮威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
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
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
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
書左丞移省荊湖凡虜男女奴隷之者皆罪而正之
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糶爲發廪賑

之所活爲口十慮十萬計命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
海南取得其宜黎僚之民助趨之疾遲詔從皇子鎮
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
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賊天長儲穀
待賊致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胃築遊議旋
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傅藥弩矢
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
十殷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
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
下王音仁照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
可作已安加其不肉骨九京那公諱忽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者純全淄州君卒方嬰兩王開府淄州君領
言氏先必無計吾兒使合然綴敵南海平始克銜哀
擗慟屢絕凡謂所從日爲我諸諸兒守吾子吾不得
以時喪先公既抱恨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
朝露于是退哀臣日不瞑下泉矣其謹事之太夫人王
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也計至太夫人從不敢聞之
姑惟發哀私室公則曲見要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
南矣太夫人泣吾所要如是豈誠然耶太夫人始情
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親是久矣始哭厥喪嗚
呼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巳可哀也巳子二
人世安以監廣州從削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
宣慰同事再嗣公爵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大
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
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令以上官參知政
事行尚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巳可見
其才之無蓋于職者自其既卒亦解兵其爲世雄以
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
傳歷既長猶崇而聚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
王孫始平淄東自西淄水曲曲東楚之流日益不豐
猶監一州有蟊害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畀汝
從父介告帝嘉爲心連旗沿沉裂向用公決決漢水
南紀所恃爲一襄陽金湯陛陛公將萬夫長鬪四偶
而竟下之呱江失淼治流列城振落擢佗至莫難一
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雖見戎庚狂志復啟
爵人號年大蠢陳鬬終兄弟及公麾奮擊與鬪四年
岈山翦克血其鯨鯢南海無波廄馬寄衣其賚如何
帝曰汝烈宜冠左相授兵而予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嚷三千里

陰翁賜施賞刑日巳反其占城轉粟黎僚歸佐皇子
致討日南不測風洋胃腹而三由溜而漢由江而海
其涉日深其勞日大蔑爾南夷目尺錐管狃勝者家
轄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繇力犀甲敗兩
避來非迎邀歸以爭既毒先徧左廣亦頓執作士氣
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抱鼓鼓格鬬比死冠纓不顚
婁轕馬華賤迹文淵維音禡時阜蠢有翩迺令還歸
粉篆丹旗兆步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
廟象思之肄其庸勞寵幽至公可謂日遺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來國鈞寶其實似有巖作廟邃篋維時

神容伽耶夫此交之維溜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
廟主斯毀何以肥牲樂不我哉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六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類

祠堂

孫叔敖碑　魏邯鄲淳
陳元方碑　宋范仲淹
段太尉碑　宋范仲淹
狄梁公碑　宋范仲淹

寺院

益州善宗寺碑　唐王勃

陝州龍興寺碑　唐蘇頲
鄭州大雲寺碑　唐舒元輿

像塔

潤州瓦棺寺維摩詰像碑　唐元黃之
廣州莊嚴寺舍利塔碑　唐王勃

僧

六祖能禪師碑　唐王維
曹溪六祖禪師碑　唐劉禹錫
支硎大和尚碑　釋皎然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爲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懿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有蛇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必今日死之母曰若今之何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令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荆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波障源泉溉灌坟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罪之所以懲溺國家富人喜優孺樂業試序在朝野無螟賊[illegible]有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門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敗幣一朝而化其發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衆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運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殁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刑微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生于季末仕于霸王立溷濁而澄清處

野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illegible]爲列延國在朝廷其意常塋塋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恍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臣[illegible]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在其後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還長從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與天道五典興通孜孜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廉葬枯橑之愛育黎烝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柱偽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延發熹訓興祀立壇

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枝表績萬古揚記
福祐期思縣典士熾孫氏冢恩漢延熹三年五月廿
八日立

漢鴻臚陳君碑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
唐亦以命禹其後媯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
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
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
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
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些該其善也亹亹焉其誘人
也足以令聞廣譽遂于天淵儀形嘉祐範乎人倫存
乎本傳故畧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
先儁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

供膳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術子道親既
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哀過乎哀崩傷
泣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者心摧言
及憤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
刺史嘉懿至德命勑百城圖畫形象于今道稱越在
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三
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受釋合贊規聖
哲而後建古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
罔蠲除四府並辭乃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收爲用
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衆首公車特徵起家拜

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
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與
並戒君月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
恥視事未朞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
爭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
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
行寓於邳郯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
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
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
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成國用乂安君之

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
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
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
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勲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
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
喪會有子曰羣追惟蓼莪罔極之恩乃與邦彥碩老
咨所以討功傳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
辭曰於穆上德昞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
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
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都平原

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國悲哉
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
不授遐年捐厥在位無懷不中股肱或矜朝誰
甇甇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德乂而彌新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并序　德宗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于社稷獨斷勤兇慝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昊穹錫慶敷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邅迍之會而復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

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于京師朕深惟罪己之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林狩于近甸賊陰謀為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採諸眾情引以自助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謂復國安人由己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福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外混其跡且揆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賊衆不疑委以心腹遂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干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解軍旅未完徵公之謀吾幾蔑濟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讎夬策尅期中外發應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閣中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塡胷臆抗姿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狼為臣子而恐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踣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履於達道同臻于太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輾轉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

損故列聖弗祐儆戒于予則泚之亂所以懲朕性易將來稽發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帝玄鑒登勅于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俾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甫以文武翼周至宜王中興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脅國以擅威伍孚制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折之而無疑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偕中古已

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于碑明禁爲開之而勁心
仇讐感之而不怨炎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全行
路典悲懦夫增氣矧子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
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徇國朕得不以
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
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
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褒其喪塋官立祠宇史載忠
勳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
奮筆從戎才爲時生官由才進得司馬戰陣之法參
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踐臺持出擁旌節入爲

鄉士位歷十七歲踰三紀封王列于異姓開府比於
台司參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處常下人神持
順信之規用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
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憝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學刻
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
有始有卒爲臣之極致者歟日月有期宅兆大畢身
沒功在凜然如山勒銘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
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唯均氣或堙鬱過爲災氛否不可終
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illegible]

時或迍難乃生兇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勳
輔之明德勳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族嶽
日月蔽虧宇宙昏蒙悶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爲群
折折遑志咆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橫制醜類
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大憝誘姦作狂竊器階名
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梟強烈烈英武殁而彌彰
義振名教功存社稷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祇畏
懷賢惻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繫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

奇想正想

以白雲結

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睢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宫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遂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戶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其心惟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也

正其殺神

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所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將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

舊臣并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illegible]
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有罪引
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臨我之中不義不爲
况廟堂之士乎舉丹陛顛隕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
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
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
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
以息江南之饋餽議皆寢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
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
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曲請赦河北諸州以安反

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雖虛尚清
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
爲備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獨前不答則天
曰遹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幾
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道之數日之間應者十
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問天
醒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
子也後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
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二王
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

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
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
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
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
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
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
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
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
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
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

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
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撫公背
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欲爲
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
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
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
相者與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
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
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
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

雖遷洛州㦗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㦯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舟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

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天之生逆長風而孤騫懋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益州綿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王勃

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降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接崑閬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州於巨闕造化之所經薄靈谷之所欽虛極綅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扃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牓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騖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奏昔能負阨者實籍於經山紫鳳銜書隣榮光於卅谷須彌山頂

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凝春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棲倚飛泉瀑溜蕩滌崩崖綠樹玄藤網羅丘壑飛塵作霧被崗吹於中巖亦琰可寒宅下霜於非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嶼之間桂歷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閶闔當四會之衢城邑辨三分之地縣碳錦瀆下侵重絡卡卓綢陵旁分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一心原隰縱橫隱軫亭皐之勢填以貞翫夜徙紫蓋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蹈其辟折版而吟雲北上臨雞捧陽關而嘯而帳帳大險化爲鋒鏑之場。

者得其小大者得其大藥草之喻是也有者見其有
無者見其無露泡之喻是也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
仁壽之域舉代咸登用于國家六度齊行于人倫五
常等豈與太后好道而黜于儒曾孫好刑而雜于霸
朕嘗寔登庸之休瑞詢佳世之宗旨衆生未度而度
之百姓有罪而罪己弘風而共貫與化而致理以助
天之子人乎因勅天下州盡置大唐龍興寺陝州者
以弘福寺爲之寺則唐武德中所創昔王業始基宜
于百億故俟福之弘暨帝圖中欽躍于九四故見龍
之興此及前聖之兆後聖之徵也徒觀其阿山谿險

富砥柱之湍瀨城雉紆徐瞰崤陵之風雨爲朝宗之
大行在之宮三輔齊劇隣其左二京分政出其中斯
何壯哉郡國之雄也先見香墳之金布之神祈之福
發之千櫨疊映萬楹叢聚合真珠之赤光帶瑠璃之
紺色般般遠矚弈弈增新紅電生于樹杪星漢排于
棟間謂須彌邪現空而隱半謂兜率邪住世以臨下
如有待若塔廟之靈于上自伊洛而西頗稱奇麗而
非指七聖不迷百神咸扶旌廻寸衆皆適閑田外郎
伯之甘棠追洪仙之緒林勿剪勿伐將有替而作風
曰希曰夷豈無寂而觀妙孰若此寺崇大法之本協

中興之符致於開安得所饒益發祥中官山五綵綉
及金銀以寵之後庭則雜於四時其布惟五內藏則
錯於三品其功用六飾紅玫條紫磨璀璨色涵鏡光
分丹應矣金相觀矣雨諸天花隨慶雲而歷亂作諸
天樂混清吹亂以參差善哉彌勒降榆育王讓座弗
之比也當月宇披露門注明毫睇學自者駕肩而奏
接足而禮猶稻麻之與竹葦墨黑之與針鋒稱三自
歸獲四無畏大德君瑶君愕而禪師上座惹郁維那
道休二濠師神入於定力思用於塵勞洎其慮也寺
主靈觀上人樂說多聞辯才強學焉可淪以愛染撓

其情也亦有高卓之奇傑負於隱亦剡山之期或徙
於襟帶每至降三者絕二流止六衰禁六賊修善明
之源則罔不借唱須達之薦則罔不攝受能王之泉
則罔不捨自非濟慈劍破魔邪虔勝福舉大正孰能
臻於此矣前刺史東平畢使君名構字其忠譽士也
清心勤節祇嚴文藝故其臨事天下謂之直臣今刺
史河南元使君名濟字行衡精粹士也正辭邪道所
機機樂故其若書天下謂之良吏朝請大夫行陝令
燕河省君名昱字晟稱長仁合義雅而恭修郡義之
倍也友以爲兄魯恭之匹也故其盡心應物理家修

政則太守樹風以養之宰君承流而廣之始乎情悉終乎惠愛務光發而歸厚惴姦慝而寡悔叙則旁通誠則圖對斯並倜儻卓犖殊尤絶倫者盍務之哉郡有張士龍王忠誠侯元嗣郭琬袁休王方等修業諦歸感緣信受應乎千里闢于十室皆以爲周錫王命而藏大門漢振天聲而樹隆碣況探窖記指元符轉聖輪道皇極使雕篆之辭鉄則莊嚴之事耶云何以觀人世殿我邦乎遂載諸厥中宜此偈曰

賢劫聖惟法王吾君子與巨唐應夫符契而後翔龍圖永垂教昌清嬺宅接遐莊列旋題崇寶坊翠華轉

河之傍青蓮降陜之郊河之水滌茶光陜之路蔽甘棠東洛邑西咸陽望逕幸騎山康歸謁御福穰穰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　舒元輿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耶其賓而往來也臚者傳世傳異方之賓禮義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别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益西土絶域者也自漢氏夢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爲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覩厥貌若耿然如見者則耶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工運毫合色而繪狀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

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爲故釋寺之作出官也其升九而能拘也其制度升臺門廡倒而能兼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閭必有浮圖爲其粉飾圖朝涂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蹤跡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官祠部爲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轄而使之前其畧猶夫文隸於河漢而負之極也非名無以别之乃随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瑞而稱之者有耶山川徵祥

者詔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岩之作蓀山川秀
絶夕 淋江夏之永興貿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
而升于文昌宮之春官藉考其地有重岩峽焉故命
寺名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于長慶鄉寺亦與遷
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勤今之地直
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于金色人
不待布金而山其地以萃之輪廣二百畝右肘于熊
耳左腋于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
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汎手開榛蕪寘而立困竟遺
其恨於後焉長慶五年春三月上座僧長鑒沙門器

有公識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房與爲已任寺
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共俱物無傾議邑
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告
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挾土而爲像
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覆
而廊殿陛有非方挂金華天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
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
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捨
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
于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

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于與時乃買
武昌石紫磨焉碑自永興縣其狀訴授于余因據其
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岩重岩無峽無友釋宮斯涮上薄星斗虹完架棟
日月戶牖金相凝粲烟水介走雷飈觸雨澒溕不朽
磔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

元黄之

夫冠非藏樞秉三奇於紫掖岷西運軸森萬族于黃輿方領圓冠棹九流而宗學海霓裳羽服秉六甲而下仙品雖辰像微茫不能昧廿㥛之識㸙維宵遯不能拄草玄之功仁義與禮樂可遵未出死生之境昏默與清虛可尚纔居天地之先且造化以六合爲功聖人以二門分教豈夫百千萬刼量其遠近三千七品語其功業者哉況性相之微不可以名言得虛有之妙不可以智力知三千之淨土無邊八萬之法門

虛受能住不思義解脫者也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于妙喜之國生于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修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故惣妙圓明現身方大無起無住不去不來空色空而取眞空滅生滅而求寂滅或歸之于無物或得之于默然邪正于是路殊語言由其道斷居士之眞宗也若乃家室不離而敎傳編服天子迴向而身爲臣不讓金粟之尊未毋知來之位晦玉毫之相空留長者之名亦猶𡰪谷之上陛下莫能大六虛之相居高而自卑居士之洪謙也若乃移外方諸佛一室規乎四天對樂世之衆生一切成乎七日毛孔之內鼓大海之波濤芥子之中跡須彌之巇嶮擲世界於恒沙之外不覺不知渦高堂於大會之前同瞻同仰嵐風動地口吸莫以爲難迷火燃天腹貯但聞其一居士之神通也若乃肇邪作梗諸惡延災衆生茹焚溺之悲含識迫傷夷之患由是騁自在之力縱無礙之威破煩惱而繫慳貪斬毒蛇而擒醉象滕憧暫建納縛四魔智劍纔揮心降六賊故使波旬振讋不能變帝什之容外道摧殘不能竊眞如之業居士之威力也若乃非相成光乎是相故見於威儀無言假道於有言方形於問荅弘乞食

之理須菩提但覺茫然聞宴坐之談舍利佛不能加報摩訶迦葉息言於二乘大目揵連呑聲於門衆亦由明鏡內鑒照之而不疲洪中外叩之而必應是以五百弟子同稱我不堪任二千開人俱讚得無生發忍居士之靈辯也若乃智惣大雄心行菩薩雖人我無相以拯救爲懷憂本無憂夢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衆生之病冨室貧里等資其福田酒肆婬房廣誘其善誘則知去重昏之小翳朗惠日而無私卢恨之大莖霑法雨而同潤居士之慈悲也若乃前際牀於因緣成時化時不爲於本願光嚴悟矣行念其

道場新學豁然坐知其宿命晨持乳鉢未息[illegible][illegible]中
設飲盂普均香氣有疾菩薩憂惱於是剃除化律比
丘疑悔由其傾蓋居士之利益也若迺恭承父訓垂
方便以崇嚴瞻望母儀恭答虔而資受結齊眉於法
喜生詠宜家斯上足於塵勞行同入室因風起對共
賞慈悲他日趨庭獨推誠實知識慕善道品所有居
先佇侶求其度法由其見託居士之宗黨也若迺上
揉下宇空寂爲輪奐之資淨服名衣慙愧入裁縫之
用開八正之路則衆馬交馳坐四禪之床則身心不
動智惠之果秋垂無漏之林淨妙之花春發惣持之

花解悅爲味正假吟名解脫爲漿寧思玉液葵法肖
之樂則孫竹藏管燒貝品之香則旃檀罷郁居士之
道處也於見隨意所怖畏路退迴應緣而攝衆津梁
淸恢勇猛之志則火神生蓮履虛之因則水中現月
法本藏有若都覆雲之化道之將行大備具多之葉
東閭淨之國土禮散志疲想毗耶之人天發歷不朽
居士之遺跡也得其道者則三乘弟子蓋稠多聞行
其法者則七種學人莫不愛樂兒孫四天讚仰而無
假十地舉接而無階王者資而九有清羣生聞而六
念竹難聯蔬收地共[illegible]金粟之儀水土远行長春寶

臺之供我國家神明造物聖政調時滌瑕穢而正鏡
清剎流訛而撫大村年龍七十七代鬱映萬八千年
率土之濱周有弗覩普天之下共惟帝臣京城貢而
銅爵鳴鍾鼓和而玉傘現將益四生之福爰開十善
之因精舍廣祇陁之園列郡揚淨名之教萬姓資其
分別八方暢其休明天地平成於是乎汲引在江寧
縣瓦棺寺發相者晉虎頭將軍顧愷之所畫也爾其
上纏珠斗下控金陵六代爲天子之都二分入王孫
之國禮讓流行之地英靈誕秀之鄉鶖嶺分虎踞之
山雁塔枕盤龍之水惣幽閑與形勝則瓦棺之寺焉

昔有晉[illegible]淨域時梵侶以規模雖麤彫飾未周示
念發華每疚懷於須達共成圓滿尚假力於檀那凡
厥施財莫取鳴剎顧若乃連扣資數自年逾于萬人
衆貽愕不知其然君習氣精微洗心[illegible]雅躡纓弁洪
俗而績素通神乃白鑞徒令其粉壁於是登月殿揮
崇乘孝東漢之圖採西域之變妙思道則冥會能事
畢則功成神光謝而晝夜名聖容開而道俗觀振動
世界瑞彌勒菩薩下兜率天之照耀虛空若多寶如
來踊者閣之地由是士女騈比稱路爭趨車馬軒轟
俄都盛集玉貝交獻須臾而寶藏忽盈錢帛亂飛俄

猶而銅山㠌起納繒帛者繼踵施衣服者比肩嗚
剎而雖則可驚不崇朝而過其本數非天數精義入
神者孰能與此乎雖江山寂寥居處衲遯年移代改
留侯歎過隙之駒是人非丁令化遼域之鶴由是觀
其道場妙矣謂應供而來儀床枕儼然疑有寝於問
疾目若將視眉如忽嚬口無言而似言髮不動而疑
動豈丹青之所歎詠相好之有靈哉須禮者肅如在
之心瞻仰者發歸依之念信受演說之旨大布於人
天住持負荷之覘實存於牧宰刺史楊令琛懷軼物
之量韞不伐之才五服當列土之榮千里負專城之

寄移風易俗頻推董相之帷揖道歸真再擁文侯之
慧長史薛宏仁賢雅望透德於仲舉之輿司馬成景
賀以卿相高才屈跡於士元之驥俱遊六藝貯籯金
而常滿共逢三朋攬衣珠而永悟縣令陸彥泰夙神
後邁境宇恬虛雖馴雉已彰實割雞焉用風亭月牖
還開見寶之詞石谷泉清頗愜分襟之賞修菩薩之
行則仰之彌高現宰官之身則威而不猛相門出相
茲焉在茲竹閒摶擊鵬銜栖遲鳳沿豈徒播茲風化
奏彼絃歌而已哉丞鄭孝義逸氣飛騰英瓌倜儻擢
命世之標幹揮舍人之符彩我之自出曰䝉鳴五色

之鶵家之積善中淯降九派之族宏才博學而淵懿
成之門受客好賢重祝當時之譽別友推其令譽人
吏倔其高風埜州縣而聲芬獻塩梅而距遠主簿于
藺才藝蚤著水鏡長懸將騁驥於高門先漸鴻於下
位尉史惟清以雍容儒雅門孝秉直之風以名落才
雄巖引乘箕之宿則知能騁千里非黃綬之所羈鶚
子九皋惟青天之是聽家裘不墜望台鉉而相揮堂
構克隆見公侯而必復寺主雲影及徒衆弁諸寺大
德等並法身挺秀覺意圓明屈拔提之尊號懷盛明
之忍辱四十二之賢聖接踵比肩一十八之虛心持

日翹勇猛精進將意耳而齊驅博達多聞與阿難而
並驚言論辯了有類鶖鷺性利根更茄苦擬故能
經行不倦極濟忘疲模楷四流筌蹄二諦邑人左補
闕馮宗石拾遺孫處玄等並資忠履孝抱義懷仁凝
大江之精稟高山之景行莫不衡門有儀華省建
聲或長揖九徵或光膺入命所以東南為貴江左有
人焉既而道備被減資係訖欽濫見推於相貿該不
讓於當仁弟丁潔奉詞場拊林林之秀吉聽法宇早
從祇樹之遊觀泡影之皆虛悟聲色之非實群心爲
形役而志與道俱思惟必在於佛乘夢想無忘於梵

荊州實龍藏寺舍利塔碑　王劭

昔者萬人疾疫，神農鞭草而救之；四維洪潦，夏禹川水以除之。豈非物外其性則道功出乎德，其和則仁跡著，倚希素篆，仰叩玄扃，即此義而規大覺，因彝倫而佇真諦，何使三災克殄，八正咸修，人握成珠，家藏寶印，則三十二相不可得而視也，八萬四千法不可得而聞也。然則聖人以運否而生，神機以喪而顯，況迦維授手，摩竭推心，高張妙用之功，自極橫流之弊，蓋不獲已，豈徒然哉。故能業擁大千，化形真一，由樂惟而起，七覺因來，應而坐三昧，發揮五演，以寂滅為

身常提四流，川慈悲為化，迹照風宵，遊波向岸，反歸之心，緣洛葉開，大常識問津之所，拓火塗於九相，異步其安，納忠器於重谷，迷方自曉，大矣哉。應物而起，與運而終，至自於寂，其復歸於無物，雖金沙寶鷲，雙林無可作之期，而玉課道文，六麻有緣行之俗，象法不可以無上徵，亦不可以遂表，于[illegible]結香緣丘，有仙人分開[illegible]月般[illegible]之墟，鳳利塊夜[illegible]道園[illegible]佛閣[illegible]夫寶業殿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內道場[illegible]法師之所立也。其狼邪貴族，則漢庭[illegible]德猶[illegible]

吟嘉聲未遠。法師夙登真地，深入惠門，照果系於三明，拂塵勞於八解，羊車綺歲，懸欣半月之詞，鳳潞為年，已振彌天之譽。道惟堅固，行乃頭陀，百納斯安，斥羅綺而能御，十珍雖貴，對黎藿而甘心。于時以石應天人，大弘緇侶，法師至誠幽感，獨步玄宗，昔真王公欽振錫之風，固亦天子降同輿之禮，賓寵宵注，則雨露隨軒，玉柄朝揮，則風霜滿席。既而素懷有在，潛拔俗之圖，爰定我居，首就棲霞之寺。爾乃嚴開石雷，邑跨金陵，魚峰多讚寒之崖，虎磎有送迎之限，紫巖山徑，居識勝記，青松洞戶，坐諧幽致，枕石漱流者久之。

原夫見化有緣，應身欲謝，昊天罔極，追懷自遠，故有諸天會聚，共位神光，列國交兵，　譯求其致，豈不深哉。然則麟鳳下靈，猶稱瑞兆，玉石微誠，尚勝精彩，亦有楚鐸淪明，擢紫霄以衝星，周鼎沉華，吐黃雲而噴景，成浩作者之述，足稱希代之貴，況乎釋迦妙相，如來真骨，雖入萬四千之寶塔，散在十方，而九十二道之靈虹，　終開閒出，立成斯應，鵲庭燕而時逢，非德不鄰，歷山川而罕致。是以傾填頓顙，思存電下之光，波匿投身，願奉巖開之影，身在[illegible]求不暇，以為泰登碣石而事止，尋仙索瀛洲而心非好

者於是齋延鳳設上而忉利之宮諸帳星垂下請龍
王之藏輕齋棹海重賞梯山庾玉匣之全移寶金棺
之半啓以法師智邁人我識洞幽明思假妙因冀通
靈感爰承綸綍載踐滄溟過石門而右指歷銅標而
左顧乘桴月泝戒楫星沿相彼遐陬寔惟荒裔一音
演說本承聽受之鄉五日繼明素阻照臨之域珍奇
乃萃聖德旁彼傳則知有感必孚信蠻幽　不行而
至豈隔殊方法師既達國城式敷朝命受銑筐而頂
禮撫瑶緘而跪發盡收其寶重載而歸亦猶珠匿擊
衣須馬鳴而後用金藏匪宇待龍樹而方開梁氏之

都妙貨而仰神光　豕之山也炎涼可質往而九十旬
枡施不輟風潮八　下里以大周三歲屆于茲邑法師
性豐幽濬質固虛深締歷定瀣波疴屢積維摩見柄
蓋仲方便之門道安謝歸思遠朝廷之事願居剎利
有詔許焉仍分舍利俾弘真福國惟嶺嶠郡實番禺
箭其封疆吟踞之川海陸會同之壯上當星紀下裂
坤維階百越而稱三吳控蠻貊而厥交趾神化氣色
汀渊建不疕之鄉舜禹精靈厥僞現行宮之池閭閻
霧擁士女雲流謳歌有覇道之餘毗俗得[illegible]風之雜
壓櫓高峙猶[illegible]　夕帳螺臺啟積尚[illegible]翔基俗[illegible]夏之

與區而仙靈之窟宅也此寺乃晏在宋朝早建[illegible]
法師聿提神足願啓規摸爰於殿前更須瘞之塔因
緣盛力人以子來徵日官而正晷集[illegible]師而眾[illegible]
王斧令掃地尸而獻神兵梵事馳心感天官而下靈
匠崇階廢積寶樹俄周不殊仙造還如涌出故其紛
晝之妙丹青之要琦基岌其六時瑚瑚紛其四照仙
樹架雨若披雲翳之宮綵檻臨風如遏扶搖之路散
華瑞於月得譬合非遥撥督網於星漭珠連可驗王
虬承霤儀雲寶而將騫金爵提甍拂烟衢而符翥瑶
窻綉戶洞達交輝方井圖泉參差倒景雕鐫備勒飛

禽走獸之奇綦綸爭開複地[illegible]梁九息良
馬駿走而未窮鬱礎三休盧鴞[illegible]而知佬是栖銀[illegible]
用府瓊函秋舍衛之遺模得浮圖之故事爰自梁木
以迄皇初城邑屢所軒墀若舊雖復百龐蜩沸聽鼓
鐸而懷音六賊蜂屯仰榱奕而革面多廻淨施罕犯
仁宮則知會吹遐斯同偃草慈雲所潤豈直流根故
能比蜀守之祠堂長爲典制均曾王之秘殿若有明
徵而其作鎮一隅俯炎荒而獨秀盤基有地冠終古
而長存者乎國家業擁事初事用皇極高祖以撥其
疑厥亂伏紫氣以登三太宗以端拱繼明自黄[illegible]而

用九皇上纘乾坤之令業振文武之炎風大啓乎而
百度理中國定而兆人樂時和歲阜邑頌登歌以五
刑不用六械徒設舟車四達誰論貢賦之差襟帶八
荒并復華夷之隔天寶降地符昇木石甄祉飛沉郊
慶雖叶和衷變實類文思之功而持盈守城亦資連
帥之勁大中大夫使持節廣部等州都督李某早登清
貫夙踐崇軒嘉猷迴發於天朝善政果行於井月越
豁仙鍔吐光芒而駭人岱嶺寒松排風飈以成性美
哉爾由功著鵷鸞微於雲霄方爲時須熊軾疲於道
路廣陵罪藪如送張綱渤海亂繩復思龔遂王尊早
著威臨拆拔之前吳隱氷蘗更集貪泉之右高名夙
著仙化横飛芬益屛迹而歸農姦吏聞風而去織京
兆之積困行潛迴汲黯之臥淮陽直聞清淨玉堂之
居德協仙衆賢良用能使檻穽不施猛獸遠江而遠
寰市廛無擾商旅倍道而相歡颶風寢毒炎埃罷癘
人稱有道家實無爲加以援翰寫 心自契真廉之旨
高談見意不踰玄默之津學究儒林真窮什部知通
人事且味禪宗道可以知歸虛物 由其顯晉遂成
也忽於此塔重覩神光玉林照灼金山共足倏來忽
往類奔電之合雲吐膝流精若繁星之轉 傾都共

仰溢郭闐窺士女幾乎數里光景動乎七重寶盖今
之日也觀夫至道不私瑞生必由乎樂國變基有曾
臨至必依於善人自非化足動微孰非飾迹何以發
真如之盛契壯實相之輝華在昔獻集禎川宣后歸
功於良守龍游湘浦章帝布德於賢臣歷選前猷茲
爲故實然後上和下睦主聖臣良滅火返風雖有辭
於進壤毋修子應亦何愧於當仁至於百越衣纓三
聞耆老或代道塗冇氣推丹桂之城家擅芝蘭名動
於稽之野出平原而袪甲擁崇闉以鳴鍾並爲蕃部
之恩親覩招提之瑞同祈介福共潔齊壇聲龍象於
壽州森衣鉢於西竺會吞方伏供備香蘭法筵展而
沙界攝供錫鏡而鐵關靜妙財爰指法施斯流拆教
椒於香城文泗塡於寶庾鑣藏巨億吏入脩田價直
百十遐登儋塵豈徒照車十乘列隋氏之明珠盈筐
萬鎰積大顛之寶具而已朝散大夫守長史 地乘
華緒價擬名流豫章擢而成幹騏驥生而躡影山濤
天骨無情吏隱之間王衍風神白出塵埃之表白黍
榮嶺墜作式瀛幽器其小術包其大體振温良之逸
步得叱贊之宏綱布道移風善寵邦政歸休置驛獨
守家聲然則野老行歌雖致功於露冕游君坐嘯固

殊美於題輿化成與壞抑由向德故能道揚法教攉
斥蓋經家懐方廣之息人慕甯陀之學傳燈繼塡曳
組成陰下逮府寮旁因縣宗並恐薰修同希福惠豈
可謂爾之致矣向日志之者乎時有明威將軍行葛
府折衝都尉李公天子從舊屬朝廷之宗將也靈根
自遠聖族多奇受賑將於甘泉奉衣纓於平業青龍
帶劒光超殿閣之榮日武衛珠早陟齊壇之寵自招
皇誕作鎮邊城湟水樓船遂勞都尉霸陵車馬尚識
將軍嘉鶩斷鴈之峯恩盡沉鳶之浦濡鱗泗瀫處定
水而彌勸撫翼香林在窮途而更切頻光法會存委

珠珍護持仮仰招提是屬其兆基也如此經綸黼藻
其大矣哉爰自上月實輪等並妙根宿植勝果將聞
翰飛般若之林高步檀那之舍慈矜密洞散明月於
談筵智鍔相輝化繁霜於寶刃思瑚琬琰式播徽猷
弟子家嗣太丘黍閨門之薄宦地連雁漁竊藻繪之
餘工爰託下才用旌高躅豈知仲宣旅泊方銜深井
之悲長卿罷歸空負陵雲之氣我之懐矣乃作銘云
大息頹運嗟呼失道德弊爲仁物壯則老勢積情暗
求鶩討早赤水沉珠玄丘墜寶皇矣　如覺蒸然應朝
宗深微妙業與慈悲燃燈匡俗拾俵濟時涅槃不住

般若無恩俯　先生和光不滅色音雖昧規模尚切
猗歟上人移彼惟新智傾入藏心超六塵妻京毀宅
解脫迷津鴻宜佇想龍蟄存身青蓋遺邦黃旗放服
原隰判勢江山重複晦戶秋明巖盤夜燭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聿求索闡言尋丹瀨絕域樓遑驚濤顛沛
至誠宜感神珍顯會甄陶設險異軫疏源尉陀餘國
盧尋舊邊邑居雄盛人物殷全是惟樂土實曰龍川
護持靈刹莊嚴寶塔基搆鼎新亭纂爐藥飛日宵排
歸雲曉納架壁三休連甍四合分惟星紀境控天池
棟宇綿邈衢津推移神機丕應瑞景潛儀光合玉麃

彩動金枝凡我寮庶同𢘟雁賓周頒情勤于藻思逸
咫尺幽鍵往來靈室共陟法堂俱歸惠日四雜信受
三明弘益貝葉紛綸龍華寫六講肆宏敞齋筵巨翼
供引純陀飯廻香積天人合契幽顯同心傾家奉賄
破產移琛軒裳夏鶩纓珮交臨蘭薰習遠檀那意深
儕哉連峰冲乎德化職重集豪　近熊駕而負貽則
遠淨息訴道濟香城積凝寶舍琳琅什種杞梓無徒
謝輕僧會辨析文殊奔蠙易失令鼠難拘願刊貞琰
永寤康衢伊我窮途欣茲勝謁文休泛海中翔遊越
尚想知音有懐明發謬怍雅顧叨陪六骨爰抽弱翰

式敘高蹤孤音易絕知賞難逢思起工黎悲生蔡邕
豈無章甫誰適爲容

讀其文真如朝華知其人之不終矣歷覩詞章之
士鮮有結局所謂務華絕根者也而昔人以楊億
之文孫謂文與人各別然未有汎濫如是者

六祖能禪師碑銘 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
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柂海師
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
不生因心起見見無所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
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
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
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
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
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
其力卽安於井臼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
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
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猶有懷渴
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
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
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
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
物忌獨賢人惡出己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
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
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

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
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
眼凡夫願開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親
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
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
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
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
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
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
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

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弘濟
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
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
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
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
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
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
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
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
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

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
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
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
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
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某所擇吉
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
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
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
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
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罟

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
曰神會禪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
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
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
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
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
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
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
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
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
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曙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

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奔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紹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

此法可取
宗言不知

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寂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愛來
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瘠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
去佛日遠不言積億若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
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
則缺上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真能明人
語亦不見
柳碑人知
其詩不知
其文散高
潔出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我先大師曰佛氏言孔顏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造爵於羣教之表自第一義諦皆我之遴一也況儒學名法道家之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即其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勳茂德世為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冊之榮耀不足關其心聲塵未曾顧其性其年二十蒲天竺戚大師首宗瞿尼依佛教也常愀然而歎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像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

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倒傾海之波室是遂而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霈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觀天地更始正士白摩騰以降持法有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士亟歸乎哉如凱辰微陽嘉禾先發非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性之教即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來也惠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利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綱不出正念無遮即中益如來一斯教之奇鏑也天下弘經士窺我宗者不得其門而入天台去世界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

東陽東陽傳左溪左溪傳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事具諫議大夫杜正論教記今太師則親承左溪一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刓折而若節不衮時有晦明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吾衷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得無過乎乃卜此山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景揚大雄慈辯盡平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峯合沓以就我常大藏而孤峙凝天作以待用此持

經之境也及以清淨山空杉吹不動真念凝乎寂寞經辯在此肖貌此持經之心也大曆九祀州將韋公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潤州刺史陸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萬真心共護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下著名門法華道場焯哉煉乎綸王之恩日昇於天乎自江以東惣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始也衆精行大德二十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一觀四生多溺空見乃繪盧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體非無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寶妙塔備淨

土常生之葉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聳得見等四部得嘉廣教盡收無垢淨光益是如來極開方便跡雖有作功乃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滿乎道場真詮昭昭與清景不極大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性常住乎不有我法安寄於是置莊二所世田爲義俟嘉穀以登身山是修期聖禾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諸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願盈乎石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

明上燭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俄日聞天台然公公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久於本寺入法華道場忽觀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於支山本寺嗚呼象法衆壞若流增波無數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恭公韓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驕陽久焉飛尚若焚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黷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偘道欣可入如來之室豈唯宣父之

至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森教門人猶子盡源等高
志誓拔德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大乘以基性雖
後學風聆德聲君云不緇貽諸來石銘曰
泓澄吳江靜幾於道淸氣蒿焉誕我僧寳沈沈大師
與道爲蕃義天無孛慈釭不昏歸然支山繁公所役
建塔闢院夷光而趾乃基靈峯巖峯崇崇乃啟秘藏
秘藏形形大色在下日影當中貝經無言至象非象
寅理微性不昧不明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峩峩
有時而裂香樹暇瘁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
示滅何之天泣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雙履西去

相逢是誰見滿未乾疑山尚阻嵩嵩宛氏之
吾師宗參空留法語入室數子皆弘我經爻
遷今如是恭恭秋秋釋氏儀形影塔亭亭長在
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雞苦雲典我爲諭

四續古文奇賞卷四十七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神道碑類

名碩

赭淵墓碑 齊 王儉

朝官

平章忙兀公神道碑 元 姚燧

平章徐公神道碑 元 姚燧

平章史格公神碑 元 姚燧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元 虞集

翰林侍讀元公神道碑 元 盧摯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元 虞集

褚淵碑文　　王儉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産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于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紬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

仁經義緯敦穆于閨庭金聲玉振寥亮于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道遂乎文雅之囿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韶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于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陽源才氣高奇緒識精裁宋文帝[illegible]尚方鑒賞無昧袁既延譽于遐邇文亦定婚于皇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附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

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哀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敘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于茲泰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塗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

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秪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之分又懷瘝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父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藹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輝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慕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

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
致欣于樂正羊職悅賞于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
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帝侯垂式
存公忘私方進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
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巳弘化屬值三季在辰咸蕃
内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披榛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絃于
宗稷流鋒鏃于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
實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二心之臣戮

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于綴旒拯王維于已墜誠
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
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
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
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
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
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于天位彊臣憑陵于荆
楚廢昏繼統之功余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
聞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卄蒐秉羽之績乃
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

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彌綸於
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
輔五君賓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
宇闢邦敎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于袞司
而任隆于百辟甄逐冲旨改授朝端遐無異言遠無
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
罕用故能嬪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出信變躅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
雅議于聽政之晨披文于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

琴心曖有餘暉遂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
之戒肅肅焉穆穆焉于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
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禀
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于雍
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
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君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
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
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
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綴禮晏嬰既徃齊君趨

卓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于上群后怔惻于下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綠
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簡
禮也夫衆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游當世
不能撄其度均貴賤于條風忘榮辱于彼我然後可
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誄云充備
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恵露庶類言象所未形述
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聽之眇
默敻興誦于丘里瞻雅詠于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
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刋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
歸誠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
八元斯九內參帷幄外隆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孝巇蹈謙
諒實身幹[illegible]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萬構云頹梁陰載缺德猷靡嗣
儀形長遠惆悵餘徽銷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
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
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
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
三宿墳拱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
不及今爲鏤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昕遺胄於無
窮敢屬筆于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
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而公之曾孫蘸木曷
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晴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皆止曰帝
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涕而歸請獨宣力
帝試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
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爲
壓紵爲按答兼明焩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
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先發其將
术徹帶玩鞭馬鬣不應眉壓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
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願帝試曰臣萬一不還三黃
頭兒將軫聖慮者屢入疾戰大敗其軍帝猶逐北物
使止之乃旋師免冑爲般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

卿盍休兵竟劍而歸親爲傳藥後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褒只里吉爲敎將實樂居壓其以只里吉民百
戶爲脩壓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
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
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
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
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
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
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鞍事邪後諸侯王

與十功臣旣有土地人民凡事于其城者各遣斷事
官自司聽而丁卯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
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駿馬四百匹金銀
幣帛於是詔入宿衛帳近臣曰是勲閥諸孫從其
出入禁闥無懈誰何李璮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
欽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
南王忽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誣毒殺事聞救中書
擇可治其獄者凡四易人皆不當右丞相先真衆公
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斐然
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卑子然尚書別

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籌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
日愼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烽宜少
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逆人貝金六篋來迓
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擁兵不安其心將懼而
變乃好爲語遣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寘
毒情殺之而還奏可御史眞日卿乃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聚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剌而事
統安童者悉統于博羅驩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
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

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
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
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
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
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遠此數百里其守必
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
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開之一下
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
太傅伯顏入覲還寄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擒白馬

假記勤王之師寡可恨　砸

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
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
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南
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
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昌賜玉環帶幣帛與博羅
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
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為軍其百
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
與正同已行矣公以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
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

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為貪婪掠伐平民
妻其婦女奪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與
疾入帝覩其色澀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
德入愬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答剌斯博羅斯幹羅罕薛連
干皆彌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蒞詔令公往凡
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
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
車輦而畜負之途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
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

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黄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良
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上
遣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
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
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而弘吉烈亦其
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
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
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率東征
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

乃顏援師[illegible]斯[illegible]針[illegible]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沙兩
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怯志已而
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衛塔不
帶斬忽倫于從與川律特人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
兩四百五十錦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
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相於戰勝一日
不虞賊潛兵來至止從三騎返走行幾絕前橫二大
深阬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死
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于東海之壖哈丹自
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成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

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敕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為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與帑一開封監縣鐵冗而告廉訪使胡其

不戢其民將集略散縣籍陳勘置邏屋器械於村又開刻光店為墻四其門為鑰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枝而徙凡有逃後詔天下括馬公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自馬當送郊坰不然何國無以為方三千里官民之家其入驛馬十有八久之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以其地擬賜諸侯王求為佃民自啟公奏正之仍著為令汴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滸為巨浸分親行視皆有可指完之皇上元貞三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為河南入覲奏佗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

泰安州五兵歲入絲一斤稅四千斤監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爲益勑遞車送旋軍中賜段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陛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僚佐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剌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又不言豈彼恥自白邪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至汴驗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

德之元浙工選才忽而冗者不花來歸公遣使引開始是敵王疾由其以是輩小弱若與與知今而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太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酸惡公變其法張行四憑其富皆凌轢府縣肆為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販海之石皆其私佑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戢

廷立奥烈夫恃彦于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
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恒州西北太
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郡元帥
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
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
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
間事乎而疾鬭贊請行惟以有國難虞爲憂視轉鬭
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奥之朝夕焉雖風雪皴
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
避恤必致冦首獻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

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韃弓矢皆百世傳寶
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鶻鵰鶚多或十
賜惟至白鶻觜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爾惟朕及鷹師
所籍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樂愉矣無以娛心
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鶩所集特出縱之
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啟邪心皆殊
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宜慰慝副參政季博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
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選歌舞以娛賓
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夫適薛徹干

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肹次
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笄
牙幼在寶銘曰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
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漑告帝視友同敵陳
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兌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
不仁由賊叩輪慭功是創帝惻其心百倖償死頷成
嘉止伊王其子造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
其家公祖王李勤勣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勳閥
遺苗帝擢以培而獨于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闥無止
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

即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既閱炎陬金山
逖徼閒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
慝慝日省臺院平章大夫省寄鈞踐先聖令望齊予
陵陵良駟天閑豪華御轡崇軾介胄鞍帶衣裘黃白
之金妾家如丘皇矣太祖于霽于理惟公曾考貞成
其始遺厥大難畀之神孫神孫世祖剛乾翕輝考其
皇輿南北猶判就是浙右旒冕歆褫大興師征洗[illegible]
百城同不簞壺謁歷義聲傳其國都舒王甸[illegible]
淮東諸州猶孽部公進攻盪殲孑兒九城夜同公[illegible]
成終將天意悠悠或在戊始之孫空際[illegible]

惟陽江僦如内于乃先考先光以大常聞古先誓侯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
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里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人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從平宋彭義斌淑授山東太
宗分土功臣由徐邳丙別于兵部不足萬故闕以兩
州補紉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
疾力考撫旅局監其國以世祖處極中統之元庚申
夏五月卒亦有子曰生公於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
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蕭書天
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亞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
益日多才器兼人恒以臣君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

年軀幹魁常然其祖亦長不能勝則知其先孫也隊
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甚能
先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
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
其撫過人識言音喧咻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餘之
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
其鋮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歷簡
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遺逸于江
之南且稍其俗時相方急治賦覈民學田官有其所
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請學田為完廟養賢之須歸

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
爲平章後爲丞相凡贊益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
爲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
其二相大爲計箚錮考蒙楚諸省承風鄂省已剗浙
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
降追繫收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剮夫三木責妻
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
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
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
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

有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
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愧恥帝意始
解命將衛介百人捽禍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
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鈐其人
諸縶計爲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
右丞參政烏馬兒刈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
省要束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
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彈惡求觀政此其
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及
有怨于臺乘其遷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諾

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奸數年賊終未入
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怩裂卷爲兩縫晉半印公
曰從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去以欺人
餘半島在其人言寤帝顧罵而起並辯始釋明日拜
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
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
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丈示以整
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隔降覘
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曹由不堪汙吏侵暴

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彼汝
反名而加以夷戮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
其財悉縱歸之他伺間者相率以出其渠魁俯且泣
南衡大兵隨之偷生陷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
纔是一皷自是方二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書諾
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餓然賓天與諸
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迎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
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
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俾肅清宣明風俗敦
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爲

功至矣乎譬父妻爵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淪
常我夫行之汝安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體
風紀之體傚意柘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
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
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皆水出塗築爲圍田以
故潮浸淫淮沮洳廣遠民不可稱公發卒數萬浚決
捷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不身董役經時而成
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
贊右丞相竭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
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沂

兄敗國以快其私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
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減目古人有言昊天不
吊殲我良人猶鉅臣哉蓋棺之日籍其家楮緡不滿
二百角貨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
炳自緣廉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轉車始克歸葬十餘
郡峨山之陽而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
魄緜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
受不敢逆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
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徐國公諡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

爲人臣下貢幽墟可謂竭忠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于公
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嵌詩書開闢口益
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
動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衮闕可彌憑怒安郵
大沃宸聰盡瘁孔工丁觸平章行其贈金刀漳風盜
知公來臨投其及浙利蔡謳吟成宗繼序曰泰漢下
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仰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
風敎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堤防巨室
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焉施門

用示不出閉戶以終叔時望失將空徐方邙山之陽
賁俳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作宗嚴巖
北徐爲讓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屬乎右始
河翻彭成其水瀰瀰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
猶爵未崇于皇今聖公德之令哀發頒行上公是命
既上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丑我太祖威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鬬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以其兄兵轉鬬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為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縣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

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璮反誅太尉訪敕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日一門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以解授兄子汇漢大都督權成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為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蒲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遲鄧之

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鄧州萬戶虎符太尉勑之曰戰無後人與焚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隗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為陣我舟不可越公獻下馬千戶背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為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术公將二十五萬戶為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

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得與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捷進焼洪擧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略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嶼百日墩激櫑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使戍招撃適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功前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背幘幅什澱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砵所集輜轀不可矚伺有息隙樹鈎援攀堞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胄威名非他將可畢留治靜

江初城既兵後剽殺之餘官舍民室盡于焚毀公威
戢下其視吾爲郎隙爲居第市爲列非必完無尚學
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貲畫地募民又賦鄉縣之
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寂靜江曰示吾久此不爲
去計亦制越一齊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備禦直
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
思鄉亡歸捕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皆議欲一切
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
且生他變既斥不從以男女尚相保皆籍民之乃無
敢覬取者行狗宅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
邕横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
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貸民董舞何木同
寶劉玉剛趙琫趙脩以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
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宗張武謝琰閻國
顯脫歡十千戶戍潯賓横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
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
總管事開制皆爲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既降雲
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南
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吾不
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

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可以應緩
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悔矣且
朝京師路近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撫雲南來者
五十州設官爲守之其省平章爲背叛公曰吾與先
大尉久共攻戰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
詔聽公節度陞將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
改湖南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既亡也其將相
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
王倡嶺海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唱其爵賞
爭起爲應裂裳爲旗荷鉏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
將治兵以時降斬不得使有根底能以衆來者官之
益王不敢求近平民而深爲延誅將另盟發兵下
令斬首來者以聞爲賜謀言貝資已復瀕江之州江
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資故令勢公
聽之曰吾軍亦捨敵懼恥就貿能復江不惟嶺嶠
不可非獨敵將借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與戍也首
議棄肇慶德慶封川兵戍梧公曰秀地微備適示敵
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壬鎮龍
山依歲事作官軍病暑不可入外肆爲劫而植稼其
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爲是大爲横象

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壘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欄隨以民夫具擔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静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絶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趙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規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硇州獲其兩都統驛送京師遣萬戸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後羨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絶食士皆

蕘草爲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戸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戸賦酒酢筭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鄙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日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年要束木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

公嘗督海艦責討巨萬大爲鉤考索惟繆别求可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七十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在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特有援籍怒詈同列辯詐鷙刻師心而行愬□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議抗不報嫌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戸率如千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别坊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衰求罪耳錢不可貰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

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殆矣渠門佔微其餘貲償五萬定其逆逆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救一二民蒙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竟罷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乃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壼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爽雖疎凡賤不峻陞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書一室號曰俗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贈德

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大尉諱天澤姚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𤇆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庇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浙西宣慰副使前甍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戶即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南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

授崇沙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別逐至爲隕泣鳴呼曰可良子已吝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

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覩雲龍風虎迺今覩之匪古專然天于皇輿將畀其全亦非一聖能同軌轍聖武我祖、戡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命之戡、乾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漸、故横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爲勩、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閉難而安、旋化而仇、鱷鯢騰海、狐猘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疇、方戶廣東、十繞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絜是求、孰湼而黥、一日貫首、公壓宜信、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

不忝世德太尉既光平章冠烈公世平章太尉之光燿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嗣龍虎歸假斧丘冥感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濤河流相永無期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朵而只爲鐵木迭兒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于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恩德于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于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于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收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

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朵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其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譏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朵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宅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宅事召留守責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以宅賈亡罪丞相譖謫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弼賕鉅萬爲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筆其父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人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

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illegible]言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皇帝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者成其獄願二人唾之曰汝等皆得備風憲顧爲是犬彘事耶坐者既慚俯首即起入[illegible]

執而戴諸國門之外俱見殺是時瓜沙嗚冥鄰人詢
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
爲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官爲之
驚惕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
未及有所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
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
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
是時鐵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咸蹙猶熾聞者失色
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
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

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題之鐵木迭兒之子相
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
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
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于乎粵若我仁宗之
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脩飭自古帝王之有
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鐵木迭兒常因間有大
故乘間用事以傷乎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
其首領以死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于久
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
求特寵幸固結于內以智爲用于外淺莫知之何者

其計可各得矣而能翌其餘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
陷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
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若
臣敢不敍次以塞朝廷之望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
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夫判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
金紫光祿大夫封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剌唐
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鄙亂知自植
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
大器期之事仁宗于潛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

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遂命公與李孟先之京與右
丞相答剌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機密
悉所咨致兼承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
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
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宮事亦決于循次衆敬憚
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倚之存問優渥待寡嫂
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雍
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
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
不及用也仁宗始親大政親談國者將盡按而誅之

公曰爲政而尚欽非輔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詠其尤
無良者民大饒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
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
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
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罷銀
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因無
廣實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
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之以宣徽勝用
不會屬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
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

國朝續賢賞　卷四十七　集部

公言于上曰誅言者失刑進諫者先誅世無爭臣久
矣張珪真中丞也上竟用張公言不罪侍御史上
嘗問時羣臣坐侍者或言笑過則上先公正色爲之
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諸言其失賴上知公
深讒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
書平章政事張閭以賕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
民少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二奉使幹來
不稱職權臣匿其奏黃不聞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
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月至八九
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

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俗悍民勞而
事煩凡期會供億恪稱非才恒不免捶楚以是若之
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
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
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
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因之司寇將
殺之公曰部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
于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于是特加

國續賢賞　卷四十七　集

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
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遷官爵贈先世或謂公盍
倚方重爲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賤幸際遇至此
已懼非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
遂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
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
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
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
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
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

公爲人辭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川尺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于義理正言無所徇雖臨患顏色不變滾滾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死于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于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原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獎良峻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細符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歎太平郊爲秦恭以事神娛發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闘其幾不驕以呻投蠛膠箝竊柔大均

天下日識有號獨德爲無忌我則有輔維嚮良慈執法在中偲偲祀危以浙其衡太母尚焉天子尚孝抑不傷兕猶我天討闘有人依福發慈闘彼獨何心假將逞威朝衣殺市衆憤其哭日暮怒自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因幾卑鄙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伸明明天子別于姦忠敷言嘉之大道爲公丕崇褒典以勵忠方來孫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貴從治爾來者尚徵臣詩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殁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儒業不仕以啟其里楊休滿慶延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之職及其爲學書或忘餔道昔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勵如此凡五六年剖劇抗摩磊砢而亘廣泉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儁腴究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程賈風斯文陶冶當世

慨然以爲已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後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　輔一見待以國士焉已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受學河內右諸侯開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衣脂翁賈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挑其間遣使者一再起公既來詣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援頰以談絫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就璃志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剴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代宋建蓋上流世祖總東師跋

荆鄂公建議大築以郢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脩
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停族以
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與文治
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
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
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絶江圍鄂守將賈似
道駭遽請和屬憲宗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
帝位命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
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輙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
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款兵館留眞州籍爲口實公

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戰戍
守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往以邊
郡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
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
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于惓數也撻
鎖館所塹垣栫棘驛吏訶閽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
犴之厳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無
復生意公諭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
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
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伐等不幸須忍死以

待授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
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
望風欵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詣宋執行人之故遂以
禮歸公閒關疾作塗驛問絡繹既至錫燕賜朝以服
異眷隆以其瘵于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
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知林州初
公之使宋也内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
陰囑邊將進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
外則宋權臣似道竊鄂敵爲功恥宰相畏公露其巧
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衆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

也公拘眞館十有六年六國大義而文統伏誅亦歸
國宋援誤國之罪似道亦竄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
傾陷良善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
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僅一時而享
有其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
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
郭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
一篤友樂施德于己者雖細患少報然僻特方嚴風
岸峭立衆不可攀素良病姦惱怙無貸故川世之志
適際可爲已墮荷檐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

撰績後漢書紬丕儕權選統章武以正著史之失若
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
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爲主
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
旣多乎折衷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
婉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擢眞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
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孫采麟謀從公之暦兆
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
曰先子葬有自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
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
有勞烈于國欽德纂脩負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
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
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同
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國鄒魯
騤爽源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源孰植其滋
孰芬其葩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獻聖潛于落
毫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鮮公奚逄
通職　休王師通命王碩柔遠淮夷與逮其頒

公凜乎危側奮操觚紫微內邇剛述旂分名義昭垂
薄言還歸其壯今者俐不康寧俐不則頫俐不三其
俐不齊龜清廟宗彝不既施施與論吹噓烝烝嗣襲
岡水岑思刻文墓碑以昭詩之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于是乎有博雅耆儁之士詠歌德業賛襄訏謨于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肅公明乎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左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之典由乎賢者

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物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士悉以屬之薦引成才奬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肅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為文則渾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而能以老成為國耆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讀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巳凘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布列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威州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邢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傑治儒業始為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賛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憲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仕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

年除太廟署丞明年升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陞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升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拜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

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三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二娶龔氏先卒繼廖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適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樓鷲鄉公孫寨先塋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建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于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

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彧丞務遇有材器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焉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于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尚而公退然沉毅器不與之敵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貳游治兼廣中以次出補吏旣有以利誘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耄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北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无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暝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有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

皤然親扶掖之郡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祀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于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論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子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曰

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式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泰明詔欣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臣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蕃碩並興蔚乎其文允乎其能道引弗回繼其逸矣自吳蔡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上承宋履入而奉親棆華瀚灩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劵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願贈在列執肅執史執爲浮參朝豔夕壞孰爲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與有來有承隱德之積

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爵有年與爻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八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神道碑類下

藩鎮

嶺南節度使韋公神道碑　唐蕭　鄴
昭義節度使辛公神道碑　唐牛僧孺
邠寧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唐劉禹錫
四鎮節度使楊公神道碑　唐崔祐甫
福建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唐劉禹錫
宣歙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楊　炎

福建廉訪使仇公神道碑　宋趙孟頫

州縣

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　唐崔祐甫
同州長史宇文公神道碑　唐楊　炯
淄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　唐張　説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元馬祖常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元虞　集
青城縣令達奚君神道碑　唐[illegible]

嶺南節度使韋公神道碑

蕭鄴

韋氏之世系尚矣陶唐氏之後有國豕韋者實爲商伯周衰遷于楚之彭城故漢與韋孟爲楚元王傅孫孟五世至丞相賢韋氏遂顯大賢封扶陽後徙平陵及子玄成別徙杜陵子孫家焉遂爲京兆人云玄成生寬寬生育育生後漢尚書令浚浚生梓潼太守豹豹生東海相著著孫胄仕魏爲詹事胄少子曰穆後著號爲東眷八世至隋郁城莊公諱元禮距四世入唐有爲陝州刺史者諱岳子于公爲曾祖是生京兆少尹河北採訪使府君諱桓爲王父少尹生贈刑部

侍郎衡州別駕府君諱丕奉天之難寇兵圍逼時鳳翔已告其師張鎰且遇賊矣公與從父弟皋能扞朱泚于隴州斬其使者乃折其勢公乃間行西走奉天後踰城下臘丸發表具獻功狀德宗把手嗟泣曰富貴惟卿所欲即拜御史中丞公辭以素甲無貲願從州縣祿養遂其志改萬年尉從上幸興元道若風疾險居後游散地既據當世其後官有達人要其歸劉爲蒲女而生公諱貞質字公理幼而神清長而聰與日新弊覽不忘于心耳剽音韻訓詁即今其父太尉[illegible]特見器屬且必能大其家門故名之曰[illegible]

十有五先君歿于衡陽奉喪歸北裴侯均在江陵故少公爲喪弟欲撫有外家吉凶之事且致賻焉公泣曰不専于孤有諸父在如將聽命恐傷叔父之義不敢拜賜之辱蜀使俄至他日反告太尉深德其之既除喪調補叔父太尉有大功于國家德勢甚盛韋氏子姓可以坐拔朱青公深自懲刻遂博極群書自三代已降損益制度無不稽其典要相國韋公處厚及韋湖南詞皆以學識相高每與公論推當世之務咸服其深切事情雖賈生不能過也長慶初遂罷官改名對賢良極諫策登乙卯科授太子校書敬宗朝

又以華原縣尉再登詳閑吏理科遷萬年主簿尤著京兆進士能第上下頗得一時之俊尋授監察御史裏行爲北都留守推官入臺爲真監察避同僚秦嫌辭不與齒除河南府司錄旋爲天平軍節度判官召改員外郎所奉之上即故相國令狐公也丁內艱服闋故李相國紳爲浙東團練副使賜緋魚袋後辭職居洛授檢校工部郎中知鹽鐵福建院非其好也擢爲萬年令潭州刺史又改太原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從狄僕射之辟徵爲太府少卿改泗州刺史歷光祿卿晉州刺史入拜司農卿時內尚食但令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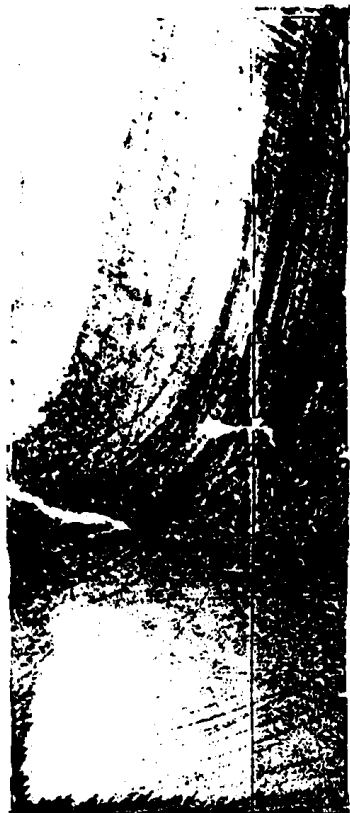
官有關爲其奏累貶均州刺史陞壽州團練使公當
官剸劇率有良弄雖繁劇之來千變萬態一以成機
應之故日用公事旺稜歲校能有餘裕所爲循良高
妙無跡可尋者耶今上初即位以理行徵拜京兆尹
京師稱難治者日有生事踰將抵蝕閒不容髮木易
以繩墨一面律也闊狹少失其機則見立敗遭有神
明之用無及已公能勺藥其間晏然無一事如弄小
方州云奉南郊備赦令上下百役抑揚豪猾無不得
其平居二年乞退除同州刺史長春宮使加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百粤之地其俗剽輕獷浮濡之利

民罕治本又違天子之法稅調衰息舞文吏乘故
細奇假役侖豪民用是因從公至劾侵牟之奸削肩
名之吏盡反爲民傾倪頓舒流庸盡復先是海外蕃
賈羸衆貝珠而至者帥與監舶使必樓其偉異而
以比弊抑賞之至者見欺來者殆絕公悉變故態一
無取求隨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邀人尚鬼事
有寘冥者不賓于醫而交于神寢以成風公醜其邪
命撤屋塗扉禁絕紛紛之祠或曰將不利于公不聽
他日秋水大溢將沒民居訛言毀神而致公謝服登
城向水酬酒而聲曰苟如云云長史身存無嫁下人

被而歛退卒無害焉鍼肓反正皆此類也政成亟上
疏請覲優詔留之越三歲發疾薨于位實大中五年
七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天子爲之不視朝一
日贈工部尚書明年二月庚申祔葬少陵原之世墓
比甍醫問相屬比葬弔贈之使交逢凡在嶺之南軍
吏與民及部屬鰥寡士子雕髻之族聞公之喪皆哭
失市與宴公篤孝睦親群昆弟之貧與子女之孤者
收接如婦婚配慰薦惟恐不得其所居弟滿之喪傷
哭變白側動君子與朋友盡誠信于然諾踐報之道
不怠如癖名人偉士多與深善樂後儁特露精誠比

比得之力仁誼慈華修下席之日家無適餘疏屬出
涕平生行事可知已娶監御史博陵崔昇女先公而
歿二子長曰參文太子校書次曰溫文華州參軍一
女始歲方大病驕其後曰無厚葬無用鼓吹無煩謚
于有司志我墓者無如故人杜君牧焉若夫碑則俾
我外任蕭鄴爲之銘庶乎實而詳也其敢以辭遂爲
銘曰

雄操京兆奄宅大州太尉之後叫公得侯儒衣極摯
公慊人優業衛益然及親勇諭善植收全始卒無媿
融鴻清洋式彌乃嗣茲圖石刻以永厥懿商伯以遷

汪洋其源至漢始著聿爲盛門徙居杜陵承繼遂蕃
用儒治家世世顯尊歷隋入唐或軒或冕趨鑒誠難
肖隆匪易尚書之生實屬太尉之後有崗有基可靡
而位公獨後之刁子自致追念顯考誕于其身如不
我力曷顧于人由卑至鉅能以才振小大之治有昚
有倫

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　牛僧孺

辛氏于隴西爲望家其後因官從帝或雍或洛源濬
派洪將微復張以及于僕射皇考琫琫益以儒業自
喜優游高放不樂取求制科高第乞官山水朝廷除
處州遂昌令嗜不念歸再徙仍南及亡累贈至左散
騎常侍僕射諱秘字藏之即常侍府君第四子也以
能通五經開元禮三命至華原主簿書判人等爲長
安尉大常卿故丞相渤海高郢以唐制肅將禮樂委
博士奏乞用公朝廷與之不能得去訖六年再爲祠
部兵部員外博士猶如故朝有禮天地奉山園之使

既湖上必奏曰臣唯乞得辛某副幾不以禮樂累
陛下上高之速可故公再爲禮儀使判官雖當時耆
年鴻生請及禮即唯曰辛某在若不敢出口元和皇
帝初元年高選刺史公出爲湖州時觀察使李錡不
奉詔興江南六州兵飛京口窺採石渡臨江索流因
命心腹將宰壯士高職重賄鉤其膽目約曰若等當
以其日同起取五刺史欲斬以號令廿錡鎮實多年
交有素故刺史不得執兵馬及鄰作顏防用李雲驅
市人與常一戰敗走李素受縛于敵項釘船艫唯公
以儒雅賊未急追公乃夜起撫左右曰使若等有父

母妻子成其家皆天子恩也若能隨李錡為賊乎左右皆泣曰唯公命乃開羅城門收潮下子弟得人數百公親以衣衣之以食食之然里掩出剛壘始呼大戰州東斬將屠營值旦悉先殲登城號令中外恬然于是時武功冠江南騎為之失勢就縛天子親命使以金印紫綬賞公急詔徵為河東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其實將以大將節與公以故未果就拜為左司郎中更京兆汝州刺史本州防禦諫議大夫出為常州刺史治職檢身專問照升取河南尹時天子大舉伐趙既釋復征司空度率五諸侯取蔡連戰四年伊瀍

之郊婦纫百役公撫困應須怛怛寧寧上大喜出少府節以豹斧戟旗騎走就授先一日立百辟于朝讀白紙詔命公以昭義軍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公褒衣儒冠帶劍持節潞自盧從史不稟不供急斂自守人已大罷及滔鄉連營三歲決死公之至止開城入府量倉數藏酸寒蔞莽公私之具盡可哀痛左右前後訴于公請乞救于上公曰天子以兵定殘賊空內府賞死士于今數年矣吾不能加卜式輩以家助獻詎敢復以請求苦上耶于是約出入嗇用度俸不入家嬰不資金宴不

備樂食不兼豆更四年詔徵府有貫十七萬食倉有斛七十萬刃鋙函堅幟赤旂青十五年冬行于洛及關以疾不任朝覲天子命中貴人郊勞歸第以十二月己卯薨享年六十四上惻惜震悼罷朝贈尚書左僕射贈賻有加公于得入仕以業儒書于得著名以典禮樂于得勳賞以立武功于善終始以謙退勤儉于中外親既有名而貴于鄙且近者餉給無所加疎而聽鄉于百里曠不相面須與無所加大官十五年居不易宅死亡之日家不歲計公之于孔門可謂成人矣子男八人少穆少逸少恭長順仲邕行質仲和

行儉志偽或文往遍使嗣夫人河東裴氏先公而卒將葬而公歎曰人之居無常而墳墓因為吾家之兆及于四代□下矣且使吾死有吾豈止墓而守者焉吾死無擇于地固無擇而已矣他日吾死于此亦遂葬而無用遷焉遂定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及將亡前為文自誌其墓又重前說殁有書一通緘置几上既闢之即送往飾終之制具盡于此既儉而周于禮不違時之名人無不多其能終而達其不撓耳諸孤恭命無敢墜失既葬會謀曰先人德行官業宜刻于石以闡不朽隴西牛僧孺時號專業文陳郡殷台

書迹絶妙且其人吾家之端且綵我先人行事敢不
告求僧孺實紀錄而台寶書既序而銘曰盧炎泰漢
千湖綿存晉畢胡僧狙豆滕腥基古惟唐求野摭經
公嘗博士綴緝披羅三代之儀濟濟復興祇職六年
臨別殷兢儒道克施亦志武事懸江錡反公實郡吏
禕棘張空以出不妨鳥周綱而赫湖塘江南之功
焯出有光部魯之生因公張皇憂恭陵淡奉守王度
入郎出牧尹洛將將茹剛撫循綿剔人處居不易第
服不易初則分先族以倫道孤恃于將終執筆自誌
男良女淑既壽而貴謂之爲人易此而何詩以備傳

不朽不磨

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
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强世雄朔野其後因
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
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
御史中丞北海郡贈太子太保考憲誠早以武勇絶
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
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
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

中之元子母曰黄門夫人李氏幼而聰悟父奇而
加愛焉及長好學涉書秀出倫輩郡下諸兒靡爲書
生元和中大尉愬爲魏帥下令掄材于轅門取大將
家翘秀者爲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
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
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淤公發
迹于魏人犄恢之謀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
問罪于此鎮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涣然内
潰獨與完從之旅偃旗而歸有憤攻中卒自引决先
侍中時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

闕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驛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與侯命之貨有賜上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于父母前進苦言曰臣功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傷之目河朔閭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僥幸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毋封化為貴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于朝廷無以弭議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者于外福延于家求時消僥必不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命毋貸天性交感三心既叶

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何孝乎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武鎮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系決潛其故態人知嚮方太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請非革逆用大刑光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少捐其軀一舉而下于原屏滄景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誠承明盧允之逆赴北闕下得覲于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虜陰為寇諜吾發使

唐君父知
人知將知
人之父母

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涩款于寳遊爾母抗詞于艤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起發出于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為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相衛澶三州為鎮以君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遜讓已爵禮無違者翼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奈使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陽之北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慟同天為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累表陳

乞行司以竟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illegible]功用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為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鎮于邠士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鑾降革之儀薨于端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有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邠夫人瑯琊王氏祔焉權宝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舰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具事功來請曰婺不恤家而憂

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肯、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順血盛、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嶷穎、太和紀元、淮拔不虔、予弄父兵、跳踉海堧、有隣陰交、蚵起雞連、詔下溥伐、民悶驟然、時惟侍中、實統貔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効節、精貫神祇、波滄底寧、王命褒之、乃遷元　求鎮近畿、乃胙元子、別建旄麾、一門四節、焜燿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

喬木雖大、首風不知、于喪之臺、列鉄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泣護恃精、祥于東洛、寡天觸地、血染縗服、體有金章、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聯除白馬、靜于邠谷、難哭一聲、不得自盡、綺紈之間、非組翳翳、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良有宗、有子稚齒、行號挑禮、歸之萬里、洛水之陽、俯仰之間、聲殘哀哀、幽顯同理、舊松新松、亦聚喬梓、刻石紀功、垂千萬祀、

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劉禹錫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仙、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溪、游其門皆天下俊傑、著書行于世、既歿、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試賢良、皆上第、

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于隋末、其弟勣亦以有道顯于國初、自號東皋子、文章高逸、傳在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以遊方外遂性、三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性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後自淬琢于春秋、得之、公是子、禮得之、紛俗居淮水上、躬於樵事、善積于己、而淮楚間郡彥多與之遊、公慷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

賢者在外此

聞伴家聲不類今夫以文字半洋常世者誰如華卿

卿自棄耶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爲足因決策而西

上在貢宇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

無此心如植物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盼

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

從至者記室于嶺南授正字參謀于淮右進協律郎

其後左許下暨梓橦南梁率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

史司憲聞其言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

戶部員外復爲知己所薦遷秋授司勳郎中攝御史

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尚書戶

部郎中以公雅稱亦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申錫直

爲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敢公率諫官

數輩入受伏閤上爲不時開便殿公于旅進中獨感

激霆涕泣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

爲憂求爲虢州刺史宰相行其又重違誠請增之以

兼御史中丞用示與于人也大抵以智謀而進者有

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爲今揚州牧

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虢略賛皇入相擢爲

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爲右數月遷河南尹

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

之職論不以爲薦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禮度風采

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與壤其治在束吏惠下蘇

疲羸瘵劇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

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群務舉遇中貴以

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蓋其忠外無以撓其理三

者其求政之有指歟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化元年十

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臨終使上言有詔軫

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七日葬于河

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

鄭氏生三女而殁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亡胤矣猶

子前大理評事扶侍宗長書來請曰先也早殁崇

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以其所聞

籍錄以俟其長稱耀世父之德者不敢思有以垂于

後者以誠告于從叔大司農復命曰愈謹按貞石以

乞辭無忽余昔爲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

墓誌即今丞相徐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爲忘形

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

取忌腐所體則河東裴公直天水趙侍自西李行方

吳郡陸紹淡國劉寬博陵崔珦人枝曰得士夫揚州

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材不一

□□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詔致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
貽于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遠中泳後大
萌芽苗然秀出蘂蓉香不近名其聲入彰行成于退
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寘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爲郎
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于三川
頑民底定乃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歌姿瞻我旆旌
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納潔潔廉士道本乎心
暢于四支治本乎正形于百爲黜吏斂手齊民揚眉
江淮數空夜拆非施公卧于齋邦民恓恓公衣壓屋
[illegible]民行哭斯來御辭言旋崇氏未老胡人竢焉
熊耳之陽夾決洛川仕賊在茲倪固且安松楸颼然
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御史中丞薛公神道碑

劉禹錫

薛左三代爲侯因分于郯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爲齊所并其公子奔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讐之成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陁人自冀仲爲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爲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爲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于車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謇字其曾祖寶徹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會有儁材刺三郡金紫綿皆以治聞累積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邦以文行著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illegible]露角崇文生茂滿調上海吉于官之隨若一邑人尉丁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論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討相以分爲轄少授監察御史專行在京兆水運使府居爲門土殺罪其舟艤募勇壯且使少矢者爲將夫十有餘人歲尺籍伍符側如舟師部以中貴人護之將發眾泝河北行涉戎洛以僨縱邊帥及乘障者雖河壞迴遠必赴期如合符一出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中內史未幾淮夷節

將以戎俗缺閒垂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遷府遷中命與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武及境賦置郵供帳及郊祀將迎部伍下車視條帳器備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悅元和十年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七贈右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

早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子凝為嗣季子戎弘以諸侯禮議返葬故里城外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為平盧從事洋按甲令襲碑石來乞辭以垂于悠久初公治粟于閩歷想方冠惠文冠祭行馬外車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久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為郎識隸計司因白計相公召來會府行有日矣過內擢淮新愚以綠半在底開關外役竟不克而然而公之為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為根柢誠明枝葉之而方為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緜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傅誌其墓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與游者傳信之前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蘊淪鼎氣鼓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爵入仕幽能未光尺木為階俄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宜朔方邊師為喉俠我扉樞沂于黃河路出戎疆務乃勇士卑衣挽航府索貸孤窮處在旁府闢公名怖不敢致安井巴南列城相望率有儲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南軍大往為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乃廉于閩閩悍而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委然如蟄

閩方不淑丁大集其禍公薨于寢玄柩以俊大于殷朝贈之金貂蔚蔚古原鬱鬱中條大葬舊阡松柏肅肅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

楊炎

昔我乃祖世族關西左華右河前虢後晉食唐虞之地首韓魏之封大將盤弧彤弓之錫此之謂保姓在帝高辛氏在周爲司徒在秦爲上卿在漢爲太尉此之謂世祿太尉之道齊宣父大夫之文似相如此之謂世德內史之採金虎赤泉之斷江龍袞州佐命于齊驃騎重侯于晉建公能官其業此之謂武功公名和字惟恭河東人也爲高祖驃騎之曾孫大父諱言隋朝散大夫國子經術之與高論上庠泊河海風塵兵興散落遊宦隸州蒲臺今考諱楷河州大夏縣令以神明之化出綰桐鄉猶踰于猿地播于沼公賢明本乎祖德精勁因乎地氣好兵有秦韓之俗受學得孫吳之書發跡洮隴成功西極仗劍出爲人帥車入絕域則樹兇下月定胡隴則漢地空所以利建侯成略之賞凡三破石國再征蘇祿開勃者三誅達奚者一始日弱本府別將委統金吾十五攻常冠軍終大小百餘戰竟終驃下初開元中群胡方盛南寇于闐公以中軍副越行而前雲火照于王庭雷霆起于帳下故羸師破竹後騎追甄灌夫之勇也二十七年有詔四鎮諸軍大出漢南坐問罪蘇祿洗兵滇河旌甲數萬人城池五十國公以麾下爲前四罪之名有官牢之饋酈生之奇也後五載有景姓之後來朝京師金甲善馬織文大貝告于廟之室旅于大庭之庭承覽傳常遺風烏孫故事并泉可數談笑成功上壯之賜弓甲一副廄馬二疋伏波之美也明年元帥封常清署公行軍司馬都虞侯西討石國觀兵海隅歷莎車踰大夏見條支之卵飲郅支之頭坦兮赫兮雲捲萬里傳堅之略也自武衛將軍四鎮經略副使加雲麾將軍兼于闐軍大使其他兵甲之富寶玉之林公鎮以清靜同其習俗加敬質琴政用大乖人遷金吾大將軍四鎮節度副使金紫之貴樊纓羽旄雄風雲然非圖未極方將載衣冠于地表會風雲于天庭夢厲成災明淚生疢以十四載五月薨于鎮西之官舍春秋若干夫人晉陽賈氏彼美孟姜顏如桃李靈劍始合泛于碧海之潯鸂鶒漸飛坐于金蓮之界嗣子預有弱王之略好倜儻之奇初以右武衛郎將見于行其天子美其談論問以中興遂西聚鐵關之兵非稅堅昆之馬起日城開天郎特拜左衛將軍兼瓜州都督關西兵馬使又遷伊西北庭都護策茂勳也詠

門人以息群盜設勇爵以酬諸戎鍾鼓再考騂旅旣
備可以絡明君告宗廟揚于冊考有銘篆之功曰丁
著愚無松榆之舊以月日與次于某葬我公于某所
禮也烏戲昔齊方草昧而袁州降隋室始創而驃騎
興當今受命而武作豈公侯之美必復將輔佐之跡
有歸歟中丞以炎聽于親宗服于祖業捧持簡牘見
託斯文斤陵蒼蒼歸于萬世地連汾水之舊蓋望虞
鄉之古祠遠若能松寒石馬等人墮淚如看峴首之
碑漢將焚舟逝識祁連之冢銘曰
偉哉忠壯萬夫之冠熊羆三軍鷹揚霄漢星殞月窟
龍沉海水叢洛失風功名相半我有令子上之寶臣
勛業一點石麒麟光中十帳出入木輪桐十上祭
春秋七八尺非何鄉言歸晉土蒲坂之北汾陰東浒
其甫千仟山河萬古蛟青蛇今負騰虎埋金劒今何
耶槐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八金有史朔平臨
潢二縣令者諱楠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
實從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鍔字彥
中始與從府君出濡預客谷已落落有古判長器而
孫于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公二十二
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師喜優納人士公布衣
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邸中久之上其能即試公
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咸州二十年稍遷
發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
尹未赴遭內艱于是御史薦德公成州嘗日數有薦
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
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仍用公爲副使明歲自免
去非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
日以疾卒年五十　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
卒之日無剩儲儋家甚虛之僅聚哭一辭口魯人亡
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洛君延克自力奉公喪還上
大都宛平縣西山夏莊之原瘞焉空以四月辛酉其
域距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爲政多
本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道道

傍初不顧已而訐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即
俯拾俟有門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諭驗
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咸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
轉賕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
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以資途人如
何不知之甚耶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爲兄弟如初
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命縛呼前曰若
軀長六尺徒甘縶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樹取耶吾與
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貸于罰後公出安西有從
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脫

民盲又訟民仕令敘飾兵伍爲丁大長誕公當有令
日台算昌會歲人早卒木枯嘉縣吏論辭公曰得無
以冤獄致是乎取其事按問得實乎反上之大而三
日在圖偽行者皆有以采銀爲利獻上者朝廷下其
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
聞有旨罷其役建寧劉氏名麻沙刊嘯中傳語其有
反狀州若縣將繫逮成獄公慮因及之曰有是乎
有是乎即抵以法公仕師旅當官之日不多于開放
之時故其施爲注措深遠不傳令揆其士大夫口道
以熟者一二志焉遂然猶爲試用者小耳令充周而

極究之則古術蓋不足多也公曾祖忠源仕金爲定
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
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銳
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母王氏
追封昌平縣君銳後至中順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
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
訪副使公　　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
謚考懿諱　　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
粘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
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

令治薊州儒學正將仕郎程惟組錦局使吳燕中書省
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姚庸奉
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其二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
昌順昌延昌隆昌昌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往
往援琴以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
延祐六年距公葬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隧上
之碑不腆之言公實知之刻辭記撰倘何容辭銘曰
蕃之淵淵流之澌澌莫或匪泉繁之疏疏播之渠渠
堂亦有焉我覩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既儀
不卒于施而又不年不彌其盈不修其傾以游于天

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知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
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別駕權公神道碑

獨孤及

開元天寶之際玄宗始以八柄付三公由是台司得專其廢置其中或因寵憑位權大下有異已者諸附離之者皆出入三臺若公才令名以望見憚則擠排役其俸而黜其職故天水權公幼明由新安令爲絳郡司馬高平郡別駕而沒同于道者皆竊歎之是歲天寶六載秋八月也沒後二十有二載歲次己未春二月奉葬洛陽故塋夫人新鄭縣君滎陽鄭氏祔焉縣君某官某之孫某官某之子以仁儉好禮輔佐懿德宗明之風訓齊閨門壽六十五大曆二年十月某日終于丹陽初公娶于博陵崔氏生子曰曄崔夫人卒以繼室生四子曰駛曰申曰器曰舒不幸短命曄駛申器悉忠信好學善屬文位未顯而令名歸之慶之垂訓之流也至是既卜宅兆曄等懼日月逝遠後裔不知先人之德善淵及系嗣之美故使錄而銘之云公諱胤字幼明隴西天水人也權氏之先出于顓頊其遠祖殷武丁之少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權因以權受封且受馬至周爲楚武王所滅國除其後有仕隴西者遂家于天水歷漢魏晉宋間子孫世爲

都尉郡守至齋孫巽與王景畧同佐苻堅官至僕射巽生景宣景宣生士玢益知名于時士玢生萬春歷華州刺史封千金縣公華州生右領將軍曰文奬領軍生永興令曰懐育公永興之嗣也奕葉之明德粹氣叢乎其躬故融而爲仁行播而爲文學童子時舅氏崔湜奇其文嘗爲有何無忌之似其鄉舉也考功郎中蘇頲拔諸群萃之間連尉湖城汾陰新豐渭南河南五縣開元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會監祭太廟先時同事者約相與偕赴及將赴祭約者有故不至遲不暇告公曰人約我矣豈可先已而後信乎遂不

赴坐是降爲河南府法曹君子義之初選部舊制每歲孟冬以書判選多士至開元八年乃擇公廉無私工于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公受詔與徐安貞王敬從吳鞏裴朏李宙張恒等十學士參爲究其升奬皆當時才彥考判之日由此始也于時天下無虞二十餘載縉紳之徒用文章爲耕耘登高不能賦者童子大笑公懐儕其間以仁義爲己任片字隻字動爲學者所法時輩榮之而君家清方惟德禮是仗潤身飭吏不過經術不矯持操以媚貴游行威作福者忌之由是官從而階不遷從法曹數歲

而後有新安之拜反至歷降郡安平任愈疎遠安貞守中未嘗易方處卅其心與位升降春秋六十四而終蓋道之行止與時不幷論者以漢梁叔敬桓君山爲比公所著文二十卷其立言之宗趙郡李華嘗編而叙之矣若世系事業則書諸文其文曰亟兮權公有德有言忠恕廉清道直而溫行有餘力足言斯文居高壁績勤約是守與明與信寧黜無苟跡屈志申義彰身後升政游學左詩浠詠風流遺烈足以遺子九原與歸未由也已

常州刺史獨孤及神碑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于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烏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于下國二千石祐甫毘于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側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刺史思貺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秘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與立于朝建旟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

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夏四名公亦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堪而流皆不寘不相決厲彌月厚而帶之者往往失身由涕泣若公有子朗郁等年未齔嚴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潤河東師聞喪來奔乎何而至慌毒之甚情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從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喪去當州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于河南府壽安縣其原先秘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害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令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于後乃託我故人叙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秘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秘監問曰汝志于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明于後世是何尚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為章句學成童丁秘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免喪加于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至常州漸致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

論君子謂其平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督使戶部尚書李奏為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登初服今即上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敗之人者以公為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寬而不撓制章論不傳于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為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之

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所以
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其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
時為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議定謚之際諒暇名實
皆居其當與嚴河南郢訓呂荊州諲謚議博而正
當時韙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
詞翰雅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鄉黎庶精選牧守
以公為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窮獨課績聞上加
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野境瀕江傍山群盜所聚或
蟠結林藪或趦趄城市公惠以柔之武以威之釋矛
服來盡為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璽書勞問

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厥江南十數州
境之人流徙其界公忠心以撫綏獨完安天下圖而
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
兵興之後中華爭覆吳中州府此為甚大故荊之選
發恒屬意爲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經德之體
百姓蒙化遷居不知所以安而奸吏不忍欺路不拾
遺條獲根敝脩降之公下生間人之舊必偷惕之
氣嘉與之不覺持身待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
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忠誠世教
賢遊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碑頌流于詠歌
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逸不可逮公有
集二十卷行于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
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許試論道之位宜而不涉
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
喪如荼如蓼竟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貴與善名位
不稱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德孝行為大烝烝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
如椿如栽常州之義篤于朋友用之有恒行之可久
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有政扶柔三部
謙以為柄蘖遂國倚千古迭跌常州之文究其元本

斷取其深艷從其損在昆之緯在衣之襄常州之下
止于身後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為鄰自馬江上
日烏洛濱鵲鴿在原哀爾元昆纏綿霜血長號訴冤
恭述遺美謂余不讓我見之于將二十年相與幹在
胡疹不瘳嘗我于池于爲之泉嘗我于桐于為之欽
榮不獨遂斯不復全如何淑明推殷伊賢欽禾楚挽
徘徊藥田望之不見起之無祿狎首功如女手叅叅
如天如天泣涕漣洏

唐同州長史宇文公神道碑　楊炯

諸侯計功其銘曰仲山甫誠于百辟大夫稱伐其銘曰正考甫公于三命所以揚其先祖所以示其子孫上古之初刊于禮樂之言中年以降述于宗廟之祖文質既殊條流遂廣山河永配金石長存或旌原氏之阡或表滕公之墓觀百林之字者孝廉之舊業于是乎不愆不忘讀黃鳥之詞者文範之餘風于是乎可久可大公諱珽字救珉河南洛陽人也宇文歸之遠派宇文翰之餘秩龍火晝夜于鍾山鴨雲南非于瀛海自中州北坼上國崩離魏氏揚其寶圖齊人弃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其神器則天有成命周雖舊邦文王以業重三分將事上帝武王以功成八百陰騭下人車書混一于域中子弟星羅于海內方于劉澤乃天潢之懿親足以曹洪卿當途之近屬及其隋室遷鼎重運握符周亦壇社仍存山河不替曾祖顯和後魏將軍朱衣直閣東夏州刺史車騎將軍散騎常侍長廣郡公周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周書有傳對揚天命保又王家霍去病初封冠軍周亞夫始為車騎剖符之重任在于六條建國之榮禮高于五等祖神舉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尹治國大將軍并潞肆石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總管東平郡公贈少保周書有傳材優輔弼業贊雲雷晉則羊祜儀同楚則若敖柱國王吉之拜京兆天子聞其直言郭伋之蒞并州諸童得其恩信考諱隋文皇帝挽郎皇朝益州青州瀛州清苑二縣令鈞深致遠直道正詞不汲汲于富貴　乾于日夕厲都將公埃非無社稷之能太丘陳仲弓自有開門之德公度成弧矢氣襲芝蘭劍則赤山之精摠牽牛于北列緋則黃雲之寶入天駟于東方資大孝而立身蘊中和以成德詞參變化稽百之關文學當圖書閱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三冬之代史司徒袁紹府之以括衡今之丁備衛目之以特桐梓漆初任周子千牛備身授道王府參軍兼鄭州參軍事橫經太學射策王庭南陽才子宣慈惠和之與武公循名濟河洛韻之間聲振隆發參卿位重王畿之任泣門上丹中劉簡之博聞中郎寓直秩滿授遂州司戶參軍事天開井絡地總江源財雄貪習于外區侍守相名于近甸君子為政如陸績于賦人黃識臨官識包咸丁數了于遷絳州翼城令大梁星野少澤封圻城故絳以深其宮都新田以流其惡實惟繁劇載佇循良魯國有司無撓徽之事南陽

郡吏罷休洪之娛州府狀聞鄉亭頌德亦由禮讓之
化綿竹于是乎作歌風俗之爽從俄于是乎刊石稍
遷符璽郎尋奉敕檢校鴻臚本官如故環滯要略掌
天子之符璽劉熙釋名表京師之心腹是分塵飾式
贊王侯國信不差郊迎有序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夏
書禹貢辨其川澤周禮職方別其物土清晨伏奏幾
承顧社之恩閑夜粛齋惟有張燈之宿詔除朝散大
夫晉州司馬尋遷長史平陽舊縣姑射靈山玉印仍
存瑤城未改暫參簪之逢宜武三命而踐侍中管公
明之謁冀州四見而登別駕詔遷同州長史河西輔

輳渭北膏腴秦地之下邦漢京之左輔使君何以爲
政端右宜其得人江統知賢直言則陳留阮官广唐
彬爲善通理則汝南王叔度王祥糾合屈公輔之宏
材荀羡逸群杜冲天之勁翮享年六十有五以永淳
元年六月二十一日終于華州之別業嗚呼哀哉公
元亨利貞文行忠信禮樂之君子儒林之丈夫當在
爾冉中求自是風儀外物友于之義伯淮與季江同
發朋從之道鮑叔與管仲推財俊游大學之中猶甚
平臺之下輻車就烈化洽與二同渊軾當官政成于
斗刺道尊德貴而大位不躋有志無時而天年不永

即以其年十月遷定于鄭縣安樂鄉之西源嗣子某
官等詩禮預聞箕裘早學生則盡其養剖毀貧粟于
七年歿則致其哀康頌絕漿于九日古白鶴州青烏
鄭伯所封有咸林之采地管侯所啓有洲外之城邑
其川渭水而玉瑱其鎮華山而金不啓冑與旄紛紜
野田范巨卿則素車來哭韓元良則緦麻設位大夫
受梁鴻之命終陪列士之墳妻子從田豫之言竟託
神人之墓嗚呼哀哉銘曰
國自東部承家北平遂荒中縣爰有神京時逢日薄
運改天正二王之後三代之英惟宗惟祖有典有則

大魏將軍降周柱國于穆顯考其儀不忒前朝晉風
開門表德五才鍾秀百祿與賢爵郡曾广浚佚滿
公之廣學其積如山公之大辨其流如川親朋鄉黨
旭若周鄭人物會同歌謠鼎盛設官分職天子有命
束髮登朝參卿軍政江漢之流河汾之都檣[illegible]帆
任重前旌六壁爲貴皇天降符九州爲府益地開闡
平陽士守下部風俗泰簡閭閻由河沈湯縱油之化
海沂之典始聽雞晨行後驪足通長深知上往凶來
賓朋永詠徒御相哀華館無家玄堂不開青龍水曲
白馬車廻漠漠古墓郭門之路樹樾寒相平林之[illegible]

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　張說

五岳可涉唯德也謂之崇高萬物皆化唯名也謂之不朽若夫行欲盈而德彰道無求而名立實開其語今見其人公諱某滎陽人也華州刺史襄成公偉之曾孫蒲陽太守太濟之孫荆州刺史范符之子在昔周王敦序九族封懿親于鄭維時鄭伯敬敷五教賦善職于周其後蕃衍儒門光華士族盛行西域名震京師入則天子授經出則單于抗禮公揭日月表山川體二氣之清粹納百代之層慶越在岐嶷興于常齒既以冠帶遊諸長者初以門子宿衛解褐汴州參

軍轉唐州司士又宰錦羅常陽縣皆秋滿推擢江陵則川政不改俗官不易方群盜出奔遠人來附其所處也入境淵悄悄之風其所去也扶路有戀悃之思非夫忠信以結之法令以濟之易簡以業之仁義以肥之孰能順人此如其理者乎皇王冊授天釜壇拜洛頓綱而鶴書下闢門而群能至公侍制公車詔義宜室自以奇上承一顧之恩濟其正人參四率之屬乃墨制除太子右清道長史尋加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負士元之才于是乎職過位則之疾從茲拄冠洛汭附居漳濱沉痾侵游卒歲福庭 懲期豈惟朋

友之哭將見神仙之弔享年七十有九神龍二年夏六月十五日終于洛陽之私第冬十一月一日歸葬于滎陽之舊原成先志也公執親之喪三年泣血以開州里不亦孝乎先人餘業一物不有以讓兄弟不亦悌乎加以賑窮紓急陽德陰施忠人由己反身待物是用氣類益親聲談藏路無聚劍好傷壺盡五射之妙巧究六書之體勢此蓋行有餘力則以參能位不充量天之命也有子曰博古曰博雅曰嘉慶曰嘉徵曰嘉重生極其養沒過乎戚泰惟皇考安宅靈丘盛德備乎甲位家風缺乎國史代石他山寄哀嗣客

子庠道爰得無以懲之言公業不亡寶有伯叔之歎式撰鴻烈垂之後昆銘曰

大君有命桓公封鄭世執王政其後不競為韓近
以國成姓沉水絕河溢為滎波荆山之阿勝氣實多
高門義義襄服委他猗嗟作予世濟其美動如義市
君成仁里鳳集文忠佞噬狐矣善政當官惟人所安
救危拯越勞而不伐大運倉忽芳留形沒高墉既封
深泉又重徑無人蹤蒼苔歲濃哀哀丘隴隧淚青松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月朔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溫毀瘠壘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彝行狀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椁飾終之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託于子馬按狀公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士族譜諜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始顯攷曰里大父諱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

間郡夫人父諱德修有政事志不得當路于上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母丁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其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書吏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蕪等處鐵冶提舉儲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爲太醫院都事遷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名薦尋爲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選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獄民不急逋逃役業都事江西行省婉畫直辭貸州上下議遣官出粟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饑衆難之公請與日務撥發罪秉仁願獨坐萬齒齗齗待餔以活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程公礦火悉給縮賈殖貨以利予農冶辦爲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馹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綿織布民病非所產郎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公私俱便之亦旱禱輒雨

歲連大稔俗頗譁訐未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纊用饒民有婦妬妾妬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適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閩郡號神明盜僞以小鈔貫變作大鈔貫文如錢取鋊然詿誤七十人止以首坐勸賢滿其俗越人習奸覜惡民藥餌比去官民無大扎者賦有寸帛之羨立歸之主爲政具有方略要以惻怛元元爲本既致仕益彌志讀書撰記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溫由中

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右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承君次子簡問□□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趙氏子汝楙奉議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間于鄉政闡于時爲子而上貴其親爲父而垂裕于後可謂完也矣爲善人者可不以邢氏爲徵耶是宜銘也銘曰

雨東涉莪爾馬蹻蹻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釋爾蘇有憔爾芻勿犯我松與蔓聯君子居若廣漢之明弗徇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興以詭時于有元之循吏孫子奕奕時昌時赫時善惟吉時視予貞刻

故知昭州泰公神道碑　樊集

公諱仲宇山甫姓泰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邢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間裕宗以太子居邢公之節擇士得公逆之還京師父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平章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估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

語以目而敢言劉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虐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斂怨專己以其術制人有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于公家視魏齊藩帳寇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邕何人主意力足使得中貴人排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官總織冶弗治須擇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仰以所闕課額數爲罪爲長卿罪下吏仰獄中以濕紙掩口鼻殺之盡沒入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訟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誅朝廷□□

尤予所恤夫死無愧已矣

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叅仲以諸父之仇嘗國恥之開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逃此風厲所係宜不待于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某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叅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窮餘菁踏

吏[illegible]名滿[illegible]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獨敢進遣治徵[illegible]之會當其時公府之出納無容更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縱郡縣危甚公門[illegible]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償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臨銓廣西外還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多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于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鄉長[illegible]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右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那師狀其三人天孫男某某惟叅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閭家脩絕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裒其先人嗣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其郡君以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受圖詹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汴[illegible]逆仇實彌禍賊陰消陽明有子子征

名公其[illegible]居由内愛民之仁撫物之智大不與年自木[illegible]試信道不回有人所難父子相承風節崩屺乃荒後人勤言朝省爲圖材賢締有令興維洛泱泱潤草拆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宫

蜀州青城縣令達奚君神道碑　員半千

夫以煌煌丹草非濟物之用而册府書之粲粲白石豈益國之器而史官紀之況乃六義基身四維成性風調百里雨潤一方動植倏之以滋榮人倫資之以和樂使仰之者若日月敬之者若神明畏之者若雷霆愛之者若父母而可謂盛德湮滅無聞于後哉君諱思敬字安儼河南洛陽人也若乃二星分北掩龍沙以居宗六月圖南搏鵬溟以爲大寶天命昌意啓我幽都帝封始均天雄弱水積六十七葉凡九十九姓豫鄰之代分爲諸國兄弟七人各統一部天倫之

盛達奚居上高祖遷洛有志諸華思變其風多改舊族故達奚于後使姓奚焉因氏沿革復姓達奚氏矣自茲厥後可略而言曾祖諱武字文廟爲玉璧大將軍東道大行臺十二將軍同華二州刺史雍州牧太師太傅太保鄭國公謚曰桓于時齊氏跋扈于井鄴有遷鼎之宏志周人經綸于關輔當運斗之有功兩界交爭三邊遞及攻守之術應變若神戰勝之方倉卒得妙由是天臺八柱分作牢牧之尊帝座三台合爲師保之貴大父猷太子左千牛備莖直長特高臺漸傾曲池向平金玉滿堂化爲道德珊璉入廟直接

明祀早路先霜不登爵秩昭考諱孝茂皇朝滑州司兵參軍易州易縣令邦頁虞𧆛之塞漢門之突騎成風前欽飛狐之門邪戰之使交亂君水火加濟文武兼施巨闕之前訟端自弭仙山之下符采生輝君則靈泉夜光虹巖朝彩籠雲片月之顏必出于尺葉遊江及海之浪亦經于寸源叙用有階莫或不踐總章中以仁勇校尉守左衛率府翊衛秩滿以文藝優長簡入吏部後解褐承務郎行幽州新平縣尉雖時以爲美心非所好故尺步之間無因騁馬也秩滿俘家積年投做展驥足未超前路辭滿之後遂以丘壑

爲心乖拱[illegible]天命已吸則大皇帝[illegible]行[illegible]致心過匪中操勞淨于蘭澤省山苗于松澗遊留[illegible]府沉隨方擢吾二年授高陵縣主簿以舊德起也屬西蕃不靜北方多難彼矣亢牙道行軍司兵事不獲以遂即戎爲君設策諸校欽其敏勤于闐安西四鎮皆知所計謀存于我功在諸人授之加朝議郎行蒲州司法參軍事既表裏山河股肱要壞川之帷器選擬爲難君盤根錯節等庖人之遊刃發伏摘姦同郢匠之揮斤紫宸旦頒赤縣贈風長安二年調補乾封丞矣倡岷山井絡之分帝以會昌梁州輿鬼之躔人爲繁雜

郁如之宅無復德音文翁之堂空餘陳跡人不見德
年代以深舊稱難理斯焉是賴四年授劍州青水縣
令以人望遷之君下車布政惟誠待物舉義壯思賊
惡除盜戎謂曰不逋國乎君謂之曰前史有之舉有
義者所以救貪汙無恥也舉有行者所以救廢亂失
道也舉廉讓者所以救分爭也舉遜順者所以救橫
逆也舉質朴者所以救雕弊也舉惇厚者所以救賤
賊也今若此皆有吾何以爲吾籌劣實荷榮獎既承
澆蔽之餘復若巧詐之盛若不憲章古道祖述前脩
貞彼傾敝不遷其軌必也政成何望期月遂爲明科

例自形諸已以上書而包荒用中而禁暴曾不踰期
闔境肅肅剽狡潛散謳頌洽遠聲震鄰城嗟重爲之
變色德充錦里八郡以之易心偏七廟晝長 光復
道則夫推位應天爵明以加朝散大夫承圖慶也將
謂魯恭才識坐入司空卓茂賢明行昇太傅俄驚波
易遠過隙難留遽沈連石之暉遂從懸碑之路神龍
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終于長安之□□坊私第也惟
春秋五十有九惟君少懷忠義以備分爲冠冕長有
急難以然諾爲爵邑天姿孝友率性沖和虞仲寧學
高德悖而慈營無主劉休淵帝室王門而禋祀不絕

太夫人隴西李氏將策該之女有行業每以此歎之
君夫人義興縣君蔣氏則尚藥奉御豈之曾孫太子
門郎義安之女琴瑟友之同詠河州之什蛇龍合矣
共赴延平之津景龍二年十月十六日終于義寧里
春秋五十有一以景龍三年三月十日合葬于咸陽
之畢陌原禮也有第二女道光柔順德備幽閑雖哉
椒聚之篇未獻椒花之頌適太原郭氏左衛武亭府
別將長上如玉之妻皆宇端肅風神爽邁溫良日用
忠孝生知束髮祈榮彈冠入仕敢當仁于播榛荷昔
眷于賊侯爰託青鳥方榮白鶴南聽渭水庶見儀天

之橋北望荆山長標煩地之阿其詞曰
龍司北溟鵬翻南海咸鬱盛氣天降神宇奄有諸華
遂荒齊表抑惟高明 正刑斯在兄弟之國七族攸昌
親賢胙土四姓斯乞于陸侯衣冠紀綱西視將木
北齊稱號太祖經綸十聲是猶匪彝小賊用虞大盜
累加垂秋氛睹侵勞守 禦功多鄭國是報昭明遯運
陵谷成災直長垂其有美且思青松鶴鶴白雲脆脆
施于易縣尉有楚才欽若惟君歷游華省潔蹤理留
嘯倚命侶風光融融靈 青濟濟道以濟俗德以學海
龍飛中興明驚上騰丘 方星聚六合雲蒸朝興斯炳

大夫如陵翼傳風而上征倚天衛而風亨風叩京兆之郡日薄長安之域白鶴崇朧青烏相瑩琬琰斯勒存沒爲榮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九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類

將軍

大將軍崔公神道碑　周庾信

大將軍拓拔公神道碑　周庾信

羽林將軍王公神道碑　唐張說

潭洲都督楊公神道碑　唐嚴識玄

便宜總帥汪公神道碑　元姚燧

鎮定萬戶張公神道碑　元姚燧

高士

周巨勝碑

阮步兵碑　晉嵇康

貞白先生碑　唐蕭綸

婦女

萬泉縣主碑　唐李華

鄭國夫人碑　唐張說

穎川夫人碑　唐張說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庾信

公諱說字某博陵郡安平縣人也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之神烈山之都啟龜文之瑞匡周則盟津有命佐夏則龍門始鑿西遊則延家泰相東入則載世濟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祖琇中軍將軍定州刺史父楷鎮北將軍司馬烈侯並嚴風霜俱張鋒穎邸史疊迹官曹凜然是謂鮑炆都官頁城振恩葛豐握節京師欽手公特稟英靈偏鍾山岳椎姿俊茂眉目疏朗觀虎於檻鬐髮不驚搏象於船脉衣能對至於拉虎羈熊摧班碎掌忘歸繁弱落鴈喙猨故得氣蓋關中

威中河外解甲領軍府錄事特詔議參軍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始論兩谷之兵即起韓陵之戰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荊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夫南陽失守卷甲奔梁欒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愴悽終戀秦聲幸值和隣言歸舊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弘農尅復沙苑摧鋒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戶信珪則更受司勳藏璧則還輸典瑞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太守移民下邑未學邊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遷帥都督持節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改封安國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賜姓宇文改名爲說漢王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鄰魏后變程昱之名恩深捧日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寶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固位渭橋之流星可識司木七政既掌凡拔之賦司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官得人於斯爲盛進爵爲公改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戶除隴州刺史都督隴州諸軍事隴坻路遙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尋除涼州刺

史總督河西廿瓜諸軍事地似伏龍城如飛鳥敦煌實錄宛在朔禁玉門亭障無勞閩書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以入懐杜國齊王令上之介弟實行薄伐關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中軍之司既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崇德安義建忠九曲安樂三泉伏流周張平泉固安鐵通谷凡十二防經熊和中三州黃櫨起谷王晏供超齊羊溫獄交河大嶺避雨木柵寺一十戍諸軍崇德防主宜陽上地更有泰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伏用是連營兩谷猶驅黎

陵威振兩河名陵三晉改封安平縣公淮陰一國韓
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為迎
類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
秋六十有四詔贈敷延丹綏栢五州諸軍事敷州刺
史諡曰莊公禮也即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京
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司馬有賜綏之恩
西京贈行冠軍侯有詔葬之禮嗚呼哀哉世子儀同
衍生事以禮死葬以禮親愛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
肱之睦百行之本於斯備焉况復松檟深沉既封青
石之墓丘陵標榜須勒黄金之碑乃為銘曰

華陽之神岷山之祀鳳野匡周龍門佐禹日浴湨池
山浮海浦市稱喬岡告在梁上亂斷宗邑水北壞王
移封東武就君安陽中軍節日鎮北芒鉟商飛獵草
電火驅霜公之輪煥繼體貞幹儀表在姬風神墻岸
孝有至德忠能匡贊不廢橫琴無妨歌索既班三事
又試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長城馬窟廣武兵欄
軍吏無犯營民不寒乃用六韜乃論三策城營向背
星辰主客劍起沉岸弓開伏石楚后讒盟秦君還壁
百齡危脆千仞摧藏諸侯地裂邊將星亡輕車騎士
玄甲黄腸杜如齊地廟似桐鄉銘功紀德碑闕相望

周柱國大將軍拓拔儉神道碑　庾信

蓋聞放勛立而羲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思皇多士
既咸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是知惟賢
非后弗食惟后非賢弗乂若夫君臣一德啟心沃心
見之昌亭文公矣公諱儉字慶明恒州高陸人也北
岳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故多奇節甚茂華風高
闕圖南二王齊軫長城拔木十族分源高祖大尉北
平王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恒衛既從淮沂其乂祖豹
龍驤將軍恒州刺史常山刺舉非無取伐之符龍驤
總戎武似平吳之號父猷年止弱冠榮終解印公以

五常稟智六氣資德乘天則策馬乘雲降神則參狼
應象直心於物水火恬然無負於天雷霆不思富貴
自取豈資唐華之言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年十
八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林監太和
文皇帝駕馭天綱包羅英傑選公才德先佐中書諸
葛亮之西歸玉壘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葵丘
有一匡之功大水黠羌漁陽群盗乃遷秦州刺史長
史隴城大都督封信都縣開國伯三年滑州賊聚保
郡沉命解旅亂椒乘冰渡河丞相大行臺授假節撫
軍行滑州刺史大統元年授持節東夏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琅邪支抱馬如開耿秉之叙草千願識似畏王
商之威五年遂使持節鎮東將軍都督東北三夏州
諸軍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爲公旣而江漢
還遠東書敘賓蜀主的顯未出阻溪之水秦王飛雉
猶向南陽之城公乃以公爲使持節都督三荊二襄
南雍平信江隨郢浙一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
南道行臺僕射楚城鄰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
贈藥部內爲城爲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兄
弟不撓延壽貴躬吏民有過翁歸引咎天子異之璽
書勞問賜賚加常王人接踵王丞相書云此之美事

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專使公高於撫馭長
於接引山藪無聚邑皆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
不敢發民不忍欺至是將校耆老於州城之南起清
政之碑勒賢臣之頌杜預南之作牧當世樹碑賓軍
騎之臨戎生平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于時戶口
日增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黔黎茂豫但恐衮職有闕
待公而補鼎餁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民陰望荊南
杞梓並皆上書請闕連名乞留河內之借寇恂吏懇
謁帝交州之請士燮還若上表九年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十二年除大行臺尚書仍爲大丞相司馬

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非關
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不同二山無廢十三年加
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
騎大將軍君上星犇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
有之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行荊州事十六年大丞相總十六軍經清河洛
公又中分麾不參謀帷幄高選副僚公爲長史其年
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
更遇王基章華衮衣還迎郭賀昔日伐蜀之謀張儀
與秦聯計合平吳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大祖始定

武都即有江陵之志公密獻其策懸符深旨振運久
稍將猶立偽一戰而梟鄂郢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席
卷三荊此又公之勳也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
書云由公立計果何所謀公頃自鎮江陵以安蜀地
後魏二年改武川月寧郡開國公歷陽居民非唯景
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國其年授大將軍太
和之中曹眞於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即
拜公之此北綽有餘榮詔曰吳人未復須助謀謨今
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三
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華命光宅欽明作貳大官

允諧邦治元年授小冢宰保定二年治蒲州刺史檢
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官
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豈不功重昭陽名高蔡賜
控馭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授鉞癸而去織婦無三惑
而絕四知一室之中未免虛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
詔乃賜馬錄一千段粟麥二千斛天和元年陝州刺
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
路出王宮城臨河曲戌清陝右高視棠陰部領宴須
晦明爲疾天和四年訓病故京薨于私第春秋七十
有八鑾輿降臨軒懸輟樂九旒龍旂之賜三河騎士

之送詔贈太保涼夏靈銀長原河邠廿瓜十州諸軍
事涼州刺史謚曰文公狀貌丘墟風神磊落玉山秀
立喬松直上烟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
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栢樹枯侵松獸死盡忠事國竭
力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奇策密謀且僚仰止忠
貞亮直明主敬焉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
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咸誦在心取
爲時用居常服翫或以布被松牀蔬菜之間不過桑
杯石鼎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賵襚並不得受止
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

慕墳埏恭遵遺訓是以衛青之冢仍像漢武之[illegible]
仲之墳即接葬桓之墓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
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既書雲臺
乃題麟閣更贈公爲鄶國公邑五千戶追崇列辟事
極神魂再改銘旌恩隆封策公在民留愛身後見思
吉日良辰郊祠野祭儀同趙逌等六百九十七人表
求立廟陳請象魏有詔許焉桂棟杏梁綠墀青瑣按
歌含舞感盎電裘南浦送而行雲東風䫻而零雨是
知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欒公之
社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道錯市列世爲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客星聞室
繫馬奉臺乃齊七政爰谷三才烈祖燮諧九棘梁棟
取才逢羆求賢入夢匡贊官雲謀猷絕夢律定公族
往分賦貢乃維嗣德定秉英靈身岡斗宿而禮樞星
青衿敬業童子翻經信陵虛右干木分庭忠孝純深
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曲參勿失溫席扇枕承顏悅膝
凍浦魚驚寒林筍出肅肅風政沉沉器局直似貞筠
温如瑞玉清不混水明非舉燭馬願如羊金須似粟
上將允昇元戎既序夏陽三捷裴陵一舉懲猷下齊
凌江入楚鼎反歷室鍾歸大呂六卿成事天官是司

二南作栢棠陰貲治清風有頌綠竹閒詩贈行之冊
超然帝師背侍蘭苑今時杏林死生契闊無違一心
風雲積慘山隴迤險陵田野寂松逕寒深夏畏之滔
橋玄之墓馬見千年車迴三步左無長樂前非武陣
直望高碑增悲行路

右羽林將軍王公神道碑　張說

維大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庚申右羽林大
將軍持節河西隴右兩道節度營田九姓轉運十副
大使兼赤水大使專知節度事攝御史中丞判涼州
都督上柱國晉昌公薨於肇苑亭故也夫事君効命
之謂忠殺敵榮親之謂勇干星襲月之謂氣逐日拔
山之謂力有一於此名猶蓋代矧兼其四人何間焉
是晉昌所以錯落將星崢嶸山嶽者也公諱君㚟字
成明瓜州常樂人也父壽因公建績致位九卿臨難
守死褒贈特進猶塞翁之倚伏達家臾之保休老而

益壯殁而名位者矣公威弁侯于雷泉武義標於崆
嶺小頭鎮土後習射傳說劍推百勝之鋒勉才得萬
人之敵拔自行軍果有名策之木升於場場不奕韓
信之用始任鎮戍歷功外府及郎將中郎至軍副率
鎮傍疊官守而恒在疆場邪加運推緒河源擢莒隴
外公未發一命事王將之府屯不出十年代絕戎之
節鉞慷慨之士以為美談於是自驍衛將軍遷羽林
大將軍既督隴右兼領河西總塞垣之十軍佩節制
之兩印大川多秫而屯廩百億苑乘萬馬而鐵騎數
萬乃蹈赤山焚罰幕擄青鳥驅犂牛嘯鳴則七戎遁

負壑赫踋千里震動亭候恃其長城廟堂樹其神析
川獻戎捷旋行軍實王庭無抑俗仍起於將軍戒後
有功犒羊超於都尉前後剔飛幕下矯躍行間將軍
曲部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每至入朝奏謁升殿
論邊山川險易立戍於聚米攻守方畧一決於前箸
遇詔罷兵先合於漢光之旨親書從事嘶同於魏武
之心故得延譽上膺風雲鬱其氣色恩華下逮日月
借其光輝當斯時也躋踏據秩三垂可以氣壓百蠻
可以力制即敘者先生之常談和親者堅儒之怯計
安足爲神武非常之主道哉哲諸先牧犬戎大舉德

蹈盡隔城於西海闢郡縣於北荒狼望守於天外圖
北飾於雲閣其事如果賜古未信惟君知臣即斯言
之可復何神與善存厭志而無成是年秋八月叶蕃
犯邊瓜州大守益悄畏將執政其親公以爲昔丈立
威非孝也頓兵縱敵非忠也大義迺而忘家方寸亂
而供國其定計也成列而出討賊盡狄而退殺身忠
在孝先將之道也公馳驛要謀而廻兵內叛以八九
之從人當數百之強虜然猶抴嘬擊射殺傷略半亭
孤兵盡流矢窮及所部朴而餘威折而不撓矣嗟呼
當麾之憤空結喉朋之怨莫喾天子聞之黯然興歎

人言以命許國失豈忘其言哉苟收必死之忠焉聞
不虞之過至矣燕聖主推恕心於天下懸大信於後
人愛欲其生總晉侯刑克之喜惡傷其殁抱泰伯循
用之誠娩獨見之端豈常情所逮誅臣飲恩於望表
猛將感惠於事外然後任人之國衆可知也乃下詔
追贈特進荆州大都督禮命寵多加常二等死事之
經也公之伉儷曰武威郡夫人夏氏餘好築城之智
孟光舉白之才投轄解圍三軍懾其健婦崩城慟哭
四海傷其孝妻此又伐閱之一奇一家之兩絕者也
嗣子尚衣奉御承榮天獎賜蘭星祥名寶禮義形於

儉悴哀戚過於禮緝麻京訓帷堂克持門戶特奉恩旨
收其二葉歸柩玉關歸魂上國以十六年十月部葬
於萬年縣見子之原鹵簿介列方相雙引京尹護喪
史官頌石千乘送葬觀騎驕之威儀十里開營識能
驗之丘墓銘曰
合衆在仁正兵維義將爲天目國命所寄曲乃老師
輕實兒戲安我封畧才難不易赳赳將軍貌豨絶群
超騰白地鬱鬱青雲刷盛鬥塵時稱戰勳衆考飛象
帝曰予聞予聞伊何甲兵總肅屯積萬庚馬量百谷
其心犬戎指掌鮮節大軍當蹤輿千三掬非計先達

王師未張城衆孤塞冠及高堂前忠後孝拒敵而忘
外讐易復內變難防克门將戮呼天不假岑彭許客
張飛臥下流矢何人交鋒去馬若貴反復哀哉命也
美殞姑藏寵歸芷陽東都門外南登路傍高墳纍纍
列樹行行父子同兆何殊此鄉詔刻金石意形意氣
隱善必書殤魂不諱事存忠在生輕節貴嗟爾明靈
銜恩永慰

潭州都督楊志本碑

嚴識玄

惟天子主萬邦家六合內有八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長所以奉若天道綏厥兆人潤飾宏業光發徽猷昔
漢宣帝憫歎息之聲晉武皇爾垂拱之化以爲御世
御俗政平訟理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於戲
楊公惠通其職振文翁貫霸之風梓迪郭賀賈琮之
道精底慎財賦而行其禮典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耋
旌別淑慝卑克畏慕可謂其庶乎惠施於人而能濟
衆者公諱志本字文範弘農華陰人也其先出自周
姬有伯僑者享封于晉食邑于楊命氏立宗權輿自

此矣夫水源濬泉則派流括地根大條蔽則條人入
天是以德富者其門露繁英多者其放雲變故朱輪
渥彩通侯袞於十人自燦深慶太尉傳於四葉天才
雄逸自得曾柏但祖地望與華心與王珣爲比曾祖
晉陳內使舍人臨海王府長史開遂蔣遂交梁等九
州刺史武康節公隋贈上開府儀同三司青兗等五
州刺史有集行於代有詩入文會集精詞偉賦說艶
現音偶鄰陽之史門代徐邈之居省剸莛行於比某
興俗知歸聞鼓吹於中霄果轂加贈大父林甫陳貞
威將軍廣州都督隋上開府儀同三司梁芳等五州

刺史上郡北平等五郡太守皇朝晉州總管絳州刺
史上柱國宜春郡公邑五千戸自吳飛楚辭軼湛盧
從趙入秦價光和氏江南舊國委崇章於大樹闕右
新君延茂秩於開府既而脫綱就弛虐誹行徵公坐
聽蚰分聆斯龍躍同省或之法貂來儀深根等馬援
之辭蕭歸陳聚米高祖神堯皇帝深多決勝定念嘉
鼎冊命且隆法三光而折壞術良是屬奇千里之卑
城烈考琮皇朝泰王府庫直太宗文宗文武聖皇帝
贈感舊賦一道詩三篇歷茂梓二州長史沔綏二州
刺史上柱國叶贊經綸弼恭康濟耿純自結早申獻

帛之誠吳質舊遊將蒙杜驥之眷幡旗長戟門卷紛
紛芝蘭玉樹階庭韡韡公吸太和之英液景高明之
淑氣松骨始萌早抱凌霜之操瑤精在璞更爍成虹
之彩岐嶷自深惟友惟孝蒸蒸然純至日茂豈待乎
浸潤之功而後滋也年甫六歲即丁內艱號不輟聲
泣下成血絕漿絕粒毀劇成人大迹少連曷云克邁
自是名韻激射藝實汪洋希風者剖聽而彌仰挹道
者洗聆而欣契杜安登學貴戚咸遺其書王粲在門
中郎遽倒其屣恪不期峻而且高標削成量不期深
自有天深水恤施之于夏屋則可以瀝桶楹排之

於汏川則可以衡濤截波矣年三十以右親衛調補
石州司法參軍鵬圖未騁鴻漸初升推微五行以成
三恵習於公之待封寔陳氏之特寬樓煩之南咸知
審克離石之境自以無冤轉桂州都督府法曹參軍
清棘秆察格因明慎用法而不留獄都督周道務以
公冰襟洞潔石性渾堅庇惡木而深恥飲貪泉而不
易奏充嶺南市舶使珠玉使佐佐五嶠皇皇百越路
窮南服境淑西層控水衡之錢權御府之蓰廛剖蚌
泣鮫之且涨窺綺緣珊瑚之怪冗自異時魁傑之士
以爭而臨其地罕有脫其於黷節全其貞將軍北旋

見猜於薏苡大夫南使亦受遣於金裝而公散國財
市蠻寶混之不濁涅而不淄易生人之所難凜然有
伯夷之風矣以外憂去職百里而趨三年無改長輿
哀苦國主念以增憂次翁服克郡守過而方攆服闋
授始州司法參軍公九章推精故三政居理大小必
察洽于人心紫蒙軍大使明馬周道務奏充當田判
官考蘭蓄相墳衍中李悝盡力之教行商鞅急耕之
賞候禾落花動涨曳棘故軍頓滋殖人無凶飢轉揚
州高郵縣令加朝散大夫遷雍州吳原令道德齊禮
風移俗易野翟依馴災蝗折去錄庫兵以爲器彈鳴

琴以坐堂淮海之邦衆斯説矣奏蘄州司士邑人斯
附矣遷邛州司馬兼庫平軍靈關道支度運糧使七
羌九兵時關絡梗徵師錬卒式張威防寇征道蜀府
關抵駹歷巖道之邛棘絡漢嘉之折坂滑壤泥塗且
疑梟猳深淵不測莫殊天漸公審揣中算慮蓄邊儲
率擔夫竦傀卒庸蹤陸服陘危魚頡鳥頏儲轄不絕
軍戎以濟豈慙流馬之功才幹方中猶兼展驥之任
轉始州長史限以劍閣阻以石門張載勒銘之所范
雎通棧之地邑戶遷逃鄽里踪寂版籍徒紀征賦缺
如公綏之斯懷集之斯至境無嫠享之鬼家有戀本

之夫邦國不空既賴王祥之績亦無憂矣寔唯蔣濟
之能制公檢校棣州刺史屬而來仍拔撫北狄猖任
嶋鈔虎飛海感雲拂殘破燃邑殺略吏人激傷血於
燕黄鋪翦紫于恒碣兩河之土崩矣百姓之心搖矣
則天皇后有命分麾賁懷撲燎班告群后時惟念哉
公拜書山治枝節雷驪中書郊圻愼固封守威以震
敵惠以保甿故得境内無柝聲野外無塵影猶祭彤
之有勇威不敢窺若李廣之能飛寇恒皆避賊平授
使持節蘄州刺史蘄州維迴楚風輕亟機連黃石之
山江帶青林之沛公敷闡典滌勅思揖化源撰獻諧

鎮勵以惠閩郡知方息競以義衆事攸教貪殘盡去
自使孔虎浮江災疫不生即有牽牛入界尋除都督
潭衡等七州諸軍事潭州刺史建麾涉境先求異行
停輿決訟應變如神興廢唯降其一書得失無詢於
三老且青陽舊城白鷺通浦控引江嶺楫集山谿交
貿所競冠蓋斯雜示之以無欲盗于悦化以歸農激
之以至淳浮客感携而請賦故年曩未及于周次風
化移者於衡湘矣公以老浸生危官疲神耗深惟退
身之誠頻奏乞骸之表制曰潭州都督楊志本歷官
歲久懸車禮及宜遂請老之誠以就歸閑之美可聽

致仕於是高謝方鎮忝懷條祭倣圖輕舸特去江潭
言念安車展游山里而災禽集舍息馬歸山長沙招
壽昊天不弔維長安四年秋八月十七日薨于州館
享年七十有七號黎沸境鸰處蓼庭莫不若喪慈親
傾行哀絰雖倉慈既殁激深恭於圖形郭伋云亡注
隕思於配杜亦茂兹尚矣惟公姿範端凝精符朗秀
器含經濟而緯以斯文才抱圓通而幹以清直弘虚
受以廣納資肌腑以沖謙遊其域則童幼皆其服野
賤忘其窶涉其波則驕代以酌損剛戾以克柔瑰節
霜明偉尚烟竦擠德輝以爍邦族鏘嘉問而滿區縣

學成淵海隘風雨而恒觀辨若奔濤鑄鉞伐而不發
常慕汲黯岸爲管仲繼迹在公匪懷私已率誠任道
深祈利物位愈高而魂益勵績既凝而心更勤食不
貳味居不重席俸祿必散於孤親車馬共敝於同友
寔漢元以來未有不若斯人也夫人呂寧邢君河東
長孫氏周尚書左僕射鄶國公庾之孫也體備柔閑
道鍾清懿言而可式動必由禮織罘不掛于心浮偽
豈廻其首肅侍巾櫛勉執紘綖邇遐承姑獲蒸蘭而
必獻拳拳訓子見俎豆而斯宰義渥旁周仁光下逮
允釐中事載務其序端儀麗軌抑不可選嗷悲夫朝

露未晞雲無處所同棺同往之室初得陽丹在李武
子之階終聞許合以大定元年卒於蘄州官舍春秋
六十九粤神龍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合祔于咸陽舊
塋禮也田疇畢陌樹鬱平陵立石前碩依然哭鳥之
象野墳旁野別爲埋鹿之標有子前永州司功參前
左勳衛鉉等風毛齊整麟角早成孝思既深觀行無
缺勤兼杖度通迎蜀漢之衷絜比濟沖不受源州之
贈封樹畢矣晨昏已矣永言報之誠罔極矣將憑于
銘鼎景鍾之迹茲所以昭德紀功之義邇虔集洪懿
俾勒于翠石敢旌不朽焉其詞曰

誕文燦電龍交光風三霄萬指千里易辭嗟允光胞
洪惟我公庾宗蒸落爽系豈融世有象賢門傳清白
攸守連起采章重赫舞叶宋國龍深同僚德道不匱
慶流孫稍昭我嗣服提彩嚴聲惜刑克孝資忠以貞
同匪江淮創節霜橫徧林直秀吏道旁精敖視決曹
志清蠹蝕人有哀泣形無慍色殷傳皇墾飲冰蹤襲
履餉貧水賓羅潔楚興農燕塞轄兵巾都澹應銅雀
坤來水牛自此康海旋參滋州人安俾化虜攝雄謀
肯縱斯服去思猶詠今鎮湘潭來歌轉盛府吏歸槙
江神斷嫂辭怨今行恩愈湖病如何迅息不享期顧

鳳隨帝臨虎送逞悼歎矣清宮執淵久發既泪淚丹
寒悄今核淋肝與溘兮共白家溶卜新阡行依舊拱
推哲阿兮耕者泣吴天兮思罔報代兮比石摽貞
石兮岑妹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左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

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詔于元貞二年丙申追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爲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與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共邪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衔無後其心乎公固辭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異邪王高其行以公辟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復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曾將軍南部種并臨洮公來趣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觀公造舟楼塗水陸兼行足缺兵耕

而恤之以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閬討樓上曰吾州瀕傷之餘去吾無所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倖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則曰吾曹暖身健兒惟有能奨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爲是故人定死前驅公怵惕吾妻子其責忠烈法然灑酒地曰兒與諸將輩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兒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數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頓燬之地可必能歲月乎哉遂移師西南攻劍閣閣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壁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

以上下者也其南一途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鋭架沓惟此而帝物諸軍攻未至其地無張汝楫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堵前是獲敵張都統伎爲蜀導及給帝門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禁以銜賚銀爲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若竹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從軍東即嘉陵爲舟行討與礮竿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途所不

乏者不若用米數十石益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處以糜病者時遂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摧勢不弃去而攻拔之故久踰此時暑我師疲矣忠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卑馬華衆屍與國塞責于惟正錐未弱氣宜世梁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自肅同戍消㞦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爻地公又于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寶遥庚斥訶強鄰入必推壞其軍不令棄去後部貞肅還戰日公獨保戍三年里昔發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鮮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駿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泰亨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

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竫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嘗廁出吹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襲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師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丹必

旨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疑思
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
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逆山
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
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冉劉帥戍移貞肅南九
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與得章兩城距合爲里
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晝地分守傳警
鼓柝篝火照城壁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
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
反得藉以捍敵欄櫫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遂志於忠

浩蘷黠爲旌寔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
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
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精劉帥去鑒夫人
之夫如此則兩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
貞肅碑所遺故發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鏡有汪氏隴西開國
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怍倫奚忠讓忠烈忠惠貞肅
進發川京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待[illegible]
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太宗[illegible]
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儁功潛不自張等[illegible]

閫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山不乍其盡瘁致
子而天閫歸以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
心靡不同嘻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
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錐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
合族恃之祭求其膴尊祖之思胥是冢劾可萬家邑
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眞定新軍萬戸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眞定等路新軍萬戸徹拉比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爭爰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道在君臣先其敘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爲孝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罝於理一惟命竟塟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子子聯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鏡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訪以事計至鄂持與國校

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山糾郡常德公時戍是服則相過年已六十五修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嘴郁蹠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所歷旨身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颯鼓鞞關鬪矢石餘瘝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爲知灰今悵遠以往公子仍爲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卯若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未憾日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ㄏ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盜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廢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終弟及世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黄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北時有宰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窮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足轍列他人之家世總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子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戸仲兄史閤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戸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于里連州相煥以華

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爲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爲萬夫日隷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戸老以公世從大將譽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兆之賚銀爲兩百闘功于廷賜人馬介冑裝具米開山南東道萷闊于襄陽反䆅浴西幾盧氏永寧殺斜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濟藩始罝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推爲屯田總管萬戸宿重

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兒且城守
西南二門不閉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抄上
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楊桃灘令
騎負一步敵奮殳斧誅折馬足推步下騎爲陣以待
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蕩殲之完得
所鈔戰次馬覬、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
已戰流血滿韡裹創與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
日未足旌勞賚帀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
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
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衝唐都統會中
書左丞劉武敏公抵淵川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
從城鹿門江西諸堡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
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
襄陽援樊拔樊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
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
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幷
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丞將
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劍戰艦
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郢北黃灣
壁公贊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舟入藤湖達

漢越鄂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矢、
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踢羅
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將大師
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
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爲矣、右丞
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爲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
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開荆閫遣安撫高世傑
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
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
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
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
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禩孫亦京師、猶沒入
妻子爲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
灃州公爲鄂分省計事灃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
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　　可入公曰火易沃
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上咸扶、兵、立、躲、
不如破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而
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陴墻
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朴賀謂諸將曰、非用張其言
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茆殺妻子、火廨舍倉庫而炊

潰軍築城西陝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閒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州率尺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斗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群盜在在蠭起平章謂公衛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發之纖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羅飛出常寧薄黃狐達傑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庸隆劉監軍瓦臧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日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

應僞先事亦就斬功閒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路歸州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仍總管上西南夷爲梗仍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詰其友日生虎之縣則商獲可已風抜之虎怒爪髯裂賴其氣息乖蠱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抜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與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藏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仍

其汙民賞使地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直諸目可以威强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也之醉或慶乃行酒平章避入後閤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非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郴九男長忠顯次戌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

幼六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闞如虓虎不聞括髯視等麃麃以之膽皆乘庸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殫荆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肖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推完戰必前列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髟狐遺種矢石撒躬元戎奏功大帝一開一官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笥并其衣裳又勅尚方叢矢象房魚服棖弓鬧鞍金勒歸馬驟驟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漸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既多蕃稽龍光

還瓶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令伐一門三將誰兩
剡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閣波錄海是航雖其公陛
亦遐以勘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㫚之堅莫石惟年
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汝南周巨勝碑文

君諱總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
乾坤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静清朗貞厲精粹體
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
機援天心以立均贊幽明以揆時沉静微密淪於無
內寬裕弘博今乎無外之緻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
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
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
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
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

海內從風世之雄材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
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二辟而卒不降身由
是縉紳歸高群公事德大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
方正州舉才襄賁令皆病不就援揆之際災眚仍發
聖上詢諮師錫策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
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
外庭生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
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亨宴酣樂
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機知命可根
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

愉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
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妙
如君之至者與豈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
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
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麗有醇有否有聖伊茲周君
允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與乎其文如星之布
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綜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
譚思德藪遁世無悶履辭王寮洋洋泌丘十以逍遙
蔑爾童蒙是訓是教贈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

作此弘高名播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嵇康

具言所好於如閒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
也而先生弘謨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
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
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塵群生
莫能屬也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
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
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親珪爾
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

不可尚也不顧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遂□屏
降於卷舒寧武去就於愚智顏晞二子不亦叅如危
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無孤犢之遁而有塗中之
履觀屈穀鳴鴈是以處不才之間祭巨瓠縱帶是以
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以納資大白而浮之以
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
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頴於有餘之會因
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於陵灌園以
□□離擬近步脩軌轍而已哉尼父譏老成於遊藝
衛賜譬垂仞於日月嗟乎先生其始庶幾乎方將樂

逸駕於洪涯怨返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挹凌雲脊
以優游享年若干遘疾而卒於是遠豎之士有識之
徒光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豪滌而存悲子之問運
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採賾索隱以叙雅操使將來
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其志碑之曰哉哉先生天挺
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澄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
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嵩岳順神太素簡遊
世何澄之不清洞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
巨室反真歸漠汪汪淵源遺跡圖錄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蕭綸

夫夜光結綠非肱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
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穎陽高
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栖滅迹於周代盛德風流
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
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氏之後亂堯
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
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旻遠系緒綿
長漢興陶舍為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
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為鎮南將軍荊

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
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
蓄陵駿之雅姿兼宜七善總脩九德行仁蹈義嶽峙
淵渟牆仞無以覘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
氣與烟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
詩論語數萬言晏倩幼習典墳公幹少誦詩賦方之
於古彼有多慙是以岐嶷流聲黄中著稱有鄉人得
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嘆曰讀此書使
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夜不輟年二十
七為安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勝道求賢焚林招士

朝雜其選是曰得人宄瑀之書記不足扶衙孫楚之
才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脩苑囿青溪舊說
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逌彼樂職之篇踰
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脩居
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樕樸者也先生本不希
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
年登四十志畢山藪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
神乎無爲自若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
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栖眞慕留侯之郄粒便具舟
檝永言東邁[illegible]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跡招茲四

皓超然輕舉與世同行爾乃杖策孤征游踐山嶽既
而到于何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
栖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通
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
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劇
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水深壑絕峭細纖烟霞枕
石漱流水禽無擾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遙閑曠放
浪陵山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既否
水鬬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徵兆於是

延遠青問悉皆杜絕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
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亭謐先
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勑旨供
給藥餌不乏歲時源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
游南嶽茲山也聲聞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入桂
傍臨九純閭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
忘歸一十年有勑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
別給解谷軒后之降精矣老漢帝之致禮河宗光於
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旣善冥祥
亦降猛獸不擾魑魅莫逢庭無荊棘遠同闕里階吐

神泉逕動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
豐潤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
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啓聞蒙勑
許可葛玄之夢見開士朱蒙之遠望尊儀何以擬茲
通感匹此徵應以大同三年歲次景辰三月壬寅朔
日癸丑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
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禮也以
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轅之
葬衣冠如王喬之藏劍碣化於茲日可得偶爲先生
器宇凝深思識精瞻含章貞吉不脩廢闕年將中壽

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實亡勸沮多行德惠恢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一遁甲之書九章歷象之術幼女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卜射荀綦蘇卜修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鈞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恒法閭等慕遷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勒玄碑而相質勝絲竹之流芳乃爲銘曰

留爲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氣照耀丹麟厥跡猶在

徐風雨迴具歸此淵哉淑人高行道神盛德日所朗稱慧敏體仙貞爲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綬頡頏縉紳懽於佛教勞彼關津亦既解組乃薄山巾遂丞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紛世隱不關真結宇依巖貞捷茂草水玉留年華精斯老乃有令門兼斯孝考泉遺范庭峯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楝日斜欄席北冰蕊變尚平未反王孫不旋海桑變易陵谷貿遷豐碑有融遺烈無騫

延州豆盧使君萬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李華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域遣憂怖者一脩短之數斯蓋無心之倫耳焉足與議於精哉何則雲虹滅彩蘇人於是詠謠華秀從風君子爲之歎息豈不以對仙麗之景悵變化而遺戀在昭恭之節悼零落而傷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字姓薛氏河東汾陰人也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謙尚定陽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鎮國太平公主其在昔也夏有車正先封周有薛侯事長其在今

也五宗烟於帝中中興母於王姬河水繞天上仙星辰之氣古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長而淑淑貞孝義烈之德吉凶賓祭之儀一開成誦絃綖紃組之制浩邑酯羞之品一見懸解至乃鶴迴清泛蓋聚崩雲月韶吹蛙花猴絲桐婦人能事咸臻妙馬大聖天后鍊石補天有工妙之神器分茅列地啓弄孫之美邑封田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封萬泉縣主天愛下流日新上簡乘龍之來和鳳爲鄭絡八紘以選門倫于官而求俊夫以能圖帝寶祈步推之華源虎戟侯門襲燕京之雄胄人之信美帝

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旣望歸於豆盧氏六宮送行百寮供事迓以錢轄遣以翟車環珮晃旒珍然在馭蘋藻朱黛觀其盈門昭昏之禮於斯爲盛爾乃移其愛敬以事舅姑伸其友恭以諧公妹舉宗洽比如鼓琴瑟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珩璜節步金翠耀首有婉嫕之心無驕矜之色睇盼睞者若遲日之泛漣漪聽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蘅薄加以引納懷和饋分周賑踈屬自附窮歸忘寄故蘭行彰信於閨門而蕙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自美抑亦劬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廻南土龍見東京二

儀更開九旗迓叙覃我兄今公主貴陶鈞之力曰吾甥也賜之開府邑之賦神龍元年春加實封三百户縣主旣通濟門闌恭御又尚司駁省天子巡遊宮觀游衆池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主家外孝比齊后而聯恩子壻中叅與趙王而均禮武醉飽驗度寒燠朱平何嘗不御藥在門王人接路當時厚澤莫之尚也景龍四年二月以本御出爲朗延二州刺史保傅下塗隨朱輪而同上輜駢入郡與皂蓋而齊雕辭宮闕兮旅關塞庭閒兮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衰楚祝招而不來秦醫來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逝

於延州之廨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既碎明珠斯沈[illegible]湯舊宇遂無望于歸寧懷縣新文空流涕于不返有子三人並華南容東里等或亂或歧呱呱而泣天何以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于長安之洪瀆原宛安發護有命加等器服祖遣率由舊章生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恭嘉好治善之元也肅雍降貴謙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潤所也熊羆其祥祚胤大也揔衆美於脩婷落驕暉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又哀也昔袁亡馬氏蔡肇斯奇鄴喪曹娥潛文亦作矧茲内範事華無愧砥碧夫上之石以表靈丘緝幼婦之

辭將傳於古詩曰

歸之皇祖[illegible]闕爲相陰侯周氏其主宇光貞白雲錦彼河汾公門稱衍銘鼎氛氳則仁爾義則成則協餘慶介祉廼婉女十中宗之甥鎮國之子皎若霜雪華如桃李舟旅爰叙克封成秩薦泉崩賦三百其室守禮以儉居滿不溢亦旣鳴雁宜爾家人謙恭下下撫納親親傾財役客對結如賓我有[illegible]弟前臨黃道我行池馳郎聖[illegible]漢移時秩[illegible]抚早成月易嗟娛鄰保良人出守將命北狙與子偕往依劉東[illegible]望牙腸絕辭家淚枯落萎英華霜墜永歸泥分何[illegible]

京師之野葬於何處杜陵之下松柏夔闕列列行擅
勑是椒音永覩來者

鄭國夫人神道碑　張說

鄭國夫人者弘農楊氏之女也開元神武皇帝惠妃之母也曾祖諱諶以禮樂習文爲越州司馬祖衍以折衝學武爲遊擊將軍父宏以門才入仕爲雍縣丞而早卒初則天之代夫人言歸武氏曰恒安郡王生惠妃及家令忠僕大子僕信開元十年三月終於通化里其四月卜宅于少陵原哀子銜血號旻仰訴怨報德之不待託思齊以永慕皇帝把變服之內憂悵鶴池之外慘惕淑聲而金石刻揭高行而天地感國史司文命爲鄭志若清明下濟岳瀆上升祥惠德門慶育邪媛神授孝德之性天啓聰達之心加以潤澤詩書游玩圖傳伯宗好直預誠將亡重耳羈遊先識必霸豈知漢廷章奏假借仲長之才周官禮儀資稟宜父之學昌言嘉論有如此者螓首蛾領脩眉橫波既工嚬嘆易爲容止肅恭而不跼舒和而不倨商周革命遇也有怡懌之顏桑藿儆如在貴無驕矜之色端容一貌有如此者紘綖祭服闕翟朝衣纂組入神剪制驚國雕蕎之飯露葵之羹五齊六清三臡七醢咸一見而洞理或不習而知和女工中饋有如此者惠妃載誕皇子在者四人驪泉多龍丹穴多鳳克岐

克嶷禎見光凱之才實單貫訏早聞宵燭之艷亦闢
陰德之潛發胎教之斋傳乎又名子以義成家以禮
忠者以令德爲忠信者以不欺爲信傳云去食存信
信而有徵經云移孝爲忠孝則不匱周宗咸服紀李
獨存至德深留有如此者辟司徒之妻邑其合禮南
城侯之婦封其舊功況夫人愼徽四德四德咸舉經
綸二儀二儀克從匪武收繼趙之勳莚姚承配夏之
慶欣凱風於椒掖外王毋於梧宮盛德大業窮光極
寵啓國西鄭不亦宜乎十數年間二子榮立每至四
時令節六參嘉會魚軒照門龜艾交室爲壽則珠貝

山積佾幣則錦綺霞舒白玉滿堂聚姻親而同有黃
金竹穴散隣里而無餘君子欽其市義聖人嘉其寶
儉故寢疾則飲食天厨湯藥御府朏日伊夕上宮駱
驛於閨庭送終則威儀傾都車騎噎日自宮徂野中
使相望於道路哀榮之盛書記罕聞猗歟所謂小君
之遺美聖善之高烈者也如使後代考南史議西陵
披簡牘而嘆息臨山原而茫昧旌賁之道不期闕而
然則外甥之碑武檐之石非明淑之龍其何所設焉
辭成進御帝稱曰善顧謂尚札我其書之於是西翰
黃絲縷字青琬雲橫波感神變艷爛於山門鶴倚鸞

翔生氣宛延於松路禮尊事絕恩崇迹遠斯文玄德
動天幽誠廻日之奇致也誰昔未覩名言莫逮銘曰
代有母儀厥氏楊兮祖考爲士夫爲王兮聖后巾櫛
惣萬方兮天命未改復歸唐兮賢淑啓祐繼絕亡兮
宗周雖滅神女昌兮建號西鄭榮舊鄉兮魚軒翟茀
盛寵光兮二子雙飛華紱章兮朱輪魚廷煒煌兮去
此昭昭即茫茫兮何處詔葬少陵阜兮貴妃慈親侯
王舅兮寒暑流易山川久兮古墳坡陁老樹朽兮壽
宮靈百代守兮頌石光華千載後兮

潁川郡太夫人陳氏神道碑　張說

潁川郡太夫人者諱某字某雷州大首領陳玄之女羅州大首領楊曆之妻驃騎大將軍兼左驍騎大將軍虢國公思勗之母也陳氏家富甲兵世與嶠外夫人誕靈豪右淑問幽閑六行天至不因師氏之學四德生知無待公宮之教原夫陳本嬀水楊承赤泉九貞爲郡良吏出守中國五馬浮江僑人古守南海兩州接縣二門齊望下嫂鳴鳳擇對乘龍楊翁有聘玉之祥應姬獲採金之慶號翁翁冠將仕朝防禁闈正性本乎胎教剛勝形乎義色神龍三年七月五日北

軍作難內官大守驍入宮壺左羽林楊公孤劍變鋒群凶奪氣命亭之際安危是屬既立殊常之勳遂蒙超次之命受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弘農縣公行內常侍其後改升將軍太夫人是加爵邑堂高九仞祿重萬鍾朝廷美其揚名州黨尊其遠聽夫人富而好儉貴而能勤身指錦繡手親紡績公每昏定晨省夫人必誡之忠孝勸學文武常謂汝口稱思勗當心念其義父母名之欲汝三思而勗勵也故號公便習于弋漁獵書史致命伐罪擒叛徼於百越寫誠誓衆破狂蠻於五溪閫子弟如使手足請風雷若應期契乘

朝登高秩於驃騎酬大封於虢略豈非以辭弟之懇忠誠斷織之明訓臣節立矣君恩厚矣子孝成矣母慈著矣備此四者吾孰加焉仰神道祈心而人倫與行詩曰非氏聖善又曰宜爾子孫斯實潁川太君之有也享年若干開元七年四月八日薨于長安之翊善里先公早世丘墳故域古無合葬有禮從宜夫以体歸下地萬里豈殊乎黃壤魂何不之雙棺寧同乎玄宅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招魂附葬于萬年縣龍首鄉神鹿里中孝子不忍隔親之情也恩勅賜錢十萬絹布皆百段曰碑忠厚漢武知其母教遜勤寵貴

世祖稱其功德充衿天情頗爲速類號公乞盡其禮沒盡其哀嗟閟水之日逝惧藏山之夜徙追鏤碑版遠貽圖傳烝烝王意有足感人悾悾信言故無愧色

銘曰

陳公舜後楊侯周裔去國何人南遷幾世鄣源嶂表朱崖海際兩族相高材雄兵銳將賊邪媛儷茲國士友善琴瑟華如桃李心契法度容和慍喜資敬從夫移忠訓子嘉此令子南濱北歸于天鶴唳拔滿鴻飛朱宮退散銅柱來威國家安寵魚軒翟衣于封號略五公前宇母邑潁川三君舊土感激榮慶勒銘今古

高堂夜靈弔客朝聚龍首山前前臨灞川招魂五嶽
合葬三泉山山丘墓樹樹風烟孝碑不滅玆墳永傳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墓表類

廣陵陳先生墓表 唐 呂 温
弘農令柳府君墓表 唐 柳宗元
侍讀陸文通墓表 唐 柳宗元
宋默居士墓表 宋 晁補之
何君墓表 宋 陸 游
安先生墓表 元 袁 桷
真定君墓表 元 宋 本
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元 徐 玫
統制官唐侯墓表 元 吳 澂

廬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廬陵郡某邑鄉陳君日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韻客丹青無自入也靈咏天成翹然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雕乎輪檢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淸爾十致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躁而知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知惟音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没而不稱若夫爲養克孝居喪致毁事亾如存朋友致致兄

爾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兹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知命是達恬神爲榮樂天忘憂自能不驚貴我以道此非禄乎何必入官然後爲仕我有信順自天恭高亦既知矣謂神恭幽亦既聞矣何必倚符然後爲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脉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遠人覩爲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顔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與也因揖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

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采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遜爭遜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亾清風猶在于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在行沈落光耀官闕我處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誰其咎乃披與扶德謚曰貞晦先生將微其實建石于路川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柳宗元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祔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數皆如律令府君諱曰某字曰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尹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格于其人闢土生穀君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奢泰以洽于太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優奬旌書絶尤旌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東河南授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嗣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無家之蓄不足以充內事逆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常山之子涇陽主簿廻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天人之喪至於虢舉弘農君之喪咸至於墓定焉既定立

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雖仕于外而遊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馴馬五凶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敝衣糲食寒妻子僕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其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三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待不立於世乎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離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

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今古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某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痛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後先生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晁補之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參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皆蟬聯非少長山林人且有感名場屋間嘗爲參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没寂默云者蓋嘗以此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未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以故未嘗數吾門於其族人之知居士與之交游而序者則皆相勸游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遇而爲此也居士七歲有聲過常兒絕遠見而名門而識二十歲而益長大經百家之文雖取他類書小說叢雜人不暇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爲文詞捷敏如水就下駛耳行遂千將在斷無肯務者旁覘其同學兒方篇聯壘類如拾滌如燎聆聽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澹意宜氣脈皆欲盡矣用此益有名黎熙寧中與循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盡有言于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

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爲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筆豪縣與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爲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策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爲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游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爲人和裕明白不作然戲藏没言辯縱於行所作息必先人外觀之類欲速者而中乎其實與事測也又事於潁川夫人孝重夫方不兩從伯兄使浙湘居閒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瑯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滁間爲長於怪處似長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尤能文數千言敘事於古今得失之辨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過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郇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爲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

居進而與里閭賤者游亦與飲酒無吝情然不以其陋人皆曰如居士豈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遷適以所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觀不合如其弱之遂其知者則以爲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雖財一二詳訴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潁川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家勞其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遂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既困貧其才能數與虜所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士知才爲難者方復惜其窮

也哉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皆見之不知其爲開封見大受也或竊譏以爲狂居士笑曰吾張輩所謂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魯漆室女獨處越然不嫁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爲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爲隘然二子蓋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illegible]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者之

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標者發獨樂至所遭遊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上簿博野又爲保德軍掾洺州推官知瀘山縣事其爲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爲吏特曾肅論旄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耒陽之間至其言充蒲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屑庸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潁川夫人之姪潁

川夫人爲晁氏婦伶式王氏恭儉似祖居士二子覺之覺之皆文學舉士覺之已得升名爲新鄭令後十七年而覺之始以書來日覺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顧爲文表旌賢門上抑先君不在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爲者少然凡其海志不就上識之以寔信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矣爲不朽系曰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茂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傅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于列星之

光何必傳說有陵客星有曰長庚彼微者也而猶其芒貨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得嗚呼居士世人以為狂自謂我非狂既隕于霜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耀而不亡也

何君墓表　　陸游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字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于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旨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固不足為知此道者亦致

其意久矣顧勿不敢易於品藻彼皆竭其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逑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聖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美以遺稟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八十病臥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案上不能省一旦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予耄其識何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毀譽之外乎之恨不一見其人甚于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

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人以泰
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
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山
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𣙜次尚幼開禧二年四
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安先生墓表　　安 撝

嗚呼、金縣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
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
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緣
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
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成諱其說以
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暇所謂經說哉、有
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興
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稍稍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
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稡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

書以正益隆乎之典、使大道德詞而風俗、下任於
日拔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殁、得其傳者曰安君也、君
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浩瀚、詞文以載道、辭不勝、不
足以言理、依其言修以立於詩章、肉而不傷、蘩貞潔
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濫拾於
隆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其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何
讀之末、古意斷絕、蹊隘而莫能存、設對問以辨、後作
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
經世書、錄元豐至至大三年、名家禮爲祠堂、以奉四
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析、

之概附以卒塟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傳實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贅壻亦自不以我爲妻家骨肉張延賞棄皐備爾別除人乎陽爲翁翁翁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弱者至於民贅壻爲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敘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温飽贅壻於妻之父毋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將而張君出爲眞鮮哉方以抗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歿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尚不相爲謀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前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日歿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有子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産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碩久有關然昔蘇君乃能以斯光我並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即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鎮定

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瀰矣用於世而型民風者過者蔡道以爲是尚有徵焉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　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卯至日告克捷旣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君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殁池州李芾殁潭州馬墍殁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此歲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君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不絕間坐論對語及其

所以亡者則深悲惋惜危言讜論之士亦皆仆之而彷用非人以言爲諱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歸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愬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妣謝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例起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其薦不勝書人俱以爲譜幷朝一再遷爲御史爲諫官者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悉於邊

備禦兒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任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榮蔽上下畧不正其僨事之罰仮於例者視爲軟熟恬不之怪獨公能抗職彈奏第一義巳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辭切無非論邊之目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畧於近料事精密議論切宜使吾徒爲其國計亦不過循取是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爲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失不可用即責將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

人如儒雅識時如若翁則世孰能之嗟夫當謀帥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節掛幸把節持危於我何加至是公去甚爲遂失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開屆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爲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爲太息以爲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裨於須臾之頃者信任人則在乎用才若爲何人在天則亦頓延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仕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盡錄公生以宋丙申

二月十九日辛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
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
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應龍女二豐城李泉盧陵文
陞其婿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其將余參乘江
西以修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闕已起敬公之名
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并傳之倚卷官不
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六辭曰必丧先親
然且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湮越無以顯揚惟公
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爲請余知公悉
且欲者具可略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以國之臣莫知所以一或有知罔措爲狂由其代興
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有歿無頗千載而下其言則存
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歿于蜀
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
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
總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
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
己子名之曰士能既成人仕州縣以廉勤稱追痛其
父歿節而未白於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監察御史按歷荊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
士錄國亡之際能城守野戰歿者人各爲傳而侯與

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會歸
以語其友友輯爲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
歿居北之五年吾母亦歿僅存不肖孤一縷亡旅大
德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嶺北丹
徒崇德之硯山惟弗克揭先烈將遂沉沒則吾天無
涯之痛念不可來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澂臨
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自以歿嗚呼歐陽公
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彥章北面
朱梁蓋嘗人一旦爲君臣歲月甚淺餅無足道而弗
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韙之宋三百年仁義之閫豈

未梁比而其季也歿宗廟社稷歿城郭封疆求如項
籍田橫劉湛諸葛瞻嵇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
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
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晞矣侯之歿以蜀崇慶告急
宋大將徙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
號紐隣有言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遂謀左次以遁
侯見帥深入不惑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叉喜
遠追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
至敘州南平隆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
勝負日中帥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

四庫全書　卷五十　蒙古　白元

故上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懾遣卒請大將求救分引
衆起而圍之竟不能侯更所乘馬立射殺敵不斃帥
兵屢却然以步敵騎衆寡殊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
鬬日昃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歿傷者十七
八矢貫侯臂裂甲衣劍復進中數十劍劍甚矢盡
衆稍稍散逸聚者纔數十人侯重傷能戰侯被執帥
壯其勇則生之侯大罵求速死帥不加害欲用帥視
視其創傷之食與藥侯揮去弗受給留馬上載以行
八日不食至播州北門逼令詔城中不行遇害年五
十二帥還都輒對儕黨言嘖嘖嗟嘆曰好人好人且

曰其節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屯數歲戍
巴州戰歿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illegible]
戰歿昔在紀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歿一門歿者四人
侯光州固始人諱約少負奇氣喑噁俶儻精神事
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騎馬出平
原騁騁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爲
殿帥器之妻以兄女遂辟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
隸武定軍屯光從屯黃勇勝軍後復取將於武定而
以侯爲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歿侯叱曰
大丈夫不爲國歿敵而歿於是兒女子耶制置使遂

四庫全書　卷五十一　集

以侯代將克統制官贊佑開蜀歲歲來往侯往來峽
渠開達等州并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取深入鑿徼
梁達城堡化服群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
此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敵戰歿嗚呼悕矣夫
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淵亦皆書
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
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蕃已覘其兆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一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墓志類上

職官

禮部尚書韓公墓志　唐皇甫湜
觀察使韋公墓志　唐杜牧
御史大夫王公墓志　唐常袞
秘書監穆玄堂志　唐穆員
侍御史李公墓志　唐梁肅
工部員外杜甫墓志　唐元稹

翰林供奉李白墓志　唐范傳正
秘書少監馬公墓志　唐李翱
賀州刺史武府君墓志　唐符載
司倉參軍楊公墓志　唐歐陽詹
平盧節度李府君墓志　唐杜牧
淮南支使杜君墓志　唐杜牧
王屋尉畢君墓志　唐韓愈
南陽樊紹述墓志　唐韓愈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

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

君仁臣

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仵爲身
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乎
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
逍無功囯洶洶將疑衆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
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
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
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
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
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
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

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乎先生眞古所謂大臣
者邪憲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早羅黜侍臣之葬再爲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
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
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
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諛笑嘯歌
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
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登
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

痌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蔑手先生起之焯役于前
賾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拔我尊書
種紀大環燊不特施昌作後昆噫嘻永歸余知之悲

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杜牧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婿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婿歟以是託墓互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欲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授秘書郎時嘗夢涉滻水既流中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盡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溫字

弘育韋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單爭言其人以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遙公夐出世家富貴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谷口不能爲比逍遙公五世生滁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部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入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illegible]奉養所安邪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晝夜侍側溫凊飲食[illegible]情致意一經心乎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白髮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幣辭主門公起赴武昌命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一欲事文宗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譔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幼多餓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邪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谷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員外郎當太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川譬懷天

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逆疏又且天其道先帝侍遣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命掌言給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誡以侍讀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先是安避邪公不聽凡拜逆三章帝終不能奪嶺武節度使三晏平能嶺武以賊馬四百疋貞罷數萬事去皇成敗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中以財賂貝侍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

上北論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遐曼平壤免長史非俗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内殿悉疏莊格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莫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脩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爲請丞相願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同鶴窥遷劉禎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若入爲吏部侍郎典六一冬選老吏無所貴復以御史大夫出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

于江南公急惡究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問一歲無所吏或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超出儕衆人不敢旁發戲娛及爲公卿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燈先村度語言衆止然後宰相知不能奪術爭逆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畏敬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不紀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發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㸃主將家事在私闈内高曾兄弟錙銖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絲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帝侍詩句云在室愧屋

漏因曰今知殁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嘗夫子也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後有聖人爲之師使生於人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懋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曰肖前國子監四行助教次曰瑑前明經次曰環次未乳女子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滑進士第有名于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史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下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啓日之期天實爲之

御史大夫王公墓誌銘

常衮

尊主直人則𤨏正者售禍、權倖才忌則害能者搆忤、況位抗三府、勢傾一時、天下之事懸在掌握、而剛腸立朝、鷙鶚橫秋、匡拂摩切、姦邪是懲、至使陰謀協比、乘間竊發、曖昧摧辱、加於大臣、公諱鉷、太原祁人也、昔在玄宗之盛、外攘獯戎、内立制度、混一天下、圖萬世安、至于軍旅征伐、府庫賜予、聲明羽儀、禮文憲則、莫不懿鑠震爓、龐鴻精備、國用荐賚、闕於經入、固宜有卓立大才、統集其事、公當此時、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佩帶使印十數焉、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十休、官皆總制之、水衡前殿、翰宮下死、亦護作也、公以典訓經之、文法綸之、明察綱之、廉平紀之、其運也合變陰陽、有以鼓其動、其密也至精鬼神、不能窺其際、銜策害鄙之點、鈐鍵多門之鑰、我非物討、德事動有係力矣、動一節區日支、無所窺情矣、故威撿轂下、風清闕右、紅粟水流、蓄積仍□、星精雪明外、夜□□之□□□、□平之爲、今漢家水衡小府錢四十萬、下是而迄□□、□代誕巍之朔、四海雄富、至變於太公之力、□人□□長大謀、由則平決、至議天子、垂拱於旒扆、宰臣□□抗於□

堂時佐輔陳希烈忌公有宰相器、憂在移奪、又楊國忠與公權勢相傾、事不兩立、會有兇人邢宰陰聚姦黨於長安里舍中、公以京輔都尉之卒逮捕悉擒、詔公與廷尉雜理、而希烈、國忠使決吏以臆背論風指於兇首、引公愛弟銲連坐、公具表其狀、請自拘於司敗、上以罪不相及、猶遣使慰厚之、而彼猜陷上者寖白而下其書、詔制大臣不對理陳冤、天寶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奉璽綬盤水北面拜跪而自裁、妻子移隸宅于流服、嗚呼、歷觀憂國愛君之臣、忠信夫遠而左右所嫉、按成其無狀之罪、豈勝言也、則王章鼂錯納忠漢朝、衣冠僇於都市、家屬徙於合浦、古人有言曰、刑罰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又何害也、如我者其天乎、公始以茂才與行首於策部、凡四佐王官之邑、七領憲府之命、一至殿省、再遷壺郎、大司空大司徒各一官、族德政燕、因公張說已叙於烈祖之碑、夫人河東郡夫人薛氏、存與其榮、歿與其辱、而北萬里流離十年、恨併以以存宗祀、以大曆二年五月終于某所、嗣子稱以不天之殃、承覆巢之餘、泣涕遥溯冤霜、霧家未恤、慈親凶歸、生人之難、無倫之比、承惟先君及難、親故有闕、泣血忍死、獲終哀誠、以大曆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合祔于中書皇考宾宅之次相
國許昌公嘗感府辟緬然懷舊敗賜移寢屛於尫羸
有以見京兆知人之明許昌報德之厚哀追叙遺烈
亦門生表墓之禮銘曰
知者謀始不能知終明者察微黙於數窮仵我以辜
放我以功吉凶悔吝生乎其中無象無端茫茫蒙蒙
伏恨黃墟孰問蒼穹小君從祔松栢來同

秘書監致仕穆玄堂誌　穆員

唐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薨於東都歸義
里私第逾歲明年四月嗣子贊洎質員賞奉遷宗座
祔曾王父母于偃師首陽山之北原贊等惟刻石識
墓非周孔之制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聲香俟陵谷
不可闕也太夫人河東郡太夫人命曰禮經三月之
葬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蓋孝子自盡之謂
然則自盡之大莫大於紀述平素貽備幽明假詞他
人不足以厭自盡之義公諱寧字某十一代祖崇元
魏宜都王其後孝文自代遷洛陽遂為洛陽人奕葉

王公與魏終五代祖伽白馬殷州安陽令贈刺史太
常卿高祖弘遠水部員外郎曾祖周爾秘書郎祖思
恭梁州錄事參軍贈光祿少卿考元休相州安陽令
贈同州刺史自宜都至殷州以淳粹之氣相道自殷
州至同州以清白之風相授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
際皇王得之不出戶庭而天下治學者得之為王者
師公則同州君之元子鍾天元和發地德和性得於
孝友忠烈生齊於聰明正直淵深峻極溥博呂川
先王之禮樂節而文之足以外富直道中積至行始
厲高節終全盛德宜尼稱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

人如子理事如自居止問人忘其傷又一問人忘其
化無何受代代者冐以天寶季年版籍之須由郎日
所授數上問是時兵興二十年矣其目版籍百無一
存代宗震驚以爲亡失在我故有泉州之貶初公爲
以徵發之弊抗於剸舉之司既而代至則不知代者
之指斐然歟將有爲歟貲守閑訟寃三歲開徹降而
御史郎州訊問則公初年季年戶增數倍使者還報
會今上龍興拜太子右諭德詔曰令予中丈之寃憲
臣授君之命楚劍不衝於斗牛秦臺自洗於埃塵其
明如此宮坊養德優游卒歲每台輔易位宜以舉直

措枉或曰公卿缺員僉議所屬則中外之望必集于
公而前後宰政率以不附離之見憚故久滯于次公
嘗自卜進退以深識爲元龜且時不我容我不時徇
則用君之進也在於退乎默默然有潛歸之志凡謝
病垂滿十旬而時議追隨公望尤塞不得已而起者
三洮之亂公方杜門謝急出無車馬假東于故人太
子少師崔公倫素家逃汀出城信宿方審于所在而
奔馬轉秘書少監右庶子錄奉天興元之勞也乃爲
遷宮官彼位公曰可以行吾志矣移疾罷免其歸
在上陵後五年就加秘書監致仕遂公之志也考槃
于瀍洛之上卜勝于北山之陽其後服日益以升之
貲以仁自富以道自貴以孝慈爲條備以友愛爲垻
庚十年春喟然于疏述懿德中高宗天皇大帝詔問
張公藝九代同居故事撰爲家令賜諸子諸婦人各
一通贄等與諸婦拜泣受賜公曰吾之理命也是年
秋遘疾冬薨春秋七十九公伯姊元夫人與公同稟
至性有高世之德公率大夫人所以敬養之道達於
神明公之教育成人者高祖曾祖兄弟泊孤甥姪與
贄等所以咸以勸之慈以撫之壹之乎天性之至外
姻僮僕不知所以別爲性嗜讀書無學不綜經窮入

室之奥史精歷代之博升聖人之教道則加而不言
每語及三代損益以建於國朝典故莫可成誦問者
退徵於卷則文字甲子靡差毫釐或爲卿大夫誌其
世代蓋刻子范子自言其祖不之逮也仕四朝更三
紀歷官二十五政德義政事無非殊勳且未嘗有如
分之報而三黜一免山之晉與人交始不以諂瀆合
終不以生死異嘗從王事居佐權臣入於用家之門
雖周鄭交惡圉賓奪移彼不我疑我不彼貳嘗宴居
誨羣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養志爲大吾之志也
直道而已爾事君事人或在其道且以二釋五鼎充

吾庇非貪也苟繼吾志式承忠訓則義重於生宜從
其重焉贇等祗荷嚴訓仕於天朝贇以御史中丞賓
以右補闕皆以守職不避艱禦並罹譴逐貢以侍御
史佐東都留守不敢陷所事殺無辜貴以監察御史
叫帝閽解兄難迭逢困厄公申誡門先王之道汝爾
友朋之議及吾見月之訓爾無虧爲愛子者教之以
義方不聞以諂爾其勉之贇等永惟古人有欲養不
待之痛公高尚不事侍養十年而贇等官游命奇不
自拯於不才不孝之身內乏擊鮮之獻外貽非疾之
憂是以上天明神罰以不得自死之苦夫不死之道

有不敢不能贇等伏念爲公之嗣且太夫人在堂是
則不敢負不肯不述於義苟不能死荒不及文哀深
大端永閟幽宅

侍御史攝御史中丞贈尚書戶部侍郎李公墓

誌銘　　梁肅

公諱史魚字某趙郡平棘人也隋下邑令大經玄孫
皇朝襄州録事參軍玄暉曾孫漣水丞藻之孫青州
司法參軍贈和州刺史萬惣之子其先干木蕭、魏武
安霸趙、司隸盛於東京、特書別爲西祖載在紀諜于
家有光自下邑宅於和州四世無遷充生皓德公天
姿俊邁少負英氣清明溥厚處愛特達行本於孝友
業成於文章開元中以多才應詔。解褐授秘書省正
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談者所恥。公以

盛名冠甲科早擢仰之如鴻鵠軒在霄際矣秩滿調
補河南參軍長安尉監察御史時宰相李林甫嘗國
柄權稍剛夫異己者公外不附離內不偏倚竟爲所
陰中貶來陽丞累後[illegible]朝邑令下車周月而頒條作
上方銳意武功寵厚邊將拜公殿中侍御史參支度
山范陽軍東河北首亂公身在關中危冠正詞請議
元惡勢迫離奔肇逆見咎朝廷雅知公忠遷侍御史
充封常清幽州行軍司馬陷于兇逆詔不下達公與
張休獨孤問俗寮結壯士以圖博浪之擊間道表章。
請固河潼之守帝用深嘆吾謀未行會房將能人姓

元浩擁師河上公詭請勞撫因以大義諭之能亦知
復翻然向順裂賊左臂繄公之力是歲至德二年也
相國張平原鎬以狀聞復授侍御史揚御史中丞允
河南節度參謀河北招諭使中朝方倚公以重任戎
鎮又咨公以成務公謂委身蹈難非節遏亂歸政非
公叨恩受祿非義俛俛從政吾何以安假公事東至
江淮以上元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遇疾終于楊州官
舍春秋五十六藁葬于禪智佛寺之側貞元元年嗣
子竦以谷口扈從之勤朝廷推恩追贈公尚書戶部
侍郎五年歲次丁巳某月日始歸窆於某鄉某原上

拒拍館凡二十有九年不得卜日難是以緩大人
河東郡君裴氏河州刺史某之女吏部尚書寬之姪
以禮佐君子降年不永春秋若干天寶二載終于洛
陽至是祔焉侍稱有明德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惟公含章挺生好是正直蹈難全德終然允臧蓋道
與其仁神輔其志宜乎其有後也竦以文藝吏事歷
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天子以為才任方鎮加左散騎
常侍知鄂州軍州事領都團練觀察使長才厚位而
壽不至士友痛之竦弟竑長安尉亦早卒堆少曰族
純懿而文克奉家業咨于從祖父殿中侍御史阜魚

爰卜兆域以尊神宅阜魚于公天倫之間有知己之
道泣叙美行俾予誌之其文曰
時之晏鄉雲爛鬱風于飛上清漢吾道行乎路乃半
時之昏沴氣繁鯨鯢蕩海橫中原側身西望不敢言
忠莫渝兮討獨存脊辭感激兮淚落雷雨作解草木
蕃一隨逝水空遊魂播清徽兮茂烈永延輝兮垂後
昆

唐左拾遺翰林供奉李白墓誌銘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千里外厥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榻翼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卽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諜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凉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名姓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取所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文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思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和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相褒將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大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布衣之遇前所未聞公自量疏遠之懷難久於密侍候閒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於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以不可求之事求之其意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則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死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

遺制下於紫泥詔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共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集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之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將申慰藉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則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毗吐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

四續年譜 卷五十二 墓志 二六八 唐

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於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已摧圮力所不及知如之何聞其所言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請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十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敕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求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豎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於道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

四續年譜 卷五十二 墓志 二六九 唐

或得之於公之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云其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為逸人昔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惟公一焉晦以麴糵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其適所以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公之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痺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為二碑一臨幽壤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　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澗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

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爲之准特病懶未就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昔當陽成侯杜氏下十世而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冑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

殯岳陽亭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
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
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
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
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某誌

李翱

公諱某字虞符宣州刺史玄慶之曾孫著作郎贈少
府監恬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
一時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爲馬孺子爲之著
神聰贊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爲懷州參軍
充四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河陽三城河東三府
累轉試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參黜陟使裴伯言謂公
堪爲諫官薦之於朝并殿中御史充昭義軍節度參
謀召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海東
復命授與元少尹入爲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秘
書少監又加史館修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寢
疾卒公博覽多藝兼甚於第三品家貧未嘗問生業
祇以纂錄自樂爲事撰歷代紀錄類史鳳池錄纂資
折科錄新羅紀行將相別傳及所爲文總四百八十
八卷年登八十官試秘書職領太史雖不極於富貴
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潁川陳氏贈潁川郡君先公
終三十年餘矣有子七人曰文則山進士補錢塘尉
第二第四子文範並早卒曰文同曰文約讀書爲文
有名於進士場曰文輿曰溪郎皆恭守家法女五人
其存者三人將文同等奉公之喪以明年二月祔

葬于偃師從先塋詞别嘗從於史氏之列來請爲誌

賀州刺史武府君墓誌銘　　　符載

武氏之得姓遠矣府君之世家貴矣左右僕射司徒太尉尚書令楚僖王士讓之玄孫九江王弘度之曾孫納言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王攸暨之孫尚書膳部員外郎徐州刺史勝之子外祖母爲玄宗皇帝之姊皇姚爲肅宗之姨豫章之根大天津之流廣積華靈潤鍾於府君焉府君諱充字虛受岧岸魁峙操履堅峻蘊之文武辯有口才喜立名跡以排難拯時爲事業始以高蔭補兩館生解褐授洪州南昌尉操利刃也次授潤州江寧尉馳驥足也自廣州司士掾轉陳州錄事參軍甲子歲蔡賊希烈效猖用兇器逆節至於黃城遣裨將鄭賁以精卒一萬來逼我城爲刺史者實任公如骨指悲公如金湯傾盻成丘陵呼嗟爲才戰寇用懾息不得攻取井邑完固我之力焉俄而大梁陷於地孤險實慮吞併遂馳詣劉宣武不免介胄而說之換兵鬬騎動如響答保安堯我功第焉劉司徒嘉其咸毅咨其策畫延至幕府以爲賓榮是時希烈赫赫然東平勢雄或相籠亂以積薪火公復驅皇華之車投之以心脅諭之以逆順張之以禍福示之以機宜秘謀飛辯往走九反掌之勢由是

淄青致寧陵之師解陳州之圍合臣君之力摧兇邪之氣破堅陣擒猾將平姦除結救好誅逆將在茲一舉得不謂三寸之舌賢於百萬之師乎司徒表其勲績亟聞乎闕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報功也無幾何丞相府除退歸鄭郊五六年間佑易食貧雖四方禮辟日至其戶不苟其所從也適值有土者慰其不答或用陰詘遂有臨賀之拜焉至郡教民以慈愛易俗以禮讓達其志意通其嗜慾曾未朞歲大用治理嗚呼南方氣炎春秋稍高損遝元𠮢養護餘齡居任凡六霜竟困於足疾年六十九以貞元十八年夏五

月丙戌卒于官舍遺孤扶護以十九年秋七月戊子葬于滎澤之廣武原禮也嗚呼才與命二者難并今古共傷病諸上帝實司之爲之奈何以公之行業誠信宏才敏識宜踐上位利及庶物而纔止尚書郎二千石牢落達坦竟至於死纓紱之士愁憤慨息可勝道哉夫人隴西李氏朝散大夫秘書丞和光之女母儀除教輝華士族先公數歲而殁至是而合祔焉嗣子曰興曰典温厚謙良恭承家風茹荼毀瘠動中于禮從于流或其窀穸之事以余爲舅之友也見托爲銘曰

悠哉悠哉位不勝才一郡褊小六年徘徊逸尉徙張高風不來炎徼隕落縉紳悲哀舊擯新墳滎澤之隈冥冥鸞鳳同棲夜臺

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

歐陽詹

公諱某字某其先關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之祖若干代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瑰異溫良節行所至自昭風神識度羣居不掩六籍外偏好穆直骨子之術永者中以耕戰之法致梁宋軍盡用有成大曆元年節度使右僕射田公薦授右武衛率府倉曹參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墜業躁求則背道或出或處聖人為中

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州永新縣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戶參軍貞元三年集授鄂州司倉參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參曹時節能官得集上勝屏居寞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止焉貞元十二年冬又合集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於汝州龍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二十一年歷官四政祿非豐儉以足務雖劇適以簡上以中正重下以公平聽皆白圭無玷朱絃有聲嘗謂公之才量如德合青如水待月大小當應方圓必合公則不衒人胡不求莫能全展光耀以至頹殄悲夫

得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公昔於名宦之理是為仕祿農耕猶生則營若死則已亦道也公昨之岐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不道道公與之同旋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曰晃次子曰㽞季子曰果伏函之號以至見血以某年二月日卜塋於某郡某原禮也佳城一閉他時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墓許有誌故為墓誌銘庶覩今為古者明斯地泉下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鱗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異則曰松英英楊公

於人彼物藝術潛弘淵良內克名不稱實祿行負德天桃信美不能秋斂冬日可愛日用西徂大限斯來無賢無愚英英楊公與逝川俱卜宅修原有形永閟東海之山不易其廬

平盧軍節度巡官李府君墓誌銘　杜牧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第貢於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舉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徑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恨不可得與為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乂博陵崔壽劭品茲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舉進士不衆嘗名飛者

牧益恨未而其人官得其人之在位也大和九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常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檢譏子少年設有與游宦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與若李處士戡牧謝曰未所識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表聞于朝辟為從爲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李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本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婺州祁陽尉祁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其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孽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燭齋然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於孔穎達輩凡所為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恥不肯試歸晉陵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託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鬬諍不決不之官人必皆以請君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義一不關筆常曰詩者可以諷可以流

於竹鼓子孫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之上詩如風之疾速常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之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有蕭寘韓人崔壽宋邠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進士第有聲名宦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不敢忽君在洛中困甚河南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議大

夫蕭俛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詔君以請君日人間薛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將郎始五歲以某月日權窆于常州宜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爲晚交得君最厚因爲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道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德孔循曰學必聖餘我兢兢不一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

杜牧

君諱顗字勝之曾祖凉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至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京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成合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爲禮部之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强致朝者賈公曰我只以杜顗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厥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爲巡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之龍興寺丞相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己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爲淮南節

度使復請爲試評事兼監察御史支使兄牧曰焉州
迎醫石生曰是伏腦脂下融名曰内障如爛寒膏蠟
去瞀明使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
治治不効自爲翊別迎鑿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
根横可牢不可斷是法名曰肉障生日脚者法
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
天下無不嗟歎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
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
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男曰麟師年十歲女曰
署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

原鄉少陵西南二里牧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爲
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百日耳況早衰多
病敢期六十人乎恐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覺不知生偶
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烝爲大空與不生同其有
裁受乎嗚呼勝之兮慨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爲其
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韓愈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
朝有爲司衛少卿具邢盧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
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黄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
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復其宗贈户部尚書
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
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
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
御史中丞坰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督書明經第宏
死坰益壯始自别爲畢氏歷尉臨漢文已王屋年六

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漢徐州
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開東筠行能官而相見
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
河南尹者聞君當來訪問人曰河南府歲入錢以千
計者五六十簿領詐欺吏令畢侯來皆齊矣繼數尹
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立以其職死君
雅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
墓事皆同官與相議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
人曰鎬鋋銤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
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九日從塋偃師之土安

銘曰

上古之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世權人自求官退而儗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譔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沈與漬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讃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著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

篆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寂既極乃逼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二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墓志類丁

職官

集賢學士劉公墓志　宋歐陽修
待制孫公墓志　宋歐陽修
徂徠石先生墓志　宋歐陽修
黃夢升墓志　宋歐陽修
蔡君山墓志　宋歐陽修
員外郎胡公墓志　宋晁補之
進士張君墓志　宋晁補之

將軍

大將軍莊公墓志　周庾信
大將軍馬公墓志　唐歐陽詹

女婦

譙國夫人墓志　周庾信
趙國夫人墓志　周庾信
隴東郡公夫人墓志　周庾信
冠軍夫人墓志　周庾信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

歐陽修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迄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其盛德奈何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

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屢忤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交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猾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

御史臺適共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月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承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illegible]災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筮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

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有所建明知[illegible]州可斥孟陽河不可開楅猪使秋青宜罷以保全少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皆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延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皆本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不

以新橙五十勞其且若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擠為謗詆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于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郡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五百曾祖諱[illegible]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

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齋郎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著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

日說例日文權日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敞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狀來請銘遂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强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奋大不施卒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雖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志銘　歐陽修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

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冡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妥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日用物在有司

吾恨不知爾公由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及乃為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能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辭訐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而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稟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亡

息陝當東西衝吏若廚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於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問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多膽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

丹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直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延曰真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晉學鄉馮頭村之北原銘曰

推學而知力以行其義惟儉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

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

石介文章君大節方兩截舉也

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
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憲而進退
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
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
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
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
徠徐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
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

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
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
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
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
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
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
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
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
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
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
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
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
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
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

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
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逝遠而猶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
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
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黃夢升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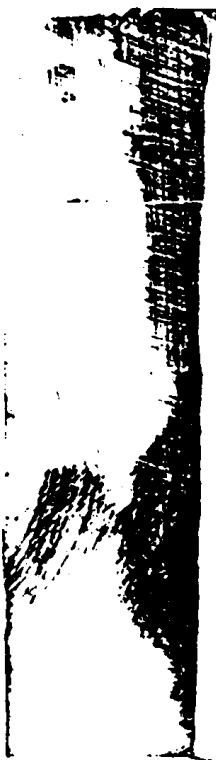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

令過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過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

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其月其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蔡君山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

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子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稾得十數篇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稾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其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尸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尸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尸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變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山又

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晁補之

公諱俛字公謹胡氏舜後媯姓武王封媯滿於陳氏爲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爲共城人晉檢校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爲岳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考也光祿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察周祖有異圖即辭去尚書及進士第進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偉於文字類不學而能八歲爲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雜說流觀強記摘文指事如

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文地理音律曆算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以爲不及更推先之既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爲屈數以事奪維維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路守令轉運使召覺以公聞召見爲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秩滿爲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又知邵化縣還秘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庫以叛期且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

謀者傳相覘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俄逮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去毋蹈禍蓋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士文莊高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公莊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其事爲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賴之召判尚書祠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言陛下纘服三十五年而

儲宮虛位天下無賢不肖皆爲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首力爲李仲昌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決數州死者以萬計公詆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舂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爲官何用紛紛代庖爲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主猶當詢求芻蕘而人臣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服五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山

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爲鄉鄰以不決聞公
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者誣以
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恢前怒竟坐奪官
廢于家祀明堂復爲祠部監泗州僑英宗即位還度
支公雖左官益肆文史每與客乘月挐舟淮中飲
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即位起知淮陽軍遷司封嘗
屬疾踰時民聞其出至歡呼擁道徙知和州復坐小
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
待小人嘗粗豫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
參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爲

言其冤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既代還
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
卷五音會元圖琊霄指掌圖歷代年系譜佛書義天
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
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沒男曰毖終
華亭尉曰戩進士皆文學知名長適右侍禁李材次
適太子中舍王希元皆卒卜某年月日葬於衞州共
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祔公性孝既孤語考妣事
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爲貴勢屈顧
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爲愛已者與時反爲所噬亦

是論周匝一篇

志不苟合已有十分

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曰能懷戎
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
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毖戩游甚厚聞之公在
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
善如此而公猶深自閉不肯爲苟合則其不能容於
尋常人而以躓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
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蘿蔦之寄於木無所擇也
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貴勢爲過乎中則可以其窮
爲戒則非也銘曰
在昔倚相學無央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讀

義何必精後讀者稀不勤於成借人之衣以青繡行
爲之詭遇獲十自詭謂公獨難其書屋盈殫累世學
欲與古爭一敗於仇自救莫營後生益華謂我不能
使雄復生雄書自與後有求者可訂斯銘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晁補之

君張氏諱甹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益班固嘗言焉商稱湯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亡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迺翛然推而不居本其處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

卽絕此不可知者及得商所稱然後迺知湯之收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裂微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益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逮君曾祖始徙濟州鉅野而歸宗孺稱有立初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延培其子讀書爲士君用勉人賢士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從執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耻科名慰親意爲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

場屋聲籍甚亦與君厚廼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葬遭父喪始疏擗擗自是益外名勢略感慨鄉人之賢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閻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不乘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後而易其所聞于儒者也至賙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歲凶出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爲人寬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

年者至就所曲爲勸嘗而去無不滿意此其孝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大槩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卽嘗得期三年后如期亡人以爲孝誠所感云娶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肆有開工爲詩温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蒲演高修房之才從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積綱紹女長適進士崔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千村而地多水君疾且

華諸仲原曰欲爲先人致小令不能以爲恨汝無忘我志則是吾不没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兆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卧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僊志易不然何媿於少游者後余官學四方無所成就

既未有援宅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令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后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者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七生兼質功業林匪學問意苟侈心使成烜赫固莫任況事與志常輻欲尾閭其損得踦滯一羽之徇指千金少猶頡脫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壽但自惡影忘息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駸駸高明之室有物臨取裁足爾吾良徵銘幡于冢惟久潜潜沿

可守宗適今世名勿取訓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深

周大將軍琅琊莊公司馬裔墓誌銘

庾信

史父金殿征南將軍定州刺史並控鶴兵與張弋
榮容之盛繼踵當年公稟山嶽之靈挹風雲之氣梁
北矜兼帶名籍甚彎弧挽强左右馳射故得名高上
谷威振樓煩襲爵安吉縣侯食邑五百戶永興三年
幽并叛換有無君之心帝顧謂公曰天下洶洶將若
之何公曰擇善而從之乃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帝曰是吾心也乃定入關之策以公母老家大
令預討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君不容則失臣臣

不容則失身帝愴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還朱衣直
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武帝
初至潼關太祖親迎漆水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
也目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鳥應手
即著太祖喜云我知卿名矣即用爲帳內都督滄州
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黃公衡之
決土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非吳王爲之降禮
與代同榮見之今日東夏邊隅地遠荒服井陘寒近
飛狐路斷乃以公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東夏州諸
軍事東夏州刺史白波青犢之兵銅馬金紐之亂莫

不交臂屈膝率年抱馬在州遘疾解任還朝小馬曾
鹿餘狀掛社吏人攀戀刊石陘山雖非漢陽之城曾
似扶風之路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以魏後元年疾甚亡于同州春秋五十七天
子輟樂舉公會喪太祖親臨弔祭哀慟左右于時兵
革交侵皆斷贈諡卽以本官印綬權葬于同州之北
公諱裔字遵遊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
謂西河之官卽歸重黎之政卯之歸楚與章邯而並
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祖龍仍居選部水鏡三
臺父悅再牧荊河威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爲季布

所哭獲存遺嗣賞勳程嬰之忠國家追念功臣更撫
孤於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流公妙應辟爲河
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黃河浮馬雄飾軺
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陣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俯
泉風塵三城席卷滎陰錦綸千室入關還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雖復巴
水三迴夾猷戰曲從途白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頻
延以淇之功臣須開土將之府晉之代州官細琊琊
之國還驃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琅琊公食邑一千五
百戶官開進爵定侯忠貞部爲大將伯仍除大行

賊司常伯任總戀龍庭道既平綠言催允尋除始州
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鎔爽持險狼顧鴟張高山尋
雲深谷無景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峰危馬束水險橋
飛遂得谷靜山空氷消霧散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
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丘之城船梯下於
荆州彌動西陵之戍即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
州諸軍事西陵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
國闘寵若驚奄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
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謚莊公
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原之鄉三疇

原公爰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在戎
四十一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寵唱籌並得成功
飛沙擁石未嘗乖律悔恂敎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
鼓旗李牧長平之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
一由詔葬有始有卒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充舉公族乃建天官即序避世於秦
承家於楚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
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及我皇父
荆河再撫世屬喪亂身沉猾壓嗟我遺嗣崎嶇播遷
寒覆鳥翼飢吞獸乳獲歸河內更襲卿邪年少小

怨結長蛇兵九地置翎千家雪山埋馬氷河陷車
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旗頻飛金鼎轉組築塞長榆
營軍高柳玉粲推食河橋勸酒石門氷釋金堤電散
蘆水門關茅津戍觀馭風逸翮修途始半建武功臣
先悲吳漢沉冢搖落游揚凌微金城路斷郿塢人稀
風松蓋雲白水山衣賢巴星殞人沒蘭衰

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

歐陽詹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之記墓庶高岸爲谷幽旗或呈情當掩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諱寔字某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若干子皆以雄謀果斷稱公則第三人長八尺有美鬚姿猛武霜嚴壁峻然而後笑時而後言孝悌忠信分義節槩視容可見好史學歷代英豪得失皆覈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若加諸已明陰符善司馬法起家爲范陽軍要籍本軍察政盡多自出逆[illegible]人表爲大夫三軍[illegible]使[illegible]州[illegible]至戊[illegible]爲[illegible]本軍兄師論秩適之戊從逆適[illegible]人大父[illegible]史中丞貝州刺史[illegible]州之患知貝州移鎮[illegible]州人歡康撫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者合議於天子自於内二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與其議可其詞決所議答於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衛將軍宿衛十一年長松在林利錐處囊森然須[illegible]鋒穎獨見天子倚而將用未有所宿貞元十四年寢疾其年七月十一日終于京師崇業里之私第[illegible]從事若干年署職遊官若干政春秋五十一當時餘懷材抱器者無不能嗚呼歎息嗚呼騏驥有踠于驛路之足伏乎櫪于將有剛戻截象之鋒閟乎匣將用未用一朝變化爲骨爲燕市人泉延平爲知人之痛惜公共比歟夫人鴈門田氏鴈門郡王某之女哭泣之慕痛而終禮子六人男五人一人先公卒四人在曰縱曰績曰恭曰某縱年三十八績年十六其餘幼稚不言可知女二人一人先公卒一人在四歲皆至性孳號感動飛走以某年十一月一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其承恭長沙歐陽某執紼及墓就誌而銘曰

燕幽歸士賢思其門英英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誠平生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掄擇雖致材成則未吝器苦契低摧忽墜修短無涯傷如之何

文人塋墓然為神道之文盖取此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

庾信

夫人諱字本姓陸吳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爲劉義眞長史留鎮關中旣沒赫連因仕魏既終誠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洲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彩敬愛天情容春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嫁于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地登高

之錦自滑江波平陽採桑之津躬勞蠶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旣稱有侯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殿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棘道問政卭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荔枝之山地險菁菊之國夫人别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沉痼玉瀝難開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于城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掩淚長松問李貞之留書更深眞漢潘安仁之詞藻徒指哀怨豈言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銘曰

芝陵反旆枚山止戈金精按衛呂閣凌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旌繼從族燕番從官塞入飛狐關連鳴鴈策預登阜功參臨淵贊鼎留銘彤戈餘贊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焉軾澤排文衣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廻雪輕飛非降帝子南麓劍守若水旣開靈山巳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鬪星機非轉日轡西廻陽泉伏氣陰律沉灰鵠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幽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廻旌

少女湖仙丈人峰前野淡帳殿郊空山川奇葬風月無情月落日離花落樹城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途平松長轉直節貫方圓圓陵承楯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莫能抗禮安豐奉罰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既開建武之書仲山古器或表單于之獻祖畧少保建昌郡公父紱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當預同德之臣咸陽蕩約克贊先登之主並得位入六府功叅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聳曜風彰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珈珮琴瑟在堂輜軿是服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

豈止薛娥掩淚楚相知懸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城二年冊拜趙國公夫人漢主開立義之號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慙德竹園殿下若木之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同川之氏東被無諸之國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錦羅江波蓮臨纖室山明石鏡脚對桂樓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雨噍西域之使稀靈草一枝恨瓊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于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蒸子則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簫聲傅母長歸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塟於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留連于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銘曰

河西斗絕觀岸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賢仕木披于佩金山為里紹慶邢映基昌米子施於道北侍姆秦南執梃鼗鼓厭狄驊騮義趙江汜仁流為帶玉筐迎約金龍功鞏敬愛純深端莊淑慎有光國史無形喜惱來茶外泰停挽下訓磬頞於蘭年華於蕣風雨消散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左㭊夕奠高堂朝發空揚凌波更無迴雪下平日照高平日原西臨水井

[illegible]家門偶再用服尚[illegible]無斬平原忽失人道何言山廻地帝路次風駛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墳別起舊月孤明賢坊永式徽猷帝真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竟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祖以孝昌之始主諾淮陽父以正光之初來帷海岱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簪紱之德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而笄言歸三星在戶簪盥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逸祿之心有夫出征自誠山陵之兆大統十六年冊授永安郡君婦以夫尊親由子貴朝章家慶兼而有之保定二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秩猶典則有美河魴足

光彤史既而風霜所及灰琯遂侵與善何言至于大漸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葬於咸陽萬年縣之杜原山形起伏既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煙乃合青烏之氣銘曰

觀津世族平陵家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自狼建功刑蛇襲慶漢之廣英光開淑令君子朝端賢才家政暮耳以禮軒車以命謙果成庶推珠止競百年忽忽千金莫恃室謝賢夫庭辭貴子歸葦輟露采蘩廢祀室委聯蠶衣留畫雉雲垂下澤日掩高春空帷舊館虔幕新封山迴廣柳路沒深松遊魂幾變大人何從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晉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因即家焉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南故墅尚餘金谷武寓燕歷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疑周室並為大族俱蒙賜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夫人年十七歸于宇文氏淑令端莊含章貞吉簪盥惟儀閨閫已正某年除金郡君某年改授冠軍國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內主翻辭贊務以保定五年四月遘疾薨時年四十有四即以其年某月日歸葬於京兆之某原人世風

燈山川起怨陵波青麥傀逆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成表賢姬之泉乃為銘曰

三星麗天五岳御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山川炳氣廷嘉令淑惟此含章王姬庭照闈開室香邢姨娶服宋子魴自輔言歸九族從聘揄狄七彩軒車六命瑞室辭親槐庭贊政但為閱水人成大夢帳山門移澄泉洞金棗長合銀燭不返香煙柳路閉松城悲鸞獨影雄劍孤鳴四道趨蒿草

終

古呉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行狀祭文類

太子太保柳公行狀　唐沈亞之
祭杜學士文　唐宋之問
祭范忠宣文　宋陳瓘
祭大資政李公文　宋晁補之
祭韓尚書文　宋陸游
祭周益公文　宋陸游
祭呂申公文　宋晁補之
祭劉太保文　元徐世隆
河北提點司告祭文　宋晁補之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宋晁補之
祭大孤山女郎文　宋晁補之

誄辭類

魏文帝誄　魏曹植
卞太后誄　魏曹植
王仲宣誄　魏曹植
哭李仲蒙哀辭　宋文同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戸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戸贈紫金魚袋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沈亞之

曾祖諒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祖岑皇贈祕書監父潤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也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業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掖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中令與皇太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呉大瓘爲之師又以大瓘子通玄通微兄爲助教令上月考學績責勅所進乾元初除尚書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呉大瓘通玄通微令就舍授學履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緋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斧將欲加賜還官未幾而屬車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以詔書而入京師喻其豪人以爲效德宗嘉其忠明詔如奏公於是間裝入賊軍中喻賊僞右將軍郭常右將軍張光晟公大說曰陰滌之喪魚鰲遊其堺境即陽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拄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泰詔伏辯哲約所

孫井及朝會假藉宦官未嘗啓陰以公之狀告逆
遂為訛捕繫定貞矣訛詰一辭詞不伏即徙於外獄
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史蒼皇公因其共繫者十
餘人謀相與脫其鋼鏁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
流涕明日乘輿幸漢中公秦鄉至南梁遷拜原王府
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其後翰林舍人吳通
玄誣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怨之季止公曰
上方怒寧可為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悟
之詔公見義不回賜晉襃勞免雪通玄改澧州別駕
十一年入為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

起崇陵功以檢校右散騎常侍充使內作□□東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
贈上柱國元和初西蜀拔發岐隴原涇朔方太原及
山東六部之兵皆屬長武軍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
三蜀大圍面漢中最險嗇益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
公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
始詔諸征蜀者今過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
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
不得見其門亦以公功自賴今則從之謂若前耳皆
蜂聚食所引弓援弓迫中貴人將公行未及公聞之

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之若辛勞已乃問曰君等
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闕耳又曰闕何以而得
得代俱曰驕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闕以不
授指而得伐又況滅之而得功反不授指耶今不授
指即受滅也是卒皆免胄帥伺遂行所從戍餘復入
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倨以
相厚傲公之知乃先謂曰聞若等常以夫信為強亡
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
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辭見則改容跪
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

得君公爵封千五百戶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戶部
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終
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令從官臨弔之
賜贈粟帛贈太子少保強邪多學謙下好問因是以
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某從寮其門備得
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狀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維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戊申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位曰大寶才曰天爵爵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于楚相揚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遠代而咸若評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衢王也才參卿於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以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

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暖揺露氣于春林其秉艶也似凉雨半晴懸日光于秋水樂檄同遊者揆落宿心不除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剛亡名兮可大而不幺君之栖遑自昔迷方逢時泰兮欲達開數奇兮自傷屬文母之不逝應才子之明剔援淪秀于蘭畹侍遊仙於栢梁命以著作拜之為郎始翔鸞于清列旋竄魅于炎荒遺旅鴈兮超彭蠡作編人兮居越裳殊許靖之新適億虞翻之舊鄉惟皇能興再施法度拂洗瘴瘢翱翔雨露通籍于入金禁門揺筆千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

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則妙醫莫識賓若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歎斯意贈言死轉識金石之契痛惜文章之交淺命子誠要況思且辯自予與君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況窮海兮同竄復炎荒兮並入川流遊閱隙電初過驂乘運兮如此今造冥兮君何懷君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之南宅困之東衆使君孤之有餘弃我家之不足藉籍流議宿瘴薄俗名全須困於鑠金身沒誰恨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罥萬一來侮彼壽公

贈殺禮縟善乎崔子理感情於相識有素其崇潘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高旻於終山之西山兮山上雲森蔚兮郊外墳孟冬十月兮故斯君君有靈兮闇不聞我明璫屑君知自久坐泣焚芝延哀盡柳閉視祖載綏道屈酒願歆悲誠將告良友尚饗

祭范忠宣公文　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梨正所依心虚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劾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救陷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各遵其時不迷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遠改生事者誰祭柏南行公獨救之六勝六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忧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有瘳始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淚其心不育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爲帝寵變病不能對

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敕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恐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偏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在絡連右首脈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弃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喪我悲豈緣葭莩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竊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何無憾我亦奚傷

祭大首政李公文　　晁補之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留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跡之熄詩亡不嗣春秋又微戰國債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士馳其戎東陳詩說禮泰儀賣國斯逝燔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毀諸漢與息民殘編出壞經儒訓古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介渾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爲書準易易不可準相如是式邪後得唐纔一韓愈躁魏踵漢侵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

年環偉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王之文謂公所作雅誥是群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學有大猷論秀百人有死四千人車上餅而公退然輔弼二朝呂與操同幾頗者數不自爲功上建皇極以消萃疑錄留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公勿作穆穆九關書靜無士復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illegible]求哉能歲龍蛇正月已卯哲人之萎庶小是懵[illegible]夫哉補之昔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士之朝延覿[illegible]尚夷千里爲輕頎懸幽介文采炎有無塵刻畫[illegible]

醜士報知已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憖遺而喪宗工前歲昨夢過雨鶩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壙偏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无咎尚書文

陸游

兄之初載甚躓而艱逢亂客吳萬里孤騫文方日衰蕩爲狂瀾紐織纖弱各自謂賢士脱艾救兄步而前陋巷一室日旰未饘誦書鼓琴志操益堅器中大成不事雕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而閒不[illegible]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illegible]都門挈手歡然兄收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斂酒延門乃醉抵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儆官有守衣市莫攀菲觶之奠叙訣終天

祭周益公文

陸游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于途欣然傾蓋得居連牆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脱帽褫帶從容笑語愉寫肝肺隣家借酒小園鉏菜熒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北古並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心絶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貴我方西遊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來廢公又策免久處于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栖遲士昏于智公則著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毋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騃女問及瑣碎孰爲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來震動海內奔赴不遑涕泗滂湃豈無菲觶致此薄奠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館閣祭呂申公文　晁補之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同往善觀國者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而知之季札觀樂興衰以喻見蘧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寶為陳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是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比其得失非國重輕嗚呼公乎致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同進賢處厚持滿強者莫先清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元宰□公之德淺知淺智物我與賦魏公典籌初下自務既就乃欠人服其能徐功行義亦既有常世目儉若無低昂巍巍兩朝盛德高名內則國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朔復自外群言並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其澤二聖統臨入事政機垂紳搢笏百辟是儀征繇不興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法未具茲章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立謂遠

士寶苑殘貢入左右其功可指日冀人之無祿天不慭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載在典冊禮盛一時某等在廷辱公品識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於旆旋造公國門號詞隕涕侑此酒尊尚饗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衛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輿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孫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康節詩林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君實涑水休宇清勁守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儒屈從王師來服京平公於是時蜀之韋皐堂上出奇郭汪飛渡公於是時晉之任頎天王既尊山人自悔公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官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宜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貳萬機晢決大儀力辨以歸上亦知公不居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闕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形諸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闔戶視之捨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泣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襄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昔過趙郡識二大士同時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而義風馭溷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偏滿君門身爲師資門多英俊生被殊遇死獲大葬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悼不接音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少翰林擇衡文部公非私我我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莫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晁補之

因山之制七月遄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留鼎湖之藏衣冠餘渭水之思懍慄徂秋已變風雲之慘淒凉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將徙祠于見堯更服仍勤于纘禹蓍龜告吉陵寢即安則黃鳥以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同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貸莫追西望靈輴攀號雨血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晁補之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循七月之期是爲萬方之軌遂非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鴈飛人間事改纘服懋重熙之化見牆昭大孝之思矧茲臣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辨號無堪洪伐儼然悲笳互咽乘白雲而安往則黃鳥以無從惟大神功莫大而難知固與昊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廢官守阻望靈輴徒有忠誠攀號洒血

祭大孤山女郎文

晁補之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綢碧屨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爲權臣所憎陷以朋黨于歲巳卯竄諸鑵山季秋揚帆挈婦與子旅拜神幄陳詞辭它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僧載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爲買絲屨容自都返無從致之留屨水邊遺刀若之發去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茲肸蠁有聞而非夢寐旋上于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華嚴前

夕憐瀨且乃覺之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於上流假不足云神其可信以語室內我言敢欺爲神作茲彩絢絲屨俟我歸日答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雖菲而誠亦斬他時爲記若贊敘此本末讐彼葬祠名非淫祀靈實烜赫尚饗

魏文帝誄

曹植

乎哀哉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思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同殞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民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欲自裂毀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彼醜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死孔志所存皇雖一殁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綱網漏於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闃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回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於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疑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妄亢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觀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必無私戮違無輕

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岩穴、取士蓬戶、惟德是崇、非簡爾祖、宅士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廣、齊炎共遵、下以純民、妖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裘裳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㫋、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紱冕崇麗、衡紞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嗟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虞、僃凶微鳥、燧江岷推、若涸魚乾、若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獻款內賓、德儕先王、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祐、河

龍洛龜、陵波遊下、乎豹、應繩則鶯、翔舞數、莢階除、系風翔岩、皓獸素魚、飛走郊野、神鈩寶鼎、彩自徵上、雲英甘露、滋淪彼宇、樂芝昌、沼朱華蔭、渚同凱風、亦那甘雨、稼穡豐登、我倉我庾、家佩惠君、戶家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儷、鑄石紀勳、升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於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鶬鶊喈喈、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鍾鼓鏗鏘、頌德永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贊斷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晴狀、

大行、光之皇、紘、惟絕、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推身后土、俾我執氣、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鑑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剏玄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寬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力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

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皇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炎駕之既往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轜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兮、痛閟闥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閡闕塞之崢嶸、顧衰絰以輕舉兮、念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綱之遠經、遂俯仰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

莫神明於我聽獨悵怳而莫告兮追顧景而憐形奉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卞太后誄　曹植

率土噴薨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互錯皇[illegible][illegible]僚羽檄四布靡敢歟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猶追寶名義之攸在亦存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旌旗光垂罔極以慰我情遂作誄曰

我王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代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沉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儕列陰陽觀潛外察及賤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逞安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闈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飢臨樂勿歡去奢即儉曠世作儉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侍神祇明奉百靈踊天蹐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報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仲宜享斯祐家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瘥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踊郊畛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

無煙迨省闈塗步斯徐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
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喪魏邦游魂
舊邑大隧開塗靈轜斯戢歔欷霧興揮涕雨注徘徊
轜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王仲宣誄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
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
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
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
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蒙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
為光為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
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
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宜強記洽聞
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何道不治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
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羇旅離此阻艱
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
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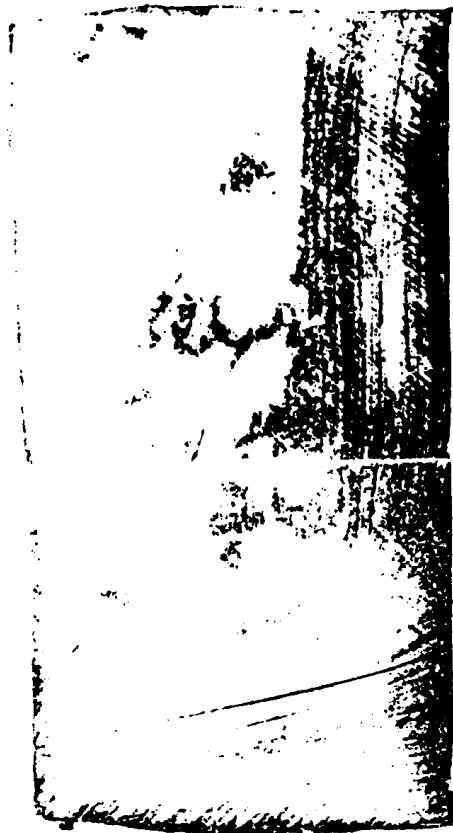
荆人既違陳我請武君乃棄發舞我師旅高尚霸功
殺身常宇斯言既發詳夫是與是與伊何聲我明德
殺戈編部稽顙漢北我公是壽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愛世忘家殊器卓峙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
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藏帷珥貂朱衣皓帶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阻
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
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

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遊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
携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
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歡之人
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遊魂泰素我將假翼
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
靈輀回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
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

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終

哭李仲蒙辭　　　　　　　文同

脩慎粟兮臨清秋慘金楷兮紛于憂拂其衍兮久徊留念將焉適兮升高丘開胡然兮予之思紆予懷兮不解以繆謂遐淵兮願如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縮修巳忽語兮往嘗以此計蓋子之生于世兮期爲巳休焉感其然兮靈子之中鬼幹漂潰兮索其若抽念子一去兮不可以復見厥子之於道兮尚胡爲而此謀欲子似兮取支但寥寥兮安求踐議于兮予深當何人兮與作彼徒以文行兮爲子之高其不爲賤正體而背餘肱如刻畫兮妄以混子類神珠兮發天球如

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

本朝者也文成一出即沈

毅文憲立談即雍雅蓋

未有不淡於勢利而能

文章者於是有辭官辭

麼三幸第而計畫祕不

傳如陳靜誠先生又未

有不量材度力而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長謀略則文成叅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

儒學精吏事則章中丞等司屯田一議禮也大配祫禘齋戒五祀朝會祝祭軍禮各專一曹無

越畔云當是時王忠文進平江西頌

高皇帝喜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

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則

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
哉才解大紳而歸之俾
讀十年書肆有德有造
士生其間不以定志立

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
遇哉
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
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

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
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
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
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

響振寶鼎馥馥香烟敷
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
曈曨絢綺颭忽巳燦爛
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

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
求啓發良足娛
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
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
仲舒豈直文彩臨相如
玉醴滿賜黃金壺舄哉
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
夔龍俱賡幾致治希唐

虞嗟乎右文之隆至此
士柰何不讀書
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
習雅化作者輩出輒惟
嘉隆以來一家之言最
盛遡而上之成弘洪永
高文典冊若存若亡豈
非缺事爰取往喆遺稿

詮次臆評續編再出讀
者雄於才思澹於勢利
可遥集之一堂也抑閑
之盛也或謂文治綢繆

綿縟若見文武之叮嚀
故享國最長不知周易
一繫與天無極矣君父
之文天也日也堯舜在

上禹皐稷契無文譽
高皇帝萬幾之暇舉筆立
就莫不雄深宏偉至于
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葢

常嗤韓愈以風託比奸
邪作文譏之欲儒者著
筆勿高而下低而昂欽
天畏地思精言以無疵

駁頌伯夷文曰過天地
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
誣耶妄耶又曰萬物必
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

之善矣故知日月五星
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
以巳意之順亂乾道之
順以巳意之逆亂乾道

之逆大哉言乎賢者識
其大者奈何不遵式仁
錫莊誦
御製全集所載唐參政蒙

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
人巳皆厭之羅求其文
同年內黃縣令沈仁致
仕文必書其官趨如流

水戶門之限三日一換
旁一人目覷耐久有黃
精蕨薇之氣似山林沈
仁有芬芳御饌之氣似

館閣及參政過沈仁門
妬乞文者而爭仁筈辱
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
公輕君爵而美山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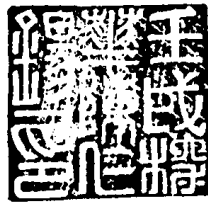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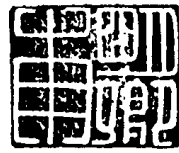
書耐久誠可辱遂悟而
止于是
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
彝曰朕觀耐久之錯將

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
能相之其人信服之則
可謂善矣洪武九年災
異求言刑部主事茹太

素上五事盈一萬七千字初命中書郎中王敏誦至六千三百七十有云所任者半迂儒俗吏召分迂俗不對朴之次日

上又令誦其言至一萬六千五百方見五事字僅

五百當日歎曰爲臣不易茹太素是也　勑行四事遂立上書陳言之法頒示天下過式者問之作建言格式序仁錫莊誦二訓今天下之文稱謂失倫漫漶不實唐參政茹比部不少矣噫

讀有用之書遵
當代之式可與細論文藝
天啓癸亥仲秋下澣長
洲陳仁錫譔

明文奇賞總目

第一卷
宋濂　序
第二卷
宋濂　賦　頌　記
第三卷
宋濂　傳　題　跋　碑
第四卷
宋濂　議　論　贊　說　檄　志　雜著
楊維楨　傳　志
第五卷
王禕　論　記
劉基　題　表　序　記　說　解　對　跋　連珠　郁離子
第六卷
解縉　應制古詩　表　疏　序　記
第七卷
解縉　文　跋　傳　贊　行狀　墓表　墓銘　祖道
第八卷
方孝孺　雜著　記
第九卷

方孝孺 文 題跋 贊 墓碣 序 銘 書 祭文 傳

第十卷

蘇伯衡 雜著 序 跋

高啓 論 序 贊 露布 雜著

王叔英 序

林右 序

烏斯道 傳

張孟兼 傳

朱睦㮮 傳

唐肅 序

楊溥 記

周忱 記 書

李時勉 序

薛瑄 [illegible] [illegible]

于謙 疏

第十一卷

楊士奇 序 跋 記 題跋

劉球 記

李賢 碑銘

劉定之 疏 議 論 序 贊

章綸 疏

韓雍 疏

陳獻章 傳 文

第十二卷

羅倫 論 疏 序 記

商輅 疏 祭文 序 論 傳 雜著

王恕 疏

馬文升 疏

楊守陳 序

何喬新 書

丘濬 論

劉健 疏

李東陽 疏

劉大夏 疏

程敏政 傳 序 跋語

第十三卷

楊一清 疏

韓文 書

吳寬 記

楊廷和 疏

王鏊 疏 傳 錄 記
林俊 疏
文林 書
蔡羽 記
第十四卷
王守仁 書 雜著 序 祭文 疏
第十五卷
楊循吉 書 論 序
錢福 序 文 贊 碑記
顧璘 序

徐禎卿 論 書
康海 序 策 書
何景明 序 記 書
第十六卷
李夢陽 序 書 記 傳 碑 墓志 銘 行狀 文
第十七卷
羅玘 序 傳
董玘 記
敖英 記
王時槐 傳

霍韜 疏 傳 記 序 書
鄒守益 志銘
孫懋 疏
胡世寧 疏
唐胄 疏
魏校 序
第十八卷
崔銑 序 論 傳 述 書
舒芬 記
江暉 序

王廷陳 書
黃佐 傳
鄭善夫 疏 傳 書
廖道南 疏
文徵明 序 書
唐寅 序
祝允明 傳 雜著
張靈 論
桑悅 記
唐龍 序

王寵　序
楊爵　傳
第十九卷
張含　說
翁萬達　序
徐階　誌銘
金繼輝　書
鄭曉　論　序
雷禮　傳
王慎中　序　記　墓表

第二十卷
呂柟　序
趙時春　序
陸粲　序　題　贊
朱紈　序　紀事　辭
羅洪先　序
熊過　序
楊慎　題　序
田汝成　傳　書
何良俊　序

黃省曾　書
第二十一卷
楊慎　序　記　論　[illegible]
書　跋　傳　雜著
第二十二卷
楊慎　雜著　策
第二十三卷
張孚敬　疏
林大欽　策
袁袠　序　書
葉式　序

楊名　雜著
第二十四卷
夏言　疏
王維楨　序　書　跋
陸樹聲　文　碑
第二十五卷
高拱　文　疏　書
趙貞吉　跋　序　傳
殷士儋　序
第二十六卷

唐順之 書 序
劉繪 書
侯一元 序
徐渭 表 書 啓 雜著 論 祭文 序 墓志銘 跋
第二十七卷
陳束 碑文 書
董份 論 記 序
茅坤 書 碑
海瑞 疏 傳
皇甫濂 書

皇甫汸 論 序 碑
第二十八卷
楊繼盛 書 疏 序 雜著 祭文
沈鍊 議 序
郭希顔 議
余文獻 序
宗臣 書 記 雜著
第二十九卷
李攀龍 記 引 論 傳 序 墓志銘 書 序 祭文
袁洪愈 跋

第三十卷
劉鳳 序 雜文 論 表 記 書 規 說
第三十一卷
王世貞 論 啓 傳 書 序 贊 辨
第三十二卷
汪道昆 序 論 傳 紀 碑記
羅楸 碑 記
張邦奇 文
李元陽 墓志
第三十三卷

萬恭 序
徐栻 序
吳國倫 傳 序 書
歸有光 傳 序 行狀
文元發 序
耿定向 傳
殷士儋 傳
張治 序
支大綸 記 序 揭
錢一本 序

第三十四卷

張居正 序 疏 傳 書 擬書 雜著 表

第三十五卷

張居正 書
申時行 序
余有丁 序

第三十六卷

王錫爵 序 祭文 書
詹仰庇 疏
許國 序

張位 碑
沈一貫 記 序
于慎行 序
王家屏 疏
郭子章 論
管志道 序

第三十七卷

余寅 序
趙用賢 疏 序 書
馮時可 傳
孫鑛 序 書
屠隆 記 書 雜著
張鳳翼 傳
張獻翼 說
宋儀望 序
王穉登 傳
歸子慕 亭 尚

第三十八卷

馮琦 序 疏 議 書 碑記

第三十九卷

湯顯祖 序 題辭 書
張棟 疏
伍袁萃 疏 書 祭文
顧憲成 論
陳子貞 疏
郭正域 墓志銘
徐應雷 論

第四十卷

袁宗道 詩
陶望齡 策 碑 記 序 題跋 論

黃輝　序
袁宏道　序
許獬　論　書
陳勳　論　雜著
王衡　記

明文奇賞卷一目次

宋濂
序
會試紀錄序
八咏樓詩紀序
景定諫疏
革象新書
篆韻集鈔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應制冬日詩序
御賜甘露漿詩序
呂氏孝感詩序
桃花澗修禊詩序
劉兵部詩集序
汪右丞詩集序
林伯恭詩集序
剡源集序
詹學士文集序
郭考功文集序
蒲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胡仲子文集序
徐教授文集序
林吏部使南稿序
送魏知府起潜復任東昌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送東陽馬生序
送天台陳庭學序
送會稽金生序
樗散雜言序
葯房樵唱序

明文奇賞卷之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會試紀錄序

宋濂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于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爲未足復勑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遄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 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

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爲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啓于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爲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 上召至内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 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于上司上司偏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已黜者復獲親

嗟今有好古者渴如是者否

未有不可辦而可相著

而致謹焉晝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孜
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于榜用鼓
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
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
故昔人謂進士爲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沉有德如王
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
至今科目倚之以爲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修自勗
以忠貞佐　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
適用之學或無所愧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
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愼歟可不愼歟

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
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稱無事既刱樓名之曰玄暢復爲詩八詠以寫其山川
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馬侁來知州事以爲永明之體實
本於休文而但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
樓下且更玄暢爲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萬神之
家相繼有作舂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韵粉[illegible]玄青充溢
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鋟諸文梓兵燹之餘漫
弗復存南峰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傍搜

休文真丈夫

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寵及於
樓者靡有所遺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
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
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
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
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婺爲禮義之邦士君
子世惇書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
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爲民上者歟古所謂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爲然歟然而休文至
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

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
跡也此無他誠以能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與
浮文豔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尚能煩若震耀之若此
則大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
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
古詩若干首絕句若干首分爲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
有續得者輒補入焉南峰名道可字某南峰其號也恂
恂有賢行望而知爲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與
樓益聯峙云

景定詠琉序

是亦史評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于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踵踵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予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間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

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于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寶亦以示予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寶又能過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予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于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焰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于殺身者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於人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惜其書易不傳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

大有仙趣

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遇丈夫修髯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名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橐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覷世事若漠然不經意問往東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傳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游而休消然而亡遂葬于衢之龍游鷄鳴山原有

朱暉德明者能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思泯滅無傳亟正其外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濬爲之序濬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徵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没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

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偏參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曆本明所定授時曆曆經曆議二書猶存可考證非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表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僻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迺迺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食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爲猶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燹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曆經並行無疑濬故特叙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篆韻集鈔序

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爲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鍇

若其偏傍奥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嵒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洞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爆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于是用韻譜爲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併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己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爲一

文人多此病

見細心

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干卷精審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宓犧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謬失眞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爲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益蒼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邪李陽氷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顧以爲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

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爲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複闕遗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竄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繹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爲宗今又睹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爲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

刪序

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愼毋以爲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彥正嘗爲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爲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

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通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得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夫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蒼頡衍而爲古文其五百四十字列於許愼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因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爲之而畧加變

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爲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其虛稱邪抑亦別有所本邪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兢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惆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益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

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儁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種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例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累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爲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爲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爲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爲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于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氏字源亦不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亦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 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爲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爲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爲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爲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講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褘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內官承上旨臨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盃酌固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製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褘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爲言 上曰素終乜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于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 聖眷如此不

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凉生殿閣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閤召御史中丞臣寧　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應　勅中貴人取所儲甘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甖跪進　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睹已而　詔昇漿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甖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　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冪承之査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冪　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艷一入口間神觀殊覺爽朗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世矧今
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玄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　君之賜臣濂伏聞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叶應鴻羨滋播今甘露頻降大和坱圠民物敉寧洽于大康是皆　一人有慶使臣賡永有依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思日夜孜以圖報爲事

皇上不自滿假錫賚羣臣溥及天漿上昭靈貺此與黃帝出馬腦甕甘露酒賜行餘之意同誠非玄宗之所擬也盛德所章按瀐儆蟬世尙逢豈容喑默乃稽首再拜述詩一章以侈　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一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于無疆云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

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殁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却酒肉弗御每旦滌豆籩具果蔬爇香顙天徼冥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盛冬氷沍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携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網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皆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于是又皆揖

而賀信夫却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爲天之賜滋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于上眞觀衣冠偉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悳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尚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于今階入三品黃金橫帶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咏歌之而歎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于天而天以魚旌之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奚異乎今繼道之顯融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固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潔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予竊取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桃花澗修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聳然而蔥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眞將修禊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

大夫厥明日既出相歸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累累如貫魚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依松入天如晴雲忽見鮮葩點溼翠間倓倓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篆曰鳳篇臺下有小泓泓上石臍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瓊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轇轕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珮鳴客有

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危嵓嶒峙飛泉中瀉遇石爲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眞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顛邃夐幽邃宜仙人居曰蕊珠嵓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鞇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髹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飈東來觴盤旋不進其旁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坐諸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宵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岸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群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卧皆一一可書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筭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難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

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古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尚存乎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徽法舞雩之咏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尺之軀矣可不勖哉濂既爲序其遊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它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眞字也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大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龐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辨未嘗有出于五者之外也濂於蘇

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嚮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鑚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湞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𢲸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從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

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揮毫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纍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illegible]顏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齊猶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句曲江謁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斛酌流泉遊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度之古人篇章中幾[illegible]可[illegible]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能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誇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繆悠之資玩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其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皆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詞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于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

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鍧而鏜鞳且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爲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

皇上龍飛之初杖劒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枚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岳雄峙而羣峰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値化隨心移亦其世之所宜也然而輿王之運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綢繆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民彝甚大非止詹人所謂臺閣雍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彼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爲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隸女婦之手彷彿有似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享非公卿大夫者不足以爲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之使邦設而托之於國事者若無所用之

宗工詩

詩主於性[illegible]

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爲雅頌以成一代之盛典乎濂恭有望于公它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備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蕪類之詞要不足爲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

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某序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岳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籍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銳欲絕世獨驚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仆幾何不蹟於顚躓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貢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日名動

海内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illegible]
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慴時出奇計剪三逆[illegible]人
烹狐兎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
詩也沉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黄鍾獨鳴也武庫
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没也一展春開
呈珍獻異可忻可愕精神爲之震眩濂前所謂學問於
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
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艸木之微
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
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

近代或以爲清新者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
子者此詩也間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
洗習俗之陋俾知豪杰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
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温姓林氏
温之永嘉人

剡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黄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
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口誦先生之文絶不
能以多致曾有 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關
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
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
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原集二十八卷來上
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于宋季其敝甚矣
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
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律孳孳爲譁
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則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
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
博則精麤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奥則刪去語助之辭而
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
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

精明獨怪夫當昔之士奚爲無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
豪傑之士何代亡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
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霽出
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
直瀉怒犇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
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内舍生
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
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
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
亂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翟然

自異父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惪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巳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旣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旣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總埋沒泉壤爲巳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揜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知此兩目近文無閒不長進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洒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鏘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脆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轍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

閒雅

失之精久還亦大也

見諸篇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同當否是邪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則贊數行輙操觚書云云青巳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剉沉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以鸞笙而飡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它精華發爲光耀連綿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燁燁有奇氣同文它日西還必將徊臨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塵滯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凡同文之後筆雲風之彩已掩天葩之奇聲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何如邪同文以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思其凌空飛去是爲序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于文學侍

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彩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猷替賛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
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愧煜煌其論議崇慈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

郭傳之文卿可持去朕將親覽焉將文達偶以文一卷來睍因即以進　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命丞相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者再即日　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　上詔修書指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達日侍　左右以備顧問　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廷臣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達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本官希除矣今年春濂蒙　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達別文達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況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況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朽足矣況上簡
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　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有道之朝恭逢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與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
聖明其爲榮輝又當何如哉它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興王之運

人材之出皆由細故豈不爲盛典歟濂也不敏尚目衰而學日落縱日以文自娛其視文達殆猶土鉶之於殷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達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曉將言之因不敢辭讓文達宜刪正焉也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輝莆田人也其學出于同安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于南塘趙氏之孫祕書公伯驥祕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

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則大振于時柰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于兵燹十不存一寅恩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烱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奥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

養氣之充積學之富乎蓋翁家甚貧或并日一炊俯揚揚有喜色臨財其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力抵排能動僻涉非義舁金遺之不還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性分爲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春玉鳴非吾窒崇豈我榮夾夾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悳必有言者乎濂未冠帳受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洒掃之役其淵源非不足也第以受資乎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

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佞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骫骳委弱之文不能攻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豈父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全首之英有氣人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逴逴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常以爲

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其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衆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世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宜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思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傑傑焉於庸常之人師

同志集中多此等論蓋師說也

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
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illegible]
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旣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illegible]
人出言簡奥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
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
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黄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
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
爲之屈也諸公旣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邵而
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
至也今

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
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
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
生嘗稱伊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
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
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并牧
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
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
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
必能之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
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
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
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
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
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
云

徐教授文集序

以經學古文學名世國初教授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
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
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

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
無形也其能使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
天地旣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
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感應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
不畢書之是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敘人心賴之以
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
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
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宜通者非文也桑
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
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

縱横捭闔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黄鍾與瓦釜並陳春褑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裦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者宜哉

不朽以此

丕也惡足以知之從以曾同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于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盛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于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柰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質絶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　召入史館與修　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横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曆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覩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

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杰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予説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不暇序命正見行之考死故士無此者可言使

林吏部使南稿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稾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故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併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内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徵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夷始敢爲弗恭廷議憤之後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蠻夷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大悅其金貝輒眯眯攫之遂致其褻侮燕于廡下君子每爲之短氣

方今
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王陳日煃稽首
上表遂乃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煃卒嗣王日熞有請于
朝復　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
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于辭令其出使爲宜　上召至
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
國布宜
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　詔如藩臣禮將
還日熞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却之陪臣舉
手加額稱爲賢使者而後去肆惟

皇上宅居中土遠夷慕化者以其限山絶海使各安于
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
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
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奸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
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合其細故特取蠻夷
叛服之由
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于行役之勞倡酬之適
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略也元凱臨漳人
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衡文辭爾雅吾友王内翰
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滿
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
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
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
益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
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東昌古博
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
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
芻糧皆無乏絶兼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

勞來之和氣所召郡邸蝗大集戢稼殊甚而郡獨亡害
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
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
還也垂髫之童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
來也脫若我使君不來飢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鮐
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
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閭廬乎我
矣生死肉骨乎我矣奈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倣何
内之借寇恂蟣蝨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

司民牧者目詞八字

予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嵒谷之士方外之徒閉起潛之至亦必歎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居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焉於信史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冤天爲垂象君子益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考也

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寔與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爲序

真同志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爲鄰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爲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乃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嘗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嵊爲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蟻蟻走唯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覊行林坳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

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illegible]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奏 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辭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

無此一段亦不見時用可愛處

不及答亟延入坐簡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瀛
糊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
旦忽悽然墮淚曰予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
辱 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
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傑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
矣它日又來言曰
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
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别嗚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邇
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
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

其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舡相隨
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艷殷勤道别亦云可也修史
事殷足不敢踰郡門惛然而别既别矣一二年間或再
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而今而後其
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
奚言爲時用之别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
甚大時用采蕨山之蕨食臨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
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
湧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 上德以昭布
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
一已之私術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
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
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訴莫問
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予於徐君
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
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雖然被山人服趨 輦轂之
下同修前代史史成會有 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

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病疾辭去既而中書令 旨
纂修日曆朝紳各爲所知予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
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旨
下郡國大年即翳然應 詔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採
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畧悉補足爲完文日曆成
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
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
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 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前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
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白茲終老山林可謂

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訕謗相夸詆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　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世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麻舉術寶貨塡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入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褒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徃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

又進而規之

春秋猶未高沉痾容有却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其所蘊以警動世俗使向之疑且詆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徃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爲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則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引

送和貴善非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名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肆業成均通詩之傳疏膺試入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爲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累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堅壁獲完希文昆弟之孫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攜持而卒歸于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爲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　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爲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　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爲養小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　東朝以其言聞　上惻然憫之即日遣非還夫君子之爲學劬簡編憊精神

窮年矻矻猶以爲未足豈務爲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爲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胄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途也希文之還服五彩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爲壽宜曰此非兒所能
天子之恩也肯壽之朋簪纓之倚閭希文之歸必行筆授餞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凡人有用欲勉之

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　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義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内聖外王之道以輔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彜鼎名氏升於史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蓋於希文望之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遇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　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爲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龔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贏糧而馳鶩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爲巢父爲許由爲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爲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嘖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爲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

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美矣其間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傳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其英聲于當時樹芳烈于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皐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它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

於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負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
弃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蘇
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于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纂之職平仲詣丞相府
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
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瞶疾雖能通文史誠不足
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強已而銓曹將別
叅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來飛雲慨然有感于中

後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亦惜其
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其名也
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降息亦
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
璇玉綴而璚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
辭矣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嗤嗤鄉學之懿淵淵
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開闔義理精微析如繭絲訓考是
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
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
根或荄或本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

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
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
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
勃然輿燁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
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
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岳之有
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
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
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

春秋之義頓隱矣尚恍焉朝上斷識之而不能入作匡
述宋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
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迄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
治通鑑劉恕甫謂井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
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嘗著爲編
年與同之論並有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曰記備
言以俟剛削元史亦新修纖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
頗絫然可睹有能集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
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
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紬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

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乎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illegible]遐淺近不學疎略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乎也不敢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雙鬢皤矣形骸非強而精神寖衰矣徒持寸管爲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覩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洗平仲子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子聽之頹東北能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于是抗手而別

項氏萬題歐云說就以身心所以長人上則得製技不行存之人今例當觀歡美矣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懼恐有不及至于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爲陳試經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審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怠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家行游商行賬覓薦遑遑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側其中亦蓋而羣猶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推擠唯彼飲食是務流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于此寧不爲之長慨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已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愼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以名相署旗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眞其

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淬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尚以名經衆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爲之手側將官於州縣好古以且肖衆惜其才不忍離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嗣之師田牧伯以政爲治教官以啟牖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布衣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片細故哉好古之行也幸承
皇上法古典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句簡之弊閭里之句讀師必用介之擇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

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擧官而府尹之統
治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
善聞于 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詁之繁文爲也毋
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東陽馬生序

予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
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
予因得遍觀羣書旣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
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

隆望尊門人弟子塡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
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
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予雖愚卒獲
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
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
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
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
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予
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
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

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
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
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
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
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
此不必若予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
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它人之
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
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

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
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
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
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天台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
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也竹間山高者累旬
日不見其巓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
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
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

希不可以遊非杭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强者多老死于其地惟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

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顔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余生序

予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予遊者衆矣晩得某生之才予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濟來見郭生與其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騁可喜與之語[illegible]然予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全合會稽余文衆許予且稱文衆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予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埜蒿山櫟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衆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

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伍尊則忌其敵吾名年少則恐其分吾榮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交爲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衆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衆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予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衆者若睹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予之所怪也

愒散齋言序

愒散齋言者金華胡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竊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二

十年磨濯光精而宣鬯霧和烏能如夫渠出水弗沾綠
塵有如此者世俗華腸溺胃饜沃肥膩未必能知其然
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嘗爲若序之以傳已
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
曰詩至于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
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敵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
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
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
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
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

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山品拔之正合物我之
公而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侑之以爲權
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于緣情
托物以爰戀思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
再變而爲漢魏之作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排而不華
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
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
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
以言之大風揚少天地昔廓而邑支下萬象失色不知
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布實矜悅施藻解

澀雖知强謂玄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
牛鬼蛇神駢姦眩技麗雜誕刃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
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盼欲孔子吾徒
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
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絕謂
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蓋
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
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騣習雅談而
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
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爲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

不覺深爲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
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
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
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受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
之非深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藥房樵唱序

序曰藥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輿
間無纖弗周無鉅弗涵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彝之懿
烟風月露之形河山山水之昭氣候燠寒之變毛羽鱗
介之番治亂興亡之著夭壽衰生之變可疑可怪可愕

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内發乎情情至而形於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磬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機搖弩發道與沖漠上自王公卿士下逮小夫編氓奉藻暢於襟靈一導揚於隱伏大而朝會燕享被之弦歌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謡諫雖位號之或殊而情衷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爲盛漢魏以來古意漸削下洎唐宋之間而得之者益鮮矣于是奥趣蛇蜒而哇淫之咏泪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蹇飛蔽擲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唄梵吟而忽荒之趣見焉傖言粤語而俚鄙之藝形焉鶯支蝶并而留連之思滞焉詩道亦幾乎熄矣

公首操源劇研至斯焉之彈指三歎益公以雅道之資濟通明之識者於篇翰規做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後味玄酒於周廷奏懸黎於絳花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衡嶽激浪不足爲之奈其淒婉也則孤猿夜號於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條遐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啣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振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已如蘇不敏年踰四衮學厭三餘精神退涼無禾穿之夢金石相宜之荆潭之措景伯之舌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頗念昨者陪杖履

稷髮溪之側欵爵璽源之上攀雜月以爽猶撫澂雲而舒嘯公時吞吐萃機陶鎔庶彙珠玉隨風冰雪在口人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兼金奈何斯歷星霜遽分今古雖濮西之室遺跡未爽而遼東之在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之子履輿其門人黃琪編輯遺稾彙之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爲屬嗟夫玉光劒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終爲世瑞觀功甫之新章不泯李奉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藻衰落無義山之雅製序漫叟之雄篇姑綴蕪詞以信微聰云爾公諱景冬文可字也婺剡溪人舉行存諸別

傳傾博學洽聞文尤精於詩無忝於公者也至正八年歲次戊戌三月己亥剡契家竹宋某謹序

明文奇賞卷二目次

宋濂

賦

奉制譔蟠桃核賦有序

頌

平江漢頌
膏露頌
嘉瓜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豫章鐵柱頌

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恒山精舍記
棣華堂記
貞節堂記
見山樓記
閱江樓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宣慰曾侯嘉政記
看松菴記
拙菴記
清風亭記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遊塗荊二山記
渤泥入貢記渤泥國表附

銘

黃氏義門銘有序
五輪沙漏銘有序

明文奇賞卷之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奉制譔蟠桃核賦 有序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鎸龜雀雲氣之象後鎸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　旨譔賦垂誡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鵝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譔賦一篇俯伏　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寔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形庭秋迥銀燭木擁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騁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蔥蘢靚芳姿之姸靚于是張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褻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幪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且不乾鸞刀剖蜜神液流泉注溢兮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斷上林之寒州王母微笑塵並易遷儵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覩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稟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歸孤犀之脆薄茲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辟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　仰承玉露常滿之栝　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滿兮隆背象皺蹙背文之猶一窪暈而色之瀕荷盤欲展蚌甲未啟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緋如生函肉好之隱約閫合縱交之文屑龜雀軒翥兮顯象寶彦約綃兮金明承向鸞鳳同藏真于大府星形月魄侠

顾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霧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揭類盎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辯之舞膺睹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飈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窅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般墍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　眞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惠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脐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渼太和薰蒸指佞人兮少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蓂莢視區區之遺核初何係乎重輕此所以華蓋古之荒唐法唐虞𠮷作程也許口桃有核兮大途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霧仙兮勞夢思誰見昆丘兮紫芝長　眞人出兮崇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綴簫韶九成兮鳳皇鳴青鳥不敢徠兮𠮷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巳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淸樓祕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爲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鮮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滌年巳邈舊學皆廢志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主庭廣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裁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皡皡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棠衛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爵者洶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何佖〈毗度切〉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東中宵宵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追于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惡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輔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禡音罵祭也〉帥伐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警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鬨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殊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縱火筏中流水陸旋綴以候其變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月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皆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擇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啣旌旗飛翻不疲不徐委蛇而來甚婦歡迎俯伏道左山川中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山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綺有差臣稽在館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

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塈達左右勃鬱淋漓熏涵太
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丞
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蓋
在往謀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
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
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呈瑞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顯也
翹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誕寛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教寧神應之臻職此故
也翰林待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

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
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于史館以
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既
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氏北有
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甘露下焉王者恩格於上恩
覃於下靈氣充物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
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有
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綃赤烏飛翔白兔俯伏
瑞蓮並莖嘉木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

至者今又睹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
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
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
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
之為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
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
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為
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
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襄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
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藏仁惟澤
潛靈是錫誕啓 皇之悳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厥厥浥
浥紛紛溶溶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
星如月之重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 皇之聖貞
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迎茀祿之攸盛惟 皇之明
貞符爾承不歆而傾不怵而盈茀祿之攸寧休慶之即
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

五年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緋色交潤誠為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匳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　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　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從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
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然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

詔內臣賓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瓞之屬也(苽瓜力果切菓在地生者)其蔓遠引其巢各著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因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况瓜之所出本於同統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為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京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騈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蓏合滋發馨昭宣我神應恍燿我王度寧可喑(於金切噤巨禁切)默而遂

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惪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宜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系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為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甊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蜜房均甘冰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寶蓮產於戶東叶晴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葢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縣延西域既柔德冐八埏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
天子萬壽奧從啟運靈貺疊臻兩岐麥秀合樹(相方無切花萼足也)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邇遠罔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為所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豈瑞不矜　帝則如此唯親是思我民之從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惠綏威壽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　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亦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禆治化庶之受　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

成諭以　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畫其銑甬衡之度侈弇爲良象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銖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涖事厥明矣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橐籥咸輿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湧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月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罅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煒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

構層臺翮以翼廣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閫閫雷旋地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悸愕命濂扈從　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矣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于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律度今我　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宜導天地乎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辠國史以文辭爲職業茂當發揚蹈厲以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遹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濬喆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渡曉于滐染眞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卑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徠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鳧氏乃具鑪錘乃烹乃㴑化金爲水亦氣夜明如日之昇流亟而頫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鋙輪囷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拄塗罅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碩載考載擊宅兮囷囷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

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天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　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業之原鐘寔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命十衆是傳是誦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于江水蟲孽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懇遺孽游與使物冶鐵騰其窟宅一在西山雙嶺南壇沒巳又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勵尺下施

文學豪本經術故得而不朽

八索謂能鈎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爲郡將發視之未及咫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上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剛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龍罔象之屬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沉橭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咮撻波譎雁逕濤縈夫諸獸驗胜遇禽徵沉竈鼃產蝕昇泓成霧伯應歷鬼宿宜刑岳籙三辰斗劒七星揮斥雷戰刲割建升河告黑廓川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爐祝融主鼓閼伯司型八神錫美五官儲精上旋閶樞下鏈方扃溟妃捧鑪淵后持衡颷笙雀瀨月吹凫汀仙旅迴紫童節流青玄飭潜沕素牒晶熒龜山鐵緪龍鬥文絡翊扶鴻宰幹逕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宋濂

不知謀爲胡誠爲學知有國家之急而已義與伊人

惟我
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埸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兵建牙於嚴干肯右丞李公實以　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巳丑虜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

招兵引人

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恐持重務以爲必設之計構飾寢宇創建倉庫頒定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戍焉也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即欲馳援砌釣臺之役備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聲怙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闞公往即起乘之柰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泝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

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爲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月[illegible]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縋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分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叅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　國何負於叛人虜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

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謹稽占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象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刈以報　國家之寵錫毋怯毋貪後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虜兵整固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鋭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侵及公膝公馬上疾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奪左右翼及諸軍一齊鼓譟聲振天地軍進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蹴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爲之不流胡公亦帥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幕府上其功簿于朝　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讖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爲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爲之奔潰此所以爲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

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爲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爲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焜燿至于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　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曰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

恒山精舍記

恒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修之所也精舍見於盱江恒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恒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家于陽曲其八世祖尚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敭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禋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劾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幷奏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稚往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

遂徙家焉至伯昭已更六世矣伯昭締宅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歷充三筵楹礎翬甍戶牖覵明伯昭飲水著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闢窗出戶而望見夫林巒之蒼潤煙霞之卷舒晴容雨態之變移瞰北向泫然流涕曰烏乎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恒山乎恒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崗阿川曲遺蹤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恒山乎恒山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息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于是名其精舍曰恒山所以志也源竊聞之昔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于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按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於恒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恒山日游乎陽曲亦奚翅久居于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贍而文雄試藝鄉闈嘗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文光煒然起于東南如長

虹貫天無遠弗睹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爲人俊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俱將立朝動氣直辭必將無忝前人伯昭蓋不總總于恒山源亦知其能承家學矣然而思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盡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謹於斯是則所以爲伯昭者也

棣華堂記

盱江黃氏有兄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皆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爲儒進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吏入經霏霏

若吐玉屑人爭欒聽之梅庭獨濟倚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援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既坳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藉就不異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爲屏蔽卒賴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歸然老矣龐眉皓髮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于是日具籩豆飲酒以爲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召公所作以親

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二君子生于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構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弃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暌違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爲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惟恐不足則六章所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爲尤有合乎常棣之詩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亙古無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則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室以棣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者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之年耳其於飭勵之益則蔑乎未之有齊也二君子名堂之義誠可爲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從爲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爲聲詩勒成簡編如唐之李文華彙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

子邕又以爲何如也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閭廬以爲居稻粱以爲食緡布以爲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爲治此其故何哉苟無閭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緡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于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彝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于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歸其夫爲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

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爲必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
爲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
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譁曰今眞死矣奈何莊指實
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
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
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
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
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儻無知而實生何其能賢耶此人
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
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

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爲士大夫須髯如戟議論凌雲霄
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
狐鼠竄去逡逡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
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予於姊莊寧不曾聞空谷跫
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殞
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
而弗置者爲其有合於此也實生介吾友黃夔先生請
記所謂貞節堂者實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
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
貧寓外家莊遺錢資給之歷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
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
里所龍山委虵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
則爲稻新諸峰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
足勢之下降爲陰阜爲連坡爲平林一沓一止復襟帶
乎後先東則遥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
嫵媚爲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浸乎三
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
若尺五嵓崎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

心樂之以爲非高明之居不足延覽精華而領納爽氣
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眺俎既備肴核維旅
壺觴更酌吟篇疊咏及至神融意適寒簾而望遠近之
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
拼闘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駿鸞翳鳳招
偓佺緯終翩然被奚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
拔者爲何如也俾來俾癈記之夫自辛卯兵與幽廬所
在逵逵蕩爲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儵然襲人
君子每爲之永慨自非眞人龍與撥亂世而反之正含
齒戴髮之氓洗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

開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覜眺之際亦曰　帝
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
山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爲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
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
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修厥故
事如承平時此無他　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
熙之治將見罩及於海内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
歟雖欲不爲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悠謬
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爲之庶
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爲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

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群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
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沖澹
之趣濂益聳之丹厓先生云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
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
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
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
蟠繞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

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
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
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　法駕幸臨升其崇
椒凭闌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
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
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
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
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
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
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

于袵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
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
其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
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
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
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
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
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
者宜念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

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敢表
吉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它若留迹
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葉治中歷官記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閒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屠
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度架閣其言
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
已嘖嘖嘆咏不少置予因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
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為人有不可企
及烏乎循吏之績不白于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

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
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
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鳴國
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
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庚通史學善談古今治
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閒集藏于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嘗
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
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嶷嶷異凡子天曆
元年始踰弱齡即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
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撓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

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選垂紀至元三年補
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蘄潢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
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辨章加京師欲
薦侯為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
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
署尹事歙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
恒持縣官短長願指而氣使之即不從其既立至侯不
為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徒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家巡
邏吏往驗柩傍得涂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
即捕來搒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

邏吏恐其訴冤也復嗾盜入之侯匿來他所易使人服
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
矣侯乃出來問盜為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
朱中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
日以鬨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
兩臂皆被黥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
盜以侯為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
黠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為利部使者至輒敗
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黠民趣縣吏俾
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率稱以為辭侯恐或傳為

六不盡更 肉尽日生 觀者有似

例剝民必甚亟言于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欲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于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于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根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根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于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爲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徠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内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益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

禮領士爲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畝招弟子負而來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中倣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故刻僞印邪吏色動侯即訊之吏叩頭伏辜侯曰僞者非止爾汝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辜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詰之如語吏自是轆轉而獲一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唯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洪富閒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内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應對侯曰

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焉敢弃之侮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于腰侯取視大鉄鉞一皂角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邪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鉞鉞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塵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溪滸具牛酒勞之戒剌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梃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

令丙夜以侯舟至轉上之侯親帥弓箭大擊鉦鼓走溪上境内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令骨肉宗子家互爲之以言道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爲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除令無逮其人逆道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飛至訴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毅慎許可深喜侯之行事以上其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卑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驗民根多寡以定什徭滿六年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根事亦視其數爲差事成移發之武義侯衆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急史告來撓政者

侯挂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埜
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父候侯
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
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
有不得也輒相與齎咨貫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
庭鴈行立再拜以中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
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彩舟來迎溪中舟尾
相啣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有警欲新
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總其役要復輟以命侯行中書
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階轉承務郎憲府

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平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辟
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
婺源州州民素慕侯前平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
文公廟宅燬于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
未葺而弗承僭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
悅歲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澀不行侯權令富民貴米以
收之復煮淖糜以食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
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爲言于右丞赫赫公作茶課
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平章還杭時青田吳德
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亡算處溫婺

及建寧均被兆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
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
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數蒼頭遝
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岩穴歸依侯以居
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史
君給爾大兵旦夕且至善爲爾計莫若劫史君以自安
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項生留由之頗聞其事急趣侯避
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我若去其如彼何
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
類吾縱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

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槊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
曰爾來欲何爲張惟德跽而請曰山中吳德明公厚欲
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它虞也侯曰我行即行
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
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饌甚盛時命伶人陳
倡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禍福逆順繫繫
不少厭群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推千戶袁侯送還
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摑自保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
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
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密疏亦不忘去時

麗水之礲硿青田之盧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
謂不剪二寇它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
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
溢統兵討礲硿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
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
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脇逐而
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齏粉邪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
盡挈妻孥以逝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
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
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

盧茨盧茨既平寇所俘傷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給糧
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制階改處州路總
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擒僞將軍李火等十人二月
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坑寇
力拒不服食盡乃就京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恐盡捦
玉帛乞助於三校舉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
銳卒至三岔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衛擊之寇敗
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與屯支坳
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
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溯尖山山下與以七營竭力

戍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背
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尚餘
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挑鬬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
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
退擒僞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
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
于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
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
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劾茶以免權筦之病耳又其
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它固瑣瑣

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
天壤閒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
行甚若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
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予雖不敏頗以文字爲職業不敢
喑無一言謹以所聞于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
傳循良吏者

宣慰曾侯嘉政記

自中原俶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
春三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
楊公以浦陽與睦鄰也命宣慰曾侯自杭師來鎮其地

五月乙巳師還邪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
置縣達魯花赤烏雲石不花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
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于縣庭謂濂嘗從事于文墨
走書來徵記曰浦陽婺之蕞爾邑環以大山長谷舟車
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統軍道其間以輜重弗
解羽而飛也途逢農賈及浮屠黄冠師不問能不能以
徵繼繫頸使肩之或血流不成出即殺以狥民深患苦
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亟奔避山谷至
閱旬不返曾侯督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申
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令騙不敢

妄踰戶限仍令勁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
漏既下乃使傒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迴近郊威加氣
燄莫敢少恣一日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
長懲之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
軍其來矣乎何爲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
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而腰刀者其溪峒之
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斷聞此軍勇鷙游擊未易
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脫使他大將如曾將軍我民
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嗟咨悲咏而去居亡何左丞公自
將臨睦州徵曾侯還杭以守禦者既始受命爲初號復

就間道馳去亟出卒一隊俾用效騎士監之若魚貫若
雁行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
矣乎何爲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
善馭師者其亦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達魯
花赤君縣之賢大夫趙郡丞鄉之達尊曷有以處吾屬
乎我等聳其言弗忍遽用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
之濂發書爲之歎曰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若如所言其殆師出以律者歟師出
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
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爲務今來浦陽會大

府有驗畝徵租之科爲之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
及物之功又不特善馭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
辭爲文其事于石然而石可泐也文可滅也曾侯之功
簡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日也曾侯尚勉之哉侯
肸登右府居政路其位益顯其功當益溥又將有鴻生
碩儒執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彥史武岡人精悍而
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指宋背招兵市馬爲　國宣力
而後屢建大勛今以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
元帥府事兼江浙行省郎鎮撫其裨將大臨李君啟精
於騎射贊佐之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至正

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記

看松庵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爲尤深有四旁沓起而中窊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爲匡山山多蒼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薛蘿份份披披橫曳數十尋嫩綠可噉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庵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亡津涯大風東來輙飄去君復爲搆烟雲萬頃亭菴之東北又若干

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爲搆唯天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人陰颸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翛翛有挾纊意君復爲搆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峰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挈尊罍而飲無不安者君復爲搆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隺氅衣支九節筇歷涉四亭中退坐庵廬回睇蒼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口歌吟篇松間

予在龍泉有松七株[illegible]

展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荅和蒼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嗜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庵廬云龍泉之人士恭而敬之曰章君負濟世長才當閩寇歷境嘗樹旗鼓礪戈矛帥衆而揭逐之蓋有意樹勳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菴若隱居者之爲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禀貞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昧昧思之一氣方仲根而蘊者莠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旣降則苦黃萎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

度者非松也邪是故依符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勵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爲伍則毅然有以自立及其爲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爲物誘之所移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柏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于出處間可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嵐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于道路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于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霧其亦遲君久矣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舍人居京師處一室不華僅蔽雨風環度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卽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宵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曾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予予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予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兔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予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秘蹤目領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予縱欲語舌大如

桎不可以衆聞人之言汗流綴泄人之所嘉予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予不知恥予言之拙有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間自忘縮未入其庭巳規其形始瞷其貌巳盡其肺肝而究其纖與腦來發突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予夢夢不知憒憒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前迎衝羅當前吾以爲纖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羊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瘕經緯錯綜紛披艮平不能究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岳海崇深茫乎無涯佇乎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旣亡本摧末斡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搔擇剔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廣厦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盖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

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兆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盖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

忠孝人傑
節事

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又七年是爲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衄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蒔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馭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唉而不答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功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爲亭侯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僥名爵者其爲混濁益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然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邪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邪抑予聞撫爲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斑斑可考彥誠以勃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贗祉以致然邪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著清風亭記刻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頑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尚可云

高古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相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社稷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俄當具議行之于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將命員外郎臣蘭以棋工事臣黃肅柝與其牢醴旛幣選志慮淑一

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述以臣徐師吳名上
旣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
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
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
方持香以授臣師吳置彩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廷玉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二日甲
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爲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
國王王顓發諸陪臣先後駿奔以蝎斯相之義當祀之
晨天氣宴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颷廻旋上下宛若神靈
來歆來格僉以謂　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

其欣躍鳥獸魚鱉之族亦得翔泳於大化之中其於感
今古所未睹也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吳聞
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
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因其宜也
惟
皇上撫有萬邦崇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
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爲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
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神旣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祇贊答當有汪
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吳不佞請書是以爲記以昭宣
上德彰念遐方之祇不翔中國皆當與東海同爲無極
云

遊塗荆二山記

濂旣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適內使監公隊
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濂
搜訪與　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
最著按圖經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
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
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
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遊焉予將渡淮猶

于王事先生宜泝流而上泊今懷遠縣治以俟濂侍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發房庚丁丑抵始泊
縣西門而　青宮已駐蹕於門東九里矣辛未濂上謁
青宮命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
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旁歷
址甚皆民廬前渡石梁復十折而北累石爲堦多甃椒
之圖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頹然欹足坐謠
視之乾鮮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
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爲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嵒石
犖确插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灌莽抵

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四聖水亭取水以煮
雨多驛傳一里餘至山斷禹廟在焉廟已毀唯舊址破
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
之境皆在冥莽杳冥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感慨
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
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
蔽牛二株參差左右樹東冥小甃杏柯之水時津津滴
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
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
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

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刻泐文尚可讀
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部有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婦
儼然也相傳為啟母石廟史云居人毎旦羊豕祭之在
有以粉飾其貌者問之不覺失笑山坳有僧房今
廢久侯輿不來忽使者至云危從上馬多無階可以
度河　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綉搖曳
上荊山矣濠亦下山麓人謁廟見所題神號鄙俚亦而
不脫出祠艇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滿
守壽春還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
至荊山涂魏交鬭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

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床
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
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坡奇石駢列玄質而
白絲紋如雪西有玉池榛荊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游
青峰庵足倦遂止時　青宮已儼遠郊濠因登舟先還
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
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
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
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
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

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于縣為
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
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于内而
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于山
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
以荊山言之荊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
路藍縷以處艸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
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
獲辠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荊山一
名景山荊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為濠州濠州古

鍾離子國與壽春容通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逾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强謂卞和至此山邪沂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雖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眞僞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正

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嘗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濠老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絲紀旋因桂瀟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益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

虎公不害何使亦何翻

渤泥入貢記　渤泥國表附

濂承　古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累上加額曰

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新几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

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聞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乃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

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
廷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
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
强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
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
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
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愉復走王所反
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于中心釋然矣王舉酒
爲別辭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
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
物雀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
用金刻番書行佛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子
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亡城郭樹木
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從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
花布無鞍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
髮齊頷婦人衣短衫僅蔽胸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
物産只吉貝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釀椰
漿爲酒無稻麥惟生魚鰕蟹食之無食沙糊沙樹者取
樹實爲漿澄滓如粉食之無不飢食無器皿以竹編

貝多葉爲之食畢則弃之俗尚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
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
佛事若有燕享則以羊豕雞鴨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
大凡也先生贈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
之盛瀕閣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
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
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
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葱使副蒲亞利判
官哥心等賚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
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伯　[illegible]
臣願宿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　德音辭令
所加足以懾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
書以俟他時修　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
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
功云

長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
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
皇帝今有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裡好生歡喜本國
地面是開遠百下的小去處怎消得
皇帝記心這幾日金被蘇祿家沒道使國將歹人來
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
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
無好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
跟隨着
皇帝跟的來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
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銘

黃氏義門銘 有序

宋濂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
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熒熒爾苟非水
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
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
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艸之民能行之
者必旌命之所以賁主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
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
數世不衰與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紫綬之賢息

蓋朱楠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榮保[illegible]閭
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行也嗚呼南陔白
華之詩蓋亦衛之未世周之盛惠也斯民以孝友著稱
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
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
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
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月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
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稱志竭慮設為
敎條幾諸樂不復遺諸子命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
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

貴富豈足以盡之

漪黄氏能不染于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與衆傑枍邪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黄氏知感慕而與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邪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爲貴也猗頓之貨未足爲富也唯孝友稽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爲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喆而有徵者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黄氏孫曾可不思自勖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它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濂於黄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彊地曰浦陽厥氏維黄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爲藩爽嘉其食倪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祇其旁除前緜後繼焰火與俱至和所形指謙而升穆然亡聲倪衍而施賓而匪今三代一家世道下趨于父割閭婦姑勃蹊十室九喪瀾倒波頹曷人莫回蜵芥方具忽弃怒霆孰不爲鬻植範建防興法勑常斯惠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爲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修其道易由孰敢爲符夙夜寃圖百世如初

五輪沙漏銘 有序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杪傅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鉤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傅六齒鉤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此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傅六齒鉤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奠與二輪同輪杪亦傅六齒鉤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斲木爲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蓋周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几面刻黄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衍沙使之沙之進退則目一瞭焉此其大畧也初滲漏水善冰輒澁沃湯不能流布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爲古木嘗聞牧之郭守敬七寶燈漏諸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愧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予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昔所始水澤腹堅沙弗止

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經之制甚美嘗惜分陰親斯晷

明文奇賞卷之三目次

宋濂

傳

葉秀發傳

謝翱傳

張中傳

王冕傳

余忠愍傳贊

朱瑗傳 子元女壽傳附

杜環小傳

題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恭題 御賜書後

恭題 御書賜靳春侯卷後

題孔氏所藏先世誥後

題王晉公授少保致仕後

題新修李郭侯傳後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題潘内史贈別墨本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稾
題余廷心篆書後
題壽昌胡氏譜後
題孝宗付史丞相内批後
題司馬溫公手帖後
題文殿善手帖後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跋
恭跋御賜詩後
跋新刊孝經集注後

跋太古遺音
跋蔣山法會記後
跋韓忠獻王所書[illegible][illegible]行後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跋黃魯直書後
跋張孟兼文稾序後
跋李伯時馬性圖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志銘
劉參軍黃牒跋尾
跋樂貞婦傳後
碑
鄂國常公神道碑銘有序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故廬陵府君張光遠墓碣銘
麗水陳孝女傳碑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明文奇賞卷之三

史官陳仁錫明

傳

葉秀發傳　宋濂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栝徙金華為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為文輙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

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己且偏偏焉不以為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啓發得遂居館葉四子為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關陞循從政郎虔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為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脩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于城門以徇金人計沮

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闖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非法降廸功郎未幾再叙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寃上書訟于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刎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為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其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領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歎曰幾失

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眞州揚子縣轉奉議郎差監御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緊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衛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審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為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為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堤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疾整

襟對坐惓惓以究心幾事爲說無他言其忠義出于天
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唯
遺書籍數篋敝衣一襲至無以爲斂當屬纊時民夢秀
發擁高牙大纛入嶽祠民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
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刼澤
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
琛欲重其刑而逮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
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琛爲之止有悍
戾者日嘗鬬富人族之欲以嘯聚之名寘于法秀發白
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

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
坡先生所著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于
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瀛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
未嘗不流涕而歎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
者或納款貴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
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
之果何道耶嘗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劫效
其財先遣邏偵以詧虛實其隷怒殺偵者丈夫乃不
責盜而責隷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
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
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
賢矣哉

謝翱傳

謝翱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
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
辨證傳于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儻
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
參軍聲遷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
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艸木與所

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盻失聲哭嚴有子陵臺
孤絶千丈時天凉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
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
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
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
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絜視世間事無足當
其意者嘗登佳山水雁山觀潮蛟門候濤沃州天姥楚
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所至卽出遊錄持以
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輙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
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

晉唐交參　永叔是生　入一痴

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
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
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
此癸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
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翶晚明年乙未以肺
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
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翔兄弟慎收吾文及吾
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而方幼
學方薿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翶于陵臺南以文槀
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翶墓初翶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

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物諸石木就俱為建
許劍亭于菜石從翶志也翶無子其從吳貴輞之川泉
書院云翶好修婷獨刻厲憤激血欲起古人從之遊不
屑屑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
遊自號晞髮子過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
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惛閒翔翔自若也所著手抄詩
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
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
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
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

世所傳信　足參其實　此誠其大　有關

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
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翶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
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
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翶不負天
祥肯負國哉翶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
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翶之志其有類橫之客
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

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
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
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師師下豫章御
史大夫鄧愈侍　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
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
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
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
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非門欲
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行神

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而墜似拜似舞祀畢　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贄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

虜舟數重圍之勢甚危僉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尸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當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它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它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娠　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　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　上詢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將遺稾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

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

使者問之愁見屢應進士舉不第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晃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弱童留燕伥伥無所依晃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晃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内無事或斥晃爲妄晃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

花千本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腸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晃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晃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晃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

一夕以病死晃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晃也晃眞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晃亦類是夫

余忠愍贊

贊曰於戲闕眞人豪也哉衡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

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其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烱烱上貫穹漢必聚爲列星流爲風霆散爲卿雲凝爲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于一門較之晉卞壼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闕眞人豪也哉予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撰其行事成傳以示爲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妾滿堂生一子甫晬弃水濱有僞萬戶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指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蘄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爲花李善槊覘賊欲吞廷心兄闕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橫槊入賊中殺數甚衆聲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爲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亡窮濂雖不文惟恐其失墜也故復著于篇

朱環傳　子元女壽附

朱環字君玉婺之義烏人漢撫里令雲四十代孫也赤子時無兒喙辟仲父桂奇之養爲子桂後生辟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劫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辟謀瘞窖中壁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徧環環儒衿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怒桂死遇辟益厚辟子慶多暴武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鬻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元女壽

元字子初性警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匿紫岐源山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劫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爲謀帥元聞遽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邪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爲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叁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菹醢邪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辠雖萬死不恨會賊從騎至竟所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翁之壯逃賊平翁竟無罪

壽生有淑資年既長歸金華戚象祖台寇掠鎮能反西攻婺州宗王甕吉解及浙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之及至州城將鞫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械中奴嘗怨環摘傷欲逮環出背助鎮龍時史怒冠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曰翁縲紲能救父命我獨非人邪乃走告法曹掾馮耿賢曰妾父無

奇氣凜厲曲折文字可傳以爲長者之法

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閻
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
汝女子所知壽哀懇益切馮爲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
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誣

贊曰曾君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履霜
中埜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濂竊謂伯奇不必爾也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
奇同環贏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
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蓋
近之矣元爲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

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敎之然也人之行莫大
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間哉因其列之于篇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
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
飾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
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
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
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
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

此一段見人所難

此才不逮千萬哉

或有存者庶幾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
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
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
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
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
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
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
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
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
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

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道之也願
母無它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
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
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
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煮藥進匕筯
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
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
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
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

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辭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辭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illegible]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皆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illegible]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寔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嘗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

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題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宋濂

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　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裝褫所賜爲卷以臣濂嘗與聞

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

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董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　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奉詔儒爲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　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它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

之許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
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以病京師
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爲曰老宋起居何
久不見邪爲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
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
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
否爲對如初越二日又問爲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
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

臣不勝下 矣而兩作 父子祖孫 之情此恩

愈愈且速遣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　爲至導
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今越黃日陛辭　上勑黃門內
使出大府金纈以束帛賜之自後徵詞之使相屬于道
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步之許特
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
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齎以綵幣白
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
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再致書　太子
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書
汝當日誦一遍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上所

如何可根

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凡字內各月六字及花書
則　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尙文綺白綈各一命　太子
署名緘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同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
鼓舞至悉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
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臺未幾召入禁中
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
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痾之故又勤　宸念恭注優異
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屮一木無不使遂其
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
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今所冀厚

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　上賜復述疏蘊道之盛
於　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恭題　御書賜蘄春侯奉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　皇上幸大本堂乃
儲君講道之所而諸　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勳舊
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
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侯康鐸列于階下慰
勉再三復勑奉御具脈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
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勳功鐸偕茂再拜

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睹 國家之遇勛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聯合無間靳國公偭四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早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宸衷惻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 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 聖謨所及正合耆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哉帖芴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鉉鐸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

題孔氏所藏九世告後

宋制封則出物除則給告告有獎勵之言而勅但書所授職事而已然告則用綾其所識印章文臣則吏部武臣則兵部王公命婦則司封加勳則司勳及元豐官制行四選悉用吏部而兵部唯施之於添差勅則書以白紙而用中書門下印印之今觀金部郎中孔毅父所受告猶可以考見當時故事也然而多歷年所兵燹屢更而子孫得以保守不墜其亦君子之澤也哉金部九世孫善大裝潢成卷求題于濂濂之所欲陳者雲林先生危公已備筆之矣識畧著其說而附氏名于左方云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授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一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故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爲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未閱月後何邪宋自宣和以

來未有階遷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illegible]又嘗奏雖宰相輔臣若終于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告[illegible]方上遺表之章而朝廷復爲之告廷出命[illegible]非本所得而取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皆以爲言終不能行[illegible]誥未免修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也若不[illegible]中所謂尚克全於忠履及益高沖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爲後來補授制物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

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痁新起精神昏昧設挂漏而書之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予讀歐陽子等所修新唐書亦多舛繆如紀中載鄴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鄴祭相昭宗武什蔣相武后乃皆弃而不錄此猶可也槩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漁而無統斷而弗葺則其所係者重矣劉昫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爾邪吳縝糾繆蓋

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者唐建謀能輕重係彼論說之留矣新舊史皆略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取道君人主取容用何其悖耶合于府長史朱君當而病焉因振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群書校訂正詞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摭華重為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能究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誤不止于此而已繼之所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予總修元史及　皇明日曆朱君皆與其事予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為題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予之耄則無能為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武夷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為嚴奉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辯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纖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于元豐中王安石所

貽呂帖之後又假設陰府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其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彙一寄其甥李迪俾即秘藏之毋泄之後出示視戒罰必致其有加之者公嘗自謂宗族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一九年豐烈洪功受誣萬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辯誣論曰尊堯集曰日撰蔡恭志述因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非志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禕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家子正

乘定為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眾州司法儔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乘出示于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朼石質乃能傚兀無窮世變乎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彖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為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志其孤陋而係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係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勦說云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濂過滦米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措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關道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庫諸侍從上許之說迎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本召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近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從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朝宋璟甲子七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紹[illegible]議而史浩湯思退輩之非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十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邪抑偶忘邪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日具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為特為補闕授諸公完

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題潘內史贈別畧本

太康陸君子麻喜佛氏言以內史舍人潘佑贈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近於自下得畧本承以匡廓緣以色縉揭與坐右以自省開徵予識佑事於下方按佑幽州人能文辭與徐鉉俱齊名仕于南唐自祕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佑極憤切累疏論列至謂不能與對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洎從而擠之後主乃收佑屬吏佑遂自剄前史馬元康謂佑溺浮屠左道斥為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則為甚當及游論

命可史矣

佑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涉于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畀人況賢知有如佑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自之者畔臣作江南錄亦没而不書及藝祖命曹彬南征指發佑爲殺忠臣於是其事始著于後世於戲爲人如佑尚不免讒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父嘗作文評畔臣至于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齊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刪晁明遠諸書爲道院集要全載此文以簡牘爲簡啟茲芥蒂若東爲弱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爲正

將引大道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藁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于秋山五月之間羣臣一進起居表其嚴愼如此之下者志非在於田游將欲修兵政而紓民賦也道陵如薊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修撰扈從左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甚被獎眷蓋自大定以來累洽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衆物引興洪[illegible]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奈何感極忘治詒謀匪遠僅一再傳翠華遥遥南狩而秋山者則已委于沙塵烽火之區武元文烈諸孫雖欲求一乳兎而射之尚何可得邪觀庭筠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放上林羽獵以侈大業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圖爲風則庭筠者亦良士也哉此卷庭筠所具之稿惟十四首而遠其大半詩序中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月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自秋山道途所歷凡二十有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至若牡丹酴醾松影三詩則不知作於何時按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遷修撰未幾謫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爲應奉翰林

文字泰和改元又轉修撰明年遂卒計甫四十七爾詩既題曰奉旨而作雖不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鎭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奬勵甚至且各書其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荊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根絶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

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思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若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毀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者孔子修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繁以辭或從而定之

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爲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爲尊祖僞則爲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衒博或妄爲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他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爲觀美其心非不以爲智卒蹈于至愚而弗悟也可畏胡氏則不然於悠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畧疏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修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予者名翰皆善士云

題孝宗付史丞相内批後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信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内批所謂肅清傳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概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

罷知紹興府尺制而歸此批之頒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間爾于道出欲上宋徵借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内出者曰内批又謂之御筆皆内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内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司馬温公手帖後

右司馬温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

陳州遂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宇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黄履邢恕等虵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黄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以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其所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一鏟刬而絶其本根雖責有隨時亦論勿復形迹之嫌二賢之見終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遭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獨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翕首望治曾未幾何頓昌之命亦逮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閲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係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午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荆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贛僅逾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于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閲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四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可不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書天台三節婦傳後

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　上命他史官具稟親加刪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略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據其言補之杜思絅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絅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驩心下視沈

之子不視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火餘燼天宗媛護姑柩不忍它適為兵所縶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剚刃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没浙東無它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于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巳者屬傅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巳存吾不死矣乃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發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鄰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開浚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發人以告黎明見之背在焉所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之難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絕誠與常人殊為紳家相告者帳序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是嗚呼

跋

恭跋御賜詩後　宋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謀謨悠久必曰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發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侈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廼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　召禁林群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濂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賓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善飲臣出跪奏曰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醉酣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醉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樂觴至口端又復蹙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忼慨為臣對曰　天威咫尺間不敢頃有所濆勉强一吸

至盡　上大悅臣頹面爰頽頫覺精神退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韵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子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勑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龐耤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賤歷清華地踐禁近無一朝不覲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明日　恩榮身絕前比所言人馬之力未衰皆將竭犇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日省度何以堪之雖然傳有之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負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于　王庭洪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曰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為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後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于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礱玉為軸裝潢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艶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
具官臣宋濂謹記

跋新刊孝經集注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注于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孰知遵大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前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為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勲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請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為迂遠遲頓之器安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岩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中庸

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為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為迂故為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㐲續所以法續者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為訓尚可以為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為聲律之元

也今徽以中呂為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既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為宮乎其與獨彈黃鍾一均者又何異猶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今閱此書不覺長慨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尹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榮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發十四日大風晝晦而雪夕作至午始然開霽 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二將受蔵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遣宮潛大使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畧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予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

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蹤雖與親戚卑幼未嘗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為人由中達外無所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撓惠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亢易相去何如哉

本誠何害可依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

書盖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
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
溉道絜之學道絜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
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
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
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異前此傳聞多過
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
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
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盖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
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子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

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粟齋先生者也書中云咏餘窮
祿如昔者東萊官秘書省是已[illegible]年十月十七日復陞
爲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窮祿也又云田淵雖
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設人意遠亦
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乃陵夷之感
齊出沸將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咻米阻
見欲除美官思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用以
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
也止齋一書盖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遣書中云老兄數
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者

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
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興元年庚戌之冬十二
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
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頗爲擇鄰
之計者龍川嘗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
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眥入館即林子
燕徐冲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子
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
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涵沾遠被龍川居既
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

之同反覆摩切乙乙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止
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爲多至
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未嘗不爲
書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
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
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歎慨之
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嶽山無文字尋究姑即所知者
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
之敢輕議也

跋黃魯直書後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洒皆超軼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廊下旋添新翠有摘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翏翏可聽則其情景相融藹而生意迸發于毫素間至今如玉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穫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若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與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此舉學官丞秘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

不能深知猶病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張孟兼文稾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温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斷強書生自命一日侍　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爲問伯温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它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烨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爲確論嗚呼伯温過矣濂以無根蓰澤之文何敢先伯温今伯温之言若此其果可信邪否邪縱使伯温非謬爲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邪伯温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稾序嘉其語粹而辭達它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温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愧赧之時洪武十年三月二十有五日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贈龍山友人李元中當

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瓜彭蠡爲近故嘗過焉見其馬千百其羣而爲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畫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痹謝事歸隱龍眠山庄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于世也固宜然黃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爲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爲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非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庚元仲咸以文學著時

人目之爲龍山三李今公麟元中爲友人殊不能曉豈
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邪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志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志銘一通秘監何郯道
夫之所撰也道夫蓋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爲悉而公
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陜宣撫
副使患蜀之困于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
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除根種分給外實入官十
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
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

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能兵而財用不足故[illegible]猶
關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
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illegible]歲
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
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
蜀中因此便於宣總所樁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皆賦
一切裁制誌中所謂減升歛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關
時吳武順玠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
密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屯漢中皆
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忠威

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
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
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横歛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
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奸檜得秉
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
士大夫皆能誦之至于道夫方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
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類省不赴大
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
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
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

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幾貴人門登第二十年
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爲相邪欲相
鈞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
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前所志以附檜乎雖
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
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
不求之它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彦潤氏公之
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漱以所聞疏
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
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

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奉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御則其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參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儁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并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

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牒也宋舊制告與勑多兼給黑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靡寧弃劍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爵給告餘則令吏部其鈔降勑則當時給勑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勑官候決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牒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與奸臣之雄不足汙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爲僉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

雖强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爾其貴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于如此集巳行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揆出此於破壞之餘湔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史筆

榮貞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于成立予採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它覬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死錢敗帷之若未必能并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爲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碑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有序

宋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曰忠武八月朔日旅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于鍾山少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諭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古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于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敘而銘諸曰王諱遇春姓常氏

濠州懐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絶人歲壬辰羣
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
所得聚睹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
必賈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
所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
兩月餘請爲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絶
故就食耳爾自有主乎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
涕泣 上曰爾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
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
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衝繼而至

上壯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
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
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
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難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
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佯設疑兵以分其
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搗敵之悉俘其精
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
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
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
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

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
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
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
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
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
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
援安慶道帶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
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
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

平犯龍灣王與謀擊敗之已而 上督舟師襲友諒留
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
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
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修安慶
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獄震動
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
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
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
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不解

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
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𨻶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
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
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
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强請縱其去王獨
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王獨不言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
蔽江而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
遣火舟火筏乘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
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

舟而已亦被圍後力戰而脫于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
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一月王
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啣璧出降湖湘之
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
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
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
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
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
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禽之而
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

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
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
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塹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
親兵拒關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
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
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兵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
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
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三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
國重事改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
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

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
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
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將二十騎揹槊
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俘其衆而河南諸
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
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
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
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
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上將可縛也徐
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僞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

大同竹貞弃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
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
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擒永平過
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
君又北走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
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
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
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
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
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

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
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
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
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
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高氏
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
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　皇
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
下當時有尉遲恭者弃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

業而恭之功為多于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
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其論與之
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
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與世而同符也哉
是宜銘諸貞石俾之千萬世一以邪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勛烈於不朽
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案陳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
岳震動颷馳霆舂孰不神竦唯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
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

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
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
根既拔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狥遼海人百
其勇茫茫朔漠濠河所經誓將刻滌盡除弗艱王之忠
精上貫天日輝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
馬跡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
輔帝業創運之初肖遼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
垂成王忽長逝　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川錫
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嘻未慊我志其推
國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illegible]氣流

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敝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爾非吾主敵也盍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

事煒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于後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國史子當待是太史氏不敢以老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絶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劒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已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寺寇據繆家寨公俟夜襲之寇散走　上將取滁州帥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劒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　上取和州

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　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　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鬬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俾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群盜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郜氏公與僞

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卮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尸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聯漁人出窩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餌舟渡江遇潰軍奪舟弃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求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俱

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違　上所孫氏泣抱拜　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偣巳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即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東州像公以二月巳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區宇分篤生　眞人鎭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與後衛脅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

人睬蹸夲盜猶麃麃大刀長戟屬櫜鞬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綃弁鞮屏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于挽天河洗妖氛鉦鼓隆然若雷電遭者靡落雨足蹄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艨艟蔽江躡鉤援挺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煽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齦怒髮上指目眦烟叱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懾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酧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　天子下詔褒忠勛東丘立侯貴九原孤兒保育寵使壽不墜宗祀天所敎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燁燁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勑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恩所以保勛烈於不刊熙令譽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爵享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

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係已濠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爲農家圖譜喪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贈贈典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考千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依依無所之

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爲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　上帥大軍取

滁州元戍將遁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膽稍復取之遂
大招舟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
山千戶進鎮撫陞萬夫長曾未幾何 上攻金陵下之
侯會元將李將軍授總管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遊擢
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爲都時侵我邊陲歲庚
子傾國而東陷姑熟直犯我龍江 上授諸將方略設
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助戰
功後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 上親帥六師
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
大戰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

中復以功陞豹韜衛指揮使扈從伐浙西又同征江北
郡縣而泰州高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
鎮之吳元年丁未大將軍徐達奉詔征中原侯復從行
中齊魯既定河南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既入燕元
君棄都而逃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授侯鎮國上將軍
兼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善大夫燕王府左相兼
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加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柱國府封淮安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頒賜如故尋兼燕山衛都指揮使
時北平新入職方非勳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 上以

侯爲鄰郡于且恩遇之深不啻骨肉至親必能爲國宣
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侯昧於聖訓遽用意探元
丞相脫脫大第居之凡元宮龍床鳳榻及金玉寶器非
人臣可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爽災害屢生
復役戰疲之士剏殘之民唯新室是圖營搆過制特甚
此猶可也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爲婚
媾幼主尚竄沙漠諜者因倚之偵我事情 上明照數
千里外屢勅中書移文北平凡舊仕于元者悉遣發江
南毋使爲民患害侯皆廢格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
文忠北征獲間諜數人始知故官之家有官兵馬司者

相率構奸仍作文物欲爲變北奸人以爲遷延之賊將
爲傑冦此非侯之過歟 上猶念其功不忍寘于法趣
中書令其黨遣侯仍弗之悛 上怒詔內官往歷指其
王名諭之侯始不得已奉詔侯自是益怠於政日從事
歌舞宴飲遂得疾疾寖劇 上召還南京以洪武七
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又三娶穆氏累封淮安
侯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關住女一人以七月十日
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 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
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 真人乘六龍御天
從征四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

日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為不至矣奈何靡恩補報猶欲敗度絕無憂國恤民之心乃如遣古韓彭之流怙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
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與故事生封侯者沒必加之以公于是 勑贈以侯禮聊示譴謫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濂奉 勑譔神道之碑稍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贊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於碑以為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存終如始兮自敗弗度 咸息違兮叫命有初厥起戎行兮竹力如瓶迷時猶驕兮擇歸 與王四征弗庭兮無役弗與斬將搴旗兮所向披靡 帝用嘉嘆兮寵光日煥疏以侯爵兮作鎮非潘其民二柄兮自之何啻鞠躬盡瘁兮宜報國恩胡能爾心兮物遠圖志借侈是崇兮孽生斧怨嗟兮咽嗚兮朝夕沉湎是非倒置兮人分貝罪皇仁如天兮覆之恃之錄其勛庸兮崇之尊之君恩罔弘兮臣行或虧生弗爲善兮死其怛怩春秋直筆兮善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入于墓幽門有銘兮可比琬琰史臣勒文兮以示褒貶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市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敘乃開文華堂
禁中妙柬英才 詔詞林翠公分敎之 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上意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予見唯有儁才特薦于 上錄爲弟子員唯執經以久忽歔欷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沒于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辭按古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

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辟遠不狗于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汝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揭走之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挺爲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劉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烈酒炙于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語而告之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我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詣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它能敢不從命議既君家子肅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肅曰雖

又子朋友皆從忱以忠事法

先生若迎官兵至廟持大棓擊殺鼠輩不留一人雖
衆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杰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
寇諜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
羅駡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假與人謀哉
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輒旦批之大
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
嚼齒大詈三日而後氣絶將絶罵辭猶含糊在口君幸
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造羅事
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拍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
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緌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

以多言爲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害君介子賢渠
魁諾不可慨然歎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
耶爲具棺斂使歸葬里中之相嚮者莫不賢沛君博通
經史篤於其事親以孝閒家有以科從因之君本觀避
去匃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給人饑疏粥幾絶者數四
然疾惡如仇闘師有貸貲衆多取息者勢横甚君面斥其
非直於州縣閒師志欲夜擊殺君聞州中爲之交興不
恐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及二十
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爲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
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啓貨殖或勸

爲子孫計君歎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爲君子稱
焉壽五十四遇害于至正庚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
自桐塘改葬于大麻之原則洪武六年八月某日也君
配劉氏輕財重義亂離後家單無儲斂鈿助夫賓客費
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奮梨
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
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
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
軍曾孫僉判處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
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

儒業云嗚呼亂弗收久矣當是氣燄熾之時不下千
石者豈不一舉手陳之效今俯首遁去目睹首惟
恐不及彼婦女猶有烈者也有如君者毅然一布衣無
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忠義奮發不卒事不成雖肝腦塗
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中可殺而
志不可奪亦可謂忼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
呼智莫大于修寇義莫重于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
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縊巾嘯呼毒氣所侵蟲其良心弃
鋤耰穫可聽茲廬陵牟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

神道碑銘

上指冠髮除暴殄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酬歌慨慷舞劍欲狂惟翁之良彼何昏昏滿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靈爲不爽欲膾盜肝君亦被拘罵盜益奇以死徇之雙劈燭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岩岩重如太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鐫于幽墟後世是師

麗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蚤夭母某氏更適它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刲股糅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汝固當然何用苦若邪疾復如

初妙珍依依如有失實長走洋居氏作浮薩祭事皆不應朴忽昏眩妙珍解髮抑亂禱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亡所出焚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割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割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綫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汹然流所謂之了無所見妙珍恐乃擲杯枝上於神遂俯身俗之而肝忽出斷而取之置卮上焚香自誓曰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爲孫而切之雜竹瀝煮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且深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餌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檜棺之復然頂中前誓弃家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録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貢某以其事

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宗汝原爲記其事有云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猶可以死生於夢當其之宵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邪當親有疾所呼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洋洋中力有可致雖高衣弗之顧又奚暇致傳絕滅之計耶或者作聳人聽聞斥之尸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爲非偏厲於孝子而疑之耶此決非韓子之文且依仿而託之者耶予聞之慈溪黄東發之言如此因述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諸暨方孝孺 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予側歸之孝婦而不斬者將以觀爲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惟恐違其志何病脇道澀不能覩御偃涸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深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爲親浣厠腧者史臣尚以爲難哉之于衆考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邪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它之行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爲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爲孝則夫勃豁而不恭者乃足爲孝乎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

婦事以爲斯世何爲無此人心竊未敢必其然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呼予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余金華僅二百里予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于君子故湮滅少聞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阡以愧人婦之不孝者邪非惟愧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款予父恐在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于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明文奇賞卷四目次

宋濂

議

孔子廟堂議

治河議

論

隋室興亡論

贊

龍馬贊

說

鑽燧說

人虎說

猿說

檄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志

五洩山水志

雜著

燕書 七昆

秦士錄

讀宋徽宗本紀
太乙玄微記
删古微瀆經
擬漢賜衛青璽書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廣薛季泉荅張東之語
楊維楨
傳
鐵笛道人自傳
志
血脈志
王禕
詔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記
漢南北軍記

明文奇賞卷之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議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脅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

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醋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詔祭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

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背乎古者朝踐合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殁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

各有師而孔子益尊

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始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昆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它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

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韙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厄於武夫也不識可乎爲則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彼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

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治河議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崑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事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瀕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夫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爲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术之水復于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斡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爰滙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崑崙之南又東流過瀾即澗提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隣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

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逆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它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它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傳迹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

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

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倒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溢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作決於濂胥高明必見非爲不肖者論所厭

論

隋室興亡論　宋濂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黄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戡得勇夬之始有輕脫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受周禪而即皇帝位于是修明庶政綏撫遐夷經營四海至日旰不遑服食高頻蘇威李德林之屬調馭于内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之徒折衝于外規模日盛遂前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翕然一統東

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極五原莫不禀受正朔願爲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蕃號爲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絶域而勤遠略市武馬而開丞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竟而狼噬玄菟之壯鷙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墜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斂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

蕭起王簿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弘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日沉湎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頸自研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馳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恩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恩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

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己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恩未忘也是故典章文物不足爲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爲之固長鎗大劍不足爲之利上馬精彊不足爲之勇上啇充牣不足爲之富其足以嬉而長存不治者幷恩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描狀龍馬之奇特歸不用兵端不忘規

贊

龍馬贊有序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奫深闃闃雲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暢夷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瞑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益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矣其錫蔽而飾宜之既產必得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

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鷙物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加高敬養砂四百斤厥之人跨裹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網

繪其眞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狩中有神物渥洼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蓋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欽惟 皇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遐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眞食火之鷄貢于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僑狀蕃蕃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貴遠物則遠人格所貴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嵒究之土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

義聲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撡之於昔前聖後聖蓋同 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熒熒龍升崇泓澄神馬生鮮飃瑞露靑昏冥天一弁聚通精爽龍胡忽兌聰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雲捲毛光照夜汗滿有血霞流頳振鬃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聳潚潚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眞龍媒獻 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 天子在樹惡不必連年徒用兵

說

鑽燧說

宋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樹二尺中析之一刻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剡圓木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約纏其腰別精丹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約急旋轉之二樹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自隙流毛上塵候其烟翁勃以虛掌覆空樹之則火絡然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人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鹵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假利鐵爲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爲信虎躍出拖其咒殺之或嚙其肉爲噬嚙狀裂其囊援物之尤者餘封秘如故宗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岩穴間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徵見其爲人也歸謀諸鄰謀逐之抵穴得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武平產猿猵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所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卽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引明漢法辭力斬截語

檄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宋濂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孝平皇帝藐在幼沖新都侯莽乃乘國釣潛萌異圖借竊天位四海象群怨怒次骨有仗戈待旦者義旗始竪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爲之開明日月爲之宣明人祇爲之毖舒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内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僞託亡賴子弟遂立爲帝僞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除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軍容爀赫嬰其鋒者無

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其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其有不知逆順之辨者甘爲賊虜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臠分王郎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未泯海内謳吟思之日夜翹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戰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睹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罪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傳羽告語勠力以誅無道他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志

五洩山水志

宋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據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采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循入過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源前橫一溪水甚寒飲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旁有鱗石突起類大鼋斜飛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爽曠有石四轍峰岧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撤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

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為小潭潭水激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逝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閡道俗傳有嵒屑鷹喙宿夜人聞山喙崩下聲若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草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蛭虺犇進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炯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漁澗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亡聲兩旁石崖峭立若側鮮

天台多有之

雁蕩如何可有五六處各擅其奇

暈時有水珠毿毿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過禱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殼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塢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趨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或曰自東既雁蕩又名雁蕩峰由雁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雲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峰崖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蜓東折度略彴橋趨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

由東飛瀑無聲六竹從地起大瀧瀧必明

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激怒參倒擊雖突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精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轞雷人咲語咫尺不能辨猶聾聵中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蟬鋏嶺度紫閬山村人多合萱葦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穊傷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頻之嫠嫠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覗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而廣而底敞大水

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潭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石縣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綠絙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崕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槃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祠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冢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木五級故名之為漈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櫟著

燕書　　宋濂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犧若麟若鬼尨若豫章無旋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剞劂斲之準繩尺劃之閎閎然寀寀然聳建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也膚理不密潦液弗固觸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扶為枝且不可況為負任器耶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桯文碣以為址畫藻以奠井聖堊以厚墉陶甓以飾黝臣竭以為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樗足

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蕐者在棟宇承棟者在楹楹柱唯楹耳一楹蠹則寢騫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為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為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成內食之姦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內忌弗華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其事

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俞近之矣

傾國之大夫權闢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其之刳桐而揉錮焉畫爲龍文日習焉其音蟠紆而迴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吞角鳴意人將醢巳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眞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眞龍之鳴榮榮如啼哀前後相續宛浮不絕休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

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僞也今子又以能爲龍益僞矣合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乎自謂得其宗者若眞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爭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縣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寔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伐崇虎侯而作豐邑其做徙鄗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于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它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藝之窯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寔邪君奈何熾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鄙之山其深莽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谿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舐之

血愈滋舐之不已脅成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刳去其脅而血弗息竟捐骨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邪公矍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賓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晉欒氏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欒雩益務侈靡狗馬聲色無不好積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妬惑唯恐不亟求燕西旅訪神馬渥洼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

吹竹彈絲為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北邙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沱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為樂不厭兮覺召所嬖謂曰吾樂已大康家力不向單乎輒紿之曰魚雁滿藪澤羊牛溢郊垌金帛珠玉克積庫藏何謂單乎兮復悅兮友婁嫂罵曰蟯蛕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嚙其血膋日夜不止人因病羸死人死則蟯蛕亦槁矣爾曹猶吾家舉火且且爲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婁言以討去之發亂谷其兮以貧死有餘家皆散為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蟲宂之晝夜齧弗止桑瀋液乾而

悴蟲亦無生者蟲其發氏之客與使戒婁言亦何至于丐哀哉

玉戭生與三烏叢臣朋玉戭生曰吾儕宜自厲與時立朝勢人之門足無蹊也三烏叢臣曰此予切齒腐心者奈何諸玉戭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徇利毋訹有位毋附賊儉于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何其仕于晉玉戭生復申前誓三烏叢臣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既悔復恐玉戭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雖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玉戭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於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遂變其初志何邪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食於山林而壞於朝廷者人之數其有感哉

宋有白冥子旃耕于渠陈之埜得石焉劚而捫肉且倍好土有蒲穀文子旃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章其璧也哉乎尹劳逵廉而不劌其璧也哉無功而宋大寶者禍當獻諸朝于是沐浴冠帶言於閟王曰臣渠陈之賤夫也偶挈來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奔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簽受璧爲諸玉尹玉尹曰嘻是珉

也卻還之子旃抱石歎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緇素雖雜不紊以補冠太阿雖鈍不委以割牲今彌謂璧為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過而視之曰子旃其幸矣哉子旃怒曰何幸也曰卞和以玉獻尚遭刖況爾薦珉者乎子旃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材術且猶不可假才能目致與鳴呼世不特一子旃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决公石師善决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四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家須畚淹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

也水母姑獲之又不聞有蟨蛣乎蛣藏蟨飢則蟨出求
食歸則蟨蛣飽否乃死蟨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蟨蛣
姑獲之又不聞夏屋有蟨鼠乎與卭卭駏驉比為卭卭
駏驉齧甘草即有難卭卭駏驉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
蟨鼠姑獲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兩首一體性
多妒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食毒艸害之及下嚥皆斃亦
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獸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
有北有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
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耳奈何離去奈
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舍言吾等將愈貽騈焉如初君

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吝須舍可謂善諷矣
宋則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
邪勢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思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
成臺於琅邪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非
般子且謁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
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
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鷄戲將
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則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腋為鷄股
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亟使還問曰子

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
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
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
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舜及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
今謂其知不若鷄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
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
以鷄乎曰固也曰君知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
乎君異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
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罪深四封
皆強敵夙夜憂勸且恐不免况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

也曰君勿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則成君即日罷其
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
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爺
子且鷄喻之說也

予為燕書蓋取郢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
秦漢風予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患以來神情
銷沮見於瓢翰之中氣繭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
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

如電能以力雄人鄭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
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
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飲娼
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
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
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
生坐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
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
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
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荅當血是刃兩生

曰有是哉遂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
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
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
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
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
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
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
吟也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
之閽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
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

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
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
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
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
橫磨劒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
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
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
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
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即

命給予陰戒善剽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
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簇擁進弼虎吼而
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但見雙
劒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歎曰
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
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
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
肋不使立功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
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

絕玄烏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邪在必當有以仆晃
惜哉殆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
為闢于天下於是敘復正人宏開言路意殊將雍之治
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吏政叙回北門闕
豎閹軸弗據節鉞妄加孫狸嘷于闕庭鬼蜮潛于宮掖
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紹述擠陷忠良虐燄炎
炎炙手可熱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群兒方為得志乃陳
豐豫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律而鑄九鼎文

飾太平許言符瑞八寶誕受玄圭降錫金芝出于蜷存
祥麟毓于少陂由是侈心寖生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
役朋運花石之綱艮岳排空絳霄凌漢殫極工藝之巧
鈞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上下荒淫俾晝作夜以亂為
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兼之妖人乘釁蠱惑
帝聰天神降于坤寧殿宮道下崇宇玄科秘籙方崇醮
祠之儀太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紀令乖民生
塗炭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
鑒皇天震怒災異荐臻白眚見於禁籞赤氣犯於紫宮
大水冒於都城妖狐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
大遼而亡兄弟之國結女真而進虎狼之虜介然狂謀
遂成反噬張縠之降始受粘罕之師已出旌旗蔽空戈
戟滿埜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踐我偕剽侵
鉠我代朔攻犄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割方急六
賊之誅已緩勢至于此亦可醒矣及夫令下而出乃遂
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闈淪辱宗室剪夷哭聲震
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孫漠北之區父老北思徒洒
山東之淚當是時也雖欲噬臍悔將何及自非義士集
勤王之師謀臣建自渡之策則九廟神靈幾不血食矣
不亦悲哉嗟夫成湯務聽帝命式于九圍紂為不道身

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捷於桴鼓開以一人治天下未
聞以天下奉一人奈何窮奢極欲而毒痡四海自為生
靈彼實何幸其身亡國破為萬世笑非不幸也宜也傳
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可
不畏哉

太乙玄徵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所
所不任唯日學操觚造為文章精思弗得輒極就寢夢
一老父白髮鬅鬙與雲間潔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
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嗜思之甚邪吾乃太乙之精在

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
罔弗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蟣蝨臣不
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
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白一心以承嘉貺臣
受氣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律中應鍾日在丁氐地
寒以風母姙七月臣體即降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
鬱木邪沴制陽肝氣動搖手牽目瞠渴腎飢之謂爲癒
瘵毒艾燃膚其苦莫膺雖脫于虎口筋骸弗彊有牛負
蜿有鉤在場力倪弗任田卒茂荒季有書一束塵蝕蠹
戕振拂鼓刷以佩以搬以喉以嘗以求其方疲精竭思

攻爲文章窮年矻矻恒不知變更太乙曰吾脊心有所
溺者必有所以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耶抑弗使
已也濂曰臣爲文之嘗獨潛幽慮五官内守形若櫱株
凡慮既滌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壚綱緼應渠備
布大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彀若獸
在罔毋縱徒匪捷羽嘗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熙
與神合機岳溫河翻雷椎電驅倏爾陰合欻然陽施鬼
出電入栽正栽奇萬紾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坐台樞腹
縣金魚儲羞熊蹯居飾璇題入則兩姝吹竹彈絲出則
戎士負弩曳所亦不足以喻其適臣貴樂之初非有弗

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業是者乎濂
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畧符有矩儒曰太史
遷豪氣孫騫瀾視無前執筆著書動數萬言秘之金匱
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生三策揚雄太玄相
如大人退之五原若修若軾若鞏之屬各有論著煜燿
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瀾卓踔縈紆蟬連業之既
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時磨研之杼之校之沖之渝之
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日不治若芒刺體六氣昏昏精
神不來出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嘻
若言陋矣知觕角顛胡之爲象而不知弁冕纓綏之制

知粳飯蔡羹之爲美而不知淳然肵脊之味加其於是
艷之爲曲而不知夏濩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濂于是漁
然自失膝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
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
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冬
臣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脊之雖即死無憾
太乙愀然不答濂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久
太乙三歎而後言曰上地下與惟人中居厥初若笑昔
未有知梦鹿標枝蚩蚩孫孫聖人者出扶翊教其揭凡
日月燭我冥塗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者是不有其

道敷道雖亡形探文可知典謨渾淳卦畫閎奇雅頌恢
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袞褒鉞誅不由於此夫道遠而
舍其根荄玩其葩藻而何以史遷諸子為且非文不行
非文不章天子非文為紙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卿
大夫非文身辯不揚士庶人非文自遊乎鄉故云文者
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霧和也四時之衛行也百物之
鎔鑄也中國之采章也四裔之信清也可不務乎彼遊
博馳騁以邪奪正是誣世也靡辭其言精威取寵是媚
權也佞辰愛金是非外縁是剛利也氣以觀喪衡斂不
振是萎薾也抑古媲今耻人耳目是靜觀也若此者弗

可枚舉若文于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
矣充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國民物阜康
政教與治平之於言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
必有言若之志暢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詒四方晦冥颷
風上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友而假之太乙已亡瀟鸑
而寤不知其為何府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俯出者
左右排之抵而扐之過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
折傷岐佊佊安歸騁市堅馬肥終九顛而一隮或道之
於崇期蔵旌以驟歷國過都勝宇致隙司里授廬不敢
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而重離又

文明之象也此殆示予學文玄微乎濂於是惕然悟悉
燔毀筆硯取六藝燖溫之未幾學果進

删古嶽瀆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
天老肅兵雄千持旄龍鴻勃軒闕不能興禹乃震怒召
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柏千君稽首請命冈不惟貢神令
所射激如攙槍乃麇鴻蒙乃因章商乃繫楚虐且成戟
揚擊畏卒劉勢不敢爭彼亡支祈力踰九象叫吠形肖
蝬目有雹光量淮度江辨捷從衛授之童律童律莫當
授之烏木田木田遂戕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縈以鐵

絚鑿如犬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木魅水精洞妖石怪
奔號為數者有萬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
達外方至于陪尾無狹弗通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
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
未醉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
集古典文竄之以寄夫吞濟伸濟伸崖深于古學者
也鑄綠器與方乳曲文大篆爭妍其自知不可哉內
申冬十一月志

擬漢賜衛青璽書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青朕以眇身托于諸侯王上萬方獯鬻唯匈奴未款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數寇邊民不得田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少遂之且虜逐水少食聞大軍至多藏匿山中冊其必有伏卒有伏何以制之將軍預為備跡捕山閒虜且盡乃為便中洶為虜所苦者日又將軍乘吏士銳氣宿一鼓而克勿延期虜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成就進退惟艱宿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即將軍不滅虜虜將執滅

哉聞者虜入上谷殺略吏民將軍擊却之右賢王庭斬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即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已下丞相御史趣刻印侯莫府以功上使使者即軍中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老且數奇毋令當單于秋向高蘇非風苦勁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五畤白麟顯明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九疑蒼梧天柱用登上陵峻極直薄泰清眺望江洋遂自尋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斬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宗上天報享蒼厥禍脫民用平康協氣自順災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紀功百世彌章群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擬薛季泉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陽長史薛季泉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奸雄匡復

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泉無一言以為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泉曰僕亦為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為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充于東都擒建德于河朔剪黑闥于山東收李密于黎陽斬蕭銑于江陵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蟣虱生于鎧胄之間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為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

朝明堂恣行褻瀆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爲周易服色廢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册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群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也侍郎豎義旗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問是含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大小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留意乎柬之曰吾業與玄暐等謀亦嘗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

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齏粉矣季昶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蒸蒸爲根挿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此況今日乎侍郎朝玄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孤兎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不怗怗者當使鈇鉤鉤吾舌懸于長安城上以爲亂言者之戒柬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其誅之豈不以誅之爲非是耶季昶曰武后之辠浮于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頓皇天后土未絕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之乎柬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辠母縱快念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昶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覬覦神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

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一二大臣爲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柬之曰吾爲唐家老臣即且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于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illegible]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它固不識也季昶見柬之不能聽其言氣怒其目光如炬大聲謂柬之曰此事姑置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骨况三思又得幸於上倚自上[illegible]政事[illegible]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柬之曰人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無相能爲上素勇烈當使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泉退彈指歎曰唉吾以東之爲天下人衆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如衆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閒東之等王爵罷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爲三思所殺如季泉言

傳

鐵笛道人自傳　楊維楨

寄意不群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間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

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一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欵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避客卽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葵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才白于上川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宕與

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築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閒心畫為人役見即所其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為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現臺曲洞庭樵吟五十卷藏於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冬冬服兔褐之䙰襶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喻陰呼陽兮履坤戴乾篤致不作兮全類於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之遊仙也耶

四溪之吏

志

志血櫃

楊維楨

四溪李吏某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曰喜曰吾櫃可支吾一世吏積若干遺吾妻妻兢然曰金櫃非金櫃乃血櫃耳吏問故曰捧頭舊血漸新血櫃裏黃金物白金櫃今非血乎血盜沉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穴矣曰汝且與金同血又曷取穴吏不悟明年以犯律贓殺籍其金妻乞櫃貯尸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吏血淇淇軀大吏吏血流漂杵鐵史曰貪吏妻獨賢惜不得姓氏客弔辭尤警錄以語虐貪

詔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辨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記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視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汛掃宇內天戈所麾遂亭消釋五年馬上蝨髭鬖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畮巴渝北務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于無事矣然而强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

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入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矣漢之叢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

當兵外出習邊亦所以別之也

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霸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似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

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所膽賊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北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明文奇賞卷五目次

劉基

頌表

瑞麥頌

祀方丘頌

謝恩表

序

鄭士亨東遊集序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揔管謝病去官序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牡丹會詩序

王原章詩集序

項伯高詩集序

記

遊雲門記

活水源記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棣萼軒記

魚樂軒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苦齋記

說

天說下

師子園說

苯窩說并序

解

夏后氏之郊

對

孟嘗君求石磬對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詩後

題王右軍蘭亭帖後

連珠

擬連珠

郁離子

千里馬

玄豹

靈丘丈人
枸櫞
蜈蚣
天地之道
省敵
忍予
牧猳
公孫無人
蛇蝎
麋虎

明文奇賞卷之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頌表

瑞麥頌 并序

劉　基

天厭元德九州鼎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為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狛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朝稱臣拜伏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洊奏禎祥　帝心謙抑每謙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貢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擁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擁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

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固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亦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强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眞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

帝爽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列蓑蓑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滃若雲網望之油油卬之芊芊其稱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并序

雅似典平淡矣文而氣達之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八甲日北至

皇帝將祀地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齋宮

詔百僚集列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于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欽承

以求致誠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毋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泱漭[illegible]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不搖百禮既洽于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捷若合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于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濬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篤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祀儀弁髦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且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

古注深奇格一倘懲之矣

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賓稽首　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泰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掃獮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慴悍戴

大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旣禋于郊又敬于社人依其仁

神錫之嘏闢方所包無不服者超貢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謝　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

眞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僻陋

拙無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國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

良木之逢知見此爲愚而不伐當之人也

觀乾象言或有驗若是乃　天以　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舊非遠法唐虞功旋推重之典　錫臣以封爵　賜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　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聞

序

鄭士亨東游集序　　劉基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拊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爲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闓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爲序

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閟其光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今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爲之傳也于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枝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

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悻悻[illegible][illegible]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播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楩楠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正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府非任則孳搆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行訴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篩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鄙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晳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篩鼓之徒為之晳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為

覆冒公執正議愈力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嘆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介使自湖廣還民衆獨猶予又為大喜至正己丑公為江浙對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為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劌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鳥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為別而劉基序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己勝己則譁見不若己則肆蕩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適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

鄧子亨無何又因鄧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之充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鋭學業方日新論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為助于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置酒以別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況予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栗築之不多其基不崇詩不云乎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老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

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爲君歌也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留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爲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爲韻命探丸信所得爲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爲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賛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爲宴集大率以聲色爲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諠浪褻侮百不一顧有何關而不獲與焉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爲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足以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

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遂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涬捷如拔堅城而俘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者之蓍靈龜齊之以之藉豕則炎炎之不如矣蒼黃之質鳳皇食之以之豢牛則當稱之不若矣人固有其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爲之詩復冠以序焉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踰越稽留予僻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但爲清虛浮靡以吟嘲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

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㫖須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成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于諷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昔日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論詩逮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余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詩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苴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于土苴木石也耶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况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眞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干戈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爲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十游會稽竟月不能去觀右極奇絕未易舍此

記

遊雲門記　劉基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愀愴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崖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歲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游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

謂雲門若耶果不謬于所聞于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將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輙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游凡其所至一石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活水源記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乍在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

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温而夏寒浚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草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鸜鵒黑色而赤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春令恒從竹中下

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牛遶予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兹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發背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蔽日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料浮屠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木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于咸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鶯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護于雖高不

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磵少憇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憇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棣萼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室家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鬩鬩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出且臧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

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
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
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啟其心迪其德
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
勗哉

又說出江湖之魚不類大奇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
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
軒東軒者上人善啟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
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爲小池

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藻荇中悠
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沫或施而潛與與焉不啻如處
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樂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
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
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
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
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
其始至也悄悄焉閉聲而罷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
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
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
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哉
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馴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
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緡網如雲鮫
人蛋夫鼓檝生風獺獱鷲鵜鵞鶴成群利觜長喙沒淵
梟撤波濤無隱弗出鯤鮞登于庖廚鰷鱻殄于胎卵患
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爲樂
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
蚤蝨蚊蟆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
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方今闕
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設車馬之轍
不深其宮而不閉閭闔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
而不與鄰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
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
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于是者以
其中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
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
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
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

不隱君所志亦求不俗

尹傅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于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挈穎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躋嶽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懟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爲之是尚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

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隣行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巓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劒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北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啓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瀄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窊而

室焉攜童兒數人啟閒擇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梁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

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惜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說

天說下　　劉基

有人似不[illegible]若天[illegible]一段頭是天然有天[illegible]不出其[illegible]出[illegible]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于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啟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

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汩聖人爲之也因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

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師子圖說

狻猊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萊窩說并序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　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萊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臭既壞俯壕爲溝倚城爲塹瀦以枳林緯以礫埸是[illegible]比如東鍼鈇若攢鋒蛇蜴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蓺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比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塈糞土以爲壁茨以窩芊蠨蝸是宅豬以尾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爲主客乎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驕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跆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强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戚索爲蓬藋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榛椶郤橘李梨莫濟秦杏周漆柿桃李椑琬容琰質椅桐栝柏堅緻有忍材

椒莫椴吐芳舒秘木瓜榅桲諸與葛芴叢蔓輣披此茁或肩其材或以其實或黄如金或赤如日翹萌條可蜂以蜜克勒歲常可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在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閑米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膽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懵東門子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行言吾獲久而吾亦行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蓺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

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僅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膜吾腕而待汲也今皆種菜而嚮馬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釆也君子之所釆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釆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俗我矣乎乃往訪于淡南之圃人得脊土沃泉之術蒐四鄰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犂二鋤其薉蕪芟去與蔵拔其荄杜早蛩蘖而灺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爲豬水有池溲水有渠或培或滋或蘉或奇潴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慈孫犂杷根荄皆以各隨其時難之闌闌檻之菲菲上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淺如也貌悴如也覽其圃則鬱鬱乎若入其門則藹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畢侶公過焉東門子駭御諸門畢侶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駭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中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賦曰公能悉識吾衷乎公曰未也請之圃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圃也汲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圃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夫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成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

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植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蒜筭也筭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豐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壽故植之以荼荼苦而下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痡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薇微也微微則氣其行故植之以蔞蔞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物物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芭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順舒而倡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致高也故植之以蒿蒿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本兼者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甘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落哉夫吾廬蕭也不足

以延長者而長者昔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來嵩願公爲吾誌之犂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論

解

夏后氏之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于舜非受于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對

孟嘗君求石磬對

劉基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舉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徵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致石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

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之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斯辭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于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愼也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閔復偏不亦宜乎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劉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盪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揣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成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爲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於是大信刀筆之

一句出脫高手

眞能生死人矣旣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棠右之猾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彊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令訴去則轉以抑告無

使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興圖務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若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為鬬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迥多此一駁辨而文更[illegible]作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榮而惡憂患故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于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哀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于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飛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并與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于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䇿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illegible]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鸇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麐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于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己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

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爲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阪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爲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

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賛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爲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爲叙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詩者之意故怨而爲碩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爲言其謠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聽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爲無事故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女有惠愛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爲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爲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澳緇衣之後焉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連珠

擬連珠　　　　劉基

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爲家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延緩不可以服鹿而轆轤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用於淨人之國若毳之繭見棄於倮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長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戰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焰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濟是故止鬪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奔馬之輪寸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于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何物風紀乃知其時猶近古

後世捕雄邊郡落如捉大索何

郁離子

千里馬

劉基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邪賢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怍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以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孰認手足爲爪甲者多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今之食客乃以梟養梟又非其類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廄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亦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虛屍爲政偵之北土純色者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尨爲中乘居內廄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

與及濟河以北居外廄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
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
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
盜起內廄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鬨鉦鼓而辟易
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廄二廄之士不相能內廄曰我乘
輿之驂服也外廄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
病在此
鬨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廄既而與盜遇外廄先盜北
內廄又先上以爲功於是外廄之士馬俱解盜乘而攻
之內廄先奔外廄視而弗救亦奔馬之高足駿首者盡
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

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恣則力强
今食之倍者且不充苟吾儕力少而恒勞儕非所也王
內省而慙恩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衆不繼
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
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
師天下蕭然

玄豹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
爲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
於其心則怊悵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
而弗知也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悅而
愕撟而捶之涅去而跡在其心恤恤然五步而六視不
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頹嫱蔽之以翟三
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
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嶔巖
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
也栢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稰而待新新未嘗不
敗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頳而且栗喜而歸曰新
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售且盡而新未熟不
勝其觖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跌其畝而不愈青

是非禾之遲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
者以爲虎巳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
盍速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于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
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門病革矣非鵲
諫病[illegible]而救之乎
金之藥弗可間之曰是必得代之格荆之玉峋嶁之沙
禹同青蛉之空曾青昆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床
三韓之寶鐵醫無閭之珣玗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
和二年而成[illegible]年而僉衆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
而服之漸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
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

吾巳不食七日矣餓者呼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予答詭先生謂石羊子曰但予泝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患而泣予喻之曰天有風主為予反乎何為泣也

靈丘丈人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

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胙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刖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悅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收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弒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譎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蟲蠹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狐里子自吳歸過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涸於岸者以千數狐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而破帆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狐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窮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抶之嘷而逝及其欲食也葸葸然復來忘其抶矣今瑕君狗也

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枸櫞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章爲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總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拾以示王孫率曰其且覆其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恆是已以來多訕謂人莫若已者必精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信其言若必是大失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濟五湖而出三江逆於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敗則大夫受遺才之謗斟咎孰不能直之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穀文錦十純命賈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於國門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把蔾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蜜烏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墐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齊而殺之今夫於朝者無小大無不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遨以食允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懼子之爲烏蜂也熊蟄父曰子

不覩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蛕蟯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我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浮丘先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

曰若能活物哉吾當爲若請于帝夫僞疾物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罟于澤得物已許介之牛者萬言于神而放之罔者所及鎩翅而跛足者嚐嚐脈胝蔽野拚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廷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迋非神迋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代而取其財遷其居究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飢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惡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天地之盜

楚使芊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遍諸門將叔敎仰大大笑三嘆而三頓楚王不擇日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盡教之而近刑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芊叔叔對曰臣之里人有游漁以爲利者吳有人過楚見其魚鱉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將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檝資其行則遊而之其日我于是乎漁臣之里人歎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我固有之矣而焉用於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國有以最其課是刖王之股以啗王也刖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羣臣而謝之羣臣不依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殃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剝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楚富民

省敵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熊艾祈與河伯鬭以天吳爲元帥相抑氏副之[illegible]雲剡缺御雷奔逆起疾蕩晃行雨蛟鱷鼓波[illegible]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十淵不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雷姑背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雷姑背曰[illegible]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爪九頭貫伏之虛風山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鰐鱷[illegible]翁曰鱉鱗皆[illegible]掉首搖山捷[illegible]倒淵而[illegible]河承當哉雷姑背曰此臣之所以畢最信也人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聽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人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

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鼎負爲足以當之鼎負之寘寘不可以智訪威脅而諜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鼎負帥九夔以代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衆不失民民各有所守也

虞孚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于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儈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儈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郈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粱其友謂之曰粱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稅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漸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汎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墟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郈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悟天下者要定主見主見一定皆決不能使之變此大丈夫也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嘆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再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

舟熱斯具喪天下之名言也

牧猳

夷門之癡人頭沒于肸而瘦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
能為用郢封人儛而為之刳之人曰瘦不可刳也刳之
卒刳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跳
死瘦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
欲言於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刳瘦之類乎
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
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刳瘦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䱾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

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為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
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悔
死䱾鮐毒魚也食之者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
為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
曰好哉之妄其猶食䱾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
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甚矣

公孫無人

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
間見群羽族之䍿然集也趯然忘其身之為鳩也倏然
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覆游而閱之見其爪
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
鬬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烏呼其朋而逐之
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
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
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
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
山林處其狐狸猴猨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
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猨猴稻粱飽
其鳧鴈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

日無肉狐猨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
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
狐狸猴猨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
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
必感王之惠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洮闊河濟洸泗
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
侵車東至河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
冒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鱉四郊多壘烽火不絕
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辛相持
于里饑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塑之臣請舉鶴

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擧儀
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擧俊
力本無背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擧稷
而王可以坐鎭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盻子曰王無怒也
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
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于
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
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
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
王之渠度殛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

之事者非罔傭儲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盡心
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縶猴狖以防水借竹木
以取火哉于是齊王喟然太息按案而起下令放禽獸
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盻子以爲相齊國
大彊秦楚改觀盻子之力也

夜射鴟鳥不聞其趣亦奇耶

蛇蝎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鵂鶹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
胥曰是好音也胡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
而惡是也夫有口則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
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
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臣之左右
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
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闕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
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
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憂之而不
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
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爲鳥何知
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
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盜能用盜盜人無術

盜犨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右而牽之背夜而

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郁離子
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
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
用之矣

不若盜矣

糜虎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
不顧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
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
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
餘則蚊蚋皆聚而咂之矣漢幽之處女色若朝虹覬者

恭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賜假于佐大康奴賤臣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十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剉放斯乎北鄙之猴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骨于是室家離心乎必悔之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于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黄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困解王號而觴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受焉後邯而之後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于是趙人之得爵飲重于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尊爵爲人之舐痔者于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如以爲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明文奇賞卷六目次

解縉

應制古詩

河清頌有序

四夷咸賓有序

御書贊有序

嘉禾頌有序

白象有序

瑞應歌辭序

河清

野蠶

神人

白鶴

表

進實錄表

疏

上萬言封事疏

論韓國公宽事狀

序

贈蕭觀復省兄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送高仲仁敎瑞昌序
北京重遊序
送端木武庫歸溧陽序
送王作昭府屬序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顧謹中詩集序
西游集後序
虛舟集序

楊文川詩集序
送高唐王君子舟赴巴陵文學序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城西蕭氏譜序
鏡方彭氏族譜辯疑序
吉水余氏族譜序
記
素位軒記
忠孝堂記
雩陽孫氏奉親堂記
萬安賴氏源流記
徐氏孝友堂記
溪山萬狀圖記
時敏齋記
私淑齋記

明文奇賞卷之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應制古詩

河清頌有序

解縉

臣縉承詔總修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實啟聖之徵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荊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迺即

帝位紀元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帝業由是而盛高麗來朝為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年

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彩間日迭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滉如金錢如鉛如汞如玻璃色倏漾不定素練捲而擊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犂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黯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瀫紋又如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淵行丈深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浮初陽迤邐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瀟瀟一泓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郁於翡瑜綿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溝彩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鍊錯雜斑駁瑩無纖塵又如築琥珀以為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迺徵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棹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弄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耄倪歡呼嘖古罕遇自河津傳播于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

播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攜皆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之人行旅過之莫不為之驚喜歎息留玩生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猶而吏民報于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於人充合于是群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迺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群言僉謂同異　恭惟

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

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琉球真臘拂林覽邦緬甸波勃

天啟元年黃河清觀學士湖部口鮮天民聖明非爲之兆努

進比兀良哈女眞野人西番哈梅朶耳烏思尼巴天竺
否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
平之業將由是而極盛臣䌓職司紀載歡忻無已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啟
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砥昔在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
順應茲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造河清獻瑞旣肇龍門
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卽
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階授璽如何

奔起有赴無蹇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
所闢功在生民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
帝德世萬世德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
雪九河駿奔濺目沃鐵闢石廻瀧盤東地底龍門天開
攻激蠷起銜奔九地威電丞影聲喧怒雷淖汩沸雅經
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
於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於此考祥粤古是常昭茲大
運塞其榮光虹飛雨驟霧鬱霞流倏陽忽陰乍闔乍收

其騰氤氳其下鏡瀞其旁回卧其際紆紆海市青紅仙
神艷淑馭鳳驂麟朝暾若木轉眄一空伏波凝脉沈沙
躍金至琛鳶璧鷩鷗鵁鶄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
尾星垂芒耀月影夾鏡倒浸廻光動搖交映旣白旣玄
翕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宜栖五
運合一五彩流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
後盛地闢天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
若卿雲烟垂千羽苗格簫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光旣塞
不游不鶩貢賦絡繹冀通島夷夾石兗尊九河轉輸濟
漯浮于積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稜而滂易勝舟載盈變

謙流勝稜變易石布來今仰知柏節於昭
大明
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
我皇日孜寤寐丹書典謨余號辟謂不辟
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式如帶
聖壽齊天萬世永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
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四夷咸賓 有序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
德咸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

暹羅東南若流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
爪哇兒方細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撾黒車西
若烏思尼八剌西北畏吾匈奴哈速遠者數萬朝聞夕
引奉貢儀物皆至
京師共文詞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
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歡欣攸同嚮慕無巳庶衆聚歡天
下抃舞咸相謂
聖神光彼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普宸拱
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
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巳吾民何幸而躬茲嘉會

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
周公有戎狄之膺宣王逐獫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
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
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踵而至宜
有詩歌書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爲義
不可辭則合羣臣之言從容奏爲
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獒之訓虞庭干羽
既舞伯益陳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
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贊其爲作
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古頌美而
寓規諫皆臣子攄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
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寔安四夷效順限山阻海風
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踆阪航涉滸瀧洹寒
溽暑赤雪玄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龎鬈髮焦赤眹聃深
黃猩唇猳豚黎面文身徂跣椎結皮衮卉巾離披落索
搖曳縈纏褆積纍侏離譯言伊盟重譯舍館授粲餐
物式陳兼金玉璣齒華羽毛服食器用

皇帝勤儉與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膺
茲嘉會以心感人人心自歸其來無喜知往或追陋彼
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不爲富
強苟得其地不足廣闢耳目細娛惟彼所產毘玩惑心
悔之已晚
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愼始惟終圖難於易照乘之珠衆
庶所寶謂若得賢照千萬里四夷畢來衆庶之昌若
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
師

御書贊　有序

右丹書義字哉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御書令吏部尚書詹事府詹事臣𡩋義為中書舍人時
洪武丁卯春三月七日賜名也十有八年於此矣義初
名銘洪武乙卯進士甲科
孝陵親擢爲侍從寧外制時最重兩制官非有文章學
行親特
上知不能得而得任者亦皆合時舉義賜名後以受去
乘傳歸蜀臣緡以戊辰進士承乏詞垣兼知制誥親聞
上語稱其篤實明年起復同官出示此卷俾識其下方

辭讓而受　命爲御史監察本貫江西未暇也又明年
侍父南歸緡之父載朝于　京師許爲之頌以勸亦不
果但歸而語緡曰
聖天子知人之明事必傳於世宜有贊揚之以為天下
訓也緡嘗念之不敢忘茲蒙　恩俱屬東宮又同官也
義因復出此卷驚喜感泣不知所云尚惟
君父之遺言嘉以朋友之同志仰瞻　奎璧之照臨益
竦寸心之惕勵繼自今而臣緡臣義之心敢有一頃刻
一毫釐之非義乎他日史臣書之可使之得無間然之
義乎贊曰

神明戴典開天應期經高緯厚翊讚書詩謨明訓彰汪
汪百川宣玉諴金要約二言天尊地卑非義不定人尊
物生非義不成仁愛之施非義則䙝禮貴至中非義則
戎知有變通非義則譎忠信非義凡白所出惟義在心
理之中正萬物是制萬事是宜用成措俯左右範圍造
化非宜聖人制之尺度權衡是有是特勿長以欲勿短
以私勿以好昂勿以惡低勿高下手與人推移剛毅有
執金石匪堅紅光貫日劍氣徹天人惟愛生有重於生
人惟惡死有重於死惟義之歸俯仰無愧惟義之全生
順死安於穆

高皇天作君師殊音鼓舞庶草蕃滋劉茲近臣月較月
軼朝漸夕摩淪肌浹髓丹書煌煌燒于天光天光霄晦
丹書不昧耿若河漢五緯昭迴夜光明月拱璧瓊瑰不
足于盡賈禍長奢豈若丹書戒謹夙夜稽于古人豈無
烏號豈無天球豈無赤刀豈若大訓惟德惟義豈若
帝訓無偏無陂豈若丹書致戒忘欲
高皇師善惟日不足
今皇繼統闡任舊人凡昔務展既秉衡鈞孜孜[illegible]
戰兢兢思思義遍告在庭
嘉禾頌有序

今上元年無錫縣有此瑞士大夫多見之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爲一仍二穗者二穗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

皇帝遣使來進羣臣表賀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親御墨爲詩一章以賜今

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種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患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之祥爲可矜而以爲可懼而思以自勉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

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雲爲景星爲霞五色其下者爲琳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歆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風流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歆慕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況身被其澤目覩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幹異本同類同敷榮蕊珠金粟隅露凝親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袞衣當日御彤廷百辟忻忻陳休徵四對儼呼傳頌聲　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廩不矜作詩致戒尤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藩鍾　聖情亦知　玄德由兹弘十年事驗天威靈　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　賜詩日閱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恢增英想當宸思玉几憑智周八極迴杳冥重念稼穡愛農耕寒暑愆咨憐獨榮孤願年登百穀成羣臣環列忭且驚百神降監來軒楹雲霞灼爍飛陶泓鴻章　聖藻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璋爛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瑛摹本裝以龍鸞紋縝錫羣臣荷　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英八紘夜夜虹光燭太清　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永太平

白象 有序

粤稽成周象輅之飾以象禮大夫之笏用象詩稱象揥禹貢言齒革則象之爲中國服用久矣交阯諸國仰唐虞以來南交之地五服五長之所弼理以象爲貢豈古昔之常制也恭惟我

聖明受天明命全復唐虞成周之地迨南交順附而馴象蕃息於輦轂之下者四十餘年矣邇者交人作亂

聖天子命將征之師行未逾時而白象來獻臣按昔周獲白魚而勝殷漢得白麟而定西域唐得白龜而平淮蔡白象之獻安南克平之先兆也若彼漢晉魏唐宋九

眞林邑陀羅交阯之獻以爲異者以求而得之又皆無其應豈可與今日之盛相挈而擬倫哉臣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聖人垂衣朝大清四方萬國皆來庭考圖按籍一疆理田賦貢錯稽諸經占城交阯古荒服漢唐列郡猶連城自從宋季歷當否淪入異境誰能懲蠢蠢小醜作威虐

清問赤子行天兵感茲白象來入貢執訊獲醜斯吉徵維南巨獸有馴性視聽四體多震驚肉豐味異鼻拾芬齒貝側理雷紋縈時來變化比頼玉隱約有似斑龍鱗智能拒害恩報謝駕車服軛由性靈傳聞西竺多此物

治平之世來南濱黃金羅轡聦晴雲琉璃絡索分水晶月光夜寒儼立伏露珠下滴搖光星天河浴出雲浪湧玉山迤邐空中行楊花煖風吹不起白雨一洗堆銀屏乃知和氣有充塞地不愛寶呈華英中朝賢俊出濟濟澤及鳥獸通幽冥雞鳴犬吠桑柘黑百穀披野雲藹蒸

聖情謙撝勤宵旰慮及八表多繇縈

聖德萬歲白象願但喜指日南交赤子被

聖德萬歲萬歲歌神明

瑞應歌辭 有序

臣伏惟

聖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開天闢地之鴻業運合乾坤包涵宇宙釣闡幽自受命降神淵潛潦泳至在位七十有一年天人洽合和應大來若所居紅光燭天絳衣神人端簡致詞途中遇疾有紫衣餽食丹師出淮則淮泗水涸渡江而青雲隨之親征婺州五色雲覆軍上下寧國亦然攻雞籠山有龍盤帽英舟彭蠡至馬當有白龍夾舟而上甘露降五緯聚河淮流清龍馬來廷野蠶成繭草木孕生並帶連理嘉禾瑞麥之生見疊至雨暘時若臘雪應則五穀屢豐賢俊登庸下至技術皆可名世謙恭抑畏謹終慎

始巍巍蕩蕩不可悉舉洪惟
聖天子達孝至仁纘承大寶重華日月光前啟後瑞應
同符益以騶虞神龜醴泉寶蓋青鸞白鶴白象黃犀神
人呼化日舒長四夷畢來視前益盛而謙恭之詔屢戒
飭臣工者甚至尤與
太祖同符合轍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職
在太史謹備書其事業為永樂歌詞二十有二篇爲之
郊廟勒之金石頌揚神明永樂無極騶虞出於鈞許之
神后山獻之朝為騶虞獻第一樹石孝陵求以臥能澤
山之麓得龜呈第二三門積下黃河清凡三十有二日

爲黃河清第三醴泉出神樂觀為醴泉湧第四有事于
治城觀五色雲降自天中為慶雲垂第五甘露屢降鍾
山冶城草木沾潤凝極燦然為甘露降第六山東野蠶
成繭遍山谷作野蠶第七北京暨同縣兩禾合生作嘉
禾生第八河南關隴暨四方郡縣瑞麥帶見作瑞麥秀
第九醴薦上帝有寶蓋浮空而至于正陽門入于宮城
敕不以宣作寶蓋第十有老父羽衣至神樂觀大呼萬
歲者三故復都邑已而忽不見遍知其神人也敕勿以
言作神人呼第十一有瑞石呈圖日月合璧重輪宛然
作瑞石圖第十二青鸞下朝天宮作青鸞第十三白鶴

祥集以萬數作白鶴第十四得白鹿于北京作白鹿第
十五占城白象作白象第十六廣西以白兎下作白兎
第十七南夷屢獻靈犀作靈犀第十八蒲蘆上有文曰
太平武取以獻　上卻之為木孕文第十九瑞雪應期
作瑞雪第二十雨暘時若作雨暘時第二十一登俊登
庸第二十二化日舒長作永日第二十三四夷畢來作
四夷來第二十四

河清

聖道成　聖世平銀漢明黃河之流至龍門迸落九土
千丈渾惟華勁屏

太祖三千年德施溥榮光寵河河獻圖五色照映水玉
壺昔洪武今永樂冀休祥頌聲作河水經天橫地洛澮
氤氳下縎紛勞困困隙紜紜海市青紅艷采雲織塵靜
夾鏡空露沙石海派通離婁下見馮夷宮三旬二日右
莫同　聖德至與天地比天地儲祥不敢秘瑞應　神
明萬萬世

野蠶

聖治康垂衣裳敎養老重蠶桑野蠶成繭滿山岡今九
玉果若林枇飛絲白如白雲粲五采凝刺蟭望中都若
方春萬蕨稍首歌陶鈞往擬取去如雨斧遠揚裁筐筥

手挽𣝔車心口語　聖皇俭德符堯禹禎祥應王道成
惟覔征帛縷盈萬歲萬歲歌太平

神人呼

神人呼白碧霧羽衣乘霓裳飄星冠霞珮金鳳翅神人
呼震天聲游甸騰山岳應萬姓歌舞惟都城神人乘森
風雨隨流星滅飛羽倏爍神光照區宇宇咸惟謠嶽徵
同軒堯萬歲山呼仰平削

白鶴

皓鶴飛青天中泠泠淮騶乘鸞車翠鳳旗皓鶴舞朝扶
桑暮玄圃弄影瑤池玉簫諸川玄精啄玉玦頂丹砂羽

白雪千秋萬歲見河清萬里翱翔仰雲月護瑤階瑩翠
退行稽闕舞蹁躚成群下遮金焰煙雲光衛出上朝天
壽域同躋萬萬年

閩稿聖后一日進實録表字見有此皓揚大文字也

表

進實錄表　解縉

癸未六月翰林學士臣解縉等頓首上言伏以　聖人
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
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照明日月炳耀
丹青俾文獻之足徵貫古今之通議則知帝王統紀皆在
於詁謨而繼志述事敢忘于紀載莊存有物　聖哲相
承鋪張極盛之鬮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
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應千年之景運集群聖之大成
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歸木
三年已定於　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
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依歸有過化存神之妙有
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勳業
世之野才大振生民於水火群雄歸命不幾一夫元主
遁荒禮遺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
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
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謙
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

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
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
太祖乘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
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
肇基側微德邁於嬀虞開創功超於莘亨永協坤元之
吉夙開文定之祥默協功衆予之恩參斯任姒之懿
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莫盛
於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相運之迹也姒轍運而無誕
聖之祚矧皆起於邦君武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

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為國調元翊運參機密正
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
歸仁誕育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欽惟
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光日月
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繼武王之纘述考
事
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汜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
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緘爰當嗣位之初首頒
修史之詔臣稽總裁臣王景臣李至剛臣胡廣臣黃淮
臣曾日章臣胡儼臣鄒緝臣楊士奇臣金幼孜臣等恭
修僕選多士寔錫便蕃即開館于禁中屢繙閱於祕殿
以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論敍之
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
所作必有訓誥之文雲倬作之出何勞繪畫之功仰
青天而瞻象緯尚奚察於名言開玉府而見璠璵惟自
發其希邈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摭拾事直書永示
萬年之大訓謹撰述
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冊謹伏
闕上進臣緝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

上諭公曰朕於爾有則君臣恩同父子非嶠益盡心於古人能不懲而益下

疏

上萬言封事疏　　解縉

臣伏奉

聖諭、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毋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譏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鄭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皋夔比存、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　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　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

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為遊畋、既皆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悍信之本、加慎獨之功、　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　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　前日郊祀之敬、徹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　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　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數變、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六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當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　詔書褒一人之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　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刑布之矣、誠

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
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充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
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
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
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
抄緝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
執筆而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聖，與下及關閩
濂洛之佳作，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
焚其涉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
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踳駁尤甚，宜
及時刪改。日御　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
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　尊祀伏羲神農黃帝
帝堯帝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
箕子於　太學，而孔子則自　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
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

鄉，而曾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
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
盛哉！若夫　祀天宜復掃地之規，　尊祖宜備七廟之
制。　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　文淵未備大臣之除。
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倡優，俾
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閹，尊　天子之尊，不近
于刑人。執戟　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
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
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
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杓居，而土木之工勿起，衛

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擇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
倫。經咒之妄，治火之俾，絕其與洫。斷所謂瑜珈之教，禁
所謂符式之用。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
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下，從流十年，而聯從杖八十以
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
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
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
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
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
政之齊，正此類也。　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墮

人君不以察爲明　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

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孳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郊祭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若昔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距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人大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交無咎之福神不必媚而享　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章綱不肅眾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開閉多寡爲勛勞其耳所以爲清聽長厭不也大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幼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曾示　密旨未聞眾話惟曰除奸但聞　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抑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彼赦之人疑　上好謏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邀勞之紀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曰謂其不當刑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竊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　淵衷也然始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人人之罪或誚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迭迎其易而或蒙　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　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　是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豈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佐于下僚孝廉人林賢能皆邀而成佈於　朝首縣席治其埠闒茸之人冒其下愚之黃甸指刀錐右擁冠裳左拏官篋右縮紐豹別駁之賬衣繡號載貧敗之儲輿馬擁炎雖日立賢無方亦盡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外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者鄉都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亭而無黨序鄉
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　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
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
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懸故事立虛
文善惡二字無稽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拚背而不相揖
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
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
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
見作新於變漸次　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微有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思昇天下若所謂以神
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　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
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
害
聖躬康寧　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
必與師以取寶為名　論衆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
某仙某神爭佐　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
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
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

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
者神仙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臣覩地有盛衰物有
登歉而商稅之微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
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
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
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今天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
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齒而
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
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科派以當役役存而民
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苛腴而

稅反輕或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胥吏之弊也欲按
其圖而革其弊莫若行按田均田之法推行常平義倉
之策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領除
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此人之所制也
而近世狃于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　太
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逆賊至望風而靡且平不暇謀責
有不暇關武備廢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　勅
有司以府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哨
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關武乘以收天下之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令非未有平居安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大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懼側為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且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上，始若側聽私室，引耳　朝端，意謂今臣豈無忠智在右近侍，必有為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

陛下言者，而卒相視也。相也。皆臣相也。恐無一人為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踈賤，

陛下幸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序

贈蕭觀復省兄　丁丑　　解縉

唐書史官有曰：蕭氏有功德于民，餘祉在其子孫。至唐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吾觀宋史，鄉來言宋仁宗皇帝嘗大書其殿柱曰：江南之文章，楊丕之清謹，蕭定基之政事。所謂江西三瑞。夫以當江西而皆在吾鄉，指顧之間，茲非大苑灝注崑崙之玄圃，數宜其至于今，尚賢而學，競令後人有可觀而仰聞其風。予嘗從觀復得定基蕭侯畫像而拜之，凜乎可敬，而藹乎可親。畫且猶然，矧若當時而聞議論乎。又得宋君臣天章奎畫，照日瑩心，溫厚和平，從容不迫，君臣之際，其昭晰感應，忠厚論洽，故家文物，此其所以可貴，而況觀復之念先啟後，競競惕惕，以家世自持，令人安得不然然而感仰而歎耶。唐史臣但知八葉宰相在當時以為右所未有之盛，又安知今日子孫尚能守其先德，令人有所興起耶。蓋定基系在唐丞相復之後，見于誠齋楊文節公所考據，其甚可信。觀復先去定基公幾十四世，予嘗謂世和和詩而化之，師表和和道而進之學，按吾鄉節行文章多出于三瑞之後，則三瑞有以倡之于前，其功德蓋以遠矣。而況子孫乎。就蕭氏論之，或以政事，以文

章以舉行以武功以貞節班班類相顯而兄爲故家學者之後寧不惕然思有以襲其榮而蹈軌轍乎况其昔觀復一門爲其子孫乎不以仕止隱顯念之深而待之重觀復之兄億仮仕于皖城牧民奉法亦惟先世爲之師表觀復不遠千里而往省之告別于予觀復以弟省兄固常事也以賢而仕又蕭氏之常事姑于觀復之行但以念祖㧾重勵之而能言者亦以此而歌之云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國朝初置陝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數萬里跨崑崙通天竺西南巨川入于南海元勳大臣先後至其處軍

衛既撤夷戎率服道道罷燧烟火相望道路行旅于華河州寧河等府縣設軍民指揮司治之與中原郡縣等而善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房利相售以戎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茶名爲上番夷人肥膻湩則舉聚寄廬中罷金貨茶馬調以童酪㫖其肉食如中國之服酒飯醪醴羊若其俗非一且矣予前年謫居歷其山川訪其圖誌稽古之道河州在實自此始而積石西去河州數千里本皆爲石邦皆虞三代之舊治周衰而擯于夷至今數千年而復其舊則其飲食嗜欲宜稍近于中國而

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於司官茶而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雞豚之畜而夷人亦絡繹來貢知識效信義有仕爲臣者不但茶馬之供于利而已習君賢良新金之玉笥人初爲廣得倉曹滿陞茶馬使於河州也故備述其事以送之且知是司也夷夏之交義利之辯賢良尚忠信而篤敬河州故唐虞三代之邦也且以告予兄高君焉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辛巳

宋太史黄庭堅任吉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游後太史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之文相賀以爲異人出是名起雖敏修之什學有過人者而非二公亦不能如是之傳也今太常丞清江葛敏修之後人也其兄維彰在太祖時有以其名薦者今年始赴　京師以老得歸清隱求予一言贈之曰使他日有傳也予曰君兄弟固無愧于先人矣若予者豈不有愧于東坡而何敢望爲君傳也哉雖然維彰歸而教其鄉人子弟已修其德將自有不可泯者而何慮其不傳也哉而何假他人以傳哉

送高仲仁教瑞昌序

仕不顯宦入朝亦不願方予盾是

先外大父在翁高封州有弟曰觀翁博古善家篩從封州官下獨屏一室濟如也封州仕有名宗族多依從者若有寸長同列上下官蔡封州檄爭來辟爲屬爲教官者衆觀翁不屑也後家居食貧戚武勸之出爲學者師曰禮聞來學竟以隱終予汝樾少從先太史公與我學于縣齋遊學陸與益貧甚遇亂三十年無所居家君素嚴親客少能狎弟時但見汝樾來家君未嘗不迎門驩笑也陸陽可遠素清踈嘗謂終元朝無一人得其意獨爲汝樾依違曰汝樾去歲不爲永豐劉信王春秋學專門學士大夫踵門請授恐不得獨求汝樾仲子得去教之

數年曰吾嘗以吾受師春秋學今老矣恐自我遂不得傳也今德也可吾無憾矣德字仲仁又貧似其父然補後耳熱嘐嘐然論說古今作文章瑰然自歌自喜了不知王公貴人在側也仲仁最善予友中之兄弟勿與予坐頃之未嘗不慨然思吾仲仁也中之向又同在翰林暇日輒嬌首南望曰東山何在安得見吾仲仁哉仲仁所居東山也仲仁得師友之愛如此有弟仲武最賢不幸早死伯兄仲智多才藝儒者仲仁事母孝而不幸貧且病日攻之仲仁尊君沒後家貧病今二十年郡縣薦方辟之不起今

天子龍飛遂以瑞昌訓導之舉來試文章禁中對策直言慷慨殊不覺其貧病人也予是仲仁之貧守三世矣隱德亦三世矣瑞昌在廬山有濂溪周子之風世為顯無媿于濂溪以無負于三世無負乎師友也

北京重遊序

北京地形天下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絕特之觀而名能文章抱負傀儡者常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且以孔孟汲汲於濟世幽燕之國欲行仁政豈不能賢于滕費中牟絕長補短蕞乎其難哉而不幸當獻公子之時遂無孔孟之迹降及晉宋好奇之士若謝安王逸

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爲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皆無因而至焉及元氏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許衡諸君子雖因其邇于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天下之雄偉險要撫據今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于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妥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漏瀦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況其天命有歸其主自遁于荒而以勢利相持轢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爲得失也　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于北京者

多矣若吾友龍虎張氏崇顯蓋嘗往來而不絕者也而予廼不能一遂其游觀之樂每侍閒　天語退而稽諸簡册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混一之世及元之時時之不幸有賢智之士在形勝之地而不獲中華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吾友張崇顯今又將往焉其爲我訪淼河居庸與其豪傑俊乂而謝之吾君無爲而致垂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熙一游一豫將無不宜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碣石之巔作爲文章詠歌盛世自慶其

希遇固千載一時也其行旅多暇先爲詩歌以俟

送端木武庫歸溧陽序

聖天子尊臨大寳之初雅知端木公孝思名節以問臣縉時公使鮮未還也及還與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受褒賞陞擢武庫員外郎偕奉訓大夫合部人皆以老成推敬之未幾又念今耆學凋落惟公在國初復接諸老宿而翰林學士危公大朴侍制朝公儕皆嘗受學于文敏趙公也公皆及師事之而學士宋公景濂子仲珩仲珩饒君介之宋君克温杜君叔循皆篤志乎書公與之頡頏三四十年間遂空冀北無以爲比者此衆人所知而
聖天子之所深賞歎者也于是屢者上進　上觀其用筆轉折微妙處指以示臣縉曰恨老矣猶可以淑後進也遂命選天下能書者日就學文淵閣命君苗成之
聖天子所以優待老成之意甚厚而公以疾不能造朝其子閏入朝告恩命慰勞還第以藥其疾且冀其復來也　京師士大夫皆爲詩歌送之而縉忝附絲蘿之契未相與最久相知最深知天下之人知公之書者未必知公之措置設施知公之措置設施者未必知公之高見遠識達道造微出乎事物之表也蓋國初公之父爲

刑部尚書風裁厲於朝若一時俊偉傑之士如尚書之高風慕公之今與皆欣納交而自少學於金華范祖幹之門質朱呂道學正傳而公之所得深矣其視區區利達爲何事哉宜當時俊偉之士知之者已鮮矣及後寓于洪武時趙鐵崖熊宜西熊西宇諸公學問金華同一傳授其門人子弟如麒辰傅先生伯機熊先生一見而契所聞相與推敬之縉以晚生識公于洪武時但知慕公之書及見公之議論也退而問于伯機先生未嘗不洒然自失也由是辱公不鄙敬之重之後與同在史館同直文淵閣早夜切磨未嘗不自爲之深慰也今公

雅然可觀亦遠大人待朋友之則與其保以老矣

謝病而歸優游家居以訓其子弟宗族人鄉黨問其適矣望餘光而仰後塵者能不爲悵嘆乎然聖天子方思起公公之疾行愈金馬玉堂之間可坐而待也姑書此以識一時之別云

送王作昭府倅序

予廬陵佳山水多文儒重世族故多朋游之益有游賞之娛雖隱居終身而不厭也廬陵郡城南去不百餘里爲屬邑太和昔黃太史廷堅嘗爲令于此愛山水之奇勝作快閣以臨之將三百年來歸然獨存予嘗與客宴飲於斯買船遡流放歌傲睨而得王作昭氏世家甚近

其一門皆從父昔交雅喜與予游也作昭方爲吾縣學中當私相語曰人名雖終隱於茲不恨竊恐皆爲宦游所遷也未幾予果西遷積十餘年還　京師而作昭亦以明經領薦爲文□□年貢春官復相見歡甚已而連蹇困于小官作昭未嘗廢學但氣自若其胸懷洒落則不異於在泰和之樂快閣之間者也還今上擢爲府倅伸之久屈之中起之久困之餘補　視講資陵沃其爲忠與存也文章之流傳行義之宣著必致其告與東平河間媲美豈止爲鄉枚數子而已哉作昭勉爲版幾朋游亦與有榮耀焉

尚見生民未有不曰□□此序可爲定論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

予觀粤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瘴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于傲惰故於鬬爭而易于劫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不甚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至于徭獞苗獠號爲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爲若徭

獞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其賦役而漸庠之以禮樂也則　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于中州以爲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尚有使者抑往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桂林之屬縣有陽朔襄陽張用禮爲其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爲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

境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謂用禮
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
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而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
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
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詳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顧謹中詩集序 郎顧太常紀述進詩序

臣縉少侍
太祖高皇帝蚤歲載筆墨楷以侍
聖情尤喜為詩歌 睿思英發 神文勃興雷轟電逐
頃刻妙造 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縉輒草

書連幅不及成點 上進輒點定數詠而已或不
易一字故常喜論古人聲韻詩則之作尤惡咿唔謂陋
鄙陋以為衰世之為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為詩者鮮能
得意為有詩僧宗泐者嘗述所著思而刻苦以為得意
之作百餘篇
高皇一覽不覺日盡和其韻雄深渾偉下視泐詩大明
之於爝火也蓋如泐者尤不足以當
聖意聖凡度量相懸固如是耶近奉 內廷獲覩
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祿詩集二篇蓋
先皇所嘗置諸其左右深有得於
聖情者也臣縉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懷而謂
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
馴狎而九天可安行 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為
須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擠擲也謂風雲可嘘吸雷
電可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若
蓋將與天地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合
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為雲行水流與
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為狂為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
高皇帝知之臣縉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歎
其不可得而見矣祿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與太常

游
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以才名為數人所排毀
高皇帝憐而俾令之廣東見其詩所進上也今擢為蜀
王府教授予素相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
如平生歡傾情論目以其詩集示予因序其意如上云

西游集後序

余友康君以寧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為太平
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悲喜
離合與玩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
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閱存之覽而非

有所刻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鬬靡徇外而爲人也前序范君仲綸作稱盧陵文章自歐陽後世有傳稱其論當矣特未知昔盧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於玉笥多爲四言詩刻之石間邵人往往效之而盧陵之四言詩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賓客多往來荒祠古塚銘文俱存至晉詩避郭璞殷仲文皆遊盧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爲吉州司戶始大興詩學盧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唐劉洞夏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一作元忠術南國詩人江西詩派爲皴修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

而范德機授學於揭曼碩學職之子又從師德機郎邵菴虞公所謂行范公之骨而盧陵之爲歌行者大盛不可悉數若永新吉符一人焉曰李樂英先生以寧鄉先輩也宜其所得有緒故不求工而自工歟康君未老辛而所作富益富他日歸鄉月尚人堂而重論焉屈伸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冥萬變而日月之光景常新也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乎

虛舟集序　丙戌

永樂初　勅修金匱石室之書纔是役有　大典之命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　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爲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臥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每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薄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志焉余竊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于詩則凌駕漢唐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歎賞思避竈而煬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于人然一遇知己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月如聯光

辯如懸河真若超于古而立于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文名越石父有言士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余其有負于孟揚哉余其有負于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徵余言遂敬書以復之

楊文川詩集序

詩必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拜首颺言雖反覆辭容可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深可識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必暢其辭辭暢則作者之意顯必婉其辭且協其韻的協辭婉則作者之意微惜哉詩之序不傳子嘗序范德

機先生詩至清江閣皂山之陽曰屏原先生故里也又
歷論之百丈峰其寓舍也問其故老稱先生退然清苦
而嶄然有不可犯之色辭吐婉暢制行凌厲故其詩頎
其為人有下視一世縣古作者之心每及理道則沖然
有窮洙泗之懐今觀吾鄉先生文川楊公詩則與范
氏同一軌轍而尤超然有飄揚道學之心絕去烟火之
累求其歸于正者鮮矣聞之父老亦云先生傲睨一世
寡投遠絕不為世俗流遠之非介如也而其詩則突從
師於德機公又按文川忠襄公諸孫則其清若廉鯁又
非特師於范矣詩非予所能敘故敘其為人之賢云

送高唐王君子舟赴巴陵文學敘并詩

唐虞之盛八元八愷而周之盛有八士咸同出於一家
以為極盛而皆本于學校修明之故也厥後唐廢興學
校盛而入于科舉獨貞元中韓愈等諸名士牽連得升
以為極盛至宋科舉益盛而學校與之俱盛若孫陳蘇
宋兄弟同出為宋之極盛元雖崇尚科舉而學校之政
不修于是名公卿雖由科第而出于學校者益鮮其人
洪惟我　國朝最重學校而考其成于科目于是科第
者俱出學校余縣領鄉薦者八人而六人出學校於是
魁天下者二人登上第者二人一得歸榮三得教官余
友子舟王君名進得巴陵學官以往是豈徒為朋德致
其朴野之私而已哉固以為天下賀見盛世將比隆唐
虞三代八元八愷八士之盛而視唐宋又將軼而過之
也科舉學校已如此而為教官者又當思所以繼其成
也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
敖之徒多有遺跡亦若新塗子胥廟在羊山臨陵敖城
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荒榛瓦礫之墟傳記
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私於私家

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
之遺迺知歐陽氏譜比今世所傳文忠公之所修續益
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宗嘉祐之夏四月歐公歸廬陵
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執者參校而刻之瀧岡蒼草荊
甸川之間耳宜其不及詳也余嘗過萬安見沙岡公墓
寄碑石獸歸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為布衣交累
因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錄推
其缺遺者豈不多哉文忠公平生亦念念於廬陵者故
不遠數千里歸葬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壞此其意
可見也而或者咎其思穎而不思吉此豈知公者哉公

沒後發爽辯子孫相繼歸於廬陵然皆始寓于新淦之
萬全𦿔歐公之歸蔣李太白任臨江公托為買新喻田
宅以居故也吉水同水鄉孫善里則自發之孫諱世南
渡隨高宗至杭都堂給部符今在迹余猶及見之
其最可信者紹世生日俊日俊生三子長曰尖居迹符
次曰霖居新淦季曰步字季澤始居吉水之螺陂步生
克用克用生炎起新耶州教授先士世祖生存之娟姬
也炎起生夢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節推生吾行吾行生
師尹諱衎至正庚寅貢士號莘雲予少時嘗從講學今
子仲訥與予交莫逆予允大經其妹婿也莘雲既沒仲

訥亦丕世其譜藏于家仲訥有子孝忠鞠於予家於其
冠也授之譜與文忠公畫像俾謹藏焉永樂四年丙戌
孝忠來京師將梓刻之擇以遺其後人而予為之序其
事如此且俾知此譜蓋歷世修明之北於文忠公所輯
為尤備也

感慨作也

城西蕭氏譜序

縉少時讀家乘娟盟記見所載自漢唐至元赫赫富貴
非一家但里閈可指顧而文者則以先生長者問其門
屋所在子孫尚降替與否或喟然笑曰是其地者昔其
崇墉與室今其荒榛敗瓦而子孫莫知其之適者也或
曰是疑即今某所居而肆而圃蔬而田而地者或戚然
而悲曰是其子孫固在而窮而愚以不學貧以不立者
也或欣然羨而言曰是即某能世其家不墜其先者
也丕顯于時不凌蓋競者也辭色三變稱歎已疑其然
其所以然不能細也稍長而備員法從仙石室之秘膺
見天下之書交當時之士于是吾鄉娟家比嘗赫赫者
始盡窮其細而後之善惡之驗于人子者甚較著彰明
不幸而不驗者則甚少也城西蕭氏濟寧將相名家係
出鄱陽于後十七世本護軍肅忠國官廬陵次子文仲
來婿吉水張氏遂為吉水人世家城西簪紱蟬聯詩書

浸淑先族祖宋淄州刺史宣王諸孫如山將實帥護軍
七世孫也先外氏封州高使君若愚進士公鉞于蕭氏
皆重娟疊婿積善流慶日新月盛方殷未艾復始可期
縉於娟家之本方與有榮焉者引高持此譜來請序三
復歎歎吝如護軍而上將相勛業富貴璀璨又大盛
於近者孩家世德有如此哉予安得不及復深歎其十
餘年少長之間之聞見也歟引高名嵩中護軍之九世
孫云

彭伴是公祖祖甚之

鏡方彭氏族譜辯疑序 辛巳

甚哉公議之難明也而世謂皆明於身後非謂其國史

之傳足以考信歟未也時移事去過其舊鄉詢其故老稱人之善者無所佞諛言人之不善者無所避諱考其成敗之迹與其言行之遺以推原其用心庶幾足以知之然猶未也國史固不足盡信賢人之隱德雖知而凡傳記所說私家之所纂錄或友朋私與其所善子孫欲蓋其所親亦有姦諛未死之先逞其胸臆之見筆之於書以授其人令身後出之以爲信實是非錯謬又有甚於國史之傳訛昔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欲知其人之善惡是亦在并視其子孫之隆替可以徵之也唐末五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策功至通

顯巳而驕恣其下復亂頓危全諷彭玗兄弟起而救其弊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爲撫州玗爲吉州雖由傳所爲實俱唐室之命也楊行密既背唐以自爲則當江西從之獨全諷及玗不從仍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賊而唐之忠臣也厥後勢孤援絶不得已而奔馬殷未嘗爲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禮待之獨鄉之傳聞與私家纂錄多毀其務報佐爲剽擊劫州人作臣于楚蓋其時全諷死光稠降玗既去而行密盡有江西鄉人亦有仕于楊氏玗固楊氏所惡也則其毀短玗者非私怨則爲楊氏惡之矣玗之不死直

必有以報唐室恭不幸梁唐繼篡志不獲伸惜哉又其事多散出於國史不得其列傳獨其子孫之盛有非私家所得而抑之者蓋天之報之也故翰林危公太朴嘗叙其族出於全諷建昌撫州之有危氏猶吉之有彭氏榮盛相埒兩家善慶之積公議之明亦可得而徵也予友彭君子斐以家譜來京師名卿鉅公既皆爲之序乃以示予予頗通氏族之學諸君子所闕以考正焉譜稱彭宣氏事漢成帝爲大司空而非齊陳留王樂其九世孫予按宣事存哀以二千七百戶侯長平薨謚曰頃子聖孫業嗣侯遭王莽始廢而譜畧之成帝下距北

齊將四百年未應纔九世疑上當有十字蓋譜之脫簡傳刻譌矣微武有此遺脫也又云陳留王六世孫景世值唐中宗爲禮部郎官其後有構雲天寶中袁州刺史李景以名聞上遣中使齎延召之至再乃行上欲官之辭歸遣中使房嘉送之京賜束帛旌其鄉曰招君有袁山釣臺石室其所居處今袁州宜春也予按宣家淮陽樂家安定而景直但云世居淮陽豈遷徙不常故畧之歟中宗時距天寶未遠景直構雲非父子則祖孫耳譜稱構雲之子始家廬陵而不著其先以何時居宜春予以他書考之蓋自景直之先皆之季氏而譜失其名

不敢妄加蓋諱之也又云招君之子玆憲宗時進士爲進賢令三子伉倜維岳皆進士而倜登第在德宗貞元七年爲令宜春父玆登第在其後蓋玆十七生伉十八生倜倜登第時纔十九玆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十六七年耳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世固常有此也倜生輔信州長史五子玕其第四子其世德既如此譜稱其乾符初投筆起義兵予按不著其居里按史稱玕世家廬陵今吉水永豐故廬陵縣地南唐保大八年始置吉水旋發雍熙元年復爲縣致和元年始置永豐今永豐之沙溪吉水之豐田墳墓具在玕以後唐長興四年癸

巳三月薨年八十敕葬長沙楊氏太和之五年也太四年而楊氏因上始歸非折桂鄉之豐口玕之生當在唐宣宗大中七年癸酉起兵時纔二十餘耳州志稱平湖有玕塚所居必在長溪豐口之間其爲吉水人無疑也又云乾符丁酉謁鍾傳命鎮王嶺按王嶺在今吉水之蘭溪其上倉廩府庫之迹猶有存者其前有山曰張欽寨乃吳將屯兵對壘之所初玕以門第領晉徒爲州從事仰棄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傳命鎮也傳命以中和二年觀察江西而撫州亂賴玕及全諷平之傳始上其功爲刺史未嘗私謁傳也譜稱乾化初授檢校太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太尉封安定王以疾辭不拜予按乾化之時馬殷尚在羈縻莊宗允梁殷始入賀玕不與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温太保之命其不受可知矣然則但稱吉州刺史者固玕之志歟。今吉州自唐初所制故無城玕始築宋季丞相江公萬里爲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際山帶江雄據要害元季措置緒餘猶可想少年起事白手百戰干戈從容不廢講學眞豪傑之士哉。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以爲使吉州遇時得君當不在郭汾陽下不虛語哉然予嘗過華州仰思汾陽之風低回其故里而訪其

子孫人不如彭氏之在吉者遠甚。彼此先後所得又何較哉玕長子世家廬陵顯者有博士齊太子中允寃永賀州刺史居齊御史中丞思永程伯子其婿也其在鄱陽汝勵治平進士第一吉水豐塘有方迥寶佑甫省第一人其在饒方有應瑞應星應新方界皆趾子皆進士子美叔李新叔士能九齡必達士傑禹士德高子明子承仕皆有名吾子斐其後賢也增修是譜其善承先祖之志哉

吉水余氏族譜序

始與余忠襄公十二世孫學夔奉其父之命以家譜求

子之序按忠襄公以慶曆五年報使契丹坐習虜語出知吉州佐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大監還鄉里閉門絕人事凡六年吾吉與始興通相近于府南昌陳氏有公儉與公厚善故其子作宿為婿陳氏因買腴田數百頃為子孫計遂有後于吉世業儒索九世而至友梅當宋亡元興絲衣大帶不為夷習為鄉之宗儒學夔之曾孫也夫以忠襄之仁賢其有後固宜又得友梅諸君為之繼而皆未食其報也學夔之宗族繼自今其盛豈可涯哉學夔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在二十入人之列學于禁林忠襄公之蒸其載顯於是歟且曲江數百年來相

望而起有唐相張公與余公二人而已皆有後于吉豈非知吉多君子而士風之可依故歟二公之見又何其相似也歟孔子門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若二公者豈不謂之知可乎宜其非他族之可及也余之子孫其善繼之哉與張杭盛為曲江之光亦以為吉人之勸哉

記

素位軒記　解縉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游頓城季大父山泉先生之門人高君汝南為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交其學生橫經論難情好深密若今知典安縣周君厥祥其一也周君傳高先生易經學貢　京師有名聲于胄監既而選試獨一人高等擢今官予復與相見十有五年于茲矣昔也少壯而今且班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懷論議皆不異焉蓋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躁進之心及其既仕也有希高望遠之意仕未崇顯而疾病及之未

有不歎老而嗟卑者也故其在學校一衆足而望仕宦及其仕宦一衆足而望卿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安也而何望其有及於物也哉為學官者無心於教其弟子為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憧憧然何暇於日用之間哉周君之學道固不如是蓋有得於易之通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其情懷論議無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所寓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余為之記焉余觀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充貢在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今其為令一縣也安於為令設心措慮唯在于令之所當為也其惠澤之施及於

物可知也與安當路于交廣湘灘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昧險阻之間居民財二千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爲政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勸相之趨事赴功未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乎此而無外慕之私也予觀自古之循吏往往皆入爲卿相爲三公號知大體不爲爵位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位三公不以爲泰由其爲守令不以爲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周君勉之將由此爲卿爲相爲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及物也秪見其益多耳周君毋忘舊學焉

更進一層

忠孝堂記

嗟乎忠孝乃人生之大行也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方可謂之正人方可以之語世若而人世不多見也然揆之人孰無忠孝之心哉蓋與禾泪人人其有可忠可孝之骨具有作忠作孝之腸熱具有識忠識孝之眼及其長也妻子溺之利害怵之見善而退見義而靡烏乎而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蓋難之矣是以正人不見於世而後世之人亦無以述其某忠某孝也者甚矣忠孝之難也宋丞相江萬里公自少以忠孝自勵爲吉州府時造雲鶴書祠與郡人士及民間之俊秀敢迪於忠孝之大行而風俗翕然爲之丕變嗣居與鉉爲權姦所扼遂解組歸而奮然以忠孝自勵因以勵人而額其堂曰忠孝之堂非敢夸辭以示奬借也然忠孝之人能具忠孝之骨能秉忠孝之腸能碧忠孝之眼三者備而後以忠孝頒其堂非堂以人重也人以重堂也於是江公之堂以忠孝名即以忠孝傳也是爲記

辭鉅旌奇

雩陽孫氏奉親堂記　乙亥

仲尼稱閔子騫之孝曰孝哉父母昆弟稱之猶曰私耳人無間言信矣哉聖人所以善成人之美光明萬古日月行天照哉不可磨矣孟軻說曾子與之孝曰可也無過分者而分內幾乎盡矣孝子心無自足也軻之言參之心耳韓愈稱董生之孝被於犬雞人事天理一至於此哉予觀　本朝兩制名卿之稱孫思述辭榮歸養徽諸　京師京師無間言徽諸江鄉而江鄉無間言難矣予於予信彭君爲近戚而思述又與予信爲厚善也知其構堂以居而曰奉親也有古哉人惟知奉其身耳營梁極味之奉其口也繡文極緻之奉其體也雕椽刻桷極奐以奉其居也與凡可以奉其身者無不至也不知身者親之遺體也微吾親身曷從有哉其凡悖逆者雖不知其親無不知奉其身也噫嘻亦愚矣未有以吾說告之者奉其身蓋即所以奉其親而不知所以奉則未

有不背施而逆持者矣昔楚人有兄弟二人者其一人者富貴隆赫享獻窮欲奉其親而卒以禍其身其一人貧賤非其力不以食非義不以享養其親數十年卒以無禍此豈極意奉親而反不若率意而奉其親者之無禍哉義不義云爾也奉之云乎挾持之洞洞屬屬然菽業業然仁義以奉其身則孝敬以奉其親矣飲食供奉云乎哉予雖不識思遠子信爲予言蓋知所以奉其身矣閔子騫曾子輿董子者豈皆三釜五鼎供奉者哉若閔曾之奉親可以勉之

萬安賴氏源流記

江西廬陵人尚故家否者雖盛富貴不尚也故家又各以忠孝相尚否者雖故不尚也蓋風俗然也是以故多君子而忠厚相承者故家亦難得若廬陵郡南百里邑萬安藍田賴氏自唐五季自宋及元積以文武顯亦廬陵之難得者也賴始居處之寧都自都兵公宦遊歸舟次萬安遂立家焉都兵生料院料院公愛部口之藍田嘉山水益嘗觀遊一日大雪單騎來死焉死所氣溫獨無雪馬踣土掩其半函還悲嘶於庭料院之父都兵大驚隨是馬去之藍田馬伏死料院之屍在焉都兵歎曰是吉地天也具衣冠就瘞以是馬殉且管築室聚族而

居遂以義馬名其坑至宜義公嘗于所居前淵見夜有火光發其處得石如珠爛然有炳人以爲祥先是地名南乾易名藍田職此故也宜易家富鉅爲環數十里無外屬既大而賢禮詡益主祀田祠宇公所創也於是萬安故家以忠孝相尚稱四姓而賴居其一傳至將仕公至迪功郎至統領公隆祐後南奔館焉付以奇寶多護不受至宜教公嘗造海舟役重家稍落失萬萬不爲意至金紫光祿大夫尊老先生兄弟三人判爲三族居塘畔曰塘畔族居下西者爲下西族居嶺下爲嶺下尊老二子翰林校勘曜山先生國子學諭孝則皆以文明與丞相信國公友善丞相幼時嘗隨其父受業教藍田子弟止其家爲大書尊老曜山學諭書院等字又題其柱曰聚乾坤清氣爭日月光輝則西淵葉先生之祠也初丞相擧進士時歸見尊老堂上旗鈴適至尊兒開鼓聲爭丞前視之丞相戲曰何視也尊老曰視天下狀元後丞相果狀元及第曜山有集行于世若陰遯先生亦以詩鳴至秋霖先生兩擧進士至東演擧進士未第即棄志不仕至振宗季章季隆皆有文行祀祠虔潔以隱德終季章子佐才益樹其家法祠祀之禮有加焉且與振宗議立石於祠以輝先德而垂無窮元季之亂夷

陵故家悉爲義旅佐才子所立會曰吾家自粤宋稱號
忠義豈忍坐視梟獍之毒吾郡耶卽披甲上馬一呼鄉
民畢集帥千人前扼大江與賊戰屢破之終元季之亂
賊不敢犯藍田是爲總管作霖先生也先
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卽間道來歸爲鄉導以定江西
戡陳氏公有力焉洪武初召之京師自歎曰吾老矣不
能將也子彥和率其衆附先
太祖皇帝御奉天殿授世襲百戶吟邀曾孫進德兩舉
進士登胄監按治山東行監察御史事洪武戊寅作霖
季子九經迎侍彥和東歸善道汝祥先生之子子恭以

隱德弗耀有光先生恒嘗念祖德之芳流撫宗家之采
隆詩書之習益隆忠厚之傳無忝又將纂其世系建祠
立石以遺後世屬求記之予嘉九經子恭之用心仁矣
賴氏之興未有涯也故序其大略爲之記云

徐氏存友堂記　金實

吉水徐氏大族也其先金陵人元初有字平遠者揭文
安公傒其明道朝信視賢好士周人之急或訪以致迎
薦理解大德初活饑民官橫浦隆興決利害上府議有
織金文綺之賜開新埸以便民民甚懷之其母年九十
餘解榮歸養終喪改官富州屢攝州事大治百姓頌其
美上官薦其能其家世以尚書傳授故達于政事使之
遍顯當不在漢黃丞相下文安公富州人也卽今之豐
城公得其質故常自負以爲確論于是郡太守率鄉人
士題其門曰好義之家而表其所居之坊曰普惠時元
仁宗皇慶壬子也平遠諸子皆克肖而孫城甫稍學有
名又講於雪履高先生商先生故宋儒有節槩城南學
行益進遇亂與先公筠澗於文水之西日爲狄詩更唱
迭和傷時撫事自視雖屈平杜子美不甚相遠也城南
子學泉尤爲鄉里所欽服令子叔通謂其家世好義本
于孝友之緒餘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其弟叔遜叔廸合

戶一辭推原是意名其所居之堂曰孝友來　京師請
予記之予觀世之爲善者其用心誠僞不可知亦視其
所成發何如以知之矣自予耳目之所及鄉之人自大
德以來以活饑民得官者亦有矣求如平遠得人稱道
至以黃丞相比之則未之有也有爲善之名而富貴一
時者又多有之求如平遠數世之後子孫益甚而推廣
其志則未之有也蓋其活人之心而以周而得孫之心
輕以少而富貴之福其身者又未極其報宜其有孫于
當世而有傳於後世也其好善之誠也不然自皇慶壬
子距今九十餘年徐氏之好義如一日而子孫之孝友

彬彬出其門也茲豈人力也哉繼自今登斯堂而無愧于門者不可以自負不益當有所勉其有愧於心者即不可以自解而尤當有所懲焉或有愧於其心者不幸者也豈可以甘于自棄而無悔也哉此叙適名堂之意也或曰言孝必言友何也曰上堂具甘旨而養其視其同胞失所父母食之且不能下咽以即一事而觀之孝者必友不友者必不能孝也又曰言好義而必本于孝友何也曰人有散金帛慷慨赴人之急而與兄弟爭錐刀之末有藉聲名結賓客而親族流離附莫之恤甚至其親亦漠然者則其好義皆僞而已予嘗從徐氏父子

兄弟與其賓客故人宴飲於茲堂之上而類仰無愧者皆非世俗之所能比也

溪山萬狀圖記

余有溪山之僻少時見日出東嶺朝霞詢映草木奇秀每乘興獨往過水光瀲灩傾崖瀑布與流溪淨渡處漁家艇釣輒不勝喜微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明月過從携壺命奕爲登山臨水之觀類不及措懷不及摯矣帶不及盡埋欸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徜徉而歸未嘗厭也後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傾瞻溪山如舊親朋濶別之懷形於夢寐蓋嘗以物性之地于同氣質之性亦與江湖之魚不樂於宮沼山林之馬不美于天閑貧賤之習不適於富貴閑曠之情不堪于拘束也溪山之遊觀豈有聲色臭味之足移人也哉予本溪山之人拘于氣質之偏習于聞見之迹而學問之功淺未能超乎事物之外也嘗自知其僻焉余有蔡君學淵爲言吳興李華甫氏亦若余之僻且以溪山萬狀圖求爲之記展之盈數尺而所謂萬狀者固不出乎其筆墨之外玩適之餘庶有超然而得乎僻者可以兩忘幸因蔡君而命之也

時敏齋記

息焉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方天機流非敏不發卑拘與斷非敏不成攖獵馳驟非敏不蒐分尹辯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凝斷曲蕃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堯兢兢舜業業早昝替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曰遜志務時敏是也有如不及之心與方而或自間之息與荒中道之畫也山溪之塞也前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戒哉世之嬌明血勇之士一旦爲功名文明之雜故斷其中忽焉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頃初心之發火熾

噴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且敏也敢卷書手閱目逐苦將吞嚥大聲琅然未數紙若三軍之敗甲委棄於後而奔靡也猶矜於威而怒也意敗氣喘然心力俱困昏然睡舍火水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黜古黄當道以徵樂忽然雷鳴忽然電馳忽然蛙然息者斷外象猶然也劉夫聖人之道非能有歆豔其人者哉則一飯思堯舜置匕筋而莊蹻一觴象孔子酒下咽而盜貨者何限也爲在其爲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爲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

誠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力也此豈一朝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其以時敏名其齋也因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請因是說記於壁冀如朝夕相講也齋在居之西障究章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器器皆能足況適而已余自來居東楊後述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私淑齋記

有唐張文獻公之遠裔曰希顏生三十年而後從事於學志甚篤而堅守甚力而固以私淑名其齋索余記焉君顏名思義希顏者也而又喜孟子余豈可以無言哉孟子嘗舍顏淵而學仲尼矣君又舍顏淵而學孟子焉乃昧乎背者王損學孟子韓退之告之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若沿河而下以至于海浩浩而不止雖有遲疾必至焉賢希聖孟子可以學仲尼士希賢學孟子以求至於顏淵孔子不難矣希顏力學堅固吾知擇善質矣今一其所以名齋也又知其擇善不務於從遠而工於切近也豈不真可爲善君子哉夫人有身人知愛之也愛而自私凡可以取諸人者無往而不盡其力也愛其目私人之文繡好色以悅之愛其耳私人之管絃

音聲以樂之凡天下之物可奉悅其身者蔑不役之以爲愛其身也不擇是非不量可否甚者至爲盜賊皆自以爲能奉其身而不知反以禍其身者皆是也惟聖人之道在人未嘗非如芻豢而可以適口非如聲音采色而可以足耳目之私非如文繡錦縠而可以華其身也取之而無與禁私之而無與爭也有之而終莫之奪也任意所思而人不怒任情所求而人不惡如深夜求水火而人無不與如穀種之物得而生之在我有餘用之而不窮也近易而且無禍如此人惟不是之私而惟私其遠且難者其可指而取也如此人惟取其微倖而不

可必得者吁此誠可謂斯民長太息也希顏家用心匡坐一齋二十年絛傷無諂譁其書滿家朝思夕諷得於今之人者甚少而得於古之人者甚多味性命道德之言如目擊古人考成敗是非之由如目擊古事而時出以驗之如今駸駸乎自源徂流未有極也是以飯蔬自飽而不願人之膏粱緼袍自安而不願人之文繡絕意於聲名利達之求而惟善言懿行之是則曰庶幾乎淵之拳拳輒之自反豈不真知愛其身知所取肆意求而無禍哉於人之求其遠且難者與其徼倖而不可必得者豈不賢之遠哉余所以樂為之記也然孟子幼被三

遷之教長資參伋之徒遊梁適齊轍環千里之間其所得于見聞之頃日進于中和之域其必有覺其進如孔子之自名非但謙詞而已也故猶以孔子之澤未泯而已得其傳為幸也於斯時也如膺其所矣然豈有輒書之七篇者明深切如今之不待於求人也哉是又使聖人之澤自五世而斬世輒之功也希顏今得以端居一室而私淑其身不忘孟氏之功宜以茲非有缺然以孟氏之賢去聖人未遠七十子猶多存者而凡載道之器未火于秦也孟子猶以為幸而得之則凡不幸而失之徒知私於物以禍其身者如今之人亦豈少哉今又去聖人若是之遠而淑艾之道邈乎無傳吾道惟一端而異端百家雜出其間希顏而私淑也其可恃其幸而不思其不幸之大歟誠非百倍其功千萬其能不可也何也聖人之喻道也曰水哉水哉其自警也曰日新又新淑艾之功豈若然而可哉艾之為治既有析絕自新之意而淑之訓善亦有疏瀹澄汰之功江河淮濟映徹萬象涵天地而虛明鑑纖塵之可指其湛然澄滐而若是也而後謂之清淑也瀆汙行潦其水非不清也渣滓未融而澄汰之功未至也曾可謂之淑也哉人為善何以異此希顏於瀆汙行潦也能不凜然懼於江河淮濟也

能不惕然勵乎善其身而於賢聖似易實難也而亦非在于高遠也惟希顏而後可與論此可與為此記也其惟日新哉又日新哉又何記哉

明文奇賞卷七目次

解縉

文

解氏雙桂坊上牌文

跋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傳

太原王傳

伯中公傳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傳

亡友六君子傳

東溪廖孝子傳

賈義婦傳

贊

胡貞婦傳贊

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徐隱君畫像贊

徐士謙贊

鍾馗贊

行狀

淵靜先生解季通

墓表

周君宗祥

麟楓藍先生

翰林院檢討廖君

元鄉貢進士周君

溪澗周先生

倚富蕭師文

誌銘

吳先生

夏侯時雨

高夫人

周宗振

黃君仲箎

周趙哲君

黃守一

劉君象賢

琳樂徐君

故西山劉先生錄銘

雜述

大明帝典題詞

論作詩之法　三條

許個人間有幾雙賞歟

明文奇賞卷之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文

解氏雙桂坊上牌文

解縉

伏以周家論選士俊士造士之秀曰進士，與天下而為公。解氏由唐朝宋朝元朝以至于　皇朝，視江表而尊美，乃於孔道爰建新坊，千以表文獻之足徵，于以彰世科之寖盛。擎天柱穩，飛雨簷軒。恭惟監察御史大紳，進士翰林應奉大綱，進士，今蕭風霜，光依日月，當大明之盛際，偉洪武之設科，一舉成名，匕惠競爽，人皆稱難為兄而難為弟，我獨謂有是兄則有是弟。[illegible]玄化孕之祖輝。選是竹梧之道澤，餘了無出其右，乃舒凡人一出，故方弱冠二十左右之年，一鼓而賦於鴻鵠，及對丹墀三千禮樂之字，聯名而唱於臚傳，如大小宋之後先，與東西陸而伯仲。為選為中，所挾若青玄成之一經，機馳軼驅，不待乎韓吏部之四舉。是故龍虎榜有謂之鴻雁行聯，故父母之俱存，尤君子之至樂。以新進士，任清要官，或綱紀於烏臺，或儀表於朝著，此高令尹所以有雙桂坊之華偶，而唐中書慨然有三大字之扁題。美哉，一坊見此雙桂，雖未及竇家之五，然已倍郄林之多，世上無

不乃見正化爲緑此彩落鑑湖也

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爲余評此文之必可傳也。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數閒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閒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疏枝冷蘂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壁閒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屑仰時好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絹與中作正其奉勅村梅已後

用乎千載之賞正可賞也

閱此傳已三更街漏丁白壬戌秋日記

傳贊附

太原王傳　　解縉

解元字善長吉安吉水人竦眉俊目曜光玉立神彩桀人垂手過膝能百步穿楊葉號小由基能以索持九牛卻行嘗乘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從安軍德清積功授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詔隸韓世忠提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虜大至衆心摇惕世忠憂之元使領二十騎游俘其生口備虜情僞而復出虜騎數千四面集擲身陷轅陣左右鶻擊大呼聲振刀甲一大酋驚墜馬走衆共辟易退去以功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劉走

進之臨平戰良久揮戈解甲單騎書[illegible]擒之浦賊[illegible]年二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口[illegible]以伐江[illegible]由小舟數千以長鉤扳艦元躍入其舟人[illegible]兵擊數十百人生擒數大酋仰擲之海[illegible]絕無能脫者以功授中州團練使統制前軍討[illegible]功皆第一劉忠者長沙劇賊也擁衆數萬據白面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多失利有詔世忠及元進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衆心憚之元單騎直前渡水薄賊營持丈八長矛據鞍四顧賊懼其狀貌莫敢鬬賊環營皆望樓從上視其下指呼倏忽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曰易與

爾請爲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領十餘人一鼓振登樓立赤幟麾兵四面並進賊驚擾逆散劉忠騎甲赴水元解衣入水生擒之湖外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虜及僞齊入寇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趨承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至城下先遣百人伏于要路百人伏于嶽廟自以四百人伏于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見我麾幟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嶽廟伏兵皆出又決河以遏之賊破必矣金人果走嶽廟元追獲不可勝計時城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虎頭拔號驍勇直造城下令語元即跳

下城擒之以歸鎮兩軍未戰元不將兵河曲攻賊元即却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溺死十餘萬人改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出下邳以[illegible]虜伏兵萬餘人邀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宣使十一年[illegible]進揚[illegible]騎兵繩之敵騎數千來迎戰元挺戈大呼衆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懼元躍馬大呼曰解承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敵者與我戰虜聞之震慄元因突入其陣大戰自辰至午馬足盡赤敵衆大敗加神[illegible]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鎮江府御前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諫表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年五十四歲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謚武襄公孝宗追封太原王謚曰忠武夫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爲賢者乎故凡觀于此者尚惕然而有感哉

此人與此人之文俱不可少

伯中公傳

觀我名子尚入試名觀臨川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與客言談乃皆不知雖在塵攪落無所覺幼時大

父莊公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父久而方覺已甚奇之受學于季大夫王靜先生先生言其詩異常衆所見宋諸儒諸老宿德儀容嘉言善行令人肅然伯中益自刻苦父萬安君清職不任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監甚人不堪晨起供灑掃圖畫對下書冊不離手節食瓢飲狀蔬數遂且啖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刑曆律靡不精究尤深于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曆一卷地理若干卷行八陣圖註五經刑書攷一卷律曆分野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疑通行古以揭江經策揚備要四書今行于世家貧

嘗夢于東門嶺宋儒者數十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
一人曰我朱元晦也間有解說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
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醒而告之伯中乃獨喜題名嘗
日炎起矣從學者益衆天曆己巳與弟蒙俱試江西主
事林興祖欲以爲首彭士奇私于夏日孜興祖怒其捧
兩卷却立檻下徐第爲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爲士論慶
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辨星曆宋儒流
論古今不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
順辛未南還壬申舉于鄉再不第至正癸未訪林興祖
危素奉詔來修三史伯仲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

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
與本朝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益有四焉一曰明
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從時賢之確論
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
世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啟運立極前無所因益
並地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余衆尚假息河
南至
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戡爲荊棘所得戶口無有
萬當是時宋猶夾攻之好世祖　皇帝之平　凡十　年
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南之地繁盛當處所得

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
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今議者
乃欲以先後爲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
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之制職先至者居右議者
之論葢本于此臣愚觀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
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爲兄先死者得爲兄乎推
之于國先興者爲尊先亡者得爲尊乎此先後之論所
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
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不得以掩其重也在禮祖
有功宗有德　太祖皇帝以開剏啟運之功廟貌爲世祖

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貌爲祖益以啟運于宋
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接金以爲正統如此則承金
統者實在　太宗皇帝然既以守成之德稱宗即平金
之事爲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檢自此始則推之于前而
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于後而世祖皇帝接
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矣有宋則攷
于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有若高
宗兼皆賢明之主大臣則有若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
忠簡公皆傑出之佐理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
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逸隱則有陳摶[illegible]

抒林逋之清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乂李芾文
韓王孚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有若范文正公富鄭公
韓魏公司馬溫公有若天祥之死節類皆炳炳烺烺足
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于遼則與宋相都有五
十年今則首末百二十年遼爲聖宋與宗二十歷九十
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爲
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
也然則宋之爲宋比之漢唐有光遼金之爲金比之元
魏而尤歉譬之兄雀短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
繼續增損也臣愚謂當稍完哲之成法者此也先世都

文忠公謂細目既正獨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壽之作
乃若續後漢書以反之正姚文公謂昭烈既以帝者書
名春秋法也時有名者忌其議許悲陵誘犹中夏之君
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時以講和試爲術貴國之
臣從而信其欺屏帳宇僞括金帛釘億以填溪壑卒誘
執二帝驅迫三千里于絕域其恢誕縱恣突趄楚虜之
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撫卷憤惋大相皆孤焰以收
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爲公之世乎掎惟人侗以
淳厖忠厚天心修史所謂所以法取春秋不昭善若
中華正統強不義者遂可瀆居恐傾否成風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復讐嘗屈節稱臣于金
豈復得居正統臣愚又應之曰唐高祖稱臣于突厥矣
然頡利卒爲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若也而何有乎宋
厥晉高祖嘗稱臣于契丹矣泣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
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伏
義自立而屈已稱臣于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繼
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幸如出帝則自底
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
此五代史記所以系漢系周而初無與于契丹也有如
高宗之失策特誤于奸臣而又爲梓宮太后屈耳方是

時粘罕既死兀朮屢挫劉錡大捷于順昌而岳飛東勞
獨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響已
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衆垂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
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爲叔姪之國則金世宗
已讓高宗爲兄與澶淵之盟益其恢誕縱恣突趄楚虜
之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之憮然矣延乎理宗遂夾
攻蔡城雖仗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屠其社亦足雪九
世之仇恥矣蒙金之與既在宋後而其亡也人作宋而
宋統始終自當屬于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所謂游
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揚榷之則尊如水釋

大道天明正宋統以絫遼金公議表會之者人心壓
服永有辭于萬世矣時任事多右金統又貞夏之辨當
時所諱書上大忤羣公亦以從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曆多
竊取公餘論姪孫縉以洪武巳巳嘗録是書於草菴殿
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于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
建山東書院于金叙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
衆公長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近
公整齊嚴飭月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
明年試春官臨川吳當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强詆
黜之物論沸然太史公時在當坐上怒曰先生何書而

後王尚襲舊號乃著闡統離合論以辨其闕元清河公
作淮安王神道碑[illegible]書承中華之運世祖皇帝紹進撫
圖淮安王翊成一統正獻公修世大典其叙平日宋世
祖皇帝遂能[illegible]以上接自王之統又述誦邵一首
曰元魏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曰抱耳也
此非有愛于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者書以王金遼
亦欲自爲非死而巳未嘗謂可加于宋也且旣以高爲
穢宗適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
統于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黜周以四代史
大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歐陽文忠公史筆與司馬

子長雄欲易之以進劉君而使契丹不幾下喬入幽之
甚乎臣愚所謂証將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
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絶則金嘗得矣臣愚應之曰周
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
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絶
也晉愍懷亦惟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子
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
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爲耳春秋書楚
之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夫諸侯在是耶嘗有慙色
公因至書監傾動來觀曰不識解觀何狀乃爾奇特耶

公遂絶意仕進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謝以息
兵守境友諒不從謝病歸務爲太常禮儀院判官病
者書江舟破死焉歸葬里之上舍山娶古城劉氏子五
人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傳

洪武四年[illegible]西弘文館學士致仕羅復仁卒復仁江西
吉水人初從陳友諒所爲不樂爲之用歲壬寅　上兵
至九江因援身來歸　上什之其言命侍左右親任之
從破友諒下彭蠡進貴議書[illegible]表陳諸郡甲辰　上即
吳王位除中書諸議復仁[illegible]而勿論中指陳得失無

有隱避由是衙過且厚及大兵圍武昌友諒之子理固守不下復仁往諭之至城下號慟竟日理信之使召入問故復仁盛陳　上威德且曰大兵所向猶拉朽今不降城且屠城中民亦何罪願早爲之所庶家族可保也理驚憤遂降復招撫江西還爲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春使山西時擴廓帖木兒以恢復爲名前後使者多被害復仁至折以天命人心所向擴廓一心善之即日遣還洪武元年還翰林編修二年冬賚　詔諭安南使無侵占城池安南未歸即受詔復仁曉以大義其君臣慴服比歸遺金貝土物甚厚

復仁辭不可洎歸奏之上多其廉讓改翰林檢閱未幾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與論事常操南音以對　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唯呼爲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誥命初復仁所居甚陋　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畚其宮壁　上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即日　賜第城南門內尋乞致仕許之賚予甚厚　陛辭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性雖樸幸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已而　上念之復驛　召至京師居三月憫其衰　賜玉帶名馬鐵柱杖及家僮伙食之具復遣還予是卒于家年七十四孫于易尤善爲詞賦在翰林有上堂問和

蔡云

亡友六君子傳

洪武戊寅予友黃君玉鉉金華兄弟皆遭故死非其罪予深悲之又念平生故人自少至長相見甚適者六人皆客死京師劉君朴字子素周君霖字子用廖君存字敬存廖君持字敬已敬存除學官未赴子用應進士舉不中敬存嘗爲憲椽吏敬已除溫州同知玉鉉鎮江知事金華自中書舍人出爲汝學教授其文章學行皆不愧古人與予每議論至于死後云云亦各其心孰知其先逝而予獨存且其所遭遇顛頓坎坷不得一伸其志

人何其同也豈不大可悲也夫後死之託悠悠蒼天曷嘗過人深從北中人滄淵至大華終南山之下因記憶金華所爲文不能爲之山湖也恐久而六人者益湮沒是予之責也乃名其人爲作亡友六君子傳

劉朴字子素吉水濱古人也少有志節耿介絕俗然所交友死生患難托之皆能盡其義輕財重義然諾識論英發評古今人物賢否高下事之成敗曲直毫髮不爽由是寡合雖至親洽出一語非義望望然去之其所不爲雖死不可强其書清勁瀟洒爲文章詩歌古雅典則世家治尚書系長沙漢王後宋初居郡之西昌石台古

州進士自劉濟始其遠祖也龍津先生諱鐔者其從祖
其兄伯川　國初爲戶部主事有才名其尊君文明博
學隱德朴有子四人燁煜焯炳
周霖字子用吉水泰和人自少以聰敏聞治春秋諸父
百千博洽無遺容與其談逵旦上下數千載興亡成敗
事如目覩耳聽若亡倦善談論亦寡合者應進士舉不
中死時纔三十餘其家世自廬陵烏東徙居吉水泰和
時高宗南渡也子用善敎其族人子弟皆能文章有子
曰綱門綖

廖存字敬存其父退省遭亂貧避東西以學校詩經刻
苦不懈　國初與其兄敬先應進士舉不中投察司獄
爲掾已而棄歸學益進朝于京師一日遇疾死于　人
世家吉水東溪
廖持字敬己敬存弟也自奮則不屈特與于善刑部公
原祿稱其志操及爲隰州同知考滿予吏部侍郎侯庸
方奸詖佞敬己入謁不升由據其力不中下獄死有子
一人
黃玉鉉初名虬字孟舉少有美譽于書無所不讀通五
經與其弟金華齊名文章甚似蘇子瞻司馬子長皆爲議
論玉鉉仕終小官然一世皆知名
金華登進士第時年十八
太祖高皇帝眷顧之甚厚有文集若干卷其家世自盱
江爲令吉水其曾祖立道多藏書其大父九淵博洽老
儒父桑稱善人兄弟皆有子贊曰
唐虞有八元八凱周有八士同出一家同顯于世如
彼其盛也今六君子者財出一州而所就如此夫何
如其可惜也夫何如其可惜也嗚呼噫

東溪廖孝子傳

張紹伏質報父仇曹娥沒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翂代
父受刑黔婁爲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分必死矣幸

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若之已于安省父南交溺于海
廖自公省父大寧溺于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
其重可憐也嗚呼　　妹陶樂于舍馳門閭閭樂
于行旅人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
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曷嘗計其死且而死于省其親也
若死于兒女子之手者乎于是壬子安死于午而自公
繼之自公幼能文章賅經胸史淵消歟飾惘格恭敬儼
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爲奮發如霆不可測其父敏先
謫大寧三四十里水陸奇險自公歲礼省不以寒暑需
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子家人衆多當離別

恐泪背地開强顔笑語慰帖老稚出門及童奴客旅相處曲折艮難敬固粹然有德君子也然能動其慍喜伯公見輒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子子然孤立人見者皆爲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也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綣綣痛若情切甚前之使人墮泪初廖氏着大顯于吉吉稱東溪廖氏有名自公大父退省先生卓行衆世不可測與子叔父刑部公原孫相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韓其季敬巳尤高潔潔諧世特與吁義自公兄弟四人皆善子嘗従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世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

或衆觥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畫中識者多公是家不偶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巳没敬先滴去自公死倏爍間慘然凄斷若此何也贊曰

玉也不必以圭璧顯也不必以觴的中道而折衆所與嗚呼斯人而斯溺

賈義婦傳

賈岳妻程氏之女也相涉書傳有德容年十八嫁爲岳妻岳父羽初爲海南衛鎮撫謫廣西岳涉嶺海省之得疾還死瓊州方疾亟時程氏許從死神傷不能哭遂自縊生與岳同年二十二殁時洪武丁丑也 子鞠于州

文亦淨

父母賈氏以武義開至羽尤善文學上岳遂能爲文羽字義甫今爲横海衛指揮善儀其家中書舍人吳君仲平云贊曰

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人于所當死亦有近于勢不能不死者若程氏其何迫之有所當爲難也然瓊在海外而民俗皆知慕其義至指其門歎惜之嗚呼亦足以見風化之大行歟

胡貞婦傳贊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聘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丁

金封忠節公家世終盛貞婦自少專靜寡[illegible]儉而十七歸于環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撫下事長禮度不踰涉險覆危知機若豫 國初卒勃來歸推與家計至罄篋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巳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爲名言原長每有所請貞未嘗徇激介爲中理下人懷服子少時從學其家熟親承撫念視其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卒鄉人運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孫孫旅邸中弱孫命

病卒劉節自經死貞婦亦自經爲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鞠養長之今後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爲即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千里之石犀山之原未葬時水嚙其山畔幾圮既葬廼日就平後水繞回如帶亦甚異云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爲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予傳者當何限愧之

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門人鄭昭甫名嵩有節操嘗有騶馬鄉閭傑雄上恭逼投鬪其像投筆徑去門人哭之公無如之何其爲人如此余友陳君仲述爲御史行部至闕昭甫爲作柳溪獄嚙鬪如此柳溪陳君所家也在泰和縣昭甫爲人尚如彼陳君可知矣予既銘其墓復爲贊云

此晉緩數百年之良也此天下名進士也此　天朝名御史也此　懿文太子手稱之曰陳右文也天下之言也不待予言也而予史官也不得不言也

徐隱君壽像贊

此其壯也湖海之元龍其老也商顏之綺翁結交當世之名士尚不可挽之柔然融是以詩書思淑其孫子而可爲善人之宗也

徐上濂贊

此濂溪書院舊學生也英年氣岸休晚雲明曉節堅貞水厓雪清惟賢智之稱許非庸俗能事輕介交最久不能執收然餘有千載之名亦庶幾東坡之真元修也

鍾馗贊

破帽藍袍鍾南進士曾託夢于唐玄宗起筆[illegible]于央道了氣像傑然見見即死

行狀

淵靜先生解季通己卯　　解縉

解氏之先世家平易唐侯之裔孫有諱福者事西漢高
皇帝爲侯居唐代雄門今唐中葉有諱禹者爲吉州判
史由是爲今吉安人嗚呼公諱泰字季通一字成夫三
十三代祖諱勝事東漢光武封代侯十九世祖諱琬仕
唐爲御史大夫武衛大將軍十五世祖諱翰唐昭宗徵
之不起咸通中詔諡貞白處士高祖諱角曾祖諱谷七
歲善屬文有名當世以隱遯終祖諱昭子宋太學上舍
生上書言事得罪賈似道指處于家宋亡以憂憤卒考

諱應中郡試貢士爲安學山長彭城劉氏先高祖妣人
夫人鄧氏嘗夢人授以美玉未幾而生公故名曰子玉
幼沈靜寡言笑好讀書繼然如流滿千遍無倦色或兒
戲之輒以正對皆奇異焉年十三止說及求我前衆進
士家事倚辦于公朝夕內外不聞叱咤之聲事父母接
賓客俯鞠諸姪皆如成人不爲嬉戲時科目方興二兄
聯科接武翕然有聲朝野士人子觀望歆慕皆爭徑資
進便捷僥倖一得而不第者更相抵排公深恥之不視
志不得已亦而至試三試有司俱不利退息進取益心
高明究竟六籍旁搜百家悉能通曉尤善楷書不效妍

此二事便可傳併歌其淵亦足媿矣

媚而方正嚴重類其爲人吳文正公嘗以書招致之弗
于公不忤翰林虞公伯生南還館于郡舍戒勸公蒙詩
文求見甚可得爲亦弗從日以其學教于鄉鄉之豪乘
勢倚豪子弟率驕縱以食色貨賄相鬭誇公善導之乃
更尚清儉其教根抵六經尤必以躬行爲本始未嘗以
摘經屬對頑不率者斥之後改悔乃更復之學史以春
秋爲準繩拘之于遷縱之于固馳驟之于唐史五代史
而陳范之徒在所不論詩以陶柳爲戶庭以杜爲經正
泝三百篇爲指歸而太白之豪縱所不願學諸惟取荀
揚文中而間亦喜老莊申商韓非在所擯斥晚更授徒

于同江弟子至者甚衆因其材質多所造就時以河汾
王通比之中丁亂離三十年與人言往往淚泣數以
忠義又時時爲說前史雅善揚抑孳盜聞者慚服自悔
恨甚衆轉相戒敕無敢侮之者
天朝龍興公年五十八矣郡守令相先後至有廢未興
僂弗有考又承　詔興學校招集流散繕甲兵以供軍
需皆踵門投訪公俱授方略射影走丸不失尺寸已而
辟之萬方不起但勸以激厲士風扶樹世教由是吉之
人爭相摩淬至于今義不衰公有力焉既老家居宗族
子弟善歌詩能文章者常五十人品物命篇倡而和之

以爲樂目之曰庭蘭集所著文集若干卷曰老樗集更自謂鑑湖老樗云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日以詩終于家臨終呼宗族當訣且曰吾生平言行無足多于人者我死愼勿爲世俗誇張假托以惑後世命孫約謫漸卦一過賦詩衣服冠而逝享年七十七公天性嚴重有威儀長身鵠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脩張雖強橫人見之謝足屏息士大夫率以爲儀刑在治　朝無所干取處亂世無所屈辱教人不倦所過無後言所於無惡聲周於規矩遵循大道要之聖人之徒也沒之日剛罡垂髮戴白日有涕泣無道其不是者初弱冠喪貢士君未幾

喪母三　四年間薦遭閔凶苫塊居廬面黧然黑色而隹三喪禮成閉缺初娶城南梁氏卒繼室以王氏生子男三人琛璜皆先公卒桂續學飭行世其業女子二人係男八約練綺綺緝紹繼純曾孫二　四則皆冠森然皆嶄馨玉潔公疾病約綸晝夜侍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餘悉盡孝道以　洪武二十二年巳卯正月三日附葬公于東門嶺十一世祖考朝奉君之營從治命也公極深與縉所不能知其卓卓大者人所共聞見故摭爲行狀求立言君子銘之闕不朽焉

墓表

周君宗祥　解縉

君諱監字宗祥吉水酸市人祖原善父本立皆篤厚隱約君少有智識父甚奇之曰振吾門者此兒也稍長內外承迎罔有違闕元季之亂一市人皆求請君爲保障君與子吾文皆衆爲義兵不蹈非禮皆望宗引歸東山下以伺賊羣賊果焚酸市縱擄掠君之子率衆逐人人皆奮以一當百賊大敗走衆志既定爲營水陸以應官兵時吉安守臣梁克中治水軍千大州大萃以白金綵幣餉以功陞吉水州判官甲午歲飢告糴于軍門得

粟以賑所活甚衆鄰邑之居民避賊者扶老携幼來依庇君君撫納之如將不及有山寨致重貲請其佽家將甘心焉君答書加贈黃金委曲論解之其人釋然愧謝爲家塾訓其子弟其延先生貌執禮甚恭世方搶攘弦誦之聲不絕由是名士皆喜過之其性尤喜接賓客久而益虔歲時歡宴必盡醉乃已與宗弟瑞殿相友愛令天兵南來君以兵屬其子從征鄱陽亦辭督歸養君晚歲安健子孫滿前同堂而食庭無間言先公歸自元都時與梁克中協謀守吉往來酸市嘗主宗祥父子尤相敬愛家君每爲予言而予生也晚皆不及與之游而嘗

過其門識其後進子弟撫其手植庭砌之木皆已蒼然可念名園臺榭依然尚存門俯碧流之水毫髮可鑑而其傍有廟丹青漫漶君之題字猶在壁間想其冠蓋之都賓朋之盛而君之平生志意豈不樂哉君生皇慶壬子七月十日没以洪武辛酉五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娶陳氏能勤儉内助子男四人吾文吾信吾敏孫男十三人其墓在里大塘之原請之表者其爲孫宜晳也

韓撫監先生

太祖高皇帝建都察院專治刑獄監公子貞及詹徽爲都御史未幾徽專任而子貞左遷漳州推官

高皇帝慰諭而遣之幾月而漳州獄空爲縣南靖爲山賊焚刼而縣以民反聞軍衛將出兵屠之公力請止單騎臨視得其狀白免獲數萬人公旣没十有餘年而其子日省請予表其墓嗚呼是非所謂陰德故耶其世系百行翰林胡公光大銘已詳不復贅爲之詩俾讀而歌思之藍君中山自唐家吉宋季勤王連姻帝室烈烈文山忠貫日月所廉深交矢死鐵鉞有孫萬宁是曰瑞軒義質早凋篤厥後昆顯赫麟振瑞軒玄孫少失怙恃育由仁義慈訓成之祖母王氏而亦盛宗澤流無紀天假續之廸其敏聰洞究經旨旁博子史夕惕惟寅不慕靑紫弱冠遇亂扶携奔竄至于仁里橫經講貫毗不忍兵幾至化成匹休古史善效有徵天錫洽一歸安其宗豈衍其學企輝月華三徵七辟詔書旁午翻然振志教于大府撫民奕奕靡有親炙敘成浩歸茲欲斂迹初志弗成

高皇特旨　召擢東官朝綱以正退從容識䂓與正天語丁寧海濱用靖陰德所活者數萬卓然不磨有讀毋慢

翰林院檢討廖君　甲申

嗚呼余讀廿宋之詩而知古之人善政遺結于人心久

而益著愈遠而不忘也然豈常多有哉予友廖君敬先奉　詔起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旣成而事畢　上曰是老儒可以爲翰林檢討余退以告同官曾君日章王君汝玉梁君用行皆舉手加額曰昔吾縣之父也問之曰昔弟哉古人不是過也廖君卒于官三君子哭之尤慟嗚呼好禮君子者哉不恤小人善撫徵賦者或驕于士大夫方以行上者或好後已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凌守也惟昔弟者庶幾無是也豈不可全人也廖君之爲縣也其禮于士大夫君子可見已其初爲永懷慶之河内當西北之

衙邑小事煩又當新附軍旅所過供具浩穰縣令久闕積不治廖君時年尚少也不數月政成郡守王興宗宿望老成然嚴難事大歎獎以爲不可及縣清化鎮商稅多陷匿布政司官來捕執其首爲姦狀事連千餘家徵逋鉅萬不能定遂以委君君視百姓如家也區畫貧富相補不數日足其所徵逋布政司大善更置酒爲謝而去君考滿既垂髮戴白拜至屬道路多至垂泣者既至京師時方以蘇州爲難治而屬縣吳江尤號繁劇朝廷謂君及興宗俱有名也迺以興宗守蘇州而君丞吳江興宗遇劇務輒以委君不得專治吳江也有富民二氏

以水洪圩田事數年訟不已至聞朝廷下有司督其理屈者沈氏修築圩岸幾數十里岸壞決已數年上下高深六數十尺彌望水決無迹可求而沈氏又以富聞天下興宗謂使他人督之將謂其賄所溺事不集又傾朝廷遂以語他官他官亦皆恐懼莫敢往興宗大言曰宜莫如廖縣丞也君欣然往督其役爲之方法巧思出人意表如期而畢沈氏亦深德君惟拜謝而已不敢發一言君精敏絕倫吏抱文案蘩雜手署口訣頃刻而畢令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色也使民皆不忍欺興宗俱滿考當去老稚遮道去不得行君後坐爲人連累謫戍

陽河內吳江之民就視之皆傾相望于道其居者夜則焚香祝之爲之祈福人或問之曰君何以能得人心如此也曰吾不知也君視百姓猶吾子耳嗚呼茲非但能鼓舞有才者之所能也君諱欽以字顯宋御史中丞剛之裔七世謙字益仲受學于朱子之門仕爲吉水縣尉因家于縣之東溪高祖彥翁曾祖季崇祖明德世爲上父觀字觀民始于鄉之雙峯下號退省翁卓然獨行君子也自言平生未嘗對俗人一飯與予先君子交最好篤于教子積書至多君爲兒時從先叔父刑部公學易君之弟徵存亦從學兢爽刑部公歎此廖氏雙明月珠

也君又從羅如虎先生受詩經名然日起國初兄弟俱應江西進士舉不中君名試　京師發策歷仕至八官君壯遊南北開見充拓詩詞清麗而時發其奇雄文章典雅屢考試貢舉用爲之請士莫不謂君爲藻鑑精衡也君之季弟徵已所仕宜合與齋予書而君諸子自勤自廉兄弟嘗仕而休出予與黃季岳兄弟過其家焚香看岡書月明飲酒庭中徙倚竹樹下出浴溪水中行歌相答及君辛同官昕夕相見自勸爲對府紀甚來巧相值談笑論舊類仰須臾而君遽以微疾不起嵩吉永訣夫在常情如何其可悲君自永樂元年四月十一日月

翰林之命繼修文獻大成日務纂書業回未就以二年四月朔得疾寓會同館先是予簡衍與中夜語其孫祖遜侍側忽謂予曰是子聰敏可教惜吾恐不見其成立也鄉人僚友問候日相屬四月十日夜遂沒享年六十三妻王氏士族有懿德子男四人長自公省親于冀北次卒予嘗為之作傳自勤自兼自謹皆儒雅自勤英偉善談論知名當世自廉力學善為詩五月得訃告即涉大水來迎君之將歸葬于鄉山之原且奉狀乞為之表將刻石樹之其外君有女適陳伯瑋胡方平有孫祖遜祖同祖歸祖歡祖興世有庇賴也已於戲嘗聞君存友

篤至為弟受罪自誣服感動獄吏為之垂泣涕天子初見問所經見即以民疾苦對故能至　天子稱道之卒也遣醫勞問歎息之而吾黨之士皆痛悼之他日史館官不傳之孝友必傳之于循吏也

其人與文皆有足也詳記

元鄉貢進士周君

宋承中淮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幸遼金二虜雜乎其間至于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殄之者于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然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為三史于時以布衣慨然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入史館以為至幸一從首聽事即富貴可指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為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略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統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繼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由幽

王而絕也晉懷愍亦嘗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人防為可畏不報伯中復上書當時推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譁然以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雖一時縻不用為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季大父之沒以至正庚子周公沒亦以是歲距今永樂丙戌春秋四十有七而公之孫岐鳳為國子學官奉其族兄寬仲容所為公行狀請為文表公之墓余不敢辭按狀公諱聞孫自以立世家吉水之泥田其先自吳將公瑾之子都鄉侯

觚尾盧陵以辛子孫由是家廬陵之烏東至隋行詩汾
翁者爲會稽刺史遂徙禁源又一世以事受中徙家
泥田遂爲吉水人高祖子淵宋上舍生乳淳之擢宏詞
科號磻洲先生當時之稱大儒若郭混溪羅澗谷皆門
人也爲建書棲時稱書樓下周家磻洲年八十餘過卒
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祖鎮國與兄世國俱登咸淳進
士第世國仕直寶謨閣以論事斥貶似道忠言讜論天
下誦之父厚素所愛之手寫漢書以授而戒以無近名
公由是從事于博約至夜不就枕當食忘食精思力踐
問辨炳如也母宋夫人疾病病逾二年晝夜侍不解帶

終喪哭泣幾不能生至正辛巳舉進士明年會試得乙
榜特賜燕文館賦詩賜文安公大稱賞之遂爲入史館
由是也財數月徑避爲鰲溪書院山長丁父憂服除爲
貞文書院山長弟子彌進與礪溪時相埒也免學田逋
租小民甚德之已而遇亂還鄉里族人宗詳傾貲結義
爲保障公爲之謀至一日諜報羣寇謀攻劫之宗詳以
衆寡爲憂公方食笑曰寇雖衆皆烏合我兵保鄉井人
自爲戰吾宗不可一舉足誓與鄉閭俱存亡賊聞果散
去宗詳由是保障十餘年公啟之也丙申歲貢居前列
行省以便宜除白鷺州書院山長尋擢袁州教授未及

赴而亂已極行中書省大參全公領兵致萬東吉公爲
畫取表城策手寫數言年甚備不能用公隱于蔚溪之
石洞其後全公果敗而公亦尋卒矣年僅五十四娶吉
水大畬山之原公娶羅氏有婦德後公八年卒子男一
人曰曾子加先卒曰觀子賓以弟元瑞之子爲後也女
一人適福州衛知事孔體忠孫男三人岐鳳其長也爲
之表而系以詩曰

窮經學古博以約文鑑天葩露新夢手羽氐飛慕巢
猗歟首秋空淚雙鶴直道三黜窮且樂借問吉巘屹
城郭片言坐鎮萬夫郡惜哉命與時柄繫千載英靈

奠山嶽

溪澗周先生

退處士而進奸雄溪史之失也予爲史官嘗其失行天
下求孝友篤行隱德而敘次之吉郡溪澗周先生其一
人焉天性至孝事繼母龍氏尤謹人無間言先生沒時
年四十五臨終猶首惟不以終養爲至痛哭其子啟而
獨養之母氏哭之哀慟聞者先生有弟某字仲芳友愛
篤至勉之仕以圖顯揚洪武初舉進士爲侍儀由知中
牟縣同知台州有其政與古循吏等
太祖高皇帝作彰善錄某在首編誦之天下昔之國史

先生友愛教訓所由然也玆非孝友之質乎先生自少聰穎嗜學以親故寧隱遯丘園周氏大家宗族以千數先生知其從子寬與弟棐之賢可成就爲遠也遂資先生教之二人者果先後以文學行義知名當時寬雖終一學官而周宗之千數後生所知嚮慕而興起者必衆與仲芳匹休而稱二人之善者則又未嘗不推本于先生也先生遇亂播遷養生送死避脅險難再造厥家敦睦宗族修明譜諜于時宗先生曰止水橋林瀟溪北冥源源隱山六先生者竹林歡聚華髮交映好事繪爲六老圖而先生侍其間諸老雅敬重之號曰溪澗以此也

先生沒時年纔四有五至今歷仕爲學官纂書祕閣在士大夫間又與棐寬頡頏而繼美也非先生篤志德之報安能致是乎先生沒以後嗣單弱爲憂而今旣沒三十餘年諸孫林立皆秀而文先生篤敬隱德之實亦可因是而觀之也先生系出吳郡鄉紱徽世居廬陵烏東唐長慶中徙居吉水泥田十二世祖元禮稱孝子生孝感孝感生士元士元生憲升號湖田湖田生希聲號學有名號蒙泉蒙泉生學顏號沂溪是爲先生之父母維周氏撫宜之父諱雲字從龍與益國周文忠公誠齋楊文節公相師友官至廣西郵鈐始居盧塘時所盧也

周路鈐家及庭秀居城南之丁曰人又以丁田稱所今名起盛可知也吉之人士自歐陽子倡爲古文而皆從事于經學行古文之實而不務古文之名與時文祖習病也自濂溪周子與二程子倡明道學而皆從事于行諸有道學之實而無道學之名以俗學相詬嘔也三百年來擬于鄒魯旣無過情之譽亦鮮不虞之毀文章若述有功名教亦旣不少若周綸肖服彭醇胡杓楊長孺曾三聘皆程朱之門劉靜春晚君螺江之上若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李復齋于三松又皆朱子之同志吉之人士所得之實有源流哉余少聞過庭之訓吞昧無應

恐其久而忘也謀與彥奇刻石表于君之墓初予六世祖生吞能翔兄弟與路鈐諸子皆受業東山楊長孺之門生吞從兄齊賢又嘗受業于劉靜春靜春嘗寧宗之末卜居螺岡齊賢與諸士人世家實紀之所傳性命義理微言之旨皆靜春于筆齊賢沒傳能翔能翔傳夢斗了高大父也家君嗣累世傳以淑諸人嘗慨然曰數十年來觀尚志之誼不辱吾門者也吾尚志少家君六十有二年家君始教而受學焉家君年垂九十而君亦六十餘年矣歲時過從予又見其師弟子之情文論議明辨與一代衣冠行髮佔自相掩無一毫息耄自卑之

意見于顏面之間予嘗與彥奇私尊古君子之儀刑也
君少失怙事母馬氏盡孝馬氏訓之益篤元季之亂奉
母僑居鄉落間猶務賑恤宗親死于兵者瘞祭之無遺
禮外舅宋與文無子養之終身臨終指其愛妾曰必嫁
之毋令失其所有强暴欲污之且刼君脅不許卒嫁之
族有遺孤子女教育之盡恩義世家避亂者由是來依
歸亂定迺去家家懷慕有感泣者然平生正直雖至親
厚未嘗一語相阿附鄉人有爭競多詣折之或望廬而
返路鈐公有本祠墓田式遵其典不際族故有譜牒繼
積墓修之其明彥奇之筮仕爲宣城之教官也累宣城

佳山水與俱至官歷覽而歸與家人語彥日欣然有所
得者不能窺其際也君三男曰廣壽曰福壽即彥奇也
季曰壽南壽爲縣學生墓在里黄岡之原是爲表

嗚呼謂學有源流源深則流長又其當也厚發必宏
尚志既承家學得師傳竟以隱遯及觀彥奇年少起
布衣試吏部尚書左右皆驚動連試文章皆中程滔滔
爲言不窮擢給事中陳義忠厚識大體爲
天子嘉納傳示羣臣皆心悅大歎服不幾峻擢彥奇惟
然以爲學未至也周氏將益盛大茲非學有源流哉

倚富爲師文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下吉空坑也有石大如牧間屋
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卻丞相由
是得脫去鄒溉華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
勗冒白刃以爲榮吉水倚富蕭文琥父子皆從而亦在
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予復見之可羨
哉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迺元之丞相傳云空坑
之戰得趙孟濚紹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
故于丞相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黄冠等語欺罔尤
甚顧豈足爲丞相輕重然恐相襲訛謬不可辨也文琥
南唐御史大夫儼之後倚富之垃儼之墓在焉文琥上

距儼十世家世節義不其風流文信公嘗人書餘慶堂
以勗之文琥生獻可獻可生季章季章生總粹字元佐
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大禎字師文元季傾貲倡義保障
其鄉鄉道官軍衆宗血戰賊所掠其所部兵元參知政
事全公子仁承制授千戶不日畢中有制賊擁衆數萬
師文宗族梗其喉牙賊不勝其圖殲其先衆以逆師文
與之若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師自以衆中遺散令
負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人破之其忠義所爲類
如此誠有光于文琥常恨不得王師如文信公者與之
一死光明俊偉可書也不然師文豈在鄒溉華下哉惜

哉守吉安者幾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爲無力也及天兵南來師文不忍買勇謝散其徒遣弟師賢率壯士從寧河王鄧禹破熊天瑞于贛亦奉身歸第口不言功予因蕭氏重有感于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于宋史之謬也考元史又獨著全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豈知子仁極不足道驕淫不事事無智畧其死爲人所逼非得已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殆不如蕭氏兄弟也而隱顯若此可勝歎哉師文容貌儒者亦諒敦實家富累千金一門三世同產百餘口飲食衣服一出公帑庇無間言撫兄弟之孤逾于已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

食前方丈考鍾鼓大飲高會連日夜人不以爲侈遠宗貧鄉人賙䘏之備至其卒于外而子扶櫬以歸乎哭之聲震於戲何必附青雲之士哉吾知其施于後世矣其母彭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用側室張氏子士季字時選士郁早卒士柔字時嶶女適泥田周子鼎孫茂實英聲海雩穎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七日沒以洪武辛酉二月六日葬里溪陵之原前葬里之下嵩今改卜焉前誌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爲表特加詳焉則按士柔所爲狀也士柔好學善爲詩少時嘗與之登倚富諸山臨瀧江之上想師文兄弟之高

風英傑豪偉之氣尚凌厲于烟雲落照之間可激昂直興慕故爲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

溪陵有原青烟盤盤其瘞瑤璵彩雲閟閟瀧江之湄
華第嶙峋昔有英傑令其子孫食之長休錫露濡不
此𨷂蒽接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
象其賢

先行後文敘述有術

墓誌銘

吳先生　巳巳　解縉

洪武丙辰先君子之友胡延平佐于官仲勤吳先生延平之友兄也來經營葬事予從先君子識之胡延平之家見其英邁不羣甚敬服之先君子曰小子未見孟勤先生世稱吳氏二鳳是其兄弟予請問其詳則曰先辛樂先生吳而祖同府作義兵而祖不幸殞于兵辛樂亦賚志以沒其時孟勤兄弟年皆弱冠負文武才數以策干城守者皆不能用後皆如其言其父子豪傑之士也又曰元盛時江右詩人自范文正公揭文安公而下流

而委靡獨擅音節而不失其雄渾者辛樂父子其尤也去之十餘年為洪武丁卯始及拜先生于家得聞餘論慊其平生明年先生從之楚又後十餘年得先生于史館痛先君子之不復作每授教咸為之興感先生亦念其故人之子愈加愛厚未幾而先生歿　思得散地以佚其勞遂以補館閒予追平昔集次先生寄予書大篇短章詞藻溢目老成忠厚之情及引教之意不覺其感愴之至也欲為先生述傳而先生之子善存以庶子胡君光大所為行狀一通求為之銘胡君延平之子先生之甥也知先生之家世羣行為尤詳謹按狀為銘先生

諱勤字勤其先大梁吳氏徙居于荆至宋有官南康子孫居廬山之陽宋淳化間有[illegible]者為木新簿因家焉曾祖原道妣朱氏祖文振妣李氏父師尹字辛樂學者稱為竹山先生終永豐丞公幼敏悟初學記問能識錢上字人皆異之十七八為文章詞藻天發庚癸卯

太祖皇帝兵下吉安泰謀郭子章有詩名一見談論歡如平生即署公泰和令以親辭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人

太祖欲作興儒學特除武昌教授學儒其化大行復以例免歸楚王致書幣迎為世子郡王師蜀王及湘獻王

交致書問深相敬慕永樂元年與修

太祖實錄特除開封儒學教授周王待以賓禮世子爵愛重之永樂三年二月戊辰　日卒于官公生先年庚庚午八月享年七十有六明年　月善存以其喪歸葬于鄉某山之原孺人蕭氏善治內事先十年卒子其人善存也一女適胡直先生晚居安福善存今為安福人孫男　曾孫男　公學該博手不停釋卷老而不倦為文章詩歌敏而且工尤善行楷書在史館時上餘矣運筆如飛館中能書者數百人嘖口稱歎天性孝友事親母尤謹待妹盡其敬撫猶子極其恩接物平恕

體口中亦有自公論正不為卑

而賢否甚明喜俠酒遇窮客而故人傾餉詎且推其
論襟懷洞如也嘗念其先谷南康故曰匡山樵者於武
昌曰黃鶴山樵晚更號由翁皆以名其文集并六經集
若干卷銘曰
豪傑之才該博之學剛大之氣壯而不遇者有不
大施其所自著足以傳世煜然其光不可秘
夏侯時雨 庚午
於戲飄風驟雨不能以陰雨揚其塵鼓能挪神不能以
白日離其倫博碩餘裕德文之志斷貫不能自必于世
雖用不能自必於顯通此所以多鬱廻轗軻而卒以窮

終也古稱文人相輕余識交天下士道其鄉先生文儒
紛敘論與角起究不可一若豁然不足啼獨山東豪傑
文武士與吾鄉雋庸人一曰說夏侯先生霖學行山海
可仰師於書無不讀讀皆通通則處處得善服守篤踐
以教人無疑倦髦且益孳以故人皆悅從弟子進者將
先後數十百人而波其勝者益不許矣又泚遠其風度
不拘急若束縛者宴笑因事誘諭尤傾動其座人欲擇
怳化不自知覺夷險艱通不爲憂豫泰如也家居八十
餘皓皓華髮顏衣冠溫然不怒甚可愛敬此衆人所告
予也今年春有儒者賚直其字手文字一通大戚邑邑

若有求請者謁入且言則先生家孫狀其族來請銘也
嗚呼予生二十餘年間先生十餘年矣且識作紀善惡
敢辭銘按狀則先生字時佐鄉稱時雨先生生元至大
庚戌七月二十三日戌時歿以洪武庚午十一月三十
七日辰時葬于鄉之西車非頭𡏖配張氏繼室劉氏子
男四人銓長文華應華又鑑劉氏出也皆先卒獨銓終
養二十五日并卒女二適張伯昂曾應復孫男四弘卽
養直也源溫淳銘曰
與稽夏侯蔚蕤於譙裔遂長沙爰吉是爲澁水之滋
斯衍孔昭代有卓傑在唐曰部歷宋逮元暨于昌

朝兩有文武擁旗用貂蟬聯有耀激其古寄尚嗟先
生含華在朝腴郁孔周範規如姚一命司教吉士惟
杓再命臨川撫民不撓河潤宮施左抑岳若金精失
馭卷懷軼超遊于熙和藏于德軺齊嘗大邪仰之爵
僑自南自北感者聆嚮允也君子士林之旭人誰不
死公有賢子子有孫哲億年不死我述銘詩以昭新
阡從祖公友燁有舊文公未通顯而克長賢者孔
多吻一炳千潛德有耀卿雲在天刻辭有砌斯文永
傳匪文則傳世教不刊
高夫人

但其行事未嘗不男子

解氏爲門人自唐天寶中宦游家于吉世有賢內助先妣太夫人高氏廬南平王崇文諸孫適爲吉州判官門于吉水仁壽鄉歸仙里後遷濡橋太夫人[illegible]曾祖龍光宋漕貢進士時稱草窻先生祖顯賢贈泰和州同知父諱若鳳至正進士歷官朝列大夫知封州死於王事贈官母周氏封州公仕爲建昌判官太夫人生於孱合幼悲淑精女工通書史封州公嘗慨然歎息曰恨此女非男子每擇象犀金龍筆墨賜之爲小楷書森正嚴密封州公調官大庾平江太和公就養大夫人從以長秀事重闈嘗見遺金數餅即避去亦不以告人封州公素廉有德之者故文約數端門無人惡之大人人見亦不顧讀書自若其至性如此先祖妣徐夫人最嚴難事未嘗一拂其顏色其[illegible]慈愛下長寬裕遇亂東西播遷應機脫禍涉險履危[illegible]安[illegible]人意表其憂貧困或終日不爨亦端坐[illegible]結[illegible]無知者其治食饋酒醯醢果蔬極滋味倘使有法若酒食議君子卷藏于家先兄利部公亂離無書大人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教之遇夜則與道古今聖賢故事及鄉里名宗忠信言行汎及日暗無所遺謬壬辰之亂封州公討賊于廣之龍潭爲流矢所中卒于軍先祖太史公死節于鄉周大人卒

以一言生

于戰艦弱氏文海攻山寇兵敗爲賊所殺一門死義大人涕泣不食肉者三年晚得[illegible]疾常在牀[illegible]衣履髮易必於其處敬終如始天性然也臨終戒諸兄弟一家人皆在命之曰神仙亦必死死者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吾年七十過吾父母兄弟矣但送終備物無[illegible]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於近地[illegible]深[illegible]結髮斯可已矣言終而卒洪武三十年十二月七日之[illegible]也泰定乙丑十月十日之辰其生時也卒之明年十月葬所居鑑湖上十一月二十三日先君子卒又明年庚辰塟先君於其前十步皆治命也

周宗振

宗振諱震姓周氏其先自唐長慶中家于吉水泥田傳十五世至雪堂先生諱琦徙居淇溪生茂初仕元社稷署丞生仲原諱郊宗振之父也宗振少穎敏而溫厚在羣弟子中偉然可念族父九疇仕元以便宜行處州路總管事有智鑑嘗謂仲原有子仲原亦奇愛之當時名儒若胥隱謙二李先生同里閈朝夕俾從學多成劉先生霽章河南艾先生元卿脊道之辛學遂有成元末大亂仲元乘宗族義上承藩閫下保鄉閭撫納流亡禮接賓客內治家政奉重闈和兄弟睦族姻當天下崩裂

[illegible]

之際周氏一家一鄉安熙和樂如未嘗亂者宗振父子非可謂豪傑之士歟宗振之處亂世克承父志已大非人所可企而及者及其遭遇　明時孝弟禮讓之風若乎遠邇㑹茂時家慶仲景原華發爻彩衣先後郁然而盡宗振既沒十餘年歸自京師拜仲原於淇溪仲原與予稱道其孝友尚潸然出涕也退而與其子子堅子殷仰其釣游之所與讀書之處圖書具存蘭蕙變葉繞其精神尚流動於芬馥詔潤之表又云其姿貌豐偉善談笑不至浮靡益毅然可想見也嗚呼若宗振之行誼中者固不可逆度然既及見其父之賢又觀其子孫之尚

盛雖天阨其年而其存諸中而見施及其遠者不待逆度而知也今年子堅來奉其宗人君所為狀請銘其墓按狀宗振以元至正甲申五月十四日生沒以洪武戊午三月二十九日年三十五葬在文江下蒸山之西南母楊氏妻李氏皆有懿德李氏撫養訓誨諸孤以長為族姻所稱羨後二十六年卒子男三人曰堅字子省早卒仲曰剛子堅也季曰孔子殷也女二人長適劉彥澄次適龍彥資孫男壽康敏望銘曰

明父稱孝子恭其慈妻服其義宜其宗人亦克永世。

黃君仲簡

黃君仲簡既沒之十年其女夫應振信廬　邵東京師奉前陳州守李君子儀所為狀請予銘其墓予兄大紀與徐君叔通交口稱歎息謂宜為銘其凡知仲簡者皆言磊落可喜而悲思之嗚呼去之十年而人尚不忘與其在世無異則其在世豈無得以過者歟按狀其先沒家亦中廢崎嶇多難理其先業而克濟之其有疏財輒斥以起其廢其鄉官陂之橋圮其甓與石要道士彭一寧董其役橋成而行者不病楓子江當二水之交朝涉者或致沒溺置船而濟者以蕃林水陂流田數千畝役之而歲以無旱鄰里有貧民每春夏農事急無

所仰食輒貸之穀而未嘗取其息為家塾延良先生教其子鄉人子弟來學者皆厚待之治家嚴而有法事兄恭而有禮友愛諸弟撫育孤甥勤勤懇懇尤喜賓客四方游士過門禮接之如將不及爲人倜儻當其廣席酒酣抵掌論事中其背緊家氣揚放其磊落可喜蓋如此予嘗與之游登山臨水縱觀闤闠之間為言其平生志意浩歌擊節當時人可其意者殊少也又謂古之人遠者姑勿論近自元季兵亂安俗尚未弱鄉里富豪家士人子驟聞金革之聲手足振掉目眩眩耳不聽坐而待斃妻子為虜可憫不足恤者何限哉先人晢天伐

筆亦有氣

義奮臂一呼謀夫如雲勇將四應東摧西剪莫犯吾鄉迄爲保障以迄治平至今室家有故字圖書有故藏里人無流離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伐之虞一草一木之遺皆先人之遺澤也我恨當其時尚幼目習焉不能助我先人建大勳業先人亦爲志以沒此古英雄奇偉之士所以泯沒而無聞者類如此也爲其言固倜儻可喜夷考其任事馭衆低昂有變權正合宜使人能畏之因其小者大者可知武時以泄其不平披橫矛彎弧突騎僨逐乎原曠野之中望之偉然文武可用亦廢幾奇男子世豈多有哉於是乎安得不久而想見之

尚如此也哉君諱敬號竹澗高祖斯氏始家于吉水曾祖端叔躍淵其先人也君生至正乙酉七月初二日歿以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二日巳時寓京師歸其喪者季弟禮與婿朱正也娶周氏里之名家子男四人復安既安居安然安早卒有陳彥素者亦其婿君墓在其鄉鵲鵲山之原銘曰

意慨慷言可積才可惜金利不矛戟績栗不爲璧未秘茲石

周趙哲君

君諱哲字用哲系出宋王室漢恭憲王後五世至提舉

龍解公評當時有一人才他有一先生稱道之也

府君諱不佟從高宗南渡封吉水縣子因家焉又五世至必瑩宋進士僉書吉州判官廳公事元以爲門令尹不佟高祖也曾祖敬元敬原祖叔順父存誠君生而穎敏不爲嬉戲稍長益務學好讀書寒暑忘倦詩詞出語驚人時學闕弟子員縣官聞其賢欲招致之君之父亦慨然曰當使之立功名繼前光遂入學名與日起從子章劉先生治書經先生極口稱道之同門之士皆自以爲不及也洪武丙子中江西鄉試進士舉明年會試得乙榜時川蜀以學官闕

太祖諭吏部慎選江西人士爲之遂覆試君得夔之梁

山教諭梁山僻縣學久廢君興廢舉墜陶鑄諸生翕然從與亦縣等人皆悅之丁內艱歸鄉生徒送之皆哭渉泣居喪無違禮服闋調廣之徐聞教諭其教化益盛于梁山明年 今上龍飛君朝于 京師京師名卿貴人爭欲爲君君力辭曰教官吾素志也事君以身不若事君以人吾多有賢才以爲 國用獨不可耶遂不敢強歸至徐聞以疾卒語不及私但謂弟課曰恨無以養老親志年纔二十二君生洪武壬子歿以永樂甲申明年乙酉謀始奉君之柩歸葬于鄉水磨坑之原母某氏娶龍氏無子予表弟翰林檢討劉君宗平與君同貞又同

官蜀中少同事劉先生知君爲尤詳乃泣拜求爲之銘狀稱君有智畧善談論美姿儀翛然事親以孝閒尤善敎其弟兄弟怡怡如也內睦九族庭無間言輕財重義喜周給其於友朋藹藹如也既沒之明年朝臣尚有交薦之者部符下而君卒矣宗平所爲狀如此皆得其實云銘曰

宜壽而夭宜嗣而無後老父白首扶行送柩九族哀傷士林相弔嗚呼無所歸咎

黃守一

永樂四年丙戌之冬臘月辛亥夜夢吾之友黃君守一挈其妻書示予笑語如平生然視其顏色甚悴黯然似非人也因人謂君以前年四月死矣是豈君之鬼耶前持其衣袂空空然君爲之笑後泫然悲曰吾猶滯于冥漠未遽散也君能哀而爲之銘諸書之予若爲之挽詩亦庶幾有以傳于後乎予即諾之且取片紙求爲書數字爲何人取淡書云其生在予家君辭不肯余曰君無後可托矣其遺書歸之他人易若歸之我俾我子孫藏之亦足爲君不朽之托且昔君生前月日可矣而不知夢覺今吾與君語者夢也持予書夢而索之耶則我不能知君覺而索之耶則又安有予書迹耶余方本悟

雞三唱東方白矣已而復夢寤諸故人言夜夢守一求予銘其墓且爲諸君求挽詩未幾復悟日已高矣乃起捉筆疾書記夢中語爲之銘君令吾書其後從洪之分寧求季居安福地非門其家請其詳嘗捫以自隨今不知其所在矣君家在安福以貲豪閭門爲人所誣陷死君一身獨脫走亡匿新塗之玉笥撫之大華遇異人頗得其道家書符呪之屬用以隨俗俯仰非其志也君喜爲詩學唐人楷書談笑諧謔動作人人有急難托之不避艱險然其義決然不隨也人有過面數之由是亦多不合余貶河州時君欲徙步來會予東歸不果後聞予至家大雪中一日夜行百餘里公至握手歡笑竟月予復抵京師君送別于清江屢書報將視予乃以二十餘年無家因贅居鵬陂康氏得疾死焉無子君平生無玩好財貨不甚計意散寄人處隨丧不卹也蓋一下視一世氏年纔四十有七嗚呼其可哀也已棻在鵬陂西之原銘曰

名家之積厚不薄至於其身亦善學天之報施窮且悲殃慶之機妍媸錯嗚呼有恨辭綴廓

予既作此銘檢篋中得守一舊紙一張蓋十餘年前寄予取其紙尾有大寧書識大寧者新塗人昔年有

後才不幸夭死皆深可哀者也與守一同族兹因景綸令弟歸便用此紙寫一通寄去鵬陂如森如崇如緝昆仲凡知守一者皆觀之謀石刻於其墓是故人之高誼也

劉君象賢

元季之亂大家世族能卓然不爲亂賊所汚保其家復其盛昌其後者江鄉甚不多見也予嘗聞之夏璜劉君象賢謂兄弟昔謀夜之吉安城報官軍掩取賊巢穴事泄官軍竟不至果宗爲賊所虜亦皆不屈象賢獨脱身與妻子俱走免賊平迺歸鄉治生築居教子孫復其舊

觀其艱難轉徙有人所不能堪者焉予聞鬨賊首欲任用平其人刺衣裏爲補中令尚更遣致意其早使當時一聽許寧不免名喜與艱難轉徙哉君喟然笑曰所以爲世家大族以其守職義也予家在宋仕吉水縣尉宋亡與信國文公有戰守死以抗元帥終不爲屈至元雖乏顯仕然父祖以上感其恩澤亦百餘年皆可仿象稅爲鷹階耶義卑無成其榮多矣此先人之志也不然今日何顏復見家廟乎予深感其言歸以告大夫人大夫人曰外大父霜崖高先生官平江在元盛時象賢其季婿也來平江未嘗遂游事辭色修席其家教訓嚴外大父每稱道之不置焉又聞之先君子云夏璜劉氏世本安福治尚書有名象賢大父諸父昆弟每過從談論滋其學問淵源由是常辞從象賢問昔時事象賢深愛厚與之言歷歷未嘗厭焉後予忝科第歸自翰林往拜謁之象賢爲之喜甚與飲酒日夜其道外大父遺言命其子汝哲與游觀山水間指外大父所爲卜葬其地發而爲道其所以然見前人之游藝罔不造其妙辞象賢平生坦夷豈弟愛人樂善教尚詩禮其得於家已視成爲尤至也又往年予兄大經授徒夏璜象賢實爲之主汝哲親授業焉象賢朝夕所以與余兄講論多矣是予兄

弟皆有所聞于君也君之喪也在洪武辛未三月九日予竊　京師後予歸鄉君墓有宿草汝哲屢以銘爲請以事在不果爲又二十年于此始克爲銘君諱崇字德象象賢其號也族有譜予嘗爲之序皆稱時可至德父則賢母麗氏娶高氏再娶謝氏子男三人汝森汝哲汝完女二人長適東溪彭季良次適東門江彥政孫男逸隱寬洪豐魁同倫仲敍六觧君生大定丁卯四月十三得年六十五葬在鄉東坑之原銘曰

清曠坦夷不爲矯飾學問淳良家庭親戚平生之言

可稗世教有銘可鐫有子能存

畊樂徐君

洪武戊午大學士徐均仕爲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也瘴癘名嵩聞者惴慄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爲姦利縣官在受願指少忤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受願指幸滿考棡棫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慮往視莫大老此曰何物大老復自此渭王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居戮出兕劒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此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即伺其語有異而亟待下問之遂縶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來劫獄戒吏士操鼓角

栅其私衙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衆來聞之皆慴莫敢前詰朝牙兩人瓜安石擂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屺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illegible][illegible]帶數致前所饋均丁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吏怵東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而均丁母憂去此史氏之文也徐吉州大族南塘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避之後曾刪林隱先生先公外大父也刪木仁父仕麒母姜氏其遇元季之亂年纔十三先公時在大學先祖死節仕麒與予兩家避難崎嶇二十年經紀扶持克復安業皆其父子余是以知之尤悉子畊其字畊樂號也其少時聰敏十五六歲僑居授徒志行卓然從師勤蕙王先生治尚書撥亂中成學霸勝事何以過哉　國初爲縣學生卒業先公之門洪武乙卯貢大學試中書御史臺入高等分教山西夏縣後官會同謝事家居以壽終其事親事師誠愨至古賢人不能過也其享年五十九配王氏子男壽廣成今爲工部主事光廣明少游邑庠女適姜　初　蕭其墓在吉水查坑之原銘曰

士行全勸銘堅千萬年廉潔徐君之古墳

故西山劉先生　丙子

蘊餘爐木多糕粕渾霾投受洪已鑿大昭洪同出伊洛闕閩鴻碩繼有作南渡惟吉揩鄒蘅宗發劉氏顯孔焯竹坪蒼筤上下衍出其門若齊安翁王氏之子盎丹艇先生還淳守其什投劍興吸饒則嗆汗之不充溢不凋冬盈務靡鎖俯俗捕影捉池臨深霧榛脊不服施鹵所先生之徒一渠穢叫咲斯文重開拓宇宙所裨厚不薄此銘此行古可也

頌述太平
不忘梱戒

雜述

大明帝典　解縉

惟大明開天闢地正倫復義通幽達明神識府知用夏
變夷商周漢唐宋罔匹俊於放勛世系緒承顓頊周諸
侯國于邾漢大司空淳裔丹徒句容族以顯渡江臨于
泗　玄淳篤慶　仁祖暨陳后習夢于休堂冠黃介止
來于牟稭糖嫰同悲蕭曰食以食樂既寤齒闓郁風震
有娠天曆戊辰九月丁丑旦天光臨森隱龍采發衆詫
驚已卯彤不擇　仁祖夢之寺抱拭于金人值璋于皆
端病瘳困疾夕卽焱與夙祇于上下神寞動微止隨陰

郁有應惟不贖歲甲午夢江東有木天齊日輝崩昔
帝翺翔太平美中雅霽歲乙未渡江樜登采石遂取太
平協于夢微止坊日升平舍陳氏延　懿文陳媼賢夢
龍見天雲光爛然具盤金齒謂曰太子生太子生及降
陳勝大拔勃兵戡定建業有將木果　帝曰將爾善長
文政文忠爾達爾遇春爾愈爾勝爾和爾大海爾琼爾
惟戰惟守毋或輕於戮無彼我皆天民惟人是從愈曰
疑衆降用劉　帝曰天不違于人人放逆天惟天殄剿
有衆克用協戰鄱陽日[illegible]攻[illegible]曰底哉命
乃言友諒丕死降十萬　帝[illegible]于[illegible]將士曰惟

姆殺有數予一人罪及爾衆衆拜手稽首曰惟命乃定
姑蘇乃定閩海乃定太原乃定西蜀縛張士誠致陳友
定走擴廓降明嬰四伐而天下大定基曰惟　帝人一
獨禀全智文臣將臣惟成算是祇雷行屯馳罔有髮不
利惟天授非人力是致　帝曰朕罔間知非罔傾罔以
私惟克誠陰陽表裏赫有明微非心黃屋拯生民于塗
炭收天下于草椎繼天出治經綸萬邦由一心運量歲
郊祀祇祇夔夔不敢仰視患鮮小民一夫不獲如灼于
肌極天所覆罔不率俾　帝曰爾后妃惟居中罔有髮
于外爾外戚惟畏法毋以親是恃爾寺人惟給事掃除

是司爾將臣惟出則用衆[illegible]中則歸于第罔以[illegible]戚[illegible]
天休茲至　帝勿休曰朕德罔克[illegible]茲龍[illegible]于[illegible]
不驚五緯聚河流清[illegible]鳳[illegible]龍馬來廷赤烏翔
自克見遠溢夢木孕文成[illegible]年日露降嘉禾秀麥黍然
盜至于棗蔬　帝勿休曰朕德罔克[illegible]茲惟勿怠是[illegible]
辭惟災　帝經文緯煥然中律度夙興夜寐克儉克勤
不修矣室不爲游戲服御無華聲色不邇絕不湎于酒
受命五十載惟終始如一惟　懿文開天闢地神識存
知協于　帝佐命丕闡夙播于徽柔輔運臣心翼從惟
謙不自庸承天時行克孝克恭克儉克勤乃文乃武唫

隣于下民惟至仁乃姻落民用弑君喪身矣

論作詩之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質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體裁之氣雖欲追唐邈宋去詩益遠矣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路岐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

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初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此後世之説愚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自命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于今世遠如是哉必有說矣前人之詩未脫論爰以　國朝攸衆之例甚起於　國初極師古鄒秾其詞旨能洗前代體略之氣且其位置俱在前例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

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

明文奇賞卷之八目次

方孝孺
雜著
釋統上
釋統中
後正統論
深慮論四
深慮論五
深慮論六
治要

周官二
周禮辯疑一
武王誅紂
讀三墳書
讀夏小正
讀汲冢周書
讀子華子
讀曾子
讀呂氏春秋
讀漢鹽鐵論
讀荀悅申鑒
讀陳仝甫上宋孝宗四書
鄭靈公二
豫讓
條侯傳論
諸葛誕
司馬孚
殷浩
魏孝文
甄琛

沈約
隋文帝
蘇威
唐
張九齡
越巫
吳士
記
懇窩記
遺安堂記

孝友菴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明文奇賞卷之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雜著

釋統上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内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獨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説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襃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别内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

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强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採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志而爲聖君賢王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王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内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

主意在此

不有變統之說則此論亦不能斷

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愼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愼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何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决矣然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三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益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于使人肆焉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並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爲維暴君不敢肆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騁爲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

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愈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必得民心民斯

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逆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其嗣不肖苟不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襃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衆則不逮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

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辱甚者或稱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所自剖分之嚴廢統而與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

與會獻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僭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齊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論議者猶喋喋不置嗚呼其亦不祭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侯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

主其帝而虜之改者稱其事至于元有年之制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仰嫌名少一時之私非有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狀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則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

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之文更之法稍異其文崩列薨卒之稱遞降之錄世改元之類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今之後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喋喋者之譏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

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蟲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若姪母烝雜父子相撫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

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抒挺而逐之俾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齧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間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

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借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於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尊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況

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荊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焉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號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

有詞明法不能纘亂亦不能定亂者非也既不廢亂豈不能定亂、

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因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與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

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欲袒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疏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卽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恃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嗣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

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

鬱毛見骨去骨見髓今民事頗不講矣可歎一慨

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教裝而以慶賞刑誅爲薑醢故功成而民不病兵穀裝而食薑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薑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薑醢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惟非好死也常惡死之道而遂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以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實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

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權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蠶而桑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牛欄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視老孑獨者幼事貽育而貧者有給以至于獺而不傷麛卵㯐而不斬萌櫱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

分疆界也以防其事爭訟也以治其獄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裁其力役之征器其侈褒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加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儀以至于五倫敘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博推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于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從於秋濟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

三揚旌誅久忘有恤民爲遲遲撥亦見相業

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皆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王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

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

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其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之奪之乎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于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寶玉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換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壞矣故國有治於疏略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亦嘗不笑疏略者爲愚而不知疏略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革姦剷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赧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于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所笑而險詐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鬬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

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役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慨吾之役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為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為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為役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為之少衰人惟以死為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愼忌而不為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驁肆馳逐于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縞冠素紕玄冠縞武與卒之嘉石而書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肉之慘也而使猶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戮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勸者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為用至要甚微而為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衆悅無所厭

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為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與於善而遠乎惡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循理也而吏不免恣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服飾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為怒一以笞挺詬罵為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為不威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矣也於其側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笞挺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

飭舉坐以湔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豈啻爲甚者所憚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縞布德焉民所尊者加旌別之行為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行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愧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為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為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為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恥乎法者為可恥而禮義

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迂而不信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是則聖人之道終無由而行也悲夫

周官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爲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琯以迂踈妄誕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琯之所爲使

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譏琯者罪琯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進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與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於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爲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緒論之而踰人之墻攫寶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乘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卒爲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猶齊文益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成山于足

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治獄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務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

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休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于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王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有若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于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于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干逸之餘秦漢之上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群臣於以門車轘于大夫曰鞭

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皆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事見穀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衛學臣甚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于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紀必詳矣孔子特不盡采而書之矣爲商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攄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仍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要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又稱書矣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哉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于紀黃帝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皆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于書最詳而遷爭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言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皆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

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爭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

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若莽、懿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於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取裁于孔子一言決定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眞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嚴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考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察其言之淺深，而眞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易考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其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皇帝之書，言其用而序以中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前，太極者天地之交，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類剽莊列之餘言而迂其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張陽臣十幹。此後世陰陽家之常談，伏羲之時，豈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豈有四民之名乎？

論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事，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言，而其尤鄙者曰山川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illegible]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惑矣。古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于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山石[illegible]中有石[illegible]，得此書于[illegible]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爲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illegible]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

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後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借葉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連山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爲夫懸夜燈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稱之自今觀之其書記

十二月之候有關于人事者二十有七若衣裘采蠶祭鮪播黍剝瓜剝棗納卵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上女萬用入學剝鱓頒冰始蠶于參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錄于禹貢祗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矣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遂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出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于道苟無損焉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

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行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于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

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剛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豈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乎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聚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當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辭爲之出涕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尊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說傅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爲近正而起人君侈之端答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謫之臣作爲辟爵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其子車氏假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官震官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燕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于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

之而親其不誣怒之而親其不佫近諸色而親其不踰飲之而親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三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客条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縣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然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請北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首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爲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横出天下疲弊者昭帝卽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衰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所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校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

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窮蹙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為者此書以宜其志悅蓋有用之才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確從而行之可以為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者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始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其廢而不講為治者視之以為空言而共譁笑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陳仝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仝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為驚人可喜之談以為仝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竪嗚呼仝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仝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仝甫至四上而不報死于布衣而不用哉設用仝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仝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仝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仝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得全身進退以死于牖下若仝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仝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鄭靈公二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于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怨不當其罪則肆然斷不受為亂也至于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為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

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已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侈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為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為詰其專橫而然也其始出于爭不急之小務益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蔕之中而禍發於篡弒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于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為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為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靳杯羹而不

與以取怨卒致弒逆之禍烏得為智乎今夫居力足以勝人而後咈之傷之嗤罵之以致其怒故鬬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為榮決然而靳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慙同列之人乎常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于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為千百人所笑也況子公下箸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為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因絳侯

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傲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震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因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于已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畏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

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于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為法而以靈公為戒庶乎其無患矣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已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仍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

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爲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斫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王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

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詰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啓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啓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將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其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修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

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于利害善避禍識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

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縣功者漢高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敎為臣不忠之心此亞夫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為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為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甚之為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體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于為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為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為鳥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為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誣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于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諸葛誕

正論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于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背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為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膂國弒君取富貴為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濛風怪雨瀰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横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王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援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欽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為觀美乎其意以為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為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為亂之為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取周然而卑躬俯循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聊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逆之名而不忍也秦之上地兵力豈

昔過於諸國哉卒至于劫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于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叡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瞯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于弑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怪益卒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款悲痛不忍與其

謀于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惻愧若不忍居者身死于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眷眷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亡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孚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孚益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與洛惜乎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焉可忽哉

殷浩

學術氣節特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後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

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于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傲不煩鎮俗釋然有亭當曠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與江左謝安以此勝符秦處末了虛之之

擇而後用用而後擇古今於此乎分

流皆以此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于鈍有者愈于無快其所用加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其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物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

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乎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況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罪難矣彼溫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為且當是時晉室之衰甚矣使浩為相能與驍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悟而厥復其外浩修為相之職而軌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為不能為之事而圖不可圖

之功跡姚襄而攸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跡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依其敗者卒取廢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為令僕其實欲以浩為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為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因加其人之誣以而不可有為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變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魏孝文

昔者舜命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窮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於公之夫人而與弒其夫其罪為重故于其去齊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為輕故于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讐母之義則等也是以于其葬也皆

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皋陶之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為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為異說者以為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為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為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已故而弗為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

以父故而讐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毋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讐之則子之弑母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弑母而復讐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子之恩況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

者徒知父之仇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欲父其存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推仲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倘欲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彼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讐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于責人也哉武曰子無讐母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讐之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殘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簒賊也子雖不忍讐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甄琛

爲君精理[illegible]其一抱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

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榮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于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于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爲於官而賣其稅於民民非惟不蒙其利而横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

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復可得其實禁借於官司夫利爲豪强者之所擅特不能訴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衆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鬬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皆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循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爲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與敵此理之自然而豈有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淩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窮奢之盜多夢乎獄巫覡之流多稱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視鬼神其行皆多行可愧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懾服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儉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眞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爲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爲比求其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强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

與之比者幾希

胸中有竹天然擊出之[illegible]

蘇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樂生貪富貴而惡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為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為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于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

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羣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與也不然雖全隋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為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羣盜而不以為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俛身于羣盜其辱甚于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于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為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因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羣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為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乎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令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羣臣詐籠而威從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杖于殿庭之間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為者惟君子為然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為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此大宗[illegible]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為喜必以無功為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于成功不顧難易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為其所當為而不強其所難為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

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啟之也
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逺伐亂而未嘗
以逞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
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于與類者必有禍焉婦之
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于蹶啗非惟力不
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內其
心思立於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
之窟而獮之繫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
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
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

之以起而唐幾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
寇不絕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代南詔始而五代四主
皆出於雜胡德光繼黜遂于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
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
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
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滅之崔胤朱温是
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悖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
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所不以壽終蓋
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
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
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
之禍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固不得
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用武臣九齡古
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
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
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
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
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于去

就也楚王戊不設醴于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
市醴之不設何遽至于鉗哉然禍發必有兆人心之欲
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
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傌詈笞辱傌詈又不足
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失猶辱有危髮間耳
烏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
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
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
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
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

去就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逐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告乞侮九齡而玄宗亦深侵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暴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于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詘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

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于貪鄙求之于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寓意士發　悚見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貨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恆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瞯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眞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蘇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床裂二字疑誤）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

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鬭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游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糜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記

題窩記　方遜志

深則不入節古韻其中多[illegible]逸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馳智者馳騖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恒寔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作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題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瞷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尙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斷絕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題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題者有矣而衆乎題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所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題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

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顯名其裔豈梟長孫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孫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有沢然與庶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遺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裔而相與論之

遠在見孫不知沉在身二字疑句下有以風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忘於用世者騖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

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彼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于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將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尤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略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既亡其子孫欲爲奴隷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

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沛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嘗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壽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以然必所遺之安者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

吉字彦修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葬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仰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覩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冢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惟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家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蠻獸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于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疏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墓之孫也出于某墓者也某墓又出于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已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以感人心爲言正一合於禮所必

天台陳氏先祠記

方孝孺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蜀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　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秉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祭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傷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治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以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夫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率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甚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且恭也族其親疎隆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著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明文奇賞卷九目次

方孝孺

文

誥伯牙文

里社祈晴文

贊

春秋諸君子賛序

石碏

季良

臧僖伯

公子友

叔肹

劉康公

范文子

子臧

臧文仲

祁奚

魏絳

孟獻子

季札

子皮

子家羈

文公翁蜀守

張公詠蜀守

三賢賛序

司馬子長

韓退之

歐陽永叔

尚友五賛序

諸葛武侯

陸宣公

范文正公

韓忠獻公

司馬文正公

云巖賛有序

楊喬賛有序

田疇賛有序

李太白賛

孔璋賛

袁安臥雪圖賛

御書贊有序
宋方中像序贊
赤壁圖贊
畫梅贊有序
馬圖贊有序

序
送淩君入太學序
贈王仲縉序
范氏族譜序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書
與蘇先生其三
答林公輔
與士修其二
與王修德其四
與鄭叔度其七
答劉養浩其二
答王仲縉其三
答閔鄉葉教諭
答許廷慎
答俞子元

傳
孫伯融炎傳

題跋
題神異經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跡
題顏魯公書放先生石刻
題朱子手帖
跋劉府君墓碣後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題米氏山水圖後
題礲硿子墓碣後

墓碣
王君國祥墓碣

銘
寧野軒銘有序

祭文附哀詞
祭太史公三首
祭王博士

鄭生祐哀詞
吳氏二賢母哀詞
祭太史公
祭宋仲珩

明文奇賞卷之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文

誚伯牙文

方孝孺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奇嗜眦恒詭貨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遂世者寡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如衆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琴俾歌巷謳嬰孩啟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惜子期是値忘子之悪衆子之愛俾爾享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魚蟲衆日欣然皆識子意得爲不得躋子期接踵舉言翕耳亦何損於吾子且大含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待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已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沖漠之鄉下迫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是爲循循焉臨邪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

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脅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冀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道傍高燥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乃不亟訴於帝而遊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

者何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唯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夫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悍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方孝孺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次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役若蓍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

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illegible]莫識大器伉牧姿貌視之有媿世恒苟難[illegible]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君國小猶強文經武敵屹如金湯荊楚之強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畏之有猷若林莫之與京及乎衆賢奸雄相賀世無人矣[illegible]彼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寔非[illegible]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詎恃

韶法之道一房

臧僖伯

賊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隱形心術之微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慚儆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閉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萃情既宜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厥棄人言暴弒將行至死不開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非作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窺王度視爲骨肉義存君臣殺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乾乎殆袞才優於爲齊以無私存狄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單小才輕大

見大節

故臨前驚怖失群聖賢至公徇道忘己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深而醇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污叔肸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攜君猶深耻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尊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志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晉夕臣夫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春秋一道人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發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述德下衰以法際之上墮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吁吁

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恩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于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發方沸騰衆誇咸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矜彼驕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稱迂怪深謀非從卒罹其敗六國滅秦皆亂乎是介感之邪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春秋尚利則臧子臧乃狀尚[illegible]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肎取瓦礫棄遺璵璠篡弒紛紛是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節誰從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法彼取此時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同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疾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稱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我勿忘尚想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舉類與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仇人以爲比吾舉其能洗然陰譽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昵則仇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狥大公舉讐與子取諭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賊夫好兵而復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驟內德辛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積叢文襄敗欽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群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齗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桀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儉國貧言利愈窮宜成之間昔政横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言在人後世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蓋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衰吳闔廬僭操聯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支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己無異人之勝己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賢哲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儒賓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皮知人群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己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者爲執鞭

此不以成敗論人

子家羈

曾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求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懟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稱其賴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守贊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橋橋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陋化民以道肇建學官俎豆聞聞皆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既行齊于鄒魯曾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

惠此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畢畢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忠才之畢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究厥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illegible]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illegible]息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起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發揚蓄積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事羅竹帛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

論其大行

述掃刮嘛蒙揭玆日月上翼輿誠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執究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巍巍比績伊周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儗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爲識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與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剔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誹與朽骨天子是迎諂投水火以滅禍萌嗚咽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承俾往濺戮大海洋洋

五嶺茶茶發爲文章震蕩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有言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其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主仁宗文治告成篤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駢昧公一嗟哉非子疇幾刪煩劃華去其艱深大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蹐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托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 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于世也久矣恭事功者多蔽于卑近務高遠者每病于難行吾求士于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于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

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今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不安于三賢又不安于五君子志士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爲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干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術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

讀此兩篇文有諫議大夫之流亞者耶

然哀之君非堯舜媲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逍闢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逆信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媮獻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顚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靡役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皆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雖衆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如嶽臣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視九州悠悠我懷

正無可喜

司馬文正公

只是至誠感動之妙雅行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篤鈍不受淺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于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 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于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益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長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傳服舉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朝野以刧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弟子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時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任莽爲魯郡大尹

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忘
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敵者必衆矣畏禍惜
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
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為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
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
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賛之以為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
法賛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覩于生死乃見厚薄劒以為師棄
則背之人實易詐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
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

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彘之伍道喪名散
俗益壞倫而恭背逆大鼠所羞不遑其類矧徇其死我
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賛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
若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揄知其為虎
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
天下之物衆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
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因多節
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
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
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
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
人有恭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
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恥也
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
貴與韭薊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
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汙餓死而不
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以
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

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斷不知喬
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喬節遇耶
吾常喜孺子為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只為
孺子與林宗猶爽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
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孺子不
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
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賛使人知重喬者自余
始賛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
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

非義萬鍾不從易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受猶豈能
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莽斧之盜伊誰可方
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有序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欲應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哉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挽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

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慨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劉功義不苟合其才足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則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庶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

要做忠義之士其出處必有可觀

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習諸龍驤亟首贊卑豈以其賤斥之爲驁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矣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毅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嬌嬌李公雄

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閉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伴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璋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控海內之地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衰亡者衆矣天下安

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鬬之不止一人叱之卽愧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梟愛敬爲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　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穷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偏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衆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上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

爲四海望者國家與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間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構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所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請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

行來如此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旣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戕其魄人望旣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甲汗大節已墮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賓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牖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吞諸衡門施于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衰其魄

御書贊　有序

中書舍人臣娑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爲更今名而　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　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

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乍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　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嶠夾昧谷髫童齡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覩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

駿用肱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蹊志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聖猷　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

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益習俗然也間日朱通判方中七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攜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廄蔬薪蕩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評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嗟乎彼斯人而爲世之所容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命偉人倡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汙挿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據欲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畫梅贊有序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叔雲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感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

處士且贊之曰

玉質冰姿不汙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有序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榮猶不若優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頹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于物理

者不能也因為作贊云

麒麟騊駼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為疵世人不察以此為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逸羣遺天閑追雲躡風奔佚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蕩川月伯樂視之振策奔馳況有俯首駕君鼓車龍牲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而水九土

所習所能自止於此曾奚有

不受官爵已占地步十二分

序

送麥君入太學序　　方孝孺

為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為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為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為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為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為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驕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麥允恭嶢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為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所以至者為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以張氏林處士發議亦是題所未偶然並來耳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貴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被褐蔬食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

國初諸老故重宗族觀上訓人大俞韓學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

蒸嘗節義固欲久長而厚子孫

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舜猷之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

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談銜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為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為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為小人而不思為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為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

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郭士翔集當作仲[illegible]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矣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為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狥道而狥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扱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訣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遇與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辭不過則人以為慢

辭不洽則人以為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排則以為刺譏正言則以為擊排志乎道則譬以為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為誕師以是為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為嫌而不為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為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拔之乎匪道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

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書

與蘇先生 其三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過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

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者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誣妄疑非出于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于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

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搢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睃眛之讒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詆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究于朝歿不得逕埜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

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上論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冤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推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于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毋論古人遇貶

竄而怨誹及爲失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徙遞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其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在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

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作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潤在東南惟沈中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猶賦暢急言極論而不爲苟責惟執事果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存特見詩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病自推序向時之可　是矣人持所業來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

其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于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荅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與容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衰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同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仰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

百餘年來上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為以釣名取寵勝陳言記成說則今以為知經摭拾箋補稍步句讀則自負以為能文風俗既成衆成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戇騃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于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為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于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為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

十年前予寄銘其室云天能困其以功名而不能禁其不問學願我以予弱而不能禁其不為於有終也六

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為伍年齒益加志願愈卑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為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于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于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

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為諸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謗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且有所闕而迷惜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踊躍動悚以班馬韓歐相准時閱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有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在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大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從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胸臆紙都忘矣惟發一二閒閒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

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宜

與士脩 其二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逝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承昇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為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喋於其側指於人以為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與邪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眞知斯文之足取也取於好異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逝而幸其得也

與王脩德 其四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其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為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為善蓋衆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蹟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况耆儒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寄為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為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為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但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為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為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為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列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遠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為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典處顯位立名

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鞘一鬪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謂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若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于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眞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

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浸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

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昔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何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趍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兒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

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皆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與鄭叔度 其七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闊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燁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羡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慰者太常丈友范先

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痰癃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擲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為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而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若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

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欺詐很貪戾黠變態百為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撫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輕重棄不為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欵欵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

收僕中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為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誼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愧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恕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言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答劉養浩 其二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悲難發若何所不往
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于燕市之下
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
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搖葉存者無幾昔兄
于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天之得喪禍
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罹害戚于其間非惑耶
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信之愈安每
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
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
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

必進其視宗若無徒者爲何如第老儒近來漸不喜爲
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于勢要人
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若於疾疢未能有
成年齒彌長大尚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
青抹紅以自娛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思疵患眼難
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 其三

僕資質不敏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
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日汨汨與
世俛仰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
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
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
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强其所未能豈僕之
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
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
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于天下如子
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
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敍脉絡而垂矩則且不戾
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
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

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
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愧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
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
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爲期不畔乎
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
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于天下縱琢刻其辭
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
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
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
可議耳于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

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袪聞其風者相率而化于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于人哉故顏子嘿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于讀其傳者猶怳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嘗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

亦有所不暇爲矣夠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極爲之汗下求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剞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耶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別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眇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駭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于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慮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

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告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若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答閔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仲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illegible]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毀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

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匵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
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
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
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為過而況復有待於無
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
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
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人序之作者皆古之聞
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
緒文之累若亦不為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
人之為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為序者能有益於

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推
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
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徒又直自述已
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
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
既沒嘗為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為二子輕重而序者反
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
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
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
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

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塵埃無暇以學
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
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
之闒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貪升祿以活養妻
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為計之疏
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為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
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
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
第執事之詩足以自傳不俟又求之見且劉黃既序之
矣是以未能承命尚未得見經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

賦詠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
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為湖學
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許廷慎

不落明且千淵大耐多上言非[illegible]邪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
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
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為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
以為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
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寫
日輒引去重入京師道途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

名爲天下必無爲求以者所迫

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嘆命意指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寡然

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傾於道如何耳當前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故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秀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孫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備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兒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答俞子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已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

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悅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速告僕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傳

孫伯融炎傳 丹陽男　　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辯風生，與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衛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奇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必為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

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　上速取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　上甚悅之，辟為江南行中書省掾，刪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　上心。　上愈器重，以為可用。　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逃結不解，難其人。　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務，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木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邑皆賊巢穴，獨西黠猾狠悍虎眈，不來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列為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若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脉若猶或提兵戴濡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而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㲹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徒者，練為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為衆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為農，間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强族

素驕，炎皆畏之如神，不敢出怨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謳歌，頌孫使君治吾郡。時豪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夠至一二人，聞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

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燒雁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按劍割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　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於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

年　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炎事親孝與人交[illegible]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猶敬編次傳於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郎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大

題跋

題神異經

方孝孺

東方朔在武帝時詼諧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塵斥人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愼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淡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者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　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于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皆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不死放生而斯善公之辭渝其渦矣哉

具眼觀之何特潲宜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葢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葢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違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論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厭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攻詆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竄道之窮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權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蒐之流以擠排汙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惜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

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于是二公何正統

題桐廬二孫先生集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附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貞厥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若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污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

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

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處士又稱二字之褒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寫出太平氣象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聞傳于天下而聞于　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苓子訴于朝
皇上重二氏之義　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游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報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册閒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附

方孝孺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盛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

昔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撫玩今昔慨歎久之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硿子墓碣礲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嚭礲硿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墓碣

王君國祥墓碣

方孝孺

金陵王顒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顒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用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因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邪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

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illegible]然[illegible]下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顯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恭父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慨以其言常爲人言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兒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焉曰縣官使吾糴粟詐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步後至

老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周巳異之後大夫福壽在
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
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
所爲君造門謁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
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桿甚
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
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
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王者必
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俄而
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

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豪傑知不足與言復
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仰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
致大官君歎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
明矣尚多談何爲因禁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
剖落鋩鍔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柄樸事父孝謹友
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
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頎再娶呂
氏生某頊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
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
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

昔能言士多死于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兩則智者不
若愚之全此要非爲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
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
善用其智辯者非耶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
豐邦之選也胡閼其逢命之衰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
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銘

寧野軒銘 有序　　方孝孺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顓然無思頽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摇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撓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溺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歎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閑於治道猶發

憤痛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淺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寛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終不識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然其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昔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時於古哉復□□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焉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

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奥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靡曼姱都乃辟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眞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匹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循循之幽幽斯軒茨尸甍牖其植果蔬其陰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明智亦有儀度愨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

上下胥欺莫知其懸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游觀尚勗爲善

古人之文
古人之心

祭文 哀辭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覩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見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翳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爭我道路阻逖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阴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

重走金華詣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俾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殁矣我存何如所負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忠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彖倖足恢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難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斂為學天容地負懷公與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益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失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士不知道以勢為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　聖主膺之宰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譊之竄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辜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虎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干德為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茲祖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鄙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慕羨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連謗遇斥奔走顛沛而死于道路孰不尤桀贅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没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為王謀者惜公厄世之太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

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眡峨嵋睇鵷鷺愛緣夫人之烏衔等千金之瓠惟嘉殽與清酤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寫乎衷悰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椁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寒木喧噪乎殘鴉豈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

功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攻事可以牢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逆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緇又何爲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緇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皙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鵠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殺然有志于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才[illegible]滂流

文氣[illegible]

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 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進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富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翱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皓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踰數日遽入于室男哭祖而女號髽嗚呼彼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蕃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于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邪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

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則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則溫厚而壽止於門下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踈子之所有若碑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月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兼蓄揮揚掖弄接駟而進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僭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修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稌穡而杭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

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僻將闖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獨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鄭生祐哀辭

筆端欷傷造化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民而名不大著于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弸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家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歎曰舉莫如

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其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稀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術行才貫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闕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

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嬌驁兮飛虎力綽秀姣兮嬅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木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畀子美好兮絕詭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規簡策兮日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擇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促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嚚昏兮穩姦慝人老死兮入孰感子不幸兮少誠奇躬天

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栖夭可壽兮奚以老嗟子
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惜憐來奚爲兮去曷往英靈
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以見玄照傷壯士心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
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若誓保持遺孤强恭欲脅
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粥簪珥資其就學學雨成而
林卒胡督之益力于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
墜予謂託孤寄命大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
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

夫兮罔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維兮吾將誰卜子之生
兮辛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
上繼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
哭舅兮又哭子撫蹶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
空幃兮夜凄凄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稚
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
育兮吳兒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
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爽除
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甍兮將焉
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
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攜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
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肖虎腹兮免人余傷[illegible]延兮
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荷能發瞑余目
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姬憫余孤兮余舍昔奚陵兮如
雲兮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牀裂我衣肯如
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
裂文綺𢏚之兮爲誰式穀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
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
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毋貧兮儋石無
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跋兮毋言焚膏繼晷兮以

成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粹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
吳之先公兮庶幾無愧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
觴兮稱衣爾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毋忽逝
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揚不爾兮死無哀殘兮不死
爾處年兮權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毋有孫有兮大毋
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廿昔嗟二毋
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
千際兮驚瀾二毋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
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燭泉扃兮上游星紀彼何人兮
監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須人祀地下逢

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莫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莫祀是存。

文以肝膽爲色澤

祭太史公

方孝孺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鶵雀嘲之。蛟龍天游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戲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老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詬毁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耆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賜目江漢麟蹄而亡舉天交吹物之凡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濟哲與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郵執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

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兒嬿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叅承教育不鄙其愚子藏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慨序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福吉城蟲天翠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謂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不愧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發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夭鄙夫無知右彼左

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臨死宰予族夷衮衮大圭爲百世師回恒孔悝盗跖欺世一時鄭相千古狗彘子之穫謗或擠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旣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擲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没脊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游淪喪將誰與依仍聞子亡心疑未决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脊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

不能救贖不能倖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次贖刑法撫孤數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言必能荷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葬于雜山吾欲附之從太史遺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明文奇賞卷十目次

蘇伯衡

雜著

瞽說

志殺虎

序

宋歐陽公輔序

跋

題鄭宣撫墓志後

高啓

論

樊噲

序

贈錢文則序

贊

義鶴贊

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雜著

書博鷄者事

王叔英
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林右
序
遜志齋序
烏斯道
傳
樂析傳
張孟兼

傳
唐珏傳
朱睦桴
傳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唐肅
序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楊溥
記
承恩堂記
周忱
記
重修至德廟記
書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李時勉
序
東里續集序
薛瑄

疏
緝熙聖學疏
說
貓說
于謙
疏
請旨自將復仇疏
辭欽賜第宅疏
議和虜不便疏
糾避事武臣疏

大同徵稅糧疏

明文奇賞卷之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批選

雜著

悲說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焉喟然而歎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雜流乎其驅儈乎其吡隸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殯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檄道門闕丞恩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亥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斥壁之無庭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朱棺玉匣黃腸題湊乎將假夫萬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倮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塚皆不可知矣况乎其主名邑里而可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土花鏽蝕牛羊觸角可悲也夫狐貍縱横穴掘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沒亘麒麟欹闔翁仲無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哀草離離露冷風淒鬬象出沒猿狸啼嗁可悲也夫言未卒而有樵者曰嘆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駟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

不悲而悲乎此

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貝含天壽參差不
齊及大期之稔及從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
雄如項籍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佩錦綺堤
視珠璣雖欲不同為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
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頹然獨存者第
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壟塋域
又將爾耕而我犂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
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為
之佇立而欷歔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
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

英聲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與天
地而無窮苟能如是則吾夾尚何彼之悲為哎宇宙有
不朽而不務之方跪營營而許舞智用機競浮榮於旦暮
較強弱於錙銖俯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庳指其肉
未寒而名已泯何衆人之汲汲蛍蛍也空同子曰善哉
去其健羨脫其放羈放乎山林弦琴詠詩進德修業惟
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於江海也大舟如山役不見前
檣高入雲航廣劘天寄貨異寶填委其間貢賦流衆川
舶荊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重速以博用有逸

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過乃而…
而浮游溪淵之中低掩短蓬以棹其容輕如浮恒逝…
飛鴻倏依淺瀨忽縱長鋤槳蕩乎淪漪之間嬉乎海
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鮮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
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
波之區也今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因者也力小而利大未
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即安於淪漪之有
餘與其懷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
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今漁
又何覬覦乎乃歌曰吾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

兮可充虛兮僕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湖兮何
為哉兮其寧兩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
量力者必守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負守己
則不貪不負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其仁漁者也賢乎
使人皆爾也又何至以利而賈禍命而殉世悖性命
而履危機昧廉恥而卽污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
於斃也哉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illegible]之
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
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雖[illegible]乎

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腹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谷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

土石只是一達乎而汪洋出之瀾者有餘

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洶湧而魚龍出沒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盪而變化也如風雲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實會也如平野如壑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為本也如淵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驟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非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垓下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山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葉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

幷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谷之間歟抑空同子尋合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觀其所難能者矣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疏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疏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疏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於人失時之後亦必

加疏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眞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眞友者常鮮有也然眞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

子不苟交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愼其所以友也愼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愼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循其始相毀相競相傾相佻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佻相殘於其終僞友者則爲之也眞友者同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愼之友焉而出於眞者則內友焉而隣於僞者則絶絶僞友所以厚天下薄勢利也內眞友所以厚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

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絶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爲禍福其一神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覩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激福者熾亦其一無一人徼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

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群臣咸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土木下移併用之徒不聞執國之命已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已出授人以大柄而欲無其竊得乎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月有虎夜踰其子甲垣攫其豕豕啼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土弟俱躡虎迹覔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

嗚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隣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矛與梃弱者皆錯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illegible]以懼衆衆不感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梃擒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咽貫脇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無能爲也益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剖其腹豕則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爲膽掉長之而況敢攫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illegible]張目而緊之亂[illegible]其暴戾縱[illegible]之徒[illegible]

[illegible]

者然爲酒食以[illegible]

[illegible]兄弟[illegible]

不脫於虎口[illegible]

皮之傷也奈於史[illegible]

保暴虐者上功賴[illegible]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法賓典刻可得乎刻可得乎

序

送歐陽公輔序　　蘇伯衡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遂從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主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賓禮門客閒則讀書爲文不遑寢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　國家底定燕其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務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爲要以依違爲賢以漁獵爲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身子孫欲樹私恩爲自完之計其低佪滋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爲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隳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邪人邪必有以辨之矣於戲公輔眞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陜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爲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爲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今夫[illegible]之在肌膚之虛實脈之淺深凡

爲醫者衆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脉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間不待薰洗割解而愈矣曾謂爲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于是簡拔人才分布郡邑而實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述其言論譬諸醫師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爲國無難也而況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爲周久矣乃其言且如此矧今各道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靡而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　德意作新之循循於公輔有望焉

題

題鄭宣撫墓誌後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持少保來謝語王詔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交謝可敘賓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成兩府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歷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在

讀書千秋有不平

蜀屢狀檜入其言謀于王曉曉以爲不若遣一宣撫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劉門川總制財賦命德夫德夫至坤維稗晁公武緣辦公事且爲其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殁於貶所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爲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俎何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他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一簣業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翻墓誌文極疏所傳聞打後以補此略亦以見原任當正其勢蛇

蟠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論

樊噲　　高啟

樊噲武夫也嘗携劒推鋒從沛公以芸薙犂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屯霸上不然則遂欲返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羽之怒乎恐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爲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爲相亦莫知爲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臥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漢慮遠有可爲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哉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自吕氏後改也嗟夫噲起屠狗以立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械刻矣哉

序

贈錢文則序　　高啟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故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相半以爲夫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豈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爲役而命亦舍磨蝎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雖常顯於朝而旣陽山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佐蠻獠其窮亦甚矣傾余庸鄙不能致顯赫亦不爲排擯者所及况遭逢聖明忝職禁署蒙恩退還無投竄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炳然照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稱將求爲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遠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爲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之命而不以可爲者責諸己所以多自怨而僥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相而自同者

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存乎人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陰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爲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怨而僥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亦其餘事云

神奔其胞礮炎拒寳條之誅天盈其惡自乞驕將士之
行始西蜀自縱其豺張後來用兌遭其喋噬謂倘僭可
拔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效李專之逆侈風心死不
知溫綏之窮降下乃用旁綸有典薄伐華宇臣衆言之
惑召承喧衛隊之明大衆敵行常赫之以用命小臣受
事取效之以忘身帥五營虎衛之師令數萬之衆之將
驍勇者盡操闘戟迷頭者皆更毅朝爲合其屯已敵於
旗之景波翻瓦振耳於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其馬使乎
元突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北關旁夾高
山蛊成巨障陀三壑而其迸薄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

應同劍閣臣等張擧魚貫班察道以潛行烏突蛇蟠徑
焚應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
或前或後闘不束身以就踐更衆皆以當慄臣乃仗鉞
誓師櫻捋率衆一咫而闘心已厲再鼓而鋭氣不衰樓
頍發矢射雕之弓洞胸貫脾伏飛擊斬蛟之劍斷而横
尸疾呼作動地之聲人賊奔漫天之險逆不于翦加賊
旅之方崩將當當猾猶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
救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顔將兵來會其部
曲皆尨捌狳十邦晉使兒黨勁弩而力透重甲被長鎧
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然甘傷抄

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闘於是錦江之
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舍破闘
鼓角初鳴守埤者心皆不固捫衛木設犁堞者身已先
登九都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炎公之績乃存
其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遁
漏跡剎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紲之急縛端門受馘仰
當擢送於宸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絶域臣已撫下
蜀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
迫脅者無非叛黨悉加慰撫並用救原莫不聽聖以
歐謡被王風而鼓作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蓄農復文

翁之規更與儒而舉士大地澌清塵之雨湖降深恩洪
濱息鼓浪之風頓消赤怒此蓋神謀存算天錫奇功使
海内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
覩茲休不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
簿錄上

雜著

書博雞者事

高啟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鬭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眾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

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闤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眾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鬭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眾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蠛汙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眾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眾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也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

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固賊然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予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于天下然其民性率多悍悍忌健爲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爲難治而南昌贛吉爲甚而臨江爲尤甚觀其謗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宦於其地而其人之宦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于旅寓於江湖道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與之交然予自弱冠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宦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詳序見推其想

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予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予在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丞[illegible]公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稱民予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爲人而聞諸他人之言可以知其爲君子固亦猶見之矣邑之儒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予邑庠其人溫諧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省爲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有出人者予于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邪抑將予之所見皆適值其出于衣冠文物之習者故有以發乎其注意邪是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予所見固可矣使其品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爲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有以變之之道乎予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矣信有之矣顧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今克彬之歸也其尚務修其身以予前所聞之俗爲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予後所見之人爲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于一邑自一邑而及于一郡以及于四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宦於其地而其人之宦於四方者亦見樂于人而旅寓於江湖道途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

言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予所聞者則其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爲彼方君子之所耻哉雖然予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且之猶江西之人乎予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將以自勉焉

此肩口受人行于我武三十有其人亦可儲也

序

遯志齋集序　　林右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而勢與俗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矯之以正賢人守不没溺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淪溺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造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颶風之震雷鼓感上下無大不揺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受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没楊墨之説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説以熄孟子以來史學泰漢既遠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説鼓動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猶不能救天下後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顯明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説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説乘吾道之衰人致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浸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illegible]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

國初士習亦有之

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割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割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益天下之學耳彼鄭林宗王道之徒皆峩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况吾儕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見聞前朝之故習積成説爲文辭雜老佛爲博以志於存下議論卑淺靦靦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獨慨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學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大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十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許之奕發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磅礴於物勃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耳其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下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予過天衣寺見冬青爲之補樹以示敬乎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郡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眞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聞悵痛忿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年於家衆皆鶩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流涕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士也然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爲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弗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已鎮而不知眞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聞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遂爲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嚴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陛翻然而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且悽若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傳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矣乎哉鳴呼珏一布衣爾其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

傳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四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斷擾事彰數諫之不從竟坐彰遂以此知名擢為吏科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君未幾出補山西左參政永樂改元召為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上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負租官為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

上北狩時母年八十餘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　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有詔譏周王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請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他　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殘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役十餘事招復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嵖岈山行劫商賈為之不通妖尼米繼平與其徒數百人聚衆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告功毋其食頃有巧者至毋以餕與之明日至省御史以餕獻即巧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　昭皇嗣位彰進資政大夫推恩月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閱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　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逐者為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　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悟乃已　論曰余聞王

震澤云鄭州公為人恂恂而謙恭莊重在於蒞決[illegible]故不貸嘗伺察當按河南時嘗令其[illegible]御史有姦狀者輒置以重辟人情震懾於戲今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序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予嘗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歿漢儒者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爲夫人生爲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於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邪處女死爲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況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

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于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爲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亮也今祠宇碑碣毀于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能復舊爲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免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旣廢不得專祠而併享它邑它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于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爲重祔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衞者則以爲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　國制一新居宗伯者

必有知禮之君子于典代之失庶幾格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而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黨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有益世教

記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用紓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身自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廼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衰

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當版以垣厥周廼建厥堂翼之以室廼闢厥路重之以門甃之瓷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禮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川供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有肴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于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廼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廼賁以賢哲簡畀乎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于斯爲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恩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于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于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于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記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況鍾伯律來蒞郡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

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于是獄之繫囚交私懇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　命巡撫于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召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荊蠻義之後而歸之千餘家遂蕃秀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于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取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啟之也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百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則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于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書

公要做事先與戶部諸公說破始肯更變弟子君豈敢試一過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果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焉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　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勑旨設撫民之官須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須布奉行克謹無怠天

下之民感戴　宏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窟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　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為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為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為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

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

家千舟以貫京鮮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河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撈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媛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仪真一縣蘇軍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因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滙吳淞江等所供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賜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營而爲之佃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冒名而用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

然不荅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巳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故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向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亦土而就肯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依衆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挑役屑日清俊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其附者常有二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略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皆係巧

偽發亂板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得計亦須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愚蠢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恍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

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逃不恭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撿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

松等府逃移人戶不必[illegible][illegible]但立一法以清理而撿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illegible]糧可完恍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與子年太平相暴竟有不可及處余識其蓋無何以爲大人也

序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瀏湘與　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爲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識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

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間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厭服至有與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與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藁授子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　國家柱石後進儀

刑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惻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抆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疏

緝熙聖學疏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葢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芟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埽除禍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

倦故能經綸脩偽撥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頗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

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修雖　皇上聰明之資寔由于天縱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于聖心　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甚大斷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說

猫說　薛瑄

予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予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縶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縶適視出穀雞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雞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伈伈泯泯饑哺飽嬉一無所爲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歷穴相告曰彼無爲也遂偕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雞之病眞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疏

請旨白將復侵疏　于謙

昔以名兵爲憂今以無兵爲憂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近該各邊走回人口屢報虜酋脫脫不花與也先誓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煙火聲息臣等切惟也先逆背天道辜負　國恩一旦無故生變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擒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恥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臣亨往大同其餘將佐于范廣楊俊孫鏜過興張義雷通石彪郭英劉深崔福劉鑑等內定奪前去蓋京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耗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　請定奪如蒙　允臣等所　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啟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馬以爲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

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勲閥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景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辭欽賜第宅疏

欽蒙　聖恩賜臣房屋居住臣粉骨碎身不能補報臣才非經濟質本凡庸遭際　聖明猥膺顯擢官資崇重方慚無補于涓埃門地寒微何意遷居於大厦況　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加以臣比年以來染患疾動輙喘急行步遲緩寓宿直房庶便朝謁雖居數椽

之屋足以棲息微軀非敢矯情實以取便伏念人臣子之於　君上惟知盡其所當為而弗言其所當得夜日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臣素無分寸之功而叨受非分之賜撫心知懼揣分何堪據之近日以來土星犯太微上相而臣備員大臣正當貶損以應天譴豈宜厚享以重災愆伏望　聖恩察臣愚情皆停所　賜候邊務十分寧息四方俱以無虞臣另行具本奏討不勝感　恩伏命之至

議和虜不便疏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使人馬强壯容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傑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爲讐恨詎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　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

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嘗以為虜[illegible][illegible]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啗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為

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
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
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
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
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
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糾避事武臣疏

嘗謂竭力盡忠乃人臣之當務懷姦避事在　國法所
難容切照寧遠伯任禮本以庸流叨居重任所宜感激
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可也今

本官外示退遜而中[illegible]而心無[illegible]
家說詐縱嗜欲以爲能今[illegible]人咸捨置而不用先年
甘肅鎮守惟務營私回已不能禦備安邊冀見[illegible]務方
嫂遂乃上章辭職既蒙取回赴京自合靜躁改往那又
不安本分營外希求計囑昌平侯楊洪奏保伊曾[illegible]
陣賴神木遺乞令管軍以備調用已蒙　欽准本官今
在三千營同楊洪操練軍馬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
可措近該本官照得紫荊白羊倒馬關口等處易爲深
州保定真定通州係屏蔽　京師緊關衙要去處合當
增兵守備遣將巡哨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隄

等爲見任禮係　先朝舊臣遐邇宿將若是簡拔任用
必能宣力竭忠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賴其發縱指
示乞請　勅命本官統兵於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
巡守已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　准行令任禮欽遵
去後豈期任禮罔顧人臣之義終懷負　國之心奏稱
年老不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洪薦伊在京管操軍
馬欣然就事略無難色及改擬前去畿甸巡守輒稱老
病不肯啟行臣等切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
與周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今
任禮年齒無姜尚充國之邁又況各關各城去京不遠

當此人心搖惑之際　國步艱難之時本官一身休戚
實與　國家共之今却不思忘身而濟難乃敢方命而
孤恩原心實出於奸謀論罪當加於極典及照楊洪明
知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爲　國意在擅作威福暗
邀人心聽從囑托朦朧薦舉夫以任禮楊洪俱爲大臣
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方且欺心玩法退縮顧
望若此將何以爲羣臣之表率　朝廷之倚賴哉合將
各官通行拿送法司究問治以重罪以爲人臣懷奸不
忠欺　上方命之戒

大同　徵稅糧疏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　奏蠲免停徵於時近奉
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爲妄臣覩本部所議有曰正
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
糧不知係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
冬今春斗米錢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雅至于先年
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
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
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
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其
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其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
臣之請是猶以朱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産業也本部
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入地所生財貨有物
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
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
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
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有藏餘
耶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
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
而久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
之民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

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
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
有輕額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　王府祿米此其苦一
也地寒霜早耕穫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俱亡此其
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勤調人馬輒役民間名雖和買
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
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利索
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
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
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
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
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裡　朝廷　恩澤宜特
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
今大同北有强虜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
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强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
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
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　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
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
在官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

言人不敢匡

該部豈肯

計臣僅計於民而不知為民計

以是欺　陛下也昔者　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
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
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
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
還之于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
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
身為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
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
右近侍　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
今日　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

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從放
支臣愚以為區處之策惟有一說　內帑之銀是也臣聞
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
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
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
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　朝廷之上內外官除
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
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
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孑遺之民
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於

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亦
亦未奉明示數政優游固為　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
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謫明示
天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卽施行等

明文奇賞卷十一目次

楊士奇

序

桂巖集序

送蕭善本序

萬木圖序

送張鳴玉序

送李永懷歸東序

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疏

開經筵疏

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石岡書院記

重修文丞相祠記

題跋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題贈劉士皆詩卷後

題　仁廟御製詩後

題朱文公墨蹟後

石徂徠集

劉球

記

南思堂記

李賢

碑銘

靖遠伯王公驥神道碑銘

劉定之

疏

登極建言疏

議

議劉静修薛文清從祀

論

王安石行新法

歐陽修卒詔求其所五代史

康王構即帝位

序

文山詩史序

賛

文昌帝君像賛

章綸
疏
養聖躬勤政論惇孝義疏
韓雍
疏
請謚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
陳獻章
傳
一峰先生傳
文
告羅一峰文

明文奇賞卷之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楊士奇

序

桂巖集序

士大夫論此不忘元元與利去害無已者也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爲一鉅册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㝡丘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炳炳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滋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輝耀簡册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

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庄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耕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驩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損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恩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同事

仁宗皇帝於春官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文生于情余情至之人也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服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悄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講學究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爲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迄今而起者乎又過高瀝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齊節高風逵獨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可以勸施可以勸受施者

萬木圖序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恆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帥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

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欝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閩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旣皆失於兵而其子若

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卯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益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先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送張鳴玉序

贛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爲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於贛朞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

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歟前之爲守於茲非一人至於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主又稱其學道淸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爲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隣居今自贛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

寫當典麗語簡有味此賢否足占相學

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面腫與鄰尤甚　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且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俟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歉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
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

守李公皆出廬陵而皆參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之宮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三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蓋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　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止倍蓰什佰哉永懷者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

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是謂宗人語

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族孫朋遠來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乎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夫簡百里之俊秀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國家之用爲致理之具也而非學之道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爲施教之資哉矧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賢父兄長者之化導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或有一之不足豈徒無以厭服其心而毀且辱所繇作也朋遠其務加進

於巳哉嘗觀世之為教官者有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旦暮坐講席與諸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行之懿用充於巳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跡守令之庭非義所當得不苟取一介以是功業益著而祿位益進不善者率務私倍公日徒飽官廩不之東家則之西家宴游傲嬉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噤不能吐一語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趨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卑卑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苟利於巳於義不義不復計以是辟跡壞而僨敗及之其為賢不肖何啻霄壤懸絕也朋遠其務慎修于巳哉勉企夫善者

而戒夫不善者子之善其就之傑哉楊氏世以清白聞不必遠舉由元至今一二百年間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貪墨失官者朋遠必克繼之而後為楊氏賢子孫吾雖老尚冀日見楊氏子孫之皆賢也朋遠勉之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肇登 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

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巳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巳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

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楊士奇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已任蓋至於斥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戚戚遷謫之意方日務除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若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

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瑯琊山問醉

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蕪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公所爲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爲滁之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疏導加石甃爲百貲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于是滁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

如覩見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況公寄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爲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次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升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太僕卿於滁擴牽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爲所當爲以賢能著聞薦舉者太僕少卿蘇寶雁墳丞楊文達孫揚宋載劉寧上海甯伯冶及滁人楮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石岡書院記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湍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爲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　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

賤而不詭

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益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存經論識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俗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月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樵智者趨買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涉厚者爲雄

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閒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鼓書院因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況乎爲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俟作一波

又進一層

文丞相祠重修記

事莫大于君父令人心悚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臣與宦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塞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以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爲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撰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　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遂用　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

世之爲臣者光明震動烜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爲政之本歟庸字兆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
上親擢爲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剛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甚心學校敬賢尚德如仿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題跋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楊士奇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蹙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

奉詔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

題贈劉士皆詩卷後

朝之公卿大夫賦詩以贈其友之行者。始見於周之崧高烝民皆尹吉甫所作也舊序以為美宣王之詩說者謂人君委任得人而寮友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士皆起科第任風憲此卷賦詩贈之者十有四人首序一人皆翰苑名流也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槩論而詩之旨或舉其職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光華遠行之懷思皆兼而有之其庶幾孔碩清風之作歟士皆雖去此有離群之念而時一展玩亦可以自慰矣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愼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

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賚臣間

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略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為寶率持去其子孫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

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
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潜
卒後七年　宮車上賓想見　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
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
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横流謹識歲月如左

實長者心

題朱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
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
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

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
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况文
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爲愧
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
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
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彦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
家云

能讀古人書

石徂徠集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冊守道與歐陽文忠公同年其平
生見歐公所譔墓志公又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愛重
忿歎之意皆載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吾紳古
之君子正直自持是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此讀斯文
者懦夫可以有立志矣

費典史公出於天性論公忠義入肯綮深入

記

南思堂記　劉球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為言交阯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著蹤陛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懷之也藁葬費之社社寺後意及寇平發以歸未幾交阯境土悉為寇陷威伏匿拔中久趨賴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寇罪寇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留其境者歸威在遣中遍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交阯婦使族所生子丑叔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于其兄誠誠慟其親體魄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塵流離斬然限為異域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窮神於海濱天涯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俾予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請予益不依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阯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為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為牧守者能訓畊桑寬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於政理彼將變夷歸華必不樂于叛既而四野多壘使為元帥者能出奇設備仗天威以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授首不暇亦不難于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夷徼不得歸葬故土故予于友直不能為之不悲也況其子予雖然當時吾邑仕交阯者三人有歐陽典史暨吾與友直俱授撫寇為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吾與威同道歸威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不得葬獨友直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為愈也誠兄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如此文臣即以侯伯畫之殊不爲過何者爲其功浮于官耳今日達臣所作何事尼這既虜之坐心皆然官之所職耳仍塞在

碑銘

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兵部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諡忠毅王公驥神道碑銘　李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令自洪武以來蓋百年於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宣寧高祖而上多顯仕會祖守道祖思宗仕元爲高陽令有惠政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束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警敏年十三入

能騎加取諸官此何爲者哉

邑庠爲諸生即有遠大志未幾父母相繼以殁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幣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冗委公署之尤號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仁廟素知公才　召爲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　賜誥以褒之　宣廟即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真定定州畿內要衝秦蜀二十府護衛兵多兩遣公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先是虜酋阿台朶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入

宜事於也

皇上即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爲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亦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既而虜酋把禿孛羅入寇莊浪公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閱甘凉軍冗曰兵貴精乃汰其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慰勞者久之虜聞公還復入寇　上復勑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

如此方成軍令許封伯誠封伯

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分兵爲殿遂擒阿台俘殺醜類幾盡邊境底寧捷聞　上遣人賚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　賜以明鐙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因賊在大侯州即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逃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於上江以夾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蕩平其巢寨捷聞降勑獎勞　召公北還時蠻賊韋郎羅造孽於維摩

州公遣指揮萬成先鋒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illegible]逃之
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
儂郎舉洗政讐殺十餘年公宣諭　朝廷恩威州甞頓
釋至京　上親宴於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士林
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
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　賜誥券追封三代曾祖考
皆如其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寇入緬甸謀復叛
上召公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
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
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

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滸觀其
卒容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
至公各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
夜賊潰遁去捷聞　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
石壬戌秋北虜近邊　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
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
破賊及練士方畧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
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　上復命公總諸軍率兵往討
之至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栅以拒公伐竹爲筏麾兵悉
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顛立栅公與偏將親冒矢

石往拔之二孽殲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宮聚
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
大破苗賊獲其酋僞稱刻平王苗蟲富檻送京師餘寨
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
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閑還京天順改元　皇上
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公精
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
辭不可強矣　上亦念公重違其請令朝朔望使　賜
誥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體遇
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以疾薨於正寢公天資通

敏遇事敢爲正色立朝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
生民休慼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沈滯必援起任用始終成
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
將相望重羣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
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爲之聳然當大事決若砥
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疾亟家人皆
悚懼公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邪且訃以人大理卿
龔永告叙間闊神思如常客亦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
八十有三　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賻儀悉從

典禮追封靖遠侯諡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娶
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玉瑺俱早卒側室劉氏生
子二曰瑺嗣公爵曰珩為勛衛卜以是年七月吉日歸
葬於東鹿祖塋之右

疏

登極建言疏　劉定之

是一經濟手而才則史

題為建言事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今日
也古者如語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真其
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
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虜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
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
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欽其虐餤
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
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
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　駕聽
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　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
之乎臣愚無知曉敵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陣
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
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
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
前一行刀插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銃立
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俾

互相倚恃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捎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趦趄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略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横掘壍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停畜號

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内蘊忠信　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富弼者所謂藹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馳大爲之戕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開　奏庶乎不至招釁

先練而后深

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銜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冠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　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　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

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　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盖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蹈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權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

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
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
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
年　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
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
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
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
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爲迂緩乎其七日
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
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蝨之人而秦賴以伯至

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
王翦之孫然繫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
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
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
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
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
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
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
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擅迎回　鑾輅但迭爲勝負
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

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
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
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
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
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効乃復前官
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
敵愾之氣他日勳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
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
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亟加

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
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
事寢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如大裘之
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
未及決者宜日　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
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
君臣之間詢謀嗜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
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若
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　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 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訪於箕子昔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况於 人

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爲君也旣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旣知有呂强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旣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掩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寘行而顛躋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 聖

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 國勢可强僞恥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冐 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議

議劉靜脩薛文清從祀　　劉定之

劉靜修集多可採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人意表非腐儒曲學術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於義命若其稱許管幼安詠歎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泥塵祿爵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

聚得妙

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爲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爲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爲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爲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爲比豈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柰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速肖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斂而聖人斥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爲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猶周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諜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況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過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陪從也非是之比而從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太相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慓悍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

以至於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僃之是以我朝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則是因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爲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絜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　聖知沒錫美諡其爲　皇朝名臣夫何閒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

朱子之徒相比竝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爲非愚則諛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爲瑄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謹議

論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爲哉帝深納之尋以爲參知政事行新法　　劉定之

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爲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爲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先民出力以役于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爲均役而其實欲

自操其貸錢之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爲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爲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儲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無事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

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擯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驟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躕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

且狐兎刲鹿豕而狎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其事之人固在也雖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塞民命僅存之秋適値遼有釁蹶然攻之以爭安石之所圖而遂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爲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抑迹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不兵日强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孔藉口其誣矣哉

[illegible]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脩卒于潁詔求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修資治通鑑自爲之序。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諛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務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辟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

踰脩哉脩苟以濮王爲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武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決圖君薄大統而後本生於禮經爲不合於正道爲不純而脩遂無辭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大政當輔相位喀嘶覬覦之心稍爲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爲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爲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

之爲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脩之學[illegible]唐宋人之[illegible]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史一所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湮微塞絕之餘皆闢異端於羣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爲鉅璧之纇瑕良幹之才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惟累乎其內無蔑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爲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康王[illegible]帝位於應天府

康王前嘗爲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爲天留之也使其在闈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爲霸主糾合諸侯爲周輿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禰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濞楚戊之强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崛强荊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蔭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于龍興寺女貞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居于

八百年之脉長十二萬人之力[illegible]

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絕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卽天之意也善

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序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夷猾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

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例永初之意也姓其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雎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以江艦弘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因而

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鄒郡已而頫首於燕市死
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
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
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
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
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
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
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
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
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泯然在中爲君

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
心在公之死也爲盡心有藏而不盡傷者余以爲非仁
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遺公始
祭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
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
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鋟梓以廣其
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祠公可
謂賢後裔云

贊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有以　孝陵御容傳寫爲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
首贊曰

髯夫子

日行於天光寓萬形全得爲月分得爲星雲得爲霞雨
得爲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月同於
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於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
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沖天鳥紗朶雲龍袍就之日
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即眞武帝

疏

養聖躬勤政論惇孝義疏　章綸

一養　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由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　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　聖子　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

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孝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政○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啟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皐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于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

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于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于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于便殿以待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

可惜

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 太后而俯問安視膳之禮是仰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與胞是爲至親之兄也 皇上嘗親受 上皇

之冊封是爲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陛下尊之爲 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後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

爲何不一言

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爲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彝倫而 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俯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

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同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立功立言韓公有其二

疏

請謚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　韓雍

切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耆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慨役屢折挫而不移心切匡時蹈艱危而不變既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脅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仁収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登策濟司極攻

時政受任于邇兵祚移之後抗敵于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文志有爲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趾仕二姓恐辱不屈參政魏天祐强逼北行誓死不食終于燕京著爲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于先賢有功于後學文天祥江西廬陵縣人謝枋得江西上饒縣人二賢歿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未復丞相冠服皆爲缺典臣切唯伯夷叔齊死于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忠于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如蒙　准言乞　勑禮部翰林院儒臣會同考議量加文天祥謝枋得贈謚取其子孫量才錄用并將順天府學之西文天祥祠堂塑像改塑丞相冠服行令有司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人知爲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之心其于綱常誠非小補

傳

一峰先生傳

陳獻章

先生于此泯不激不隨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　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起復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留賢故事終喪劉珙故事上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聯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　召還復脩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詩經爲業垂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

若得此胸中有浩然

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瘞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乞之比火日已近午亦嘯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其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自以爲奇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人所謂豪傑非歟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棄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是稱云。

明文奇賞卷十二目次

羅倫

記

宋文丞相祠堂記

疏

扶植綱常疏

論

嚴子陵高士論

序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商輅

疏

邊務疏

修省疏

請革西厰疏

啓

謝顧光祿送金魚啓

謝李郡伯建三元坊啓

雜著

奉題高宗御書後

月甬尋菊述

祭文

祭李文忠公文

王恕

疏

陳輔治疏

馬文升

疏

預防黠虜奸謀疏

楊守陳

序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何喬新

書

與彭學士書

丘濬

論

樂毅論

劉健

疏
陳懇見以禪聖化疏
李東陽
疏
論時政十失疏
劉大夏
疏
議行武舉疏
程敏政
傳
湯胤績傳
辨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致語
甲辰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明文奇賞卷之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論

嚴子陵高士論　羅倫

士固有志不出可也似不必深求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詭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顧謂帝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腹而共偃臥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雖不忘同舍燕昵

之樂而無屈己下賢之誠宜先生臥不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力委政侯霸霸之宗世系以官者進又賜仕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先生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辜乃供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太山奏祥瑞頒圖讖于天下然則先生與帝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陋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誰謂先生失志終身遇明主而以不仕為高邪

賢所謂下人亦能之凡然自貴天何不見其用

疏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
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
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

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自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

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强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内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

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
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
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
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
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
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淸閒之燕畢崇高貴重之勢親
直諒博洽之士開侯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
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

賢否考古今之治亂驗風俗之盛衰然後防之於微急合
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合一己之知而以衆人
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遠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
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
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
必違先王之禮經拘　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淸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
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淸議雖不行于　朝廷天下以爲
何如公論雖不行于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
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

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
美名不知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其官
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
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
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
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
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
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
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

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
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
無忌羣臣復何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
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
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
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贈則
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
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
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

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内臣許令李賢佚富瑯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内將見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誰願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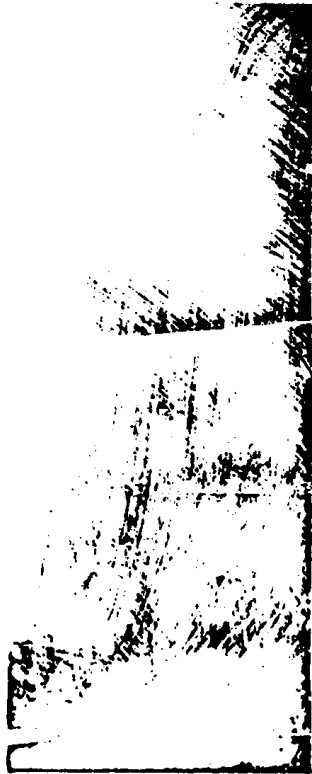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羅倫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于一時而伸于萬世讒于一夫而信于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于天下後世哉而天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可解于心也蓋嘗觀于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人者陰之柔剛常正陰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常公柔常私剛常大柔常小剛進柔退則成泰而天下蒙其福柔進剛退則成否而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公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歲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請去太守屢抗强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辭讒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僉憲以之虞廷之剛登之配天後世之剛擠之落穽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惟恐其不衰何獨異于士哉埋輪都亭借劍上方幸今世無斯人有

之待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是以畏天命而悲人窮矣
先是侍郎原公巡視江右詢青連幅公曰嘗祥爲男子
吾乃爲婦人欲驅一世男子盡爲婦人柰何陳公甫語
門人彦容耶易德元陳秉常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
宮室之美爲之萬世同流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于
後世也或曰僉憲太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子乃與之何
也蘇子曰志患其不剛豈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
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僉憲
歸矣以直養而無害吾見塞于天地之間

記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公文伏義不加點綴是作又從觀劃出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
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
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
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
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
謂天下之大才矣當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
元假寇做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

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
獨往當之虜求息守三宮震動宰相逃竄挺身獨往就
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大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
人猶或能也若歷屢瀕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
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訊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
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捉之
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飢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
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
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
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

夫公之忠誠能隳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亾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于潭趙昴發死于池姚訔死于常趙世賞死于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亾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于學宫鄉郡祠公于城南公之子孫祠公于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燹爲橫民所侵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諡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士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奏疏

邊務疏

商輅

題爲邊務事臣竊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爲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潰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食祿在京居住卽日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幷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于姑息安于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准言乞敕兵部卽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幷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illegible]

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恡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
項官軍善戰合畱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
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
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
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為久遠之計其為益豈不
大哉惟　陛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
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
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
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
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

兵恭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已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
利肥已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
無近便田地可耕卽目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
使口外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　朝廷
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卽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
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
准言乞　敕户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
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
員應有莊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
附近軍民為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

今但議練兵不議求兵可嘆

仍乞　敕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
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放聽令耕
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
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
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等皆已行之
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
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畢
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
可以無莊田則或于腹裏近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
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軍士有誤　國家

大計實為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
安業而紫荆倒馬　等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
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
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
若來不過為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卽
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畱保定等處精銳
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
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
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不端
縱有京師軍馬當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

眞計

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𠜕若果有此尤爲不可前件如蒙　准言乞　敕兵部將保定眞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卻將見在各關輪班官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于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于人情有礙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罕相如是第一義

修省疏

題爲脩德弭災事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人相

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也占今以爲名言茲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垣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　皇上憂切于心切諭羣臣同加脩省是能體　上天仁愛之心而欲脩政以弭之也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上達矣然德者政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正莫不正蓋正萬事必以正君心爲本臣備員近輔無以少裨萬一實深媿懼謹采脩德安民大要條陳

如此修省賢于古秋月蝕遠矣

如左○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正者二帝三王聖賢之道也邪者佛老異端之敎也自古人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敎者未有不致危亡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鑒臣等仰惟　皇上聰明聖知豈不知所決擇而頗𠜕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爲議謂內府一次脩齋街市一次騷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伏望　皇上𠜕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內府脩齋如遇節令止照常例于在外寺觀衆行可也脩德應天之本莫先于此○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言命令之出不可不愼也伏聞　祖宗以來凡傳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在事無虛僞近來聖旨行于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許僞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　皇上今後財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傳　旨庶幾命出於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臣之道何以異是往古事鑒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　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天下軍民利

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邪抑以臣
下庸劣不足與議也如臣才疎識淺不足以備顧問在
廷大臣豈無一可伏望　皇上日御便殿或三二日一
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
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
疑于心必詢于衆聽覽日熟未必無少補益○四曰愼
賞罰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
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不服故欲服人心莫先
於愼賞罰愼賞罰尤莫先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
言謂賞與太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

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
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成憲所宜也伏
望　皇上節賞愼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
私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五曰納諫諍夫日
有萬機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
伊尹以從諫弗咈矣成湯傅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
後世之稱賢君亦必以聽言納諫爲首事也伏望　皇
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爲法虛心屈己聽受羣言勿惡其
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
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下利害軍民困苦皆

得聞知而久安長治之道在是矣○六曰勵官守書不
云乎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等
衙門非股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
舉動合宜耳目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庶人矣但今
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
舉大槩主于奉承　上旨而嫌于逆獲或直行己意而
不加勘酌是以其事不便于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
竊議而不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慣須潰也豈知今日
下人愁怨感動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
官愼脩厥職令後令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

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司耳目者但有事爲民厲
官爲民蠹者即便舉奏毋狥情容隱務使庶官變因循
爲奮勵各舉厥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可與也○
七曰恤軍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不易之言也
然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相資邦本乃固
近來管軍管民官員罔體　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
科斂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
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
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
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憤嗟怨非一日矣伏望

方是言人不敢言而言出乎情更新不衍有名矣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于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畫或謂調時或謂勸借等項科斂掊尅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致下人困苦歸怨于上如此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迂忤行之必有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惓惓愚衷實在于是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　聖心力行新政以正心為脩德之本以餘事為脩德之助德脩于上則羣臣咸知感激效

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災為祥莫切于此晏嬰曰君無違德何患于彗此之謂也臣不勝悚懼之至謹昧死上言

請革西廠疏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　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脩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由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　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未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汪直之失雖為未甚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　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己而

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知傷害善良虧損　國體大為　聖德之累　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致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于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

而民愈亂攻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四方萬國莫
不歸戴 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
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
災息患之道莫先于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此
所爲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變且莫測腹心
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 天地之包
容勿察察于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于改易
旨意必經于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疏必由于通政杜

濫受于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
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
邪之黨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
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
頤情而養神苛政不加于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于萬年保 皇圖于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
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
生成之德寘諸宥密之地一念愛 君之心拳拳朝夕
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畧具題以 聞伏候
聖斷即賜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謹俯伏
候 命○一舊設刺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
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專邦尋搜細故
凡街市鬭毆罵詈爭雜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加
捶楚或煩瀆 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皇不
安○一官職有犯緝訪得出請 旨拏送經該衙門問
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 旨還職係是定
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
官劉福自歇家俱拏到廠監禁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
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爲紊亂
朝政莫大于此○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

今西廠擅自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選官員有犯正身
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昏夜越墻進入搜檢財
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撩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
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懼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
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僞何由而辨○一京營管
軍頭目俱係 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 朝
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
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一各處鎮守總兵官乃一
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
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

聽事情彼一聞之餘不惟恐忠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一各布政司多有　王府所在今西厰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　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　皇上即位之初即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厰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

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一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厰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外出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待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于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弔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厰兒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一百户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

前職自貪緣投西厰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謫詐小人王瑛結爲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户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厰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害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奈非　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

人心則已甚矣中外[illegible]然安能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厰罷黜汪直閑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回矣

論

茅焦論

商輅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爭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譚者以爲穎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宜涖非溺愛之比秦之宣王有知太后不得入韭裏之廟矣不爲楚也妻則不爲政也毋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韭裏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毋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邪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恐污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因戰國之奇士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

傳

列女遺傳

商輅

傅氏元時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府史勝事與期會迫歿道上計至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入櫬屍有腐氣猶依屍呵珍日既甦既入棺至將瘞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强掖以出割木百日母欲奪其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屬侍婢謹視之閒數日紿婢以浴令理具投井中歿到兩谿贊之日予謂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爲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君信與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於夫者義其君與愚讀輟耕錄得此識之俟後之修志者采焉

啟

謝顧光祿送金魚啟　　商輅

僕本江湖下品瓦缶疎材偶荷大造之甄陶實徵諸賢之餘潤幸龍門之一躍愧斛轍之多年每懷在藻之思何有運甓之志茲承惠我瑤品饋以金鱗乍汪清泉漸投芳餌既貞且潔體範明月之規復湛而虛光奪玄珠之寵過雲留影飛鳥驚形不知家在塵中恍若身臨海上見游咏之自得知升斗之水可生羨浮沉之相忘喜風波之患不作某本無長鯨之量適負揚鰭之羞今雖曳尾泥塗尚冀鼓鬣濱渤更望相濡相煦勿比目於天

池不若不緘學全身於九合

謝李邵伯建三元坊啟

三元及第今爲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昔高密爲鄭康成建通德門潁陰爲荀朗陵改高陽里皆邑令崇一鄉之慮舉與時流爲千載之美談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筆如坐會同館而張水篆如游法華寺而覩邕碑波戈峙金鳳而欲飛闘巷凝著龜而再轉雖進士之科未復然化民之意已多某因念平生真堪一笑爽龍殿上嘗誇獨對之三千朱雀橋邊今作尋常之百姓進不得陳箕子之洪範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開山學効嘉佾之規借時文明孔孟之意松間倡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亦有事親從兄之樂然武預司徒之役則又如舉子之時伐樹削迹之侁吾知免矣毀瓦畫墁之咎誰能與之不圖三十年金榜之名增重二千石銀鈎之字成前井部使欲爲之志動昔年鄉人助喜之心十字街頭如浮圖之起廢一千年後與華表以俱存何必如焉可感多矣茲蓋伏遇具官坤維間氣河右俊人泉府培風善計江西之財賦翰林借逕飽看天上之圖書肯爲朱轓皁益而來大是碧潭清江之福論振文誅奸之政季弟兀

凡用留耕採荒之心召父杜母使七八月遂零塡之望使三百川無溱洧之愛一日而百廢具廢三年而四境皆治遂令迂闊亦屬作新某雖奉几筵敢忘榮戟武陵太守屢許訪於舜花黎家小童竟空吹於葱葉未由晉晤偈盡多言某敢不佩此寸衷銘之百世薛少保三大字長如甘棠蔽芾之眷揚文貞一瓣香願祝仙李蟠根之盛其爲仮粥無任敷榮

雜著

恭題高宗御書後　　商輅

右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四章予友太學生方渦家藏舊物也相傳渦九世祖金紫光祿大夫閎休致陛辭日高宗適書此詩四以錫之時紹興辛亥歲也以其詩致之貝是閎仕歷右文殿修撰而階金紫光祿者階進而官不進也龍草御寶光彩如新觀此可以想見當時君臣相得之意然說者謂高宗是時金耻未雪宜詰戎兵以陟舊服翰墨非其所急殊不知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光武投戈講藝前史美之高宗惟不用儒而已使其眞

能鬱用儒術則中興之業當不在光武之下而如金紫公者亦安能奉身而退得以在遂其山林之趣也哉渦字向本學識卓異先世遺物能珍惜若是誠方氏賢子孫云

奏疏

陳言輔治疏　　王恕

今年閏正月臣以年老奏乞休致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未可輕退宜勉副任用事有當言的盡心來說毋再固辭欽此臣有以見　陛下不欲臣去者非徒欲富貴臣也蓋欲臣竭耳目之所見聞盡此心以匡輔　聖政也近因痢疾陳乞容臣調理將印命侍郎署管奉　聖旨准卿調理印照舊掌臣又有以見　陛下眷愛之專也有君如是何恐負之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

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為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　太祖　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　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

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亦足以制廢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紫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不可得矣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機也可不慎歟況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脩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

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疏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馬文升

[illegible]

臣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毎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其處報知今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來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朶顏等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北虜大衆既日俱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墻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

當年動兵在延綏今亡矣

有所傷若被朶顏爲彼鄉道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劫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朶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家之患非細也豈可不早爲之禦乞　勅兵部一面於團營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密雲各

當時京兵尚可出征但慮其叔耳

哨探與占馬偵前令望失之

整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舍人或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爪探如果東行即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啟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賊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詭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控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已久兵部宜奏遣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衛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永平聽候武臣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并保定等五衛

内聯及兵外聯邊軍又八府行鑄民兵嚴

是得也

馬步官軍及原選士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聲息嚴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沒揔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留之以實　京師如邊方無大聲息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遠散以應調遣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悞事亦可以拱

護　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非居重馭輕保固　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玫大名知府李瓚俱已操練定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方爲　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乃孫而有遷誠意初從高帝創人物書道得見并說古今大集雄未有湯武繁傳者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楊守陳 成化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廌集

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鋟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晝久而寖堙學者病之巡浙御史戴君用與其寀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鋟廼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王華夏不過殖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甫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

我

高皇剪羣雄混六合掃百年之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嘉議臚道

天戛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鼎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督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嗚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渺中畜虬螭鮑鱔黿鼉之屬覩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之　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若是猶昔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鋟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與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送閩臬副何廷秀序

金閩之髦華門之俊閩余目夥矣聰敏者或僞蕩廉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

廷秀與余交總矣其容温其語吶其行端謹而潔清其文典雅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廉乾群俊鮮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陟憲副于閩閩產若刑部郎李延美者餞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飫聞者耶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歎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童牛羸豕大易有斛戒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湯觸者鈎則拔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鱎者乎桑木內有蠹則外若癱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

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黍稂猛狗者乎大蕭艾不剪蘭茝不蕃驅螟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揮頑鼠撤土偶牿童牛豶豕屏陽鱎之魚則黍稂驅猛狗庶八閩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登恬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溫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管乃其家之青氊也行且復與

書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議事懇切大抑貴顯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獎予太過益增慚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强宗大族依憑城社恣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政者循章媮婀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

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救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卻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爲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略素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

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illegible]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合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定策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為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為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愈也乞留意焉

論

樂毅論

丘濬

樂毅不拔之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先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皆有利天下之心乎使有利天下之心何以為行王道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仁義乎為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乎施仁敷義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

批八年好為高論而失之

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以指顧而取其心已肆其志已息士卒之銳已挫而破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讎毅雖有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而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毅以二小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太初曲士不足論何蘇子而亦易此言也

奏疏

陳愚見以裨　聖化疏　　劉　健

先於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府文令臣知
會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敕旨了劉
健等還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臣家存
問臣扶病望　闕謝　恩訖竊念臣以蜉蝣妄幻之
軀混麟鳳郊藪之跡　殿閣則躋聯孤卿之銜品秩踰
則重拜問使之旌寵天光被於綠籙露湑零於樽篚昔
平格或能僅有今賤子幸乃金妝寵金乾旋老當屯遘
將危將殆且悲且歎欲枕投意令子代書效哀鳴之禽
非擇音之鹿無馬卿遺稿於牀頭竊史鰌諫餘於牖下
竊惟　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　君身
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以定萬年建　國之
本奉　祖訓以永萬年垂統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
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幾政之本兢兢業業馭
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厥燕翼之良謨　中興英主能
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
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者公清直亮廉靜光明其學負
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天度之權衡
殿　國是之位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

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野而天
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小人者陰險姦惡嫉賢妒
善納賄招權口蜜腹劍結與援以固寵榮箝言路以[illegible]
舉動鮮廉寡恥斥逐喪心誤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
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與彼君子皆甘老死於丘壑不
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隳其術中於昔樸而懷姦
於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披免張說溺於鼓鑄而懷慎
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此臣拳
拳以進君子退小人爲第二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
守藩邸之初心念　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荒縱
之源無以嬖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敝精神無
嗜飲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爲言路之罪
懲無以請謁陰行詭計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
爲邪佞以延與無納讒言以防深厚之許欺惜　賞賚
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奮庸之材擁虛品
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竽練兵必趨闕之勇[illegible]以困
征輸者無令糜食治道與危機一念恒存於意外內脩
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
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爲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
學衍義之編竊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

帝所爲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絶況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言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愠續叨　内閣叅與政幾同官悉三壽之良爾臣之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臨時早晏臨御　文華默召輔臣密議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於各官銜下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真不嚌毀譽之計又時與六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　宣撫巡藩臬來　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内寮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

之大利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　聖問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虚文仰承　德意會卒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以備　御覽各以一付之　内閣吏部凡遐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拔更量村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廢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材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心或者亦出於此

君相只此一點要求

肉食四十餘年叨閣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少贖枉生之愆但蟣蝨已弔湯沐之既具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不堂秘藏不能啓帝王心印之寶筬雖黄舊筆亦有愧伏翁卩授之添文既黄卷以窮言未得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習何存於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哀矜曲加採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干冒　威嚴不勝隕越

右疏中出隣臣異政下手奏采必亂之關也

奏疏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
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職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
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
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
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
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寛等共聞之
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稍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
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

行改易　詔旨不信政令不中臣等不敢緘默謹以其
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　皇親奏討殘鹽既不
肯奉　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換制　朝廷搖撼官
府沮　陛下之美政累　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
餘辜且　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用此商人者已
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儲匱乏而不
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銜銓彼敵名次
揆之舊制俱不該載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待
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
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

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　旨裁節敘
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海子淨
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
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為不可此政令之失
三也　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乃令革退
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
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貪緣倖進奉　詔裁
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衛士僥倖成風以邪路
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
土已令巡撫官查勘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

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
此政令之失五也　駕帖出外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
恐生詐偽近因　皇親家人奏訴畿民占田土輒為
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拷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
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
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齊玄蠱惑　先帝盜空
府庫一則貪祿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
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
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卒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
門乞留仍復聽舊廢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之

失入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奏 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 先帝臨崩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 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臣等所陳奏有 聖諭朕便處

治至今未有施行令所奉 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聽信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只輔導之虛名而曠廢之實若如此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艱鉅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基業之重矣

疏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始定于弘治忠宣經濟已見一班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豁悔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武處於方面之長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

足饒廩祿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詎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牧

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與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

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愜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疏濶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益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毋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發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慮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捐辭而歎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傳

湯胤勣傳

程敏政

湯胤勣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 高廟取天下是爲東甌襄武王胤勣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雨眸睜然髭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勣騎馬過一日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勣獨後至當皆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皆之胤勣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两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

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啟事否胤勣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類宿搆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騎 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勣將臺下爲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事皋以問胤勣應對如洪鐘不能偏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 英廟北狩 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勣 詔以千戶加虜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勣前語之又時於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旣出謂中

國譯者曰彼將何爲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 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勣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胤勣不令治事胤勣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爲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 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除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勣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胤勣與語胤勣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摭拾胤勣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勣詬罵不絕口至誅之爲奴然胤勣寔出息

于人而不立劵無以自白遂謫爲民荷校出都城故人有嗜之者胤勣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爲足榮一湯胤勣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選 霈恩復其官再用言者言 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之守者多以軍敗衄胤勣得 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爲偵卒守則爲枝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 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秣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臥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胤勣怒髮上指

雄猛不可 □□然亦 可□一人 奇事

日夾國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之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夾山下是年八月也流勳爲人斬縱倜儻直欲也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亦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恥利於民將受代流勳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坐上與之藏鉤不勝而怒語侵流勳流勳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

合而罵之道上不如其流勳也猶猶有慍色流勳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稍縱橫闔闢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流勳以張巡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流勳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倔如風雨驟至中電光翕㸌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擬睨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張有名能詩者多爲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遯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史官曰予少與流勳游

知其人使不夾爲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窮血草萊以天也或者謂流勳類太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流勳行事雖若任俠然加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流勳焉

溫公言宋太祖疾篤宋后遣德芳召德芳斷召晉王入見非可據止此

辯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程敏政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蒯潤湘山野錄而啟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爲實然耳夫事出于兩人所記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瑩可出召德芳之事存則晉宿之事無矣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又是不深考之故也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將來之不

善而遂逆探其有無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于大內者況太祖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爲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爲內殘絕世者所不忍爲而謂太宗爲之斷乎其不可信也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爲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桱之罪也予之所取信者自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

致語

甲辰元夕節宴恭　皇太后致語　程敏政

伏以時當泰運重三五之佳辰孝奉慈闈祝萬千之聖壽瑞騰鶴禁喜溢龍顏恭惟　皇太后陛下受性弘仁貽謀高遠慶覃孫子比周室之邑姜福備天人類瑤池之王母制不稱於宮壺化已洽於家邦矧四方書大有之年式先寶訓宜九重慶上元之節先進霞觴朱絃雜亮協應韶鈞御燭熒煌照回星斗山形葱蒨駕海上之六鼇烟影迴環走人間之八駿清歌妙舞以次而迭奏境隔仙凡玉饌珍羞雜然而前陳味窮水陸極天下一

人之養奉內前一日之懽臣等粗以賤工叨居法部覩月中之火樹疑新開不夜之天分霜後之黃柑知樂共長春之宴欲宜勝事敢貢蕪言　長樂宮中啟御筵六鼇山下擁群仙三春景重元宵節四海人歌大有年彩仗近移風力軟珠簾初捲月華圓霞杯滿獻觀燈酒樂奏昇平第一篇

元夕節宴恭　皇上致語

伏以時分四季惟春季當和樂之時節有三元顧上元乃繁華之節宜張御宴未奉宸懽況一歲之豐登有先朝之故事恭惟　皇帝陛下秉寬仁恭儉之德受高明

庸哲之姿天縱多能上師孔子日新舊學遠慕湯王祥
刑不及於非辜郵典屢施於無告南郊禮備特牲才昨
於尚方非塞虖清虎旅又歸於宿衛調春亭之玉燭實
在此時放夜禁之金吾豈妨正務銀花玉樹微懸鼇山
疊鼓龍笙少延鳳駕侍臣立紅雲之缺尚食進紫霞之
觴聖齡願保於萬年健隨天運節假已開于十日樂與
人同聆明月之光輝喜良宵之未艾臣等猥以末技叨
預伶官禮太乙貴神於六宮之中想周旋於達旦獻昇
平妙曲於兩階之下愧聲調之入雲欲鑿下情敢陳俚
語　寶歷初開二十迎上元風景一回新千株火樹連
西苑萬點星毬擁北辰金剎黃柑傳令節調翻白雪應
陽春聖心願比光明燭滿照餘輝及庶民